
武俠世界
第34年
26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續「天鏡地盤」的另一故事「絕世龍狐」。九天玄女在恒山之巔緣遇魔笛、仙琴兩老，得他們傳授「潮生曲」、「高山流水」絕技，兩老欣慰之餘慨然贈予她玉笛、仙琴……鍾靜又在天峯巔巧遇轉世的仙狐——鍾離春，年已八歲，與師兄孫斌、龐涓拜在「丹聖」魏伯陽門下，因聰明伶俐，頗得師父賞識，值此七國紛爭之際，魏伯陽要九天玄女因人施教，分開教習天機兵法，衝鋒陷陣，魔笛仙琴，三人各有不同成就……故事生動，賞心悅目，值得欣賞。

*　　　*　　　*

本期有一期完短篇「黑馬」，精彩的「追魂刀客奪命鏢」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撰著的「鐵堡恩仇記」，屆時請留意。

下期尚有「鬥智威龍」、「三劍鬧遼東」、「龍鳳英豪」、「殺手魔鬼如來佛」新故事刊登，篇篇精彩，請拭目以待。

1992.10.28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6期

（總號173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絕世龍狐

九天玄女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恒山之巔　琴音笛韻

夜空，清風，月華明。

水銀瀉地的月色下，一位白衣裙的女郎，踏着不徐不疾的步子，哼着玄之幻極的歌兒，正向東北面的恒山方向走去。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女郎哼着，這位渾忘了白天黑夜、任性而爲的白衣女郎，除了玄之幻極，嬌之嗔極的九天玄女，當世中誰家女子有此膽量？

當日九天玄女與商氏父子、醫聖玉子別後，便離開雲中山，向東北面的恒山方向而去。因爲她替商氏一脈妙點一座「餓虎下崗穴」後，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商氏一脈中，商鞅必定是受「餓虎下崗穴」龍脈庇蔭之人，如此威猛的天然大龍穴，蔭庇之人自然非同小可，但當世芸芸列國中，未知那一國可容得下商鞅這隻「下山猛虎」？轉念又暗道：據「地脈道」所言：左獅右虎相輔，乃眞龍現世之兆。然則當世衆諸侯國中，有哪一位身負「眞龍氣象」、日後可一統山河？周家天下大勢已去，是決計不可能了，那當今列國，誰具如此宏偉地力、天力、人力？

九天玄女沉吟一會，但因功力所限，她畢竟未能參透其中的莫大玄機。不過，九天玄女心性玄幻之極，越是不能參透之奧秘，她越發刻苦探求，也正因她這一點靈根，日後於「天機學」上，她的成就便不但超越她的師哥鬼谷子，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連她的師傅老子亦難望其項背。

九天玄女越想越迷幻，越迷惑越發思想，到後來她不由咬牙發狠道：「列國紛爭，戰禍在即，到底誰是一統天下的眞龍之國？我九天玄女非要探究明白不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哼哼，何事可難得倒我九天玄女！」

她發了一回狠，心中忽然又一動，暗道：「據當年舜帝巡獵四方，抵晉地恒山，見此山勢雄偉，封爲『北嶽』，主管天下江河湖海，一切飛禽走獸，號爲『安天玄聖大帝』，與『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並稱『天下五嶽』，這『北嶽恒山』既有如此大法力，於北地燕、秦、晉、齊諸國連勢，豈會不知，豈會不曉？嘿嘿！不錯！不錯！這便上恒山去，向北嶽『安天玄聖大帝』探詢去也！」

九天玄女想做便做，說去就去，她也不管恒山上面是否眞有那『北嶽安天玄聖大帝』，身形一晃，早如閃電般地向東北恒山的方向掠去了。

九天玄女掠行了兩個時辰，突見前面數里遠處，燈火燦爛排成了一長串，又聽聞淙淙流水响聲，她正感口渴，不由大喜，心道：有燈光又有河水，正好飽飲一頓再上恒山去！

九天玄女當下加快了速度，閃電般的向燈光水聲處掠了過去。

漸而接近，只見一河兩岸，人山人海，男女混雜，處處歡聲笑語，原來這是晉國滹沱河兩岸百姓，每年正月十五晚上，時興擺彩燈競賽。

除了彩燈，還有琴棋詩畫，總之，誰能在這正月十五彩燈會上，掄元奪魁，誰就成了本年的幸運兒。

當上幸運兒並沒有甚麼獎賞，但有一樣最好的好處，便是可以任意選擇滹沱河兩岸的美女作伴，事實上，誰能在彩燈上掄元奪魁，誰的琴棋詩畫必定有過人之處，男以材取貌，如此『奇材』，豈不令姑娘意亂情迷！

自然亦有女子材藝出衆奪魁的，不過男的掄元稱爲「彩元郎」，女的奪魁稱爲「彩魁女」，一旦有了這兩大名號，男的不愁娶，女的不憂嫁，有這般妙處，怎不教滹沱河兩岸的青年男女心儀？就算上了年紀的，有誰不想自家兒女出人頭地，娶個好媳婦，嫁個好郎君？因此兩岸百姓，對這「正月十五彩燈會」，均非常狂熱。

特別是兩岸的青年男子，誰不想得到「鶴立雞羣」的殊榮？因此自然施展渾身解數，悉力以赴，就連當地的晉國諸侯的公子王孫，對這彩燈會亦趨之若鶩。

九天玄女性喜熱鬧，見了這等熱鬧美景，不由欣然赴會。她隨便往男女羣中一鑽，便佔了個好位置，向河上望去，不由樂得格格大笑。

原來此時一串串炮仗已鳴响起來，彩燈會開始了，男男女女競相把自己製作的彩燈放入河中，霎時萬燈齊明，滿河彩燈星星點點，閃閃爍爍，猶如銀河飛落，繁星灑在這滹沱河上。

彩燈形形色色，令人目不暇給，山水花卉燈、飛禽走獸燈、蟲魚蜂蝶燈、亭台樓閣燈、珠簾傘燈以及龍、虎、獅、豹燈等等……大千世界的乾坤萬象，霎間皆在河上展現。

滹沱河兩岸，搭了無數燈棚，檐前台後，張燈結彩，男女老少雲集，鼓樂喧天。

九天玄女平生第一次目睹這等熱鬧場面，她樂得東鑽西逛，連上恒山探索列國天機的大任也似乎渾忘了。

人人均只顧尋熱鬧，青年男子拚命在美女面前表現自己，美女們

競相向材藝出衆的青年男子以目拋媚，誰也沒留意這彩燈會上，竟吸引了一位絕世奇女子，九天玄女也樂得逍遙自在，她此刻根本不想惹人注意，她上這會的目的絕非奪甚麼「花魁女」的名頭，對這俗世的尊榮，她根本就不屑一顧，她只是湊熱鬧，任性而爲而已。

此時突地有幾輛華車急馳而至，車上有一位華服男子，氣勢不凡，相隨護衛的武士竟達數十人。

人羣中突地有人呼道：「啊！是魏文侯的公子魏嬰齊！魏公子多材多藝，名震晉地，連他亦來赴會，滹沱河會必定生光不少！」

接而又有人低聲道：「聽說魏文侯最鍾愛此子，因爲他吹笛之技，已出神入化，魏文侯連祖傳的古笛也傳給他了！」

此時九天玄女恰在說話晉人的身旁，那人的話聲令她心中一動，暗道：魏文侯甚有王者之像，未知他的兒子又如何？日後是否可以繼承魏文侯的王業？她心存疑念，不由便留意起華車上那魏嬰齊公子來了。

九天玄女目力奇佳，可百丈視物，而且此時的魏公子嬰齊相距九天玄女不足二十丈，因此九天玄女對他的容貌儀表自然一目了然。

但見魏嬰齊頭方而額闊，目大而圓睛，眼露白而眉濃，五嶽聳起，齒方而密，且耳貼其肉，其貌輪廓分明，清晰之極。

九天玄女心道：此乃豹形之相也，大有王者之氣象，日後必能繼承祖業，不失爲一方之王，可惜氣量稍窄，且性傲而狂，此乃其本命危機之所伏也！

九天玄女轉念斷判之際，那魏公子嬰齊俊目回顧，忽然向身邊的侍從大聲道：「我吹笛一曲，可令萬人沉寂，你等信否？」

侍從連忙高聲頌道：「魏公子才調高雅，精通音律，尤擅笛音，技能出神入化，天下無人能及！」

魏嬰齊欣然登上臨江的彩樓，迎風挺立平台之上，轉動身子吹起笛子來。

清越的笛聲隨風撒向人羣，弗遠不屆。

果然，各種喧鬧的聲音戛然而止，行路的人停住了脚步，坐着的人站起來傾聽。

一曲吹罷，樓下竟然鴉雀無聲，好一會，才爆出一陣雷般的喝采聲。

魏嬰齊攬笛四顧，一派洋洋自得，意氣風發的樣子。

九天玄女睹狀，不由暗暗皺眉，心道：這魏公子甚有形格，可惜量小氣傲，精氣神乃人之本，其本命不免便被其氣量拖累了，他此等傲態，若不警醒，只怕連其本來形格亦被融化而改變……可惜！可惜！

就在此時，原在樓下江邊停泊的一葉輕舟，忽地跳出一位白髮老者，一頭銀髮，在彩燈下份外惹人注目。

白髮老人一面吟誦詩歌，一面登上樓來，其狀高雅，吟誦吐字清徹，音韻悠然，遠近皆清晰可聞。

魏嬰齊加上這位白髮老人，這座臨江的彩樓登時成了萬衆矚目的地方，就連江上的萬千彩燈，相形之下，也黯然失色。

白髮老人向彩樓上面走去，魏嬰齊的侍從見狀紛欲阻撓，白髮老人吟誦聲不停，只稍提高一點音調，那站在樓級上的多名侍從，登時便如泥塑木雕呆立不動，倒似逐級恭迎白髮老人似的。

白髮老人與那些侍從的異樣，在場中人也沒有察覺。九天玄女目力奇佳，自然是唯一的例外，她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老頭兒「以聲氣封人脈穴」，倒甚有來頭，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這比笽丹師姐的「十指氣劍」，顯然更略勝一籌！嘿嘿！若能與他打上一架，這倒很好玩啊！

九天玄女心念急轉，她想與白髮老人打架，倒並非有心較量，而是她覺得他那「以聲氣封人脈穴」的功夫甚妙，有心向他偸師一二而已！

此時白髮老人已大步走上彩樓，魏嬰齊一見，倒也沒甚驚懼，含笑向老人道：「老人家有何指教？」

白髮老人微笑道：「你便是魏文侯的公子魏嬰齊麼？」

魏嬰齊素以材藝聞名於晉，白髮老人認得他的身份，倒也沒甚驚奇，坦然一笑道：「我正是魏嬰齊。」

白髮老人又微笑道：「聽說魏公子精通音律，尤擅吹笛，其技出神入化，天下無人可及，是麼？」

魏嬰齊一聽，被觸着他的癢處，不由傲然一笑道：「此乃天下人所贈之美言，但自感也當之無愧！老人家不見我一曲可令萬人沉寂無聲麼！」

白髮老人聞言，目中精光一閃，懾人心魄，但一閃即逝，隨即呵呵一笑，道：「原來剛才那一曲是魏公子所吹，很好！很好！你天資極高，於笛子一道亦有根基，可惜所用的笛子乃庸俗之物！」

魏嬰齊一聽，不悅道：「我這管笛子，乃先祖所傳，家傳至寶，敢說天下最珍貴！有生以來，我所見笛子不下萬千，卻沒有任何一根可以超越這管家傳寶笛，老人家卻說它庸俗？想必是老眼昏花了吧！」

白髮老人道：「老人家不似公子，王孫身份，可以品盡天下名笛，但老朽自小練習吹笛，倒也吹過無數民間笛子，因此尚能過目而知優劣，並非信口開河，假若魏公子存疑，我老人家不妨當衆吹公子的家傳寶笛試試！」

魏嬰齊心中有氣，爲證明自己的笛子確是家傳至寶，他想也不想，便把笛子向白髮老人一遞，又微哼一聲道：「老人家請！但我事先須言明，此笛絕非庸品，等閑之輩，功力不足者，怕難把它吹响！」

白髮老人微笑道：「不妨吹吹一試，便知優劣矣！」

白髮老人說罷，把魏嬰齊的笛子一橫，吸一口氣，吹將下去，樂聲一出，笛子卻立刻爆裂成兩片。

此時不但注視的人大吃一驚、目瞪口呆，連九天玄女亦暗道：這老人能以聲封人穴脈，他豈不能以斷人笛子？但此等內氣之强，當今世上只怕已無人可及矣！但未知他既能斷笛，又是否能吹笛？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之際，魏公子嬰齊已神色一凜，傲氣不由消退一半，他向白髮老人一揖道：「老人家內氣驚人，竟可令檀竹笛子一裂兩片，家傳之寶被毀並不足惜，只是欲見識老人家所用的奇器，未知是否可以成全？」

白髮老人微笑道：「我所用笛子，當世中會有的人少之又少，公子只怕也不例外。」

魏嬰齊猶帶自負道：「笛子我最精，甚麼笛子我沒見過？老人家若有名器，只管取出來試試看！」

白髮老人聞言又一笑，笑聲未落，他的手上不知如何，已多了一管笛子，通體雪白，狀甚怪異，「公子請！」白髮老人笑道。

魏嬰齊接過笛子，仔細一看，但感笛子沉甸甸的，重得出奇，看來竟是通體以白玉雕琢而成，名副其實的一根白玉笛。

魏嬰齊心中吃驚，仍不服氣，他把白玉笛拚力舉到唇邊，拚命運氣猛力一吹，白玉笛竟連一絲音韻亦沒有發送出來！

魏嬰齊掙得滿面通紅，到底徒勞無功，他無奈了，把白玉笛交還白髮老人，猶帶僥倖的沉聲道：「這根白玉笛怎可發出音韻？老人家大概也是得物無所用吧！」

白髮老人呵呵一笑道：「魏公子於笛子一道，根基甚深，若能把心胸放寬一點，那成就將更無可限量！老夫今日，便破例爲公子演奏一曲吧！」

白髮老人話音未落，白玉笛已被他雙指一托，送到唇邊，他猛吸一口眞氣，向白玉笛子一吹，立刻便有笛音妙韻，送發出來。

笛聲漸而高亢激烈，分射場中萬千人衆，人人均感心頭劇蕩，幾乎不克自持，旋而笛聲疾轉，在場中人，包括彩樓上的魏嬰齊，竟再按捺不住，隨笛聲手舞足蹈，歡舞起來，台下萬千人衆，早已歡舞不已，人人拚命旋身蹈舞，狀似陷瘋狂。

就連混在人羣中的九天玄女，乍聞笛聲，心兒也不由一蕩，幾乎手舞足蹈起來，幸而她內力深厚，立刻醒悟，此乃笛聲在引誘心智凌亂，便立刻默運師門絕學「無爲神功」，以「堅則摧，銳則挫」的「無爲神功」對抗「無堅不摧」的笛音，隨即便沉靜下來，一任笛音激越，對她已再無絲毫影响。

九天玄女向彩樓上凝目一瞧，但見白髮老人童顏鶴髮，耳長過目；心道：此人甚有福相，絕非邪惡爲禍之輩，怎地卻不分青紅皂白，向萬千無辜遊人下此殺手？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更不能袖手旁觀了，她「以氣送音」，直射向白髮老人的耳際道：「喂！老人家！你可知你任性而爲，拚命亂吹，可把無辜百姓害苦了？若人人因此變成心智錯亂的白痴，這萬千家庭的老弱幼小，日後的生活起居，你老人家自問負擔得起麼？嘿！」

白髮老人正吹得高興，猛地耳際聽到一縷尖音，揮之不去，知有人以無尚功力，「以氣送音」，直入他的耳鼓，不由亦吃驚，暗道：是誰如此了得？在老夫魔笛之下，竟可從容自如，更能以內力發音教訓老夫？

白髮老人欲待不理，但又心癢難熬，無奈只好分出小半功力，在吹奏中分氣傳音道：「嘿嘿！誰個女娃，不去跳舞，竟發大話？」

* * *

白髮老人百忙中分氣射來的回答，妙趣如珠，大合九天玄女的玄幻心性，她不由敵意大消，格格大笑道：「白髮老人家！你的笛聲妙則妙了，但用錯了對象，選錯了地方啊！」

白髮老人一怔道：「女娃兒！我用錯了甚麼對象？選錯了甚麼地方？」

九天玄女笑道：「人乃萬物之靈，原本便會跳會舞，你那笛音不外是略加誘發而已，並顯不出你的能耐，因此豈非選錯了對象，用錯了地方麼？」

白髮老人又一怔道：「那如何能顯示出老夫的能耐？」

九天玄女大笑道：「水雖能令人維持生命，但水本身並無生命，白髮老人脚下便是滔滔河水，你若能令滹沱河水大跳其舞，則你的能耐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白髮老人一聽，似乎心中一動，因爲他的笛音忽爾轉緩。在場中的萬千人衆，因此亦不再狂跳亂舞

，但依然隨着轉緩的笛音手舞足蹈，至於那河上的萬千彩燈，早已被拋到腦後去了。

白髮老人沉吟半晌，忽然對九天玄女笑道：「你這女娃兒，說話倒甚有趣，萬千人等，唯你是老祖魔笛的知音人！好！老祖今日破例為你奏一首『潮生曲』吧！女娃兒可要仔細瞧着了！」

九天玄女笑道：「原來你這叫『魔笛』，好，魔笛老祖，我這女娃兒今日也破例洗耳恭聽，拭目以待便了！」

白髮老人──魔笛老祖見九天玄女絕頂聰慧，言語之間不但隱透玄機，且立刻便叫出自己甚為自得的名號，心中欣然，竟不再猶豫，舉笛於唇，驀地一轉，面向江邊，猛吸一口真氣，吹奏起來。

笛音的方向突轉，不再射向岸上的萬千人眾，卻絲絲縷縷、綿綿不絕，灑向滹沱河上，岸上萬千人眾，便漸復清明，均氣屏靜心，盯着滹沱河面，且看看有甚麼動靜。

彩樓上的魏公子嬰齊，此時也清醒過來，卻猶有餘驚，不敢走近白髮老人，睜大眼珠，盯着他的動靜。

笛音此時也突轉，由高亢激烈，一轉而為悠揚而綿綿不盡，猶如九天銀河，凌空突降，絲絲不盡，縷縷無窮，灑向滹沱河上。

平靜的滹沱河，甫觸笛音，便生異狀，遠遠之處，忽地湧起一條銀線似的東西，直向彩樓這面跳躍而來。

銀絲漸近，嘩嘩之聲忽爾大作，原來那竟是一排河浪，由東向西奔騰而來。

彩樓之上，魔笛老祖──白髮老人此時也不敢怠慢，功力提升到極點，貫於笛音之中，勢如萬馬奔騰，射向河浪，河浪猶如快馬加鞭，更疾急勢雄。

既而已抵臨兩岸萬千人眾眼底，但見河浪如玉城排列，如雪嶺屹聳，自天際而來，聲大如雷霆，吞天射日，勢極雄豪！

滹沱河兩岸萬千人眾，均瞧得如痴如醉，目瞪口呆，渾不敢置信，世上竟有如斯驚天威力的『潮生曲』。

魏公子嬰齊在彩樓上喃喃道：「這豈非水湧銀為郭，江橫玉繫腰麼？果然好一首潮生曲，悠悠前不見古人，茫茫後不見來者，何謂能笛者？魏嬰齊此後不敢自吹矣！」

九天玄女也不禁樂得格格笑道：「好呵！笛吹狂潮生，水爆雷震，聲如崩山，不料這魔笛老祖，竟有這般神技，妙之極了，若能騙得他傳授一二，日後登臨燕國碣石，近海而吹，來個怒海翻潮，豈非有趣極了！」

九天玄女心萌此念，便凝神盯住魔笛老祖的動靜，心道：決計不可被他溜了！

此時魔笛老祖似已吹上興頭，一首『潮生曲』末了，笛音忽爾又一轉，由『聲激潮生』一變而為『壯懷激烈』，聞者心神皆為之劇震不已。

笛音激發，一曲未終，狂風驟起，天空昏暗，暴雨如注，令人心膽俱裂，猶臨末日之境，被逼奮發求生掙扎而起！

就在此時，笛音驟停，雲散雨收，彩樓之上，白髮老人已失去蹤跡。

兩岸萬千人眾，均驚訝得如見鬼魅現形，張口吐舌。過了很久，竟依然一片靜寂。

魏公子嬰齊不由仰首長嘆道：「魏嬰齊今日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此神笛，如此魔音，又豈是我一人所可能自吹？罷罷罷，魏嬰齊吹笛天下無雙之語，自今日起，只當如煙雲盡散去吧！」

魏公子嬰齊經此一役，狂傲之性竟然收斂不少，更虛心求學，日後繼承魏國王位，果然甚有作為，他便是日後三晉分之後的魏國第二代君主魏惠王了，此乃後話，容後細述。

當下滹沱河兩岸萬千人眾，忽然不見了白髮老人的影踪，均驚駭不已，但誰也沒留意，曾一度降臨的絕世奇女子九天玄女，此時也忽然不見了影踪。

原來九天玄女目力奇佳，她從魔笛老祖的笛音聽出，他已有走意，便緊緊的盯着他的動靜。

果然魔笛老祖一曲未終，身形驟起，在暴雨狂風中掠下彩樓，躍到江上，竟踏浪而去，轉瞬不見。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身形疾縱而起，退出人潮，順着魔笛老祖隱退的方向，在岸邊向北面疾掠而去。

魔笛老祖疾如電閃，踏浪而退，自負神不知鬼不覺，順流而下，眨眼已滑出數十里遠，他呵呵一笑，喃喃道：「老祖我神出鬼沒，普天下有誰可以知悉我的行踪？呵呵……」他笑聲未落，身形向上一縱，已從江上躍上岸邊，得意地不禁又發出一聲呵呵大笑。

「嘿嘿……」不料一聲『嘿嘿』，緊隨魔笛老祖的呵呵而起，一時間，嘿嘿呵呵，呵呵嘿嘿之聲不絕，在田野迴鳴。顯然『嘿嘿』與『呵呵』之人，均武功極高之輩。

魔笛老祖不由一怔，怒道：「誰敢在我老祖的呵呵後面加上嘿嘿？」

那邊嘿嘿聲又道：「誰說不能在呵呵後面加上嘿嘿……嘿嘿！」

魔笛老祖已知暗處伏有高手，

但他極為自負，怕過誰來？因此毫不為意，道：「呵呵是欣然之聲，嘿嘿乃嘲笑之音，兩者豈可混淆，亂七八糟，荒唐之極！」

「嘿嘿」聲道：「你那笛音，果然有兩下子，呵呵一下，那是當之無愧的！但你眼高於頂，自忖偷偷而溜，無人察覺，可是被人跟踪數十里而不曉，這是否值得嘿嘿嘿了？……呵呵，我來了！」

話音甫落，魔笛老祖一怔間，他的眼前已多了一位俏生生的人影，側頭格格大笑。

魔笛老祖藉着月色一瞧，不由又氣又笑的大叫道：「原來是你這女娃兒……老祖問你，你老盯着我老祖的行踪幹甚麼？這個，這個男女授受不親，你老盯着我老祖，豈非令老祖我尷尬之極！」

俏生生人影自然是九天玄女，只見她格格一笑，道：「你這老祖，又說錯話了！」

魔笛老祖道：「我說錯了甚麼？」

九天玄女道：「之所以錯也，其一彼此髮之顏色不同，你白我黑，相差極大；其二你是魔笛老祖，我是九天玄女，彼此絕不可混為一談；其三你我素不相識，既無授，又何來受？因此這男女授受不親之說，豈非錯之極了？」

魔笛老祖一聽，伸手一撫白髮，不由亦失笑道：「不錯！不錯！我老祖這頭白髮，任何人見了均知我老祖已屆古稀之年，這古稀之年的男子，是決計不會惹上甚麼桃色緋聞的了！因此就算被你這女娃兒盯着不放，我老祖也不必有任何尷尬……好！你只管盯着我老祖罷了！」

九天玄女一聽大笑道：「好！那我就如影隨形，來個不分日夜，緊盯着老祖你也！」

魔笛老祖一聽，登時嚇了一跳，連忙拚命搖頭道：「不行！不行！決計不行！」

九天玄女笑道：「為甚不行？你剛才不是說我這女娃盯着你也不尷尬了嗎？」

魔笛老祖道：「盯一盯不打緊，但像你所說的如影隨形，不分日夜跟着老祖我，這卻非常可怕……」

九天玄女笑道：「為甚麼可怕？」

魔笛老祖嘆了口氣，苦笑道：「為甚麼？因為你雖是女娃兒，但畢竟是女人身……這便可怕之極！至於為甚麼，我老祖為甚麼要自暴其短，為甚麼要告訴你？你快走開，我老祖也不怪你曾經常盯着我罷了！」說着，魔笛老祖忽然神色驚惶，似乎隱着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九天玄女聞言目注魔笛老祖，心中忽然一動，便微微一笑道：「老祖！我知你為甚麼害怕女人的原因啦！」

魔笛老祖一聽，神色唬地一變，但隨即又怪笑道：「你這娃兒，拿話嚇人麼？老祖這秘密是幾十年前的事，你有多大歲數？你怎會知道，哈哈，你以為老祖我會被你嚇倒？」

九天玄女微笑道：「我也不知道為甚麼，但我好像知你在五十年前，曾被兩位女子逼得走投無路，幾乎忍不住打算自我了斷！幸而你好像又因禍得福，在危難之際，喜獲一管白玉笛子，你因此發誓以後再不與女子來往，精心鑽研笛音，終成為一代魔笛大宗師！未知是也不是？」

魔笛老祖在九天玄女說話時，神色已連變了數次，從白轉黑，從黑轉紅，又從紅變青，最後到底按捺不住了，驀地一跳，抽出白玉笛子，指向九天玄女，沉聲道：「你……你怎會知道？娃兒！你快說清楚，若有一句不實，哼哼，休怪我魔笛老祖吹笛殺人！」

魔笛老祖笛音可令潮生，可令天昏地暗，可招暴雨狂風，他若用作殺人，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他那話絕非信口開河。

但九天玄女卻格格大笑道：「老祖的笛音雖然可怕，但我九天玄女怎會怕了它！」

魔笛老祖怪笑道：「娃兒！你好大的口氣，竟在我老祖面前說不怕魔笛，而且自稱甚麼九天玄女……但你為甚麼不怕？」魔笛老祖忽然迷惑的問了一句。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第一，我所學的武功怕弱不怕強，畏柔而不畏剛，堅則毀、銳則挫，魔笛雖然厲害，但也難奈我何！」

魔笛老祖一聽，迷惑中又帶點吃驚，因為九天玄女所說的武功，古怪玄奇之極，連他魔笛老祖亦聞所未聞，目所未見，他簡直不敢置信，世上竟有這等「堅則毀、銳則挫」的武功，但先前九天玄女就真的似乎不為他的魔笛所動，因此魔笛老祖也不敢完全不信，心念電轉之下，他的神色便越發吃驚迷惑，忙道：「娃兒……這第二呢？你說來聽聽！」

九天玄女笑道：「第二，我之所以能窺透老祖你的秘密，靠的是真功夫、真本事，說出來也就不怕你翻臉不認賬！」

魔笛老祖如瞧怪物似的盯着九天玄女一會，終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怪笑道：「好！那你快說出你為甚麼知道那……件事，你若說對了，老祖破例不與你計較便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老

祖額上天庭隱伏兩朵桃花之形，乃主你十九歲那年，忽然桃花運大旺，有兩位絕色女子同時喜歡上你，而且糾纏不清，眞把你弄得心煩意亂，六神無主，你爲了杜絕兩位女子的拚死糾纏，便來個假死以絕其念，其時你正值二十有二之年！」

魔笛老祖喃喃的道：「你……你爲甚連我廿二歲那年，假自殺從山崖跳下的事……也知道了。」

九天玄女道：「你天庭對下便是司空，司空位隱隱跳出一道黑氣，黑主死，因此你有『死』之念；但黑氣稍沉，即現橙色，橙色乃本命奇氣，你必因這一『死』念而獲奇遇，因此那黑氣僅是假死之象而已！其後你便摒棄七情之慾，專心進修你所獲的奇遇，終成一代魔笛大宗師了！」

九天玄女坦然而道，但落在魔笛老祖耳中，卻如雷貫耳，他吃驚得騰地跳起，欲出手把九天玄女殺了，但終又斂手落下，神色古怪之極。

好一會，魔笛老祖才怪笑道：「娃兒！你知你已非死不可了麼？」

九天玄女道：「我知！」

魔笛老祖不由又一怔道：「你爲甚知道？」

九天玄女笑道：「你那羞人的秘密是決計不讓世人知悉的，不幸卻被我這女娃兒一眼洞悉，你怕我洩漏出去，自然便非要殺人滅口不可了！」

魔笛老祖的臉色不由又一變，他的心事似乎又被九天玄女一言揭穿了，他的目中精光一現，殺人之意似乎更熾烈了，但忽然又哈哈的怪笑一聲，道：「我老祖偏不殺你，你這女娃兒的神算術自然便錯了一次啦……但有個條件！」

九天玄女笑道：「是甚麼條件？」

魔笛老祖白髮下的老臉忽然一紅，似乎這話極難啟齒，但終於抵受不住一種强烈的誘惑，無奈涎着臉道：「這樣吧！娃兒，我老祖的秘密不幸被你窺穿了，本來非死不可，但我又捨不得殺你，因此唯有求你千萬莫洩漏出去，這樣我也就不必殺你！」

九天玄女笑道：「你爲甚麼捨不得殺我？」

魔笛老祖怪笑道：「這便是條件之二啦……你……你那神算之術妙極了，老祖我忍不住要學一點點！只要你答應這兩個條件，老祖我便決計不會殺你，不但不殺，而且絕對保證你的安全，別人殺你，老祖我便去找他拚命！好處都被你這女娃兒佔盡了，你可不能不答應啊！」

魔笛老祖末了，已是懇求的口氣了。

九天玄女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我本來有求於他，才不惜花這一番口舌，不料卻反被他先發制人，搶先所求，這魔笛老祖簡直妙之極了！她這般思忖，便忽然亦哈哈一笑道：「你要我答應不難，但你先要允我一個要求，你所求的有二個，我所求的祇是一個，你可算便宜極了！」

魔笛老祖大概已被那「神算術」迷住了，因此一聽便連忙道：「是甚麼要求？你快說！」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我的要求，便是你要教會我吹那笛子，而且要傳授那潮生曲的絕妙音韻！」

魔笛老祖一聽，神色不由微變，盯着九天玄女道：「你這娃兒，千不求萬不求，爲甚麼偏要求這潮生曲？知否此乃老祖我的不傳之秘？」

九天玄女格格大笑道：「你也知否我那神算術乃天機之奧，千古之秘？你有我無，我有你無，正好互補，就如神算術中的陰陽互化，水火相濟，你連這點入門根基也沒有，還想學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乾坤大奧秘麼？」

魔笛老祖一聽，雖甚感爲難，但到底心癢難熬，無奈道：「這是說，你以你那乾坤大奧秘，來交換我那不傳之秘了？」

九天玄女笑道：「是啊！但我另外再答應不洩漏你的秘密的條件，你可算便宜極了！」

魔笛老祖怪笑道：「假如我不答應呢？」

九天玄女大笑道：「老祖你嗜奇如命，如果你捨得這乾坤大奧秘，你大可不答應啊！而且假如不答應，那我自然不必替你保存那羞人之秘啦！」

魔笛老祖驚道：「你敢？假如你把那……事洩漏出去，我老祖日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九天玄女大笑道：「我有甚麼不敢？你也並無把握殺得了我，嘴巴是我的，我被人逼急了，說不定口更無遮攔，來個公諸世人，昭示天下，那時老祖的顏面只怕更好看極了！」

魔笛老祖暗道：這女娃兒連老子的潮生曲也不怕，果然並無把握殺得了她，萬一被她逃脫，唱將出去，添油加醋，那老祖的顏面放到哪兒去了。魔笛老祖這般思忖，無奈嘆了口氣道：「看來老祖我不答應交換條件也不行啦！」

九天玄女笑道：「看來的確如此。」

魔笛老祖怪笑道：「爲甚麼？」

九天玄女道：「第一你自問並無把握殺我滅口，只好退而求掩我的口，第二你對那乾坤大奧秘也着

實心癢之極，合二爲一，你豈會不答應！」

魔笛老祖一聽，先是怔了怔，隨之又哈哈大笑道：「好！妙極了！老夫的心事不幸又被你說中了！」

九天玄女見魔笛老祖高興的樣子，不由奇道：「老祖啊！你的秘密被我洞悉了，你還高興甚麼？」

魔笛老祖大笑道：「因爲這更顯得你那乾坤大奧秘珍貴極了！我老祖就算用那不傳之秘交換，也決計不是虧本生意，這買賣看來合算極了！既然如此，老子還不值得高興，值得！值得！簡直是一本萬利！」

九天玄女笑道：「很好，那就這麼一言爲定啦！」

魔笛老祖亦笑道：「好極！這就那個駟馬難追了吧！」他忽然一頓，臉轉肅然道：「既然要傳你潮生曲，那就非要選一處神聖的地方不可！否則也顯不出老祖我這秘技的珍貴之極！」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微笑道：「我有事正要上恒山北嶽，那兒未知是否算得上神聖傳藝之地？」

魔笛老祖一聽，喜道：「天下名山數五嶽，這北嶽乃舜帝當年所封聖號，自然神聖之極，而且恒山、恒山，亦即恒心、恒心，這不傳之秘技要上佳恒心，練它三五年方可！恒山果然是傳此絕藝的好地方！去！去！這便上恒山去吧！」

魔笛老祖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已如笛音似的嘯嘯不絕而去，九天玄女心中卻一怔，暗道：這「潮生曲」竟要練三五年之久？老天，在恒山呆他三五年，豈非把我活活悶死了！她心中的一片欣喜，不由變得黯淡了，但那「潮生曲」又的確好極，九天玄女決計捨不得拋棄，無奈嘆了口氣道：「罷！罷！罷！先學一學再說！我就不信小小一首笛曲，竟要練上三五年。」

九天玄女主意已定，便亦隨魔笛老祖縱身而起，展開師門絕學「玉嬌龍神功」，身如矯捷玉龍，追逐那玉笛之音而去。

＊　＊　＊

魔笛老祖、九天玄女，一老一少，直向恒山飛掠而去，這一老一少，功力通玄，不消半日，便已抵恒山地域了。

恒山西銜雁門關，東跨燕國境，連綿數百里，橫亘塞上。

主峯卻在晉國境內，高達千丈，分東西兩峯，東稱天峯嶺，西叫翠屏山，雙峯併峙，渾河中流而過，勢極雄峻。

此時魔笛老祖與九天玄女，已掠到天峯嶺下，向上望去，只見天峯嶺高如天梯，聳插入雲。

魔笛老祖笑道：「喂！女娃兒，要學潮生曲，便須上山峯，你是否有此膽量能耐？若然沒有倒不打緊，只須教一兩手你那乾坤奧秘術，老祖我便放你走路便了！」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我九天玄女不幸已領悟了「天機、地脈、人間」三道，而「地脈」一道，便是與山峯打交道，風水中以山爲氣也，我若連此峯也望而卻步，我還算得上是九天玄女麼？她不由大笑道：「是極！是極！我女娃兒眼望此山的確畏之極了！但也並非望而止步，只須老祖你略助一臂之力，我女娃兒便有膽量上去了！」

魔笛老祖一怔道：「如此說你自忖無此能耐了，但偏有上去的膽量，這教我老祖如何助你一臂之力？」

九天玄女笑道：「這樣吧，你跟我在後面，萬一我體力不支摔下來，你便伸出援手，托我一把，我回過力氣，自然又可以再上去，這點舉手之勞，相信老祖你絕不會拒絕！」

魔笛老祖瞧在那即將到手的「神算術」上，無奈只好點頭道：「好吧！我老祖就緊隨於後，你只管勇往直上，不必猶豫，千萬莫要勞動老祖我多作這舉手之勞！」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隨即展開身形，攀峯而上。天峯嶺陡峭如壁，等閑之輩便見了也頭昏目眩，更遑論攀此千丈峭壁了，魔笛老祖唯恐九天玄女眞的中途氣力不夠，摔下去粉身碎骨，便連她身藏的那「神算術」也摔掉，連忙亦縱身而上，緊隨九天玄女後面，不敢絲毫大意。

起初魔笛老祖尚有點擔心，因此運足功力，緊隨於後，一老一少，眨眼便已登上近百丈峭壁了。

漸而山風陡勁，連魔笛老祖亦微感吃力，不敢托大，小心攀掠而上，他抬眼一望前面的九天玄女，但見她身如雪白玉龍，一縱一躍間，已飛上三數十丈，這等身法，便連自傲之極的魔笛老祖亦自嘆弗如！

魔笛老祖心高氣傲，眼見自己竟被小小女娃兒拉後了，不由老大不服氣，他猛吸一口眞氣，竟展開他的獨門絕學「玉笛神功」，身化笛音，嘯嘯綿綿，扶搖直上，眨眼便把距離拉近了，他到底擔心九天玄女的安危，怕她年少氣盛，一時力氣消耗過巨，不支摔下，他好伸手援救，因此他不得不拚力施爲，不敢被九天玄女拉後了。

一老一少，眨眼又掠上三數百丈，眼看距峯頂只有一二百丈距離了。但此時魔笛老祖因心牽九天玄女的安危，分心之下，內力消耗特別厲害，他要與九天玄女保持近距

離已大感吃力，甚至很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了。

反而九天玄女的身形，依然如此美妙，身如雪白玉龍，縱躍之際，脚下似生仙雲，托足而上，姿勢優悠之極。

至此魔笛老祖才恍然大悟，九天玄女在峯脚的示弱之言，不過是玩笑而已！魔笛老祖不由暗嘆口氣，心道：我老祖今日終於碰上一位對手了！幸而沒有貿然向她下殺手，否則誰滅誰的口倒未可斷言哩！

魔笛老祖沉吟之際，一聲淸脆的話音已傳了下來：「老祖請勿分心牽掛！我女娃兒自忖這區區千丈之峯，並不在眼內也！」

這分明是九天玄女反過來擔心魔笛老祖的安危了。魔笛老祖一聽，心中更增駭然，暗道：攀此千丈峭壁，連我老祖亦不敢分心，但這女娃兒又隨意發聲，這等功力，顯然連我老祖亦自嘆不如！乖乖！這女娃兒自稱九天玄女，她到底是何方神聖？江湖中何時冒出如此一位絕世奇女子？

魔笛老祖到底功力通玄，他此時不再替九天玄女擔心，全力施爲之下，「玉笛神功」便發揮最大的威力，只見他身如笛音，嘯嘯而上，飛身一躍，已穩穩的挺立於千丈天峯嶺之巓了。

九天玄女已先一步掠上，此時向魔笛老祖含笑道：「老祖身如笛音，嘯嘯綿綿不絕，這玉笛神功，果然妙之極了！」

魔笛老祖默默調息一會，這才回復元氣，他不禁喃喃的苦笑道：「老子出道以來，自負玉笛神功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看來今後得改掉一半矣！」

九天玄女笑道：「改掉甚麼？」

魔笛老祖道：「這後無來者一句，應改作後來居上也……」他一頓，目注九天玄女，正容道：「姑娘身負絕世神功，形如雪山玉龍，又如天上雲氣，若有若無，飄遙輕盈之極，這等功夫簡直天下無雙！未知姑娘師承何處，肯告知老夫一二好麼？」魔笛老祖亦瞧不出九天玄女的武功家數，這的確是他平生僅見的奇事。

九天玄女聞言卻微微一笑道：「師門崇尙無爲，奉堅則毀、銳則挫爲旨，因此出處淵源僅此而已，不說也罷！」

魔笛老祖一聽，心中似有所悟，因爲他忽然憶起數百年前的一位絕世奇人老子李耳來了，但又決計不敢置信，心道：此女年紀輕輕，怎會是出自李耳的門下？而且她身負驚人神算之術，當今世上，誰可調教出如此一位玄奇女子？他到底難下判斷。

九天玄女見魔笛老祖沉吟不語，便格格一笑道：「老祖不必再費神猜想我的淵源出處，往者已矣，逝者如斯！倒是着眼於目下交換買賣豈非更妙！」

魔笛老祖喃喃道：「你……你以爲老夫定肯交易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肯！你一定肯！」

魔笛老祖道：「爲甚如此決斷？」

九天玄女微笑道：「神算術之在人相，貴於深，破於淺，神深則智深，神淺則智淺，用則開於眼，合則收於心；老祖你老人家形神皆備，乃大智大才之士，心相如海，氣量必宏，因此可以判斷，老祖允諾之事，必無反悔之理也！」

魔笛老祖一聽，不由又嘆了口氣，喃喃道：「你這女娃兒，玄之奇極！在你面前，老夫似已無所遁形矣……罷！罷！如此奇士，當是我老祖的玉笛傳人無疑……我就破例傳你潮生曲譜便了！」

九天玄女一聽，欣然道：「多謝師傅老前輩！」

魔笛老祖一怔道：「姑娘稱我甚麼？」

九天玄女道：「師傅老前輩啊！你肯傳我不傳之秘，便是我的師傅了！」

魔笛老祖怪笑道：「那待會你傳我那乾坤大奧秘，豈非也成了我老祖的師傅了？我等江湖中人，不必拘泥於此小節，你稱我老前輩，我稱你小朋友，豈非更妙！」

九天玄女一聽，越發歡喜，她格格大笑道：「好！那便請老前輩傳我這小朋友那不傳之秘吧！」

那魔笛老祖果然是言出必行的奇人，他當下更不猶豫，默運一下神氣，便忽然肅然道：「小朋友，你可聽淸了，但凡欲學這潮生曲譜，必先面向太陽而立，心無雜念，意志如旭日臨空，無處不達，弗遠不屆！」

九天玄女聞言，果然轉身迎陽而立，目注旭日，凝神屛氣，身心似已與萬道金光融滙，渾身散發一道肉眼可睹的異光。

魔笛老祖見狀，不由大爲驚駭，心道：這近日而立，心陽合一的起首功夫，我老祖當年便花了三年的歲月，豈料這女娃兒片刻之間便完全達致了！這當眞是研習玉笛神功的不世奇才！

魔笛老祖並不知道，九天玄女的武功根基源自「無爲神功」，無爲神功講求「無爲而致大巧」，亦即一種化「有爲作無爲」的絕世意念神氣功，她此時研習「玉笛神功」的起首功夫「心陽合一」，自然駕輕就熟，水到渠成了。

魔笛老祖心中暗暗大讚，他向九天玄女傳藝之心因而更切，此時就算九天玄女不學，他也非傳她不可了。

魔笛老祖驀地抽出玉笛，遞給九天玄女，肅然道：「小朋友持笛用心緊記曲譜，其中的精義，全憑你以心陽合一的意境去領悟。」

九天玄女接過玉笛，但感這根笛子大異於世間所見之笛，通體如玉，精巧玲瓏，令人愛不釋手，但也不敢分神，用心傾聽魔笛老祖即要傳授的「玉笛神功」。

只聽魔笛老祖肅然道：「吾之玉笛神功，精華盡在一闋潮生曲，其曲譜曰：遠出海門，細如銀綿，柔韌如絲，奔行漸近，玉城雪嶺，際天而來；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灌日，勢極雄豪……」

九天玄女默默吟頌，仔細領略其中的恢宏精妙意境。

魔笛老祖稍一頓，又立刻沉聲道：「曲至此又一突變！譜曰：笛聲甫轉，高亢激烈，泛音妙韻，傾灑疾射；一曲未終，狂風驟起，天昏地暗，暴雨傾射，膽戰心驚；雲散雨收，驚魂甫定，餘音裊裊，綿綿如水，逝者如斯……」

魔笛老祖吟至此處，忽然頓住，雖餘意未盡，但已決不再往下多說半句。

九天玄女喃喃道：「老前輩！這曲譜似意猶未盡呵，怎不說下去？」

魔笛老祖呵呵一笑道：「潮生曲意境深遠，無窮無盡，豈有中止乎？便需看你自身的根基修爲矣！」

九天玄女一聽，微一沉吟，便即恍然悟道：「我明白了，潮生曲乃天地奇景之曲，天造地設，變幻無窮，自然生生不息，無窮無盡！就如乾坤大道，一氣化生，陰陽以變，星斗往復，周而復始，茫茫無盡。」九天玄女以乾坤秘學，來透示潮生曲譜，化宏大爲精要，自然心有靈犀貫通了。

魔笛老祖一聽，卻不由一陣駭然，心道：老夫當年領悟潮生無盡、循環往復這點精義，竟整整花了二十年浸淫功夫，而且直到潮生曲已大成之日，目睹錢塘江潮，才忽然醒悟，但這位女子竟在短短一霎，便即領悟，她的根基靈性，簡直已登仙人之境矣！

魔笛老祖心中存疑，便對九天玄女道：「姑娘若然領悟此精義，不妨試奏一曲。」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就在此恒山天峯嶺上麼？」

魔笛老祖點點頭道：「不錯！此山兩峯併峙，渾河中流而過，有山有水，正是吹奏的好地方！」他口中雖然如此說，心中卻暗道：你但能記得曲譜的起承轉合，勉强發出笛音，已屬上上之資，至於笛吹潮生，那是幾十年後的事了。

魔笛老祖心中轉念，不由向下瞥了一眼，但見千丈峯下，一水如絲，穿流而過，不由嘆了口氣，苦笑暗道：如此險絕山水，就連我老祖亦未必可令渾河潮生，何况你女娃兒是剛入門兒？但能令渾河微起漣漪，已是萬中無一的上乘吹笛人選矣！

魔笛老祖沉吟之際，九天玄女卻已在準備吹奏功夫了。

但見她默運「無爲眞氣」，貫於丹田，再入腹腔，擠壓成絲，從嘴唇激射而出，直透玉笛內腔，再反旋而出，登時化作一道强烈笛音，疾射而出，近旁的樹葉，受此笛音强震，竟葉脈盡斷，紛紛落下。

魔笛老祖見狀不由一陣發呆，暗道：這笛響葉落的境界，我花了整整十年，她竟片刻而達！老天！她到底是何方神聖？

魔笛老祖並不知道，九天玄女此時已把無爲眞氣貫於笛音之中，音即氣，氣即音，氣勁之强，不但可震落葉，等閑之輩，亦必抵受不住，心弦劇顫，以至昏倒。

九天玄女此際心境已進入「無爲方大巧」的境界，恰與潮生曲譜的意境融滙貫通，進境自然瞬間飛躍。

但聽笛音乍起，綠葉紛落，接而便進入「遠出海門，細如銀綿，柔韌如絲」的「潮初生」境界。

魔笛老祖吃驚之餘，連忙運目向峯下的渾河望去，但見河水竟然已生漣漪，晃晃欲動，就如初潮乍生一般！

九天玄女毫不猶豫，笛音再躍進更高一層境界！

魔笛老祖的眼底，已突見渾河水瞬即大變，眞箇是「奔行漸近、玉城雪嶺、際天而來……」

九天玄女笛音驟變急烈，萬縷笛音氣勁，向千丈之下的渾河射去。

魔笛老祖但見渾河潮「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灌日、勢極雄豪……」連他一代魔笛老祖宗師，不由也瞧得目瞪口呆。

就在此時，魔笛老祖忽見在如山潮浪之上，一葉輕舟疾飄而至，隨潮頭浮沉起伏，一會如登山巓，一會如墮地獄，兇險萬狀！

與此同時，一縷蒼勁的傳音直向上射了過來：「好啊！魔笛老怪！你這是存心翻江倒海，來揣我仙琴老人的老窩來啦！」

魔笛老祖一聽，樂得大笑道：「原來是你！仙琴老怪……你不在涿水彈琴給你的寶貝紅鯉魚聽，卻跑到恒山渾水來作甚麼？」

下面那蒼勁聲音道：「我那涿水尙缺一種鯉魚品種，名龍鯉，此物是產於恒山渾水，我不來此，卻

上何處？倒是你這魔笛老怪，跑上恒山來胡吹幹甚麼？敢是按捺不住，提前五年先向我挑戰？你以爲我會怕了你不成？」

魔笛老祖似已見到仙琴老人在下面吹鬍子瞪眼睛，他不由更樂了，忍不住大笑道：「不是我！不是我！九年之約未屆，老祖我怎會反悔而提前向你挑戰？倒是我有幸遇上一位絕世傳人，我忍不住便把『玉笛神功』傳給她了！」

仙琴老人一聽，忙傳聲上來道：「魔笛老兄！你那玉笛神功已收藏了幾十年，視爲生命，乃不傳之秘，到底你遇上的人是誰？竟能令你傾囊相授？」

魔笛老祖大笑道：「此時吹笛者，便是笛傳人！」

仙琴老人一聽，又忙道：「你傳此人多少時日了？」

魔笛老祖怪笑道：「即傳即學，即學即吹，不外是一個時辰之間的事。」

仙琴老人一聽，未等魔笛老祖把話說完，已怒道：「魔笛老怪！你敢消遣老夫麼？說甚麼即傳即學、即學即吹！短短一個時辰之間，便達此驚人境界，你把老夫視作白痴了？」

魔笛老祖嘆了口氣，苦笑道：「我也正在驚駭，不信世上竟有如此奇才，但你不信也得信，因爲此際的確是她在吹潮生曲，而絕非我魔笛老祖！你只須仔細分辨，便可聽出笛音曲雖同音韻却有別了。」

仙琴老人的聲音靜了，他似乎眞的在凝神傾聽，他所在的那葉怒潮輕舟，盡管潮翻浪湧，但均有驚無險。

隔了一會，才又聽仙琴老人傳話上來道：「魔笛老兄的潮生曲音韻沉雄，但此時的音韻卻帶飄逸仙氣，兩者果有不同之處！而且據老夫所判，此際吹笛之人，必是一位女子無疑……但老夫總不肯相信，短短一個時辰，竟能達魔笛老兄數十年浸淫的境界。」

魔笛老祖苦笑道：「我也不敢置信，以爲我聽錯看錯了，但笛起潮生，不由不信！仙琴兄假如尚有疑念，不妨以你的琴音，來考究考究她！但千萬不可輕出絕招，你若把她傷了，我老祖可跟你沒完沒了！」魔笛老祖亦有心考證九天玄女，但又怕仙琴老人一怒而出絕招，把她傷了，因此末了添了一句。

仙琴老人的聲音沉默了，他似乎亦在思忖，是否適宜用他的絕世仙琴，來跟一位初學的玉笛女傳人比拚。

此時九天玄女的笛音，已進入「潮生」的頂峯「勢極雄豪」，但見天峯嶺下的渾河浪潮，驚濤裂岸，亂石崩雲，轟鳴之聲四野迴蕩，勢吞日月！

這「勢極雄豪」壯景，到底令仙琴老人技癢了，因爲此時潮浪輕舟裏面，已突然射出一聲如撕金帛的鏗鏘。

＊　＊　＊

這一聲琴音鏗鏘，恍如平空撒下一張巨網，如山的潮濤，登時嘩的一聲，被一股不可言狀的威猛勁力壓得冉冉沉降下去。

九天玄女此時突感氣息一窒，就如迎胸被一記無影掌拍到似的，因爲此時她的意志，已和潮生曲渾然一體，曲受阻力即她的氣息受窒。九天玄女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怎會有此受阻之象？

九天玄女意念貫注於潮生曲上，根本不知這一曲笛音，已把與魔笛老祖齊名的另一位絕世奇人，仙琴老人琴高引出來了。

九天玄女氣息受阻，卻絕不氣餒，她默運師門絕學「無爲眞氣」，以「無爲」抗「堅銳」，很快，她的全身眞氣進入一種以柔制剛的絕頂境界，「堅則毀、銳則挫」，此時任何強大的外力，也休想傷及她的靈根氣神了。

此時九天玄女的「潮生曲譜」，也屆臨音韻的突變，「潮生曲」抵「勢極雄豪」，已算是高潮境界，若再進一步，便勢必與仙琴老人琴高的琴音劇烈相抗，九天玄女的靈根氣神雖不致受損，但肉體所受的折磨，也必然厲害之極；另一方面仙琴老人琴高也絕不好過，劇烈相抗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

魔笛老祖深知此點，因爲他與仙琴老人雖然纏鬥不休，但那只是技藝的較量，私底下兩人均視對方爲「天下唯一知音人」，魔笛老祖若有不幸，仙琴老人固然傷心欲絕；但仙琴老人若有不測，魔笛老祖卻也如喪考妣。

此時笛音與琴聲相抗，一個是「天下唯一的知音」，一個是「天下唯一傳人」，任何一個有所損傷，均絕非魔笛老祖所願所望，他眼見兩者之間內力相抗的絕境，無奈只好按捺爭勝之心，連鬥贏琴音的多年宿願也不顧了，連忙向九天玄女傳聲道：「姑娘快轉笛音境界，遲則恐有不測矣！」

九天玄女心境已進入「無爲以抗堅銳」的境界，根本就沒有任何「以强抗强」、「變音制勝」的念頭，因此魔笛老祖示警之聲入耳，她不由一怔，喃喃道：「笛起潮生，如山洶湧，潮生曲已抵巔峯矣，尚變甚麼意境？」

魔笛老祖不知九天玄女已進入「無爲以抗堅銳」的境界，還以爲她已受琴音所制，非要催激內力，以更凌厲的笛音鼓動潮生，結果勢必兩敗俱傷，便連忙道：「潮生於水

，潮亦止於水，有流水必有高山，高山永遠高於流水，因此潮之盡乃天地矣，潮生曲爲何不可以向天地同化的意境進發！」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心癢難熬，暗道：是啊！潮生曲尚有下闋「天地同化」，爲何不去大膽試試？

她心動意生，意生則眞氣充盈，心、意、氣三者合一，貫注於笛音，音韻便立由「勢極雄豪」轉爲「狂風驟起」……

笛音的意境立刻又與天地融滙，令人「膽戰心驚」景象立生，但見狂風驟雨一轉而爲天昏地暗，接而暴雨傾射，日月無光，天地變色，恒山上下，驟變一個風雨世界。

魔笛老祖驚嘆之際，仙琴老人的蒼勁聲音又驀地傳上來了：「嘿！魔笛老祖，你那傳人竟連潮生曲下半闋也領悟了，其意境威力簡直比你有過之而無不及……士別三日括目相看，你傳了甚麼絕招，存心取老夫的生命麼？」

魔笛老祖一聽，怕仙琴老人一怒之下，再以琴音相抗，忙傳聲音道：「非也！非也！我這傳人，已變音韻，以避仙琴的鋒芒矣！你千萬稍安毋躁，任其音韻自然發展，則一切自有分曉。」

魔笛老祖這一聲傳將下去，琴聲便驟然停下，似乎仙琴老人已接納提議，不再以琴音相鬥了。

九天玄女氣息登時一鬆，她的意境更爲突飛猛進，更沒有絲毫阻滯。

但聽她的笛音忽從「暴雨傾射」轉緩，嘯嘯風聲，嘩嘩暴雨隨即化小，漸而便雲散雨收，此時雖驚魂甫定，但笛音意境依然「餘音裊裊」，令人悠然而進入一個「綿綿如水，逝者如斯」的輕靈迷幻境界。

魔笛老祖此時嘆了口氣，正要向下面渾河中的仙琴老人琴高說一句甚麼，但凝目注視，卻已失了輕舟的踪跡。

九天玄女此時已抱笛收攝於胸，心境似亦在「潮生——天地幻化曲」的無尚意境中徘徊，神色凝然，一言不發。

魔笛老祖深知此乃初悟「潮生——天地幻化曲」的必歷心路，這便是音律中的「餘味無窮」的超凡入聖境界了，因此也不敢去驚擾九天玄女的思緒，只在她後面凝神戒備，以防有任何外力侵襲。

魔笛老祖深知，此時是研習「玉笛神功」中最兇險的時刻，因爲此際還恰好是「舊曲已盡，新曲未發」的心靈恍惚期間，亦即心靈最脆弱的一霎，若不幸遇上外力侵擾，輕則心靈受損，初悟意境登時煙消雲散，重則猶如練武的走火入魔，立刻經脈盡斷而亡！魔笛老祖當年初悟「潮生——天地幻化曲」時，正是於此兇險時刻，忽然想起當年與二女恩愛情痴，心潮如湧，幾乎走火入魔，幸虧他即時咬破舌頭，吐出幾口內血，這才把如湧的心潮壓抑下來。

自此之後，魔笛老祖就極怕與女子單獨相處，這是他隱藏了幾十年的秘密，自然不會告知世上任何人。

就在魔笛老祖凝神戒備之際，天峯巔上，已忽地躍上一位老人，但見此人童顏鶴髮，腰掛一個沉甸甸的黑琴，最特別是他足上竟穿了一對鯉魚鞋。

魔笛老祖不必看此人的容貌，單看「黑琴」、「鯉魚鞋」這兩件活寶，便知此人是誰了，因爲普天下有此兩件寶貝的，唯有仙琴老人而已。

來人果然是仙琴老人琴高，只見他的鯉魚鞋嘴一張一合間，身形已然掠近，搖頭晃腦，張口便要發話。

魔笛老祖一見，連忙拚命搖手制止，又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仙琴老人發話道：「噓！噤聲！切莫發出任何噪音出來！」

仙琴老人大奇，連忙亦以傳音入密道：「爲甚麼？甚少見你魔笛老怪如此緊張啊！」

魔笛老祖嘆了口氣，苦笑道：「不爲甚麼，我只是不欲前功盡廢，失去如此一位絕世奇才而已！」

仙琴老人是音律道中的大行家，他一聽，向九天玄女瞥一眼，立刻便明白魔笛老祖言中的含意，九天玄女此時正是處於一種「舊曲已盡，新曲未發」的「餘味未盡」的迷茫境界，亦即是其功力最弱的一霎，稍加驚擾，便會輕則前功盡廢，重則走火入魔，一命嗚呼！假若如此，魔笛老祖不找人拚命才怪！

仙琴老人亦立即屏神躡足，不敢作任何異動，他倒並非怕魔笛老祖找他拚命，而是他自己亦驚嘆世上竟有如此奇高悟性的「音律天才」！他與魔笛老祖均是心高氣傲，但又愛才如命的人，碰上九天玄女如此一位奇才，豈有不拚命珍惜之理？

於是天峯嶺上，仙琴老人、魔笛老祖，這當世的兩大奇人，竟乖乖地替九天玄女當起守護神來了。

恒山天峯嶺上，白雲飄緲，清風拂面，果然是一處仙聖之地，當年舜帝狩巡至此，有感而封爲「北嶽」，這名頭似非僥倖而來。

好一會，才突聽九天玄女嘯嘯的長叫一聲，接而又格格的大笑道：「魔笛老前輩！潮生曲果然是天下無雙的神曲，多謝前輩教誨！」

魔笛老祖一聽，並不答話，卻突兀的反問了一句道：「潮生曲譜，你已領悟，但你想一想，到底還

記得多少？」

九天玄女聞言一怔，但也立刻醒悟，她微一沉吟，便又朗聲道：「有形之譜，已忘記十之八九矣！」

魔笛老祖點了點頭，又沉聲道：「那無形之譜你又去了何處？」

九天玄女肅然道：「無形之譜潛於心中，原來只有一二，但那有形之譜去了十之八九之後，心中的無形之譜陡增，此時已達十之八九矣！但不知爲何，尚餘十之一二，卻不肯進入心中。」

魔笛老祖一聽，不由以手加額道：「老天！你賜此絕世傳人給我魔笛老祖，你待我雖有萬般不是，但也可一概而諒了。」

魔笛老祖感嘆一聲，這才樂呵呵的對九天玄女道：「小朋友，你可知你手握的是甚麼笛子？此乃先古白玉雕琢而成，通體均爲白玉，能吹而發出聲音，已萬中無一，那魏公子嬰齊，自負吹遍天下名笛，但亦難發出音來，若能領悟而奏出潮生曲有形之譜的，老夫行走江湖數十年，閱人無數，亦絕無此人材！再而從有形之譜躍爲無形之譜，老夫當年花了五十年功夫！你如今在短短二、三時辰，不但發音，更能領悟而奏，再一躍而成無形之譜存於心中，潮生——天地幻化譜已成了心曲，此後當可隨心所欲，任意而發，再無任何阻礙了。」

魔笛老祖說到此處，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如姑娘你這般音律奇才，若再經磨練，這音律之天下，便非你莫屬了！」

九天玄女聞言，向魔笛老祖盈盈一拜，微笑道：「老前輩過獎了，小朋友但有微就，也賴前輩無私相授之德，小朋友自是沒齒難忘！」

仙琴老人琴高聞言，亦向魔笛老祖賀道：「恭喜魔笛兄！終獲此絕世奇才，無私相傳此不傳之秘！」

不料魔笛老祖一聽，卻怪笑道：「誰說老祖我乃無私相傳？我其實是心有所求，才有所傳罷了！」

仙琴老人奇道：「魔笛老兄爲求傳人，多年心血今已達成，你尚求甚麼？」

魔笛老祖怪笑道：「你不知我所求的是甚麼，因此你仙琴老兄才可以如此神態從容，假若你知道那是一種甚麼法寶，你若不心動，我向你叩頭認輸！」

仙琴老人又驚又奇道：「是何法寶？假若我心動呢？」

魔笛老祖大笑道：「仙琴老兄若心動，那就必須把你的仙琴琴譜『高山流水』，向這位姑娘小朋友相傳！而且我敢斷言，你必定心甘情願。」

仙琴老人一聽，不由怪笑道：「我仙琴老人閱歷天下，有甚麼法寶與我那『高山流水』琴譜相提並論，魔笛老兄，你這算是用計騙我的琴譜麼？」

魔笛老祖嘆了口氣，道：「絕非用計，而是使你心甘情願不可！」

仙琴老人大笑道：「普天下誰可令我心動？眞心甘情願以琴譜交換？」

魔笛老祖一聽，連忙求援似的向九天玄女道：「小朋友！老祖我對你到底有傳藝之勞，我與這仙琴老怪打賭，你便不助我一臂之力麼？你快顯一顯你的奇技啊！不然老祖我便得向他叩頭認輸了。」

九天玄女見這兩位奇人如此有趣，不由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我那點東西，比起兩位老前輩，不過是雕蟲小技啊！」

仙琴老人琴高一聽，便呵呵一笑道：「如何？連她也並無把握令我心動了吧！」

魔笛老祖慌了，心道：這女娃兒玄之幻極，她若一味謙辭，那老祖我今日豈非眞的當衆出醜？要向仙琴老人叩頭認輸？傳將出去，教老祖的臉往哪放了……這可萬萬不行！」

魔笛老祖惶急之下，唯有再向九天玄女涎臉笑道：「小朋友，你存心想看老祖出醜麼？」

九天玄女笑道：「老前輩未得我同意，拿我作賭注，便向他叩一個响頭，也是罪有應得啊！」

魔笛老祖一聽，不由呆了，心道：我以爲這女娃兒喜音律之極，必然肯以她的奇技去騙仙琴老人的琴譜，這才故意與仙琴老人打賭，假若這女娃兒眞的改變心意，那老祖我今日便算栽到家了！

他惶急之下，不由向九天玄女求道：「若小朋友不答允，老祖我唯有向你叩頭相求了。」

九天玄女一聽，又見魔笛老祖眞的有所動作，欲向她下跪叩頭，不由大急，連忙搶先道：「老前輩於我有傳藝之恩，乃半師身份，怎可向小朋友半徒弟行此大禮？決計不行！」

魔笛老祖見九天玄女意態眞誠，這才知她絕非忘恩負義之人，心中不由大慰，他略一沉吟，便欣然道：「小朋友，你那奇技，老夫不想學了！你保留着造福世人罷了！但務請先向仙琴老怪略顯一二，以堵住他的口實，免被他把小朋友的奇技輕覷了！」

九天玄女見魔笛老祖對此事如此緊張，心道：若不化解這兩大奇人的心結，只怕日後難以脫身，被他兩人纏夾不休！這般轉念，九天玄女便目注仙琴老人一眼，然後忽然微微一笑道：「其實也沒甚麼驚

奇之處，老前輩所言之奇技，不外是『天機學』之其中一種『人間道』而已，例如這位老前輩，依『人間道』上所判，其昔年秘密，便可一目了然！」

九天玄女說得輕鬆，但仙琴老人卻吃驚地眨眨眼道：「姑娘對老夫的昔年往事，竟可一目了然麼？你……你且說說看！」

魔笛老祖卻樂了，他連忙鼓動道：「不錯！不錯！小朋友，務請說說！好把仙琴老怪嚇一大跳也！」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也不再猶豫，便依「人間道」所判，朗聲道：「仙琴前輩年方十五歲時，必有一場大病，奄奄延至十八歲，方霍然而癒。不幸三年後父母雙亡，時年廿一，其後娶妻生子，稍享天倫之樂，可惜光陰不長，年廿六時子夭折，翌年妻亦喪亡……」

九天玄女判斷至此，仙琴老人的臉色已霎地發白，也不知是否已觸着他的隱痛，盯着九天玄女，卻不發一言，臉色連變數次。

魔笛老祖見狀，心中不由惴惴不安，心道：瞧這仙琴老怪的樣子，也不知老夫這寶貝小朋友是否說錯了？她所說可是犯忌的慘痛私隱！若說對了，固然可令仙琴老怪拜服不已，但若說錯了，這等咒人死父亡母、妻逝子夭的毒語，必惹仙琴老怪大動殺機！哎！屆時我老祖也不知相幫哪一面了。

魔笛老祖情急之下，不由左望一眼九天玄女，右瞥一下仙琴老人，但終究難下判斷，無奈只好左說一句：「小朋友！說話小心了！」右道一聲：「仙琴老兄！自古有道相由心生，就算我這小朋友判斷或有差錯，你大人大量，心寬如海，必定可以寬宥一二！」

九天玄女聞言微笑不語，一派從容鎮靜。

仙琴老人臉色卻越發陰沉，他狠狠的瞪了魔笛老祖一眼，喃喃道：「誰說我心寬如海？我心狹窄如線，誰教你魔笛老怪，把老夫的慘痛辛酸往事聽進耳裏！但乖乖，這位姑娘，你……你還知道甚麼？」

仙琴老人心緒激動，說話也變得纏夾不清，雜七搭八了。

九天玄女這才微笑續道：「仙琴前輩不幸遭此慘酷打擊，心靈劇創之下，遂淡化世情，專心貫注於音律之學，於子及妻亡後三年，終於律大成，當於此時悟創琴譜『高山流水』，憑此一曲絕世琴譜，遂成世間一代音律大師……這以後的事，魔笛老輩已一一盡知，爲避免洩露秘密之嫌，便不說也罷了！」

魔笛老祖連忙盯着仙琴老人道：「仙琴老兄！是也不是？」

仙琴老人的神色，此時已漸復平靜，他伸手撫一下滿頭的銀髮，仰天喃喃的長嘆道：「哎！不料世間竟有這等奇玄之學，凝目一瞥，竟窺破了老夫八十年前慘痛隱私！」

破例授徒　喜得傳人

好一會，仙琴老人琴高才滿面肅容的目注九天玄女，沉聲道：「這位姑娘，你如何判斷老夫的昔年往事？可否解釋一二？」

九天玄女微笑不語，似在思忖，是否可在兩位奇人面前輕洩天機。

魔笛老祖見狀，連忙道：「小朋友！說啊，便不說全部，也稍說一二嘛！」瞧樣子，他竟比身歷其境的仙琴老人更急欲知其究竟。

九天玄女微笑道：「兩位前輩歷盡人世滄桑，已達半仙之體，這人世天機，但聽無妨，只是聽者自聽，切勿輕洩於人，此乃唯一條件，未知可否答應？」

仙琴老人一聽，登時瞪了魔笛老祖一眼，厲聲道：「魔笛老怪！你這是沾了老夫的光，才有幸聽此天機之秘！你聽清楚這位姑娘的條件了麼？你若把老夫的隱秘輕洩於人，她便不找你算賬，老夫也決計放不過你！」

不料魔笛老祖一聽，卻呵呵一笑，沒口的答應道：「不說！不說！老夫決計不說！亦決不敢說！」

仙琴老人深知魔笛老祖瘋起來，口沒遮攔，見他答應如此爽快，不由疑惑道：「你……你爲甚不敢說？」

魔笛老祖嘆了口氣，苦笑道：「也不爲甚麼，因爲老夫也有隱秘在這位小朋友手上，那是決計不可被人知曉的……我若把老兄你的隱秘說了，她一怒之下，怪我反悔，她亦反悔，把我的隱秘向世人宣示，我……我以後還敢在江湖露面麼？所以啊！老兄放心，你的隱秘，老夫是決計不敢說的了。」

仙琴老人一聽，這才鬆了口氣，呵呵一笑道：「呵呵！原來你也有隱秘在這位姑娘手上，這就彼此扯平了，姑娘但直道無妨。」

九天玄女見兩位老人心境如頑童，不由欣然一笑，也不隱瞞，坦然朗聲道：「其實也沒甚麼奧秘，我所判斷，不外據仙琴前輩的相格行運年歲而言。仙琴前輩額頂中位尚留黑印，此乃災病之兆；黑印下延至日月角，災病綿長之相也。又天中主行年十五，日月角主行年十八，則十五起病，延至十八痊癒，便立可判斷矣！」九天玄女含笑一頓。

仙琴老人忙道：「尚有下文

嗎?」

九天玄女道：「年至額中輔角廿一之時，不幸灰黑之氣直犯父母宮，此乃父亡母喪之兆；遂下判斷，前輩年廿一父母雙亡。又前輩父母雙亡後，必定草草下葬，致成三煞祖穴，煞氣五年後現於額左邱陵位，再直犯子嗣宮，子必夭折矣；又翌年再現於墳墓位，直射妻妾宮，則妻必亡矣；又邱陵年值廿六，墳墓年值廿七，這兩年中子亡妻喪，仙琴前輩必受慘酷打擊！運勢如此不幸，我亦深感同情。」

仙琴老人喃喃道：「我……我當時恨不得也跟着妻兒去了！我一怒之下，便把家產全數變賣，替妻兒建了一座華墓，我把自己的衣物也全埋進去，以此向人世宣示，我已對人世心死了！哎！」仙琴老人勾起往事，慘痛之情不由溢於言表。

魔笛老祖此時也陪着嘆氣，滿心同情，哪還有半點戲弄之意！

九天玄女見仙琴老人神色有異，不欲他因往昔慘痛損害他的靈根，便連忙接口道：「往昔已矣，逝如流水，逝者如斯……」

仙琴老人一聽，才猛地醒悟道：「是！亦如高山流水，人生原是高低起伏，有生有死，如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唯山高不絕，流水不盡，天地不滅！」

九天玄女微笑了，她接口道：「不錯！仙琴前輩自安葬妻兒後，誤打誤撞，竟替妻兒選了一座『天琴龍穴』，天琴龍穴主蔭庇一代音律宗師，龍氣遂發於前輩額則左右山林，山林即風水位也，時年廿九，當於此年得獲奇緣，以後精研音律之學，終成一代琴技大師矣！」九天玄女說至此處，曳然而止，再不肯多說半句了。

魔笛老祖見仙琴老人默然不語，似在思忖甚麼，忙道：「如何?仙琴老兒，我這小朋友大概幸而言中了吧?」

仙琴老人此時才長嘆口氣，道：「何止幸而言中，簡直是老夫的影子，直把老夫的骨縫之秘亦窺透了，尚不止此……」

魔笛老祖忙道：「還有甚麼?」

仙琴老人忽地向九天玄女拱手道：「多蒙姑娘提點！這生死玄關，一直困擾了老夫多年，因此於音律上時有阻滯，如今蒙姑娘點破，頓悟生死短暫、天地長存的眞理，老夫的『高山流水』一曲，於今可更精進一層了！」

魔笛老祖一聽，不由大感興趣道：「如何精進了?」

仙琴老人欣然道：「生死短暫、天地長存，就如高山流水不絕、流水不盡，天地乾坤豈有止境?老夫的高山流水雖稱精妙，但尚缺此綿綿無盡、生生不息的空靈意境，但如今已豁然而悟，心靈再無阻滯，音律的意境自然飛躍昇華至此空靈境界矣！」

魔笛老祖一聽，不由嘆了口氣，喃喃道：「不好！老祖今日為人作嫁衣，別人得益，自己卻吃了大虧。」

九天玄女一聽笑道：「魔笛老祖吃甚麼虧了?」

魔笛老祖道：「老祖不幸替這仙琴老怪引薦了小朋友你，他因小朋友的神算奇技啟發，高山流水琴技更精進一層，已入空靈意境！老祖我自忖尚差少許方可抵那境界，相比之下，我與他的競技數十年，今時今日豈非已分出高下?結果是我老祖稍遜一籌！這豈非自家搬石頭打自家的脚，吃盡大虧了?」

九天玄女不由呵呵一笑道：「老前輩差矣！一來你並沒經歷仙琴前輩的慘痛人生，自然不知其中的害處；二來仙琴前輩因禍得福，有天琴龍穴蔭庇，因此才有如此突躍進境矣！各有因果莫羨人，老前輩若能參透此點，則你的『潮生曲』又何償不能進入空靈的意境?」

魔笛老祖一聽，沉吟不語，似在默默思忖九天玄女言中的含意。

不料仙琴老人卻忽然道：「魔笛老兒不必抱憾，我保你並沒半點吃虧便了！」

魔笛老祖喃喃道：「明擺着你的琴音意境，已勝過老夫的笛音矣，老夫吃定虧了，還有甚保不保的?」

仙琴老人呵呵一笑，神態異常堅決地道：「這位姑娘不但於我有恩，而且她是我平生僅見的音律奇才，既然如此，琴某人的『高山流水』還秘存甚麼?乾脆一併傳授於她便了……」

魔笛老祖一聽，不等仙琴老人把話說完，便已高興得一跳而喜道：「仙琴老兒！你這話當眞?心甘情願把『高山流水』琴譜傳授於她?」

仙琴老人呵呵一笑道：「當然！琴某人說話豈有兒戲?如此一來，你的傳人便即我的傳人，無論哪種曲譜優勝，均是你我之光榮，無分彼此，你便沒甚麼吃虧了?」

魔笛老祖樂得拍手頓足道：「不錯，不錯，果然是一個絕妙的法子！你我鬥了數十年，亦難分勝負，如今合二為一，你既無贏，我也沒輸，彼此同樂，哈哈！妙之極了！」

當下仙琴老人果然便把他的成名絕學，稀世琴譜「高山流水」開始向九天玄女傳授，九天玄女不忍T卻了仙琴老人的一番之意，也便欣然領授，用心研習起來。

魔笛老祖滿心歡喜，欣然替九

天玄女當起練功的護法來。

九天玄女已有魔笛老祖的「潮生曲」音律根基，轉向研習仙琴老人的「高山流水」琴技，自然得心應手，事半功倍，而且她本性玄幻，已入空靈境界，恰與「高山流水」的意境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領悟起來，竟突飛猛進，其進境之速，連身為琴藝一代宗師的仙琴老人琴高，亦自嘆弗如。

約莫一個時辰後，仙琴老人便向九天玄女肅然道：「高山流水的要旨已悟，姑娘可以放膽一試了！」

九天玄女從容一笑，她微一吸氣，內力貫於指中，猛地便向仙琴老人的「黑琴」弦上彈去！

仙琴老人的「黑琴」，原來絕非等閑之物，是以玄鐵所製，通體烏黑，堅韌非常，非有極深內力，絕難彈響。

九天玄女這一指彈下，但聽一聲如天外飛虹的琴音驀地响起，令人心弦震蕩，功力高深如魔笛老祖，亦不禁身形一晃，暗道：仙琴老怪物的「玄鐵琴」果然非同凡响！

九天玄女心境與「高山流水」琴譜的意境渾然一體，再以自身的空靈意念貫注其中，琴音甫起，便直上雲霄，空靈渾厚，妙如仙樂。

接而琴音一轉，浩渺蒼茫，集天地之浩浩，舒不盡茫茫的情操，橫連千山，馳躍萬水；千古絕代，縱橫萬里，上窮碧落，下抵黃泉，天地一片天虹絕响。

此時但見魔笛老祖，心神浮蕩，休說再當護法，便連他自己亦不得不運功相抗了。

仙琴老人初則神色欣喜之極，但接而卻漸感迷惑，暗道：這並非「高山流水」琴譜的意境啊！怎的變得如此玄幻奇詭?似如把高山流水化作浩浩乾坤似的！竟連老夫亦躍躍欲動……哎呀不好……

仙琴老人思忖之際，忽地低叫一聲，原來他不探究琴音意境猶自可，思想之下，便着了形相，便欲不想也決計不行，偏偏百思莫解，逼得他只得無休無歇，冥思苦想下去！

原來此時九天玄女，心靈亦受「高山流水」的琴音所惑，情不自禁勾出了她的玄門靈根，竟以易經上「玄學」與琴音的意境混合起來，「坤主柔……動也剛……靜而悠……主而常……承天行……萬物光！」易經這等先古絕學，博大精深，一旦與「高山流水」的意境融滙，其威力之强，簡直非世人所可以想像。

此時魔笛老祖連「護法」的重責也忘了，他身不由己，情不自禁，竟依琴音上下左右舞動起來，令他但感妙趣無窮，此時就算殺了他親爹老娘，他也決計不顧了。

當世兩大音律大宗師，竟被九天玄女彈奏的琴音所惑，此事說出去，只怕聽的人必定以為說的人是白痴了。

這就連九天玄女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就連她自己亦受琴音所制，情不自禁，難於自控，先是任由心靈如天馬行空，縱橫馳騁，化為琴音，遂成一曲曠古鑠今的空前絕响。

幸而九天玄女心性玄幻異常，她的內力眞氣，又以「無為神功」為根基，因此每到「無堅不摧」的極高境界，「堅則毀、銳則挫」的無為抗堅銳的意念便自然萌發，而無為抗堅銳的意念一旦萌發，以其催發眞氣所貫注的琴音，自然便進入另一種空靈的境界了。

此時但見仙琴老人在俯仰低昂，尋思緲想，魔笛老祖則手舞足蹈，滿頭熱汗。

琴音於此時忽地一轉，天地間便有另一意境的琴調迴蕩盤旋。

仙琴老人苦思冥想之際，另一種空靈琴音已鑽入腦際，他忽然靈感一觸，喃喃地道：「……前不見古人兮，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兮，獨滄然而涕下……是極！是極！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琴某人又何必去苦思冥想?不想它，不想它！決不應再想了！」

仙琴老人畢竟功力深厚，只這一驚覺，立刻盤膝而坐，運氣調息，把盤於腦海的惑智琴音逼出來。

此時魔笛老祖亦已在調息運氣，顯然也心生警覺了。

好一會，仙琴老人霍然而起，仰天長嘆道：「我琴某人縱橫四海數十年，自負一曲高山流水天下無敵，不料在這位姑娘的指下，竟於霎間突破琴某苦思數十年，而終未能參透的境界！這仙琴老人的稱號，便不要也罷了！」

此時九天玄女已收攝琴音，猶如乾坤萬象、風雲變幻，一轉而為和風細雨，再如滴絲不斷，終而雲散雨收，天地光明。

魔笛老祖此時亦一躍而起，他伸手抹了一把冷汗，連聲道：「厲害！厲害！仙琴老怪存心要我老命麼?」

仙琴老人一怔道：「我怎會要你的老命?」

魔笛老祖道：「你那高山流水琴譜，竟已練到音出惑智的境界，事先不關照一下，事出突然，連我亦被其弄得狼狽不已，這不是存心瞧我的洋相?」

仙琴老人嘆了口氣，苦笑道：「這決非琴某的本事，因為我必須坦承，連我亦墜入琴音的迷局，你便知怪錯人了！」

魔笛老祖一聽，深知仙琴老人

言出無虛，不禁駭然道：「仙琴老兄這是說，剛才她所彈奏，並非你的高山流水一曲麼？老天！她甫學琴譜，便立可升華至此惑心境界？她到底是何方神聖？師出何門？或者是天仙降世麼！」魔笛老祖吃驚之下，連說話也夾纏不清了。

仙琴老人苦笑道：「如此資質，如此奇才，若非親歷其境，便教老夫也不會相信，但事實如此，我也無話可說。」

魔笛老祖不得要領，只好改而轉向九天玄女，怔怔的道：「姑娘呵！你……你到底是否天仙降世？抑或狐仙現形？不然爲何竟可片刻悟創如此空靈的琴音意境？」

九天玄女卻也一怔道：「我也不知爲何，當我凝神與高山流水意境融合時，忽然曲由心生，再傳於指，情不自禁，不可抑止，便順勢彈奏下去罷了！不料竟會產生如此惑人威力。」

魔笛老祖眼見九天玄女不似故意隱瞞，而是的確如此，他不由呵呵的傻笑道：「好！好！這就唯有用天緣巧合來解究了……仙琴老兄，她乃天賜傳人，你我兩個老廢物，也該退出江湖了。」

仙琴老人嘆了口氣，道：「琴某今時今日，有幸獲此傳人，也忽萌退隱之意，但有一事，未知魔笛老兄是否樂意？」

魔笛老祖一怔道：「仙琴老兄有甚麼主意？」

仙琴老人欣然道：「我兩人今日有幸得此傳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同把笛、琴音律發揚光大，你我也不枉此生矣！既然有心退隱，一琴一笛，這兩樣東西豈非已成了廢物？既然於我等已是廢物，於你我傳人卻是寶貝，爲何不齊贈於她？今後江湖中人，見到這一琴一笛，便知她是你我之絕世傳人，豈不妙之極了！」

魔笛老祖一聽，不由大樂道：「老夫正有此意，不料與仙琴兄不謀而合！好！好！姑娘便不肯接受也不行了！」

魔笛老祖說罷，果然毫不猶豫，抽出他那根玉笛，便遞到九天玄女的手中了。

九天玄女眼見兩位音律大宗師有心成全，盛意之下，難以推卻，心中不由大爲感佩，她雙手接過玉笛與「古玄鐵琴」，併捧手中，向魔笛老祖、仙琴老人俯身各一拜，道：「多謝兩位前輩教授贈琴、笛之恩！但請兩位前輩放心，我九天玄女鍾靜，日後必把琴笛之技發揚光大，以替兩位前輩增光添榮！」

至此，魔笛老祖才知九天玄女的俗家姓名，他樂得呵呵大笑道：「好！好！既如此說，這半師之禮，老夫便領受了……靜兒，老夫有幸得你這位傳人，比鬥贏仙琴老兄更高興極了！」

仙琴老人亦欣然一笑道：「靜兒，今日老夫受你這一拜，日後江湖中若有人欺負你，便是欺負老夫，你可千萬莫對老夫隱瞞啊！」

魔笛老祖笑道：「仙琴兄樂昏了頭麼？既說欲退隱了，怎的卻仍要替靜兒出頭？」

仙琴老人呵呵大笑道：「你我四海爲家，無牽無掛，豈非已如退隱一般了嗎？但若寶貝傳人有難，你我若不援手，數十年的心血豈非白費了？這叫退而不隱，隱而不退也！」

九天玄女見兩位音律大宗師，待她一片眞心實意，視作命根傳人，不禁又感又佩，她向兩人微微一笑道：「兩位前輩放心，靜兒自忖尚可應付區區江湖危難……咦？有兩人神色匆匆，從東面跑過來！」

* * *

恒山天峯嶺上，九天玄女正欲向仙琴老人、魔笛老祖，兩位音律大師說一句感謝的話，卻忽然低咦了一聲。

魔笛老祖、仙琴老人功力通玄，也早已察覺有人向這面奔跑。

魔笛老祖沉聲道：「來人是兩個，兩個均是男人！」

仙琴老人亦接口道：「而且是小不點的男娃兒！」

九天玄女微笑道：「更是如喪考妣。」

魔笛老祖、仙琴老人已深信不疑九天玄女的神算秘技，聞言不由奇道：「恒山天峯嶺高達九百丈，世人怎會於此生活？既無法在此生活，又何來考妣可喪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是也不是，待會一切便可明瞭。」

三人說話間，東面果然跑來兩位少年男娃，均年約十五、六歲，匆匆跑近，神色驚慌之極，兩人失魂落魄，也沒發現數丈外有人在注視。

少年甲狂奔之下，忽地噹的撞在一團軟綿綿的東西上面，雖然沒感肉痛，但那軟綿綿的東西卻突然向前一彈，少年甲便咚咚咚的連退三丈，把後面的少年乙也撞倒了。

兩人爬起來一看，卻四下無人，少年乙不信邪，又向前跑去，噹的一下，又撞在一團硬中帶軟的東西上，又聽嗤的一聲輕響，一團氣體疾射而出，奇臭奇勁之極，把少年乙撞向後面，又把剛爬起欲跑的少年甲撞倒了。

少年甲、少年乙才齊聲驚叫道：「你……你又是怎的了？」

少年甲忙分辯道：「我向前跑，忽然撞到一團軟的東西上，那東西忽然發脹，一股大力彈出，便把我撞倒了……那，那好像是人的肚

皮……」

少年乙道：「我撞到的卻是硬中帶軟的東西，那東西忽地射出一團勁氣，奇臭之極，把我撞向後面，也就……也就撞倒師兄你了！天，那東西硬中帶軟，會放臭氣，豈非人的屁股眼麼！」

少年甲不服道：「師弟，是肚皮！」

少年乙堅持道：「師哥，是屁股！」

兩人說着，兩人的眼前，已忽然多了一位樂得跳舞的白鬍子老頭，指着「師兄弟」大笑，笑得連眼淚也幾乎掉出來，一面道：「哈哈……你說那是肚皮還是屁股？說、說、說！快說清楚。」

白鬍子老人說着，挺一挺肚皮，又扭一下屁股，又向「師兄弟」二人擠一擠眉，弄一弄眼；這才怪笑道：「說呀！這是甚麼？說中有獎，說錯要罰，公平之極！」

「師兄弟」二人深知已遇上仙怪一類的人物了，心中不由大慌，忙道：「獎又如何？罰又如何？」

白鬍老人呵呵道：「罰麼？你兩人休想離開此半步，直到餓死爲止！獎麼？說不定老子高興之下，你等有甚麼疑難，便助你等解決了！快說！快說！」白鬍老人忽地叫了一聲。

「師兄弟」兩人原已驚魂不定，再被白鬍老人這半仙半怪嚇得一嚇，幾乎昏了。

師兄——少年甲慌道：「是……是……是肚皮！」

師弟——少年乙忙道：「這……這是屁股作怪！」

白鬍老人一聽，樂得一跳三丈，大笑道：「肚皮、屁股！屁股、肚皮……哈哈，對了又錯了，錯了又對了。」

「師兄弟」二人驚道：「怎的錯了又對？對了又錯？」

白鬍老人笑道：「老子問你，肚皮與屁股是否連在一起？」

「師兄弟」二人無奈回答道：「不錯，肚皮與屁股的確連在一起。」

白鬍老人大笑道：「對極了！既然肚皮與屁股連在一起，豈非有肚皮才有屁股？沒屁股便沒有肚皮？屁股即肚皮，肚皮即屁股，僅先後次序有別而已！這麼說，你二人所答，豈非對了又錯，錯了又對，是也不是？快說！」

「師兄弟」無奈道：「是！是！但這般是獎還是罰？」

白鬍老人怪笑道：「既然對中有錯，錯中有對，便不獎不罰便了。」

「師兄弟」二人一聽，連忙道：「多謝老人家放我倆一條生路！」

白鬍老人卻把眼一瞪道：「我還沒把話說完，也沒來得及說出條件，誰說我已答應放你二人走路了？」

「師兄弟」慌了，連忙又道：「老人家尚有甚麼條件？」

白鬍老人呵呵笑道：「也沒甚麼，只要你二人坦白說出，你二人是否有至親之人死了？便放你等走了！」

白鬍老人輕輕一句，卻把「師兄弟」二人嚇了一跳，連臉色也變了，兩人面面相覷，好一會，這才失聲道：「神仙？妖怪？不然怎會未卜先知？我等的確死了至親之人，我等若不走，只怕也如彼等一般死了！」

這時卻輪到白鬍老人吃驚了，他連連眨了眨眼，這才忽然向後面大聲道：「仙琴老兄！果然又被靜兒說中了！這兩人果然是如喪考妣了，快過來啊！」

原來這白鬍老人便是老而頑的魔笛老祖，他爲了考證九天玄女的推斷，便先行來，着實把「師兄弟」二人作弄了一回。

九天玄女、仙琴老人一掠而至，九天玄女目注「師兄弟」二人，微笑不語。仙琴老人卻忍不住向兩人道：「快說！你二人是否如喪考妣了？」

「師兄弟」二人忽見又飛來一老一少，老的睛光凌厲，小的卻嬌俏如花，心中不由更吃驚，忙失聲道：「是……是如喪考妣！」

仙琴老人怒道：「到底是誰死了？親爹老娘，還是兄弟妻兒？」

「師兄弟」連忙道：「是……是我兩人的師傅和鍾師妹死了！」

仙琴老人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師傅死了，的確可算是如喪考妣了！靜兒的神算術果然了得之極！」

九天玄女一聽「鍾師妹」三字，心中卻忽然一動，她目注師兄甲，柔聲道：「你兩人別怕，兩位老前輩其實乃天下一等一好人，剛才不過是小小玩笑而已！你且說說，你的鍾師妹年紀多大了？」

師兄甲嘆了口氣道：「我這師妹，是師傅他從燕國國都薊城帶回山上來的，她雖然相貌醜陋之極，但聰明絕頂，雖年僅八歲，但悟性之高，比我師兄弟二人加起來還强了數倍！可惜她到底聰明反被聰明累，誤隨師傅吞吃那必死丹藥，終和師傅一道不幸死去了！」

九天玄女一聽，心潮驀地一陣翻湧，因爲她忽然想起，不知不覺，她離開燕國薊城鍾老闆家，已八年了，而且這師兄甲所說，又恰恰是燕國薊城，他的師妹又姓鍾，莫非這其中有何奧妙？九天玄女心中動念，便非探究清楚不可了。

九天玄女盯着師兄甲，道：

「你的鍾師妹，是否名離春？」

師兄甲搖搖頭道：「師傅帶她回山時，只說她姓鍾，並不知她的俗家名號。」

九天玄女知師兄甲並無虛言，便沉吟不語，似在默默思忖甚麼。

此時魔笛老祖、仙琴老人，見九天玄女仔細打探這「師兄弟」的底細，便知其中定有奧妙了。仙琴老人尚沉得住氣，且看「師兄弟」如何回答再說，但魔笛老祖卻按捺不住，一步搶到師兄乙面前，也打探起來了。

「喂！小子，你且把你師傅的事說說！若說得清楚明白，老子發誓不再爲難你了！」魔笛老祖沉聲道，但卻不敢大聲，怕打擾了九天玄女的思路。

師弟乙一聽，便連忙點點頭道：「老……前輩欲知我師傅甚麼事？」

魔笛老祖怪笑道：「自然是說，你師傅如何死的！或者你這小子二人，心存不軌不良，弒師奪寶也說不定啦！哼，哼，若是如此，老子便要代你死鬼師傅出手，代他清理門戶啦！」

師弟乙一聽，嚇得渾身一抖，他似乎亦知假如犯上「弒師」之罪，那在江湖上便休想立足了，便連忙滔滔不絕的把事情始末說了出來，似乎並無隱瞞半句，因爲他就連自己的短處也直道而出。

原來他們的師傅姓魏名伯陽，生性喜好道家煉丹之術，便帶着「師兄弟」二人，隱居在恒山天峯嶺上，煉製神丹。

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時日，神丹終於煉成了，擺在葫蘆中。

魏伯陽把師兄弟二人，以及他帶回山的鍾師妹，叫到他的丹爐邊。

魏伯陽對弟子們說：「丹雖然煉成了，但效果如何，尚不知曉，爲師先以白狗來試一試，假如白狗吃了，能夠飛升成仙道，我等才放膽服下肚去，徒兒們看如何？」

師兄甲一聽，忙道：「假如白狗吃了丹藥死了，那人吃了是不是會死？」

魏伯陽微笑道：「狗即人，人即狗，其中的分別，在於一點靈根罷了，狗吃若死，人吃自然不會倖免。」

師兄弟二人一聽，心中不由惴惴然，連忙死命的盯着白狗的動靜，看牠是否會吃了死去，但年僅八歲的鍾師妹，卻眼神一亮，似已領悟了甚麼奧秘似的。

當下魏伯陽果然把神丹餵白狗吃了，白狗吃下不到片刻，便微微抖顫了幾下，隨即軟癱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師兄甲走過去探一探狗的鼻息，不由大吃一驚，尖聲叫道：「師傅！白狗再無氣息，已經死了！」

師弟乙一聽，連忙道：「師傅！這……這人不可以吃啊！」

魏伯陽微笑道：「爲何不可以吃？」

師弟乙道：「師傅說，狗即人，人亦即狗，如今狗吃了死了，那人吃了豈非也一樣會死！」

魏伯陽淡淡的一笑道：「爲師遠離塵世，拋棄家小，入山修練，若不能得道回去，豈不羞愧欲死！事到如今，既然丹藥已煉成，那便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它吃了。」

魏伯陽說罷，毫不猶豫，把丹丸扔入口中，他隨即對三弟子道：「爲師已吃了，汝等吃也好，不吃也好，任憑尊便！」

話未說完，魏伯陽雙眼一閉，倒在白狗旁邊，也像白狗一般，一動不動了。

師兄甲、師弟乙二人一見，驚慌之極，兩人伸手一探師傅的氣息，均驚呼道：「師傅也死了！這丹藥萬萬吃不得。」

不料那鍾師妹卻格格一笑，手兒一伸，倒出葫蘆中的丹藥，也扔進嘴裏，得意的一仰脖子，也吞進腹中去了。

她的動作快如閃電，師兄弟二人欲加阻攔，也決計來不及了。

鍾師妹吞了丹藥，不到一刻，也忽然倒在師傅的旁邊，跟着師傅、白狗死去了……」

師弟乙說到此處，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嘆息道：「鍾師妹聰明一世，卻糊塗一時，明明見白狗和師傅吃了丹藥，立刻死了，她偏還要跟着冒險！可憐她在這世上僅有短短的八年！」

魔笛老祖聽畢這段奇事，也分不清誰是誰非，他連連眨眼，但到底難明其中的奧秘，無奈只好向九天玄女道：「靜兒！你快替老祖我下個判斷，老祖是否該替那倒霉的師傅清理這兩個門徒？」

不料九天玄女鍾靜卻忽然微微一笑道：「魔笛前輩不必費神，其實那做師傅的魏伯陽，已自己替自己清理門戶了。」

魔笛老祖怪笑道：「這魏伯陽已自己把自己弄死了，他如何尚能清理這兩個活生生的門戶？」

九天玄女微笑道：「死即生也，生即死也！只要明白其中奧妙，便不難明白師傅魏伯陽的用意了！」

仙琴老人此時插口道：「靜兒莫非已算出端倪，那師傅魏伯陽並未死去麼？」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是否如此，實地一察便知究竟矣！」

那師兄弟二人一聽，卻指天點地發誓道：「不！絕無可能，師傅

鍾離春氣魔笛老祖打斷師傅的話，反問他……

和鍾師妹的確已是死去了！」

仙琴老人盯着師兄弟二人道：「你等如何敢如此肯定，你師傅和鍾師妹的確已死了。」

師兄甲、師弟乙齊聲道：「師傅和鍾師妹的遺體，連同那隻白狗的屍身，我倆已將他們埋在地下了，這還會有錯麼？」

仙琴老人與魔笛老祖一聽，面面相覷，不由作聲不得，好一會，魔笛老祖才喃喃的道：「靜兒千對萬對，這一次可能判斷錯了！人不但死了，而且被埋在地下，就算是半死之人，也死得徹徹底底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此事到底如何，我亦正想根究，只要到他們師傅魏伯陽煉丹之地一看，一切可明白了！」

仙琴老人一聽，立刻向那師兄弟二人吆喝道：「走啊！」

師兄弟二人均一怔道：「去哪兒啊？」

仙琴老人道：「你等沒聽說，這位姑娘說要上你師傅煉丹之地察看麼？這位姑娘料事如神，你兩人還猶豫甚麼！」

師兄弟二人一聽，不由又驚又好笑，心道：今日碰着，怎的盡是仙怪一類的人物兒？別看這位姑娘嬌俏如花，但只怕是她最玄奇，因爲明明師傅和鍾師妹已死，而且已被埋葬了，她尚說甚麼「死即是生，生即是死」！老天，若如她這般說，師傅和鍾師妹豈非即活生生，而我等卻成了死直直？

兩人心中又驚又氣，但也決計不敢違逆，因爲兩人深知在場的那兩老一少，任何一人均可輕易取自己的生命。師兄甲無奈只好點點頭道：「好吧！既然你老不信，我等便帶你等到師傅和鍾師妹的墳前看看便了！反正那兒距此不遠，轉過北面山洞便是了。」

師兄弟二人，果然領着九天玄女、仙琴老人、魔笛老祖等三人，向北面走去，兩人雖不大情願，但也神色坦然，似乎眞的沒犯那弒師滅祖的瀰天大罪。

* * *

師兄弟甲、乙兩人，領着九天玄女、仙琴老人、魔笛老祖等，向北面走去，轉過一座山丘，突見前面山崖之下，有一座山洞，山洞前面有樹有溪水，果然是一處練道修仙的好地方，那魏伯陽的眼光果然不錯。

九天玄女向四面掃視一眼，心中不由暗讚了那魏伯陽一句。

此時師兄弟二人，已把衆人領到山洞前面的一片開闊地，向前面一指道：「那便是我倆埋葬師傅和鍾師妹的地方了！」

九天玄女向前面一看，只見在林下，果然有一座草草築成的山墳

，墳前也並沒來得及豎上石碑，她走近仔細一看，忽然便微微一笑道：「你二人被你師傅考輸了！倒是你師妹聰慧絕頂，猜透了你師傅的用意。」

師兄弟兩人吃驚道：「這位姑娘……妳……妳為甚如此斷論？」

九天玄女微笑道：「因為這墳內是空的，你師傅和鍾師妹根本就並未死去！」

師兄弟二人一聽，不由目瞪口呆道：「這怎麼可能？我等明明親手把師傅和鍾師妹埋在此墳墓中了！若裏面是空的，便殺了我倆的人頭也不相信。」

魔笛老祖也怪笑道：「是呵，靜兒，連墳墓也見了，你還斷定那師傅魏伯陽並未死去？你今回大概百密一疏了。」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是否如此，只須挖開墳墓便知道了。」

師兄弟二人一聽，心中驚疑不定，也不敢去挖這墳墓，但眼見魔笛老祖又似要發怒，無奈只好收拾起地上遺下的樹幹，撥起墳上的泥土來。

兩人心中不大情願，而且功力有限，因此撥了一會，只撥得一小片泥土。

魔笛老祖不耐煩了，他微哼一聲，忽地拍出一掌，把師兄弟二人震離了墳墓三丈，隨即默運眞氣，貫於雙掌，嘿的一聲，猛地向山墳拍去！但見一陣灰飛土揚，整座新築的山墳，已被他平空掀掉了一半，他再拍一掌，下面的泥土也如飛捲出，眨眼便露出一個穴洞出來。

師兄弟二人此時也顧不得驚駭，連忙爬起來，跑去穴邊一看，不由更加驚駭！只見穴中空空如也，哪有師傅和鍾師妹，以及那隻白狗屍身的影踪？

「這……這是怎的了？師傅和鍾師妹的屍身到哪兒去了？」師兄弟兩人不由一齊失聲大叫道。

仙琴老人、魔笛老祖功力通玄，根本不必走近，只向穴中一瞥，便知裏面果然是空空如也，魔笛老祖也不由喃喃的道：「怎會是空的？若非那兩娃兒欺師滅祖，毀屍滅跡，便是白日活見鬼了！靜兒，你到底如何判斷出來？這悶葫蘆若不解開，老祖我便快被活活悶殺了！」

魔笛老祖話音未落，忽見一團白光，閃電射來，快捷無倫，魔笛老祖暗吃一驚，唯恐有人暗襲，便欲一掌向白光拍去！

九天玄女一見連忙道：「魔笛前輩掌下留狗！」

魔笛老祖聞聲連忙收掌，定睛一看，白光果然是一頭一身雪白的狗兒。

「……姑姑！你好眼力啊！」就在此時，白狗後面，也閃出一位小女娃兒，但見她模樣古怪，似狐非狐，似女非女，格格的尖笑着，跑了過來。

仙琴老人一見這小女娃，便驚奇的直眨眼，心道：這女娃兒怪異之極，說多醜有多醜，但細看之下，說多美也有多美，老天，她到底是醜還是美？

魔笛老祖也喃喃的道：「狐仙？美女？還是怪物？」

九天玄女一見這女娃兒，心中卻不由一動，她似有所醒悟了，只是不便直道，目注女娃兒，微笑不語。

「師兄弟」甲、乙，乍見這女娃兒和白狗現身，竟嚇得一跤摔在地上，嘴裏沒命的尖聲大叫道：「鬼……有鬼……女孩鬼！狗鬼！鍾……鍾師妹，不關我倆的事，只是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誤吃了師傅的丹藥，不幸陪師傅去了，可別找我倆作祟啊！」

女娃兒一聽，一步跳到「師兄弟」面前，格格的大笑道：「大師哥、二師哥，我鍾師妹活生生的，怎會是鬼了？白狗兒也不是，牠又蹦又跳又叫的，怎會是無影無形的作祟狗鬼？笑死人了！」

女娃兒又嬌且憨的大笑着道，原來她便是那「師兄弟」甲、乙口中所謂已死去的「鍾師妹」，但看她的神氣充盈，哪有丁點兒鬼的形跡？

師兄甲大概想起自己是大師兄，到底不能如此膽怯，便大着膽兒，盯着鍾師妹，失聲道：「鍾師妹……你……你不是明明死了？怎會在墳墓中鑽出來了？那師傅……他，他又如何了？」

鍾師妹格格笑道：「師傅他很好啊！他剛才在洞中打坐，忽然對我說，外面有貴客到了，你快出去迎接，於是我就和白狗兒一道跑出來了！」

師兄甲在眨眼迷惑，師兄乙在驚慌中回過神來，喃喃的囔道：「鍾……鍾師妹！師傅和你吞了那丹藥，明明已如白狗一般死了！我和師哥親手把師傅和你埋葬在墳中了……還有白狗！怎會如此？」

鍾師妹一聽，便失笑頓足，模樣嬌憨之極，一面尖聲道：「大師哥，二師哥，你們被師傅的妙計騙倒了！可惜！可惜！」

師兄甲此時已若有所悟，忙道：「鍾師妹，可惜甚麼？你快告訴我好麼？」

鍾師妹很替兩位師哥可惜，她嘆了口氣，道：「可惜兩位師哥，白白錯過了增加三十年功力的機會……師傅其實是考驗我等的悟性慧根啊！」

師兄弟甲、乙一聽，不由又一陣發呆，好一會才慌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鍾師妹快點告訴我們啊！」

鍾師妹不再頑皮，果然便把師傅魏伯陽一手安排的「生死玄關考驗」說出來了。

原來魏伯陽修練道家秘學，幾十年後功力已達通玄境界，他怎會被一顆丹藥送了生命？他不過是藉「死」來考驗弟子的靈根悟性，以作下一步引導修練大法而已。

當時白狗「死」了，魏伯陽的隱示，師兄弟二人卻不明白，到魏伯陽和鍾師妹「死」後，師兄弟二人除了驚慌，更甚麼也悟不出來了，但念在師傅教導一場，便把師傅和鍾師妹，連同白狗，一齊下葬畢，才離開修練之地。

師兄弟二人剛離開，躺在墳內的魏伯陽，他的眼睛便驀地一張，壓住他眼皮的浮泥立刻便移開了，他默運眞氣，右手挾住他身邊的女徒兒鍾師妹，左手抓住跟隨他數十年的白狗，嘿的一聲，噴出一口强勁的氣流，把墳墓的泥土登時冲起，他身子亦凌空飛起，連同鍾師妹和白狗兒，斜飄而出，被冲起的泥土重新落下，外表依然是一座墓穴，但內中僅空空如洞而已。

魏伯陽挾着鍾師妹和白狗兒，風馳電掣的掠回煉丹洞，他取出二粒金光燦爛的丹丸，分別向鍾師妹和白狗兒的嘴裏一彈，兩粒丹丸，便分別滾進鍾師妹和白狗兒腹中去了。

僅一會，鍾師妹便睜開了眼睛，她一見魏伯陽含笑望着她，便格格大笑道：「師傅！你的妙計可被徒兒揭穿了……」

鍾師妹話音未落，忽聽汪汪汪的一聲狗吠，原來那白狗兒也甦醒了，高興的吠了三聲。

魏伯陽含笑的點點頭，對鍾師妹道：「離春兒，你怎會窺破師傅的用意？」

鍾師妹原來又叫「離春」，鍾離春格格一笑，頑皮的扮了個鬼臉，道：「師傅吃了那丹藥，的確也像白狗兒一般的『死』了，但師傅『死』時，左眼閉得很密，右眼卻露出一絲細縫兒，春兒見了，自然便知師傅『死』得並不完全了！因此，春兒便大着膽兒，也把丹丸吞下肚去了！」

魏伯陽一聽，不禁欣然一笑，點點頭道：「好！春兒果然甚有慧根，不枉贈你三十年苦修功力！」

鍾離春驚奇的直眨眼，道：「師傅！你甚麼時候贈我三十年功力？三十年功力有何好處？」

魏伯陽微笑道：「這三十年苦修功力，好處可大極了！例如上樹摘野果，以前你必須慢慢爬上樹去，但增了這三十年功力，只須微一跺脚，便可摘到樹梢的果子了。」

魏伯陽話音未落，鍾離春已高興得拍手又叫又跳道：「好啊！這好玩極了！哎喲！我怎的把頭撞上洞頂了？」她忽然尖叫一聲。

原來鍾離春又叫又跳，雙脚稍微用力，身子便驀地騰升半丈，小腦袋自然便撞上洞頂的石壁了。

魏伯陽微笑道：「春兒！這便是三十年功力的作用啦！」

鍾離春又驚又喜道：「這可好啊！但師傅，我怎的不知道，你已給我增了三十年功力？」

魏伯陽微笑道：「剛才你已躺在墓中了，師傅餵了你吃一顆丹丸，你才甦醒過來，不但甦醒，而且陡增三十年常人苦修也未必有的功力！哎！」魏伯陽忽然嘆了口氣。

鍾離春奇道：「師傅又嘆甚麼氣？」

魏伯陽嘆氣搖搖頭道：「春兒！師傅給你吃的，乃名曰『運轉乾坤丸』，此丸經三十年製煉，方有大成，但也只得四粒，為師原本打算分贈你師兄妹每人一顆，但須試汝等的靈性慧根，若靈性慧根不足，則吃下去有害無益，因此才設法以『生死玄關』相試，不料你兩位師哥入門雖早，卻獨缺此等靈性慧根，就連白狗牠也有所不如，因此連白狗兒也得此奇緣，偏他師兄弟二人卻白白錯失了！可惜！可惜！」

鍾離春一聽，暗道：難怪連那白狗兒也像脫胎換骨似的，變成娃娃狗一般活潑可愛了。她想到此處，不由亦嘆息道：「兩位師哥修練一片苦心，也很刻苦，師傅難道不可以破例一次，給他們丹丸麼？」

魏伯陽肅然道：「這決計不行，因為運轉乾坤丸首重慧根，有慧根方可與藥力融化，產生威力；若缺慧根，貿然服下，便會在人的腹內盲動，吸人精血，誤服之人，因此就連原來的一點微末的慧性亦吸盡，而成白痴，可怕極了！」

鍾離春一聽，這才明白師傅的一片苦心，他倒並非有心為難兩位師兄，她不由苦笑道：「可惜兩位師哥無此福氣！但倒是這白狗兒佔盡便宜了！」

魏伯陽道：「春兒切莫小看了這白狗兒，牠跟隨為師已整整三十年矣！今日才有緣服下此丸，也是牠一番靈根所致，絕非僥倖也。」

魏伯陽一頓，忽然若有所思道：「你兩位師兄倒並非奸惡之輩，他們到底念師徒之恩，替師傅、師妹、白狗兒埋葬好，才離開，憑這一點，兩人日後或有轉機矣！待為師先替他兩人推算其根基運命再說！」

魏伯陽說罷，便盤膝坐下，揑指推算起來，一會後，他忽然眼皮一張，沉聲道：「春兒！快出去那

空墳林邊迎接貴客！與你等師兄妹三人甚有奇緣的人駕臨矣！」

鍾離春說到此處，又格格一笑道：「於是我便由白狗兒引領，一路向這面飛奔過來，果然見到師兄你們，對了，還有一位美姑姑，二位白鬍子！」

仙琴老人一聽，不由莞爾一笑，沒說甚麼。

魔笛老祖卻向鍾離春扮了個鬼臉。「好啊！你這娃兒，甚麼一位美姑姑、兩位白鬍子，連一句稱呼也沒有，無禮之極！不怕我這白鬍子把你吃了？」

鍾離春瞟一眼魔笛老祖，先是吐了吐小舌頭，旋即又格格大笑道：「不怕！決計不怕！」

魔笛老祖怪笑道：「你連老子是誰也不知道，怎的不怕？」

鍾離春很正經的道：「第一，你眞的有白鬍子，而且很好看，我稱你白鬍子，便決非無禮貌了！第二，有好看白鬍子的人，決不會吃人，會吃人的決不會有如此好看的白鬍子，所以啊……」她格格一笑道：「春兒決計不怕你老人家把我吃了。」

魔笛老祖一聽，登時作聲不得，心道：這女娃兒，不但模樣古怪，說不清是醜是美，她的小心眼也果然聰慧之極！這女娃兒若跟隨靜兒十年八載，乖乖，她的聰明才智，敢把天下女子均比下去了！

此時九天玄女一直目注鍾離春，忽然插口道：「小姑娘，姑姑問你，你姓鍾名離春，是否燕國薊城人士？」

鍾離春一聽，直眨眨眼道：「是啊！我的家的確在燕國薊城……但美姑姑你怎麼會知道的？」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我當然知道，我還知你爹爹姓鍾名宏，乃燕國薊城一家酒館的老闆，是也不是？」

鍾離春聽得連連眨眼，奇道：「是呀！我爹爹的確是姓鍾名宏，而且我家有很多人來飲酒吃飯，我想那必定是酒館了！但姑姑你怎會知道的？師傅他雖然知道，但師傅並不認識姑姑你啊！」

九天玄女至此，一切明白了，心道：當年燕山上的「仙狐煉丹穴」，果然蔭庇一位絕頂聰慧的奇女子降臨世上了，她心中已對鍾離春這女娃兒充滿親切感，她凝望着她，含笑的輕聲道：「春兒！你試想想，是否曾經見過我？」

鍾離春想了又想，終究搖頭道：「姑姑你美如天仙，一定是仙女下凡了……春兒怎會見過你？」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暗暗點頭，心道：她雖然是當日那「仙狐」蔭庇降生人世，但畢竟是再世爲人，那「仙狐」的一點靈根，已完全與「仙狐煉丹穴之女」融化了，她明白這點，也就不再去探究竟，也不會再在鍾離春面前提及此事了。

鍾離春見九天玄女沉吟不語，忙道：「姑姑啊！莫非春兒說錯了麼？你生氣了麼？」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姑姑怎會生氣？你與姑姑果然是初次見面嘛！你帶姑姑去見你師傅好嗎？」

鍾離春想也沒想，便一口答應道：「好呵！姑姑，春兒立刻帶你去，我猜師傅之意，他也很想與姑姑相見哩！」

鍾離春說罷，轉身就走，那白狗兒已汪汪的歡叫着，跑在前面引路了，鍾離春剛走兩步，忽然又扭轉身來，向兩位師哥道：「大師哥、二師哥！你們也同去見師傅吧，趁師傅高興，求他贈一粒乾坤丸嚐嚐，豈不妙哉……走啊！」

師兄弟甲、乙，聽小師妹這麼說，雖有點怕見師傅，但到底抵受不住「運轉乾坤丸」的誘惑，便嘆了口氣，惴惴不安的跟隨衆人走上前去。

＊　＊　＊

鍾離春緊隨前面的白狗兒，九天玄女等衆人則尾隨鍾離春，一行人直向前面的山崖走去，不一會，便見山崖，露出一個洞口，山洞上的石壁，刻了「出雲洞」三個大字。

鍾離春伸手一指山洞，對九天玄女道：「姑姑！師傅就在這出雲洞中啦！」

鍾離春話音未落，山洞中忽然冉冉的從裏面飄出片片的白雲，果然是名副其實的出雲洞。

更奇的是，那「白雲」似有靈性，因爲此時功力深厚之人，當白雲擦過眼前之際，耳邊便聽到一陣吟頌聲音。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貴客如朋，今應至矣！」

吟頌聲絲絲入扣，九天玄女、仙琴老人、魔笛老祖均聽得異常清楚。

魔笛老祖與仙琴老人面面相覷，仙琴老人目注九天玄女微笑不語；魔笛老祖卻忍不住道：「又來一位打謎語的人物了！靜兒，你只怕遇上對手啦！」

九天玄女卻微微一笑道：「這並非謎語，而是易經中坤卦，此乃吟頌之人所卜，其中已隱示我等光臨矣！」

魔笛老祖奇道：「怎麼說？」

九天玄女道：「前面之句，乃論述目下的天機大勢，以及解救行道之法，過於深奧，暫且不說，後面之句，道：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豈非已把其因『死』而引來我等的事透示出來嗎？因此道乃終有慶也！」

魔笛老祖怪笑道：「好！好極了！幸虧有靜兒你在此，否則老夫必被這等玄奧之語活活悶殺了！但不知洞中之人，是否歡迎我等光臨？」

九天玄女道：「已示其意，無任歡迎。」

魔笛老祖又奇道：「怎麼說？」

九天玄女道：「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這一句豈非我等光臨乃吉祥之兆，既然是吉祥，那便是無疆界所限，隨意進去便了……」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出雲洞又傳出一聲如雲般的飄緲之音道：「易之坤卦，乃天地萬物之要旨，當世能如此精幹者，唯姑娘一人而已！請進！請進，貧道恭迎姑娘大駕！」

這一聲鍾離春也聽到了，她向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姑姑！師傅在讚你哩！奇也，奇也，這是師傅第一次稱讚人也！」

九天玄女也不猶豫，領先大步走入出雲洞中。鍾離春格格一笑，緊走二步，與九天玄女併肩而進，那師兄弟甲、乙二人，無奈也硬着頭皮跟在後面。魔笛老祖哈哈一笑，執着仙琴老人的手，也一道施然而進。

走進洞內三尺，原來另有石級向下，走下石級，眼前突地一亮，光線不知從何處透進，把寬大的一座修眞洞照得敞亮。

修眞洞的正面，架着一座鐵鑄丹爐，丹爐前面，一位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唇，額上有三五橫紋的道者，正坐在蒲團上，低眉垂目，默運打坐，從表面看，誰也不知他的年歲到底有多大。

「師傅！客人已到啦！」鍾離春似乎不怕這位道者的威容，嬌憨的叫了一聲道。

師傅連眼眉也沒抬，便道：「進洞皆有緣之士，請坐！請坐！」

九天玄女微笑道：「魏先生，洞中唯蒲團一個，先生已先佔用，客人尚能坐麼？」

道者原來便是鍾離春三師兄妹的師傅魏伯陽，只見他一聽九天玄女之言，忽地微微一笑道：「既然是有緣之士，自然便有可坐之位矣……」他說着，右掌斜伸而出，向四下一招，又向四下一週迴旋掌，但聽呼呼的一連响了三聲，閃電般的飄來三塊東西。

九天玄女、魔笛老祖、仙琴老人三人眼前一花，三物已平平的落在身前，原來是三塊如櫈狀的石板，不多不少，各距三人的脚前半尺之遠。

魔笛老祖不由怪笑道：「老道，你弄甚麼玄虛？這石板稍偏半尺，老子的脚豈非壓扁了？這又豈非自家進洞自招石頭砸自家的脚麼？」

魏伯陽呵呵一笑道：「既有緣進洞，自然便有位可坐；若無緣進洞，那老兄台的脚早扁了，又豈能進得洞來？」

魔笛老祖被這番似是而非，半明半白的道家一席話弄得一怔，心中老大不服，偏又無從辯駁，不由怪笑道：「不妙，不妙！我魔笛老祖又碰上一位打謎語了……三十六着，我老祖走爲上着也！」

魏伯陽微微一笑道：「老兄弟怎的便欲走了？」

魔笛老祖苦笑道：「你老道有所不知，我老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這等打謎語的法寶！連人家的骨縫之秘也可以洞悉，與這等人打交道，我老祖豈非吃定大虧了？一位打謎語的靜兒姑娘已夠我頭痛的了，何況再添一位老道你？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九天玄女忽然接口道：「魔笛前輩不必驚慌，這位魏先生乃厚道之人，他雖已洞悉你的難言私秘，但也決計不會輕洩人前。」

魏伯陽一聽，眼皮一張，瞥了九天玄女一眼，又低垂眉毛，輕聲道：「姑娘果然大有來頭，但你怎知貧道心存厚道，不洩人私隱？」

九天玄女微笑道：「魏先生長耳大目，皆主長壽之相；額上更有達理之紋，乃主通達世情之兆；且方口厚唇，更主不苟言笑，精研於道；綜而論之，足斷無疑。」

魏伯陽一聽，眼皮不由又一張，目中精光一閃，隨又輕聲道：「設若如此，姑娘尚可判斷甚麼？」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朗聲道：「魏先生以一部『參同契』聞名天下，書中融滙周易、黃老、煉丹三家之長，更獨立以周易的爻象論析丹汞的成因及效能，不愧爲道家丹經之尊也！」

魏伯陽此時雙目不由一睜，精光爍爍，目注九天玄女道：「姑娘對道家隱秘瞭如指掌，斷非外道中人，是否可告知貧道師承何處？」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暗道：魏伯陽乃道家先聖之一，與師門大有淵源，倒不便隱瞞於他，便口微一張，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傳話道：「實不相瞞，我姓鍾名靜，師承邙山清宮老子李耳門下，別號九天玄女，魏先生乃道家丹聖之輩，是師傅講解道學時曾提及的人，魏先生幸勿驚疑。」

魏伯陽一聽，當即站了起來，

向九天玄女稽首一揖，道：「貧道有禮了！」

九天玄女大奇道：「魏先生忽然向我施禮幹麼？」

魏伯陽一揖即止，重又坐下，以入密傳話道：「姑娘既然已知貧道之丹經，乃源自黃老之學，老即老子一門也，貧道因此亦可算師承老子門下，與姑娘乃同門之誼，是以必須行過同門之禮，才好說話也。」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但也無話可說，心道：自己的確是老子門下，魏先生的丹學，又的確源自老子的道經，這同門之說，似亦並非虛言。呵呵，九天玄女竟與堂堂「丹聖」做起師兄妹來了！

九天玄女心中轉念，不由便對魏伯陽倍添親切感了，她也不再在客套上糾纏，亦站了起來，向魏伯陽福一福，這才含笑道：「魏先生有何指教？」她這一福，便即承認與魏伯陽有同門之誼了。

魏伯陽自然領悟九天玄女的心思，他也就不再客氣，向九天玄女正容道：「若姑娘不嫌，貧道便大膽有事相求矣！」

九天玄女微笑道：「我亦有事向魏先生請教，既然是你先開口，便請先說吧！」

魏伯陽點點頭，臉轉肅然道：「實不相瞞，貧道於十年前夜觀天象，發現天下五嶽各有赤、橙、黃、黑、白、藍、紫七道光華，直射北斗七星，隨即廝殺慘號之聲四起，不絕於耳，令人毛骨聳然，貧道苦思莫解，未知姑娘是否可助貧道一臂之力，以妙法破解此慘酷不祥之秘？」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魏伯陽所見，竟與我自「天機道」所悟的天下七分天兆不謀而合，由此看來，天下必歷七分之酷劫也！九天玄女的功力漸深，於「九天秘笈」中的「天機、地脈、人間」之道已領悟要旨，因此她比當世的等閑星相之士，自然悟解更為透切了。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以「入密」傳話道：「魏先生所睹，乃天下七分之象，乃主蒼生必歷七分之酷劫！天機如此，但不可輕洩，望魏先生鑑諒。」

魏伯陽點點頭，不再發問，卻把話題一轉，道：「當日貧道亦已有所警覺，因此破例收了三位門徒，希望日後有助化解酷劫之數，但看來貧道的一番苦心，竟難達目的，如今唯有寄望於姑娘了。」

九天玄女一聽，趁機把心中的疑惑亮出道：「然則請教魏先生，你門下兩位男徒，乃十年前所收；一位女徒卻收自何地何時？」

魏伯陽坦然道：「兩位男徒，的確均於十年前所收，大徒名孫斌，二徒名龐涓，隨貧道修煉已屆十年矣，可惜資質魯鈍，至今未成火候……倒教姑娘見笑了。」

九天玄女目注那「師兄弟」甲、乙一眼，原來那師兄甲姓孫名斌，師弟乙姓龐名涓，是魏伯陽十年前所收的徒弟。孫斌現下年十七，龐涓年十六，六、七歲時跟隨魏伯陽修煉道家之術了。

九天玄女慧目向兩人一瞧，心中便已有計較，但並不說破，微笑道：「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他兩人到底是魏先生的徒弟，堂堂丹聖之徒，天下人誰敢見笑？例如魏先生的女徒弟，其悟性之高，靈根之深厚，只怕普天下亦難尋第二位矣！」

魏伯陽一聽，登時欣然一笑，他並不掩飾自己對這位女徒弟的偏愛，略帶自負的道：「姑娘所斷，果然不差！貧道於五年前，遊歷燕國國都薊城北燕山，便見山上有一道紫氣，於夜深之際，隱隱直射薊城，貧道循踪尋去，終在薊城一位姓鍾的酒館老闆家中，發覺紫氣的承納之人，原來是一位年僅二歲的女嬰，姓鍾名離春，模樣怪異，心性卻聰慧絕頂！」

魏伯陽一頓，舒了口氣，這才又道：「貧道深知此女嬰日後必非同凡响，若留在民間，受俗氣所薰，極易把靈氣磨滅了，便向鍾老闆坦然道出來意，欲收此女為徒，免誤了她的輝煌前程，貧道亦知是強人所難之求，並不抱多大希望，不料那姓鍾的老闆一聽，一句話便衝口而出。」

九天玄女微笑接口道：「那姓鍾的老闆怎麼說？」

魏伯陽道：「那鍾老闆一句話衝口而出道：這娃兒乃當年一位奇女子大恩所賜，鍾某亦知她斷非俗世之物，正欲替她拜求明師，道長慧眼識破來歷，必然道行高深，這娃兒有幸得遇明師矣！就這般貧道便把這女嬰帶回山中，以道家固本培元之法，固其慧根，啟其靈性，眨眼便是五、六年光陰了！」

天命玄機　災劫難逃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這位女娃兒也不負魏先生所望，悟性驚人，修練五年，便已堪破魏先生的『生死玄關』，有足夠根基獲得運轉乾坤丸，陡增三十年功力，她此時的內力，已足與成年練武之士相比了，種種奇緣，固然是其本身的靈根所致，亦是魏先生的栽培之功。」

魏伯陽亦微微笑道：「可惜貧道所學，僅道家丹藥而矣，於天下大勢、百姓蒼生之劫，深愧無能為力，為此，五年來深為歎息，只怕春兒及兩位男徒，留在恒山天峯嶺上，終究誤了彼等前程，對天下事畢竟難盡一點微力，未知姑娘有何見解？」

魏伯陽的心意已隱隱露出來了，原來他早就有代徒另尋明師之意。

魏伯陽的意思，九天玄女豈不領悟？她忙道：「天下大事，乃男子漢大丈夫應盡之責，豈是我等小女子所為？」

魏伯陽微笑道：「不然，天下事天下人皆有責，何況道家聖祖老子之學，表面似以『無為』處世，其實憂國憂民，以拯救蒼生為本旨，『無為』不過是求『大為』的方法而矣。姑娘乃吾道中之佼佼者，想必比貧道更明白其中的旨要也。」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作聲不得，暗道：這魏伯陽所言，絕非虛假，別的不論，單看鬼谷子自入師傅老子的門下，便脫胎換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消弭戰禍，拯救蒼生，竟不知有己，甚至不解兒女私情為何物，這等情操，終贏得一代「尋龍祖師」的聖號！由此可見，師傅老子之學，本旨的確在於濟世救民矣。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口氣便不由一軟，輕聲道：「然則魏先生之意如何？」

魏伯陽坦然道：「目下浩劫將臨，天下七分，百姓必受刀兵之苦，貧道亦深知天機不可違逆，但我輩中人，難道不可以於其中盡量減輕蒼生之苦，以人謀之力，消弭部份戰火嗎？可惜貧道所學，僅限於丹藥之道，未足造成拯世救民之材，深引以為憾。」

九天玄女尚未及有所表示，魔笛老祖原本一直靜聽兩人對答，此時卻按捺不住，怪笑一聲，便打斷魏伯陽的話道：「姓魏的道士，你如此自謙幹嗎？不得了，人若自謙，必有所求，你欲求靜兒什麼事？輕輕鬆鬆倒可以，若危及她的安全，那便決計不可也。」

魏伯陽正欲回答，那女徒兒鍾離春氣不過魔笛老祖打斷她師傅的話題，此時忽然格格一笑，接口道：「這位白鬍子，為甚不可以呀？」

魔笛老祖見女娃竟敢以這口氣向他說話，不由怪笑道：「小娃兒，妳知道老祖我是誰？竟敢老氣橫秋地向老祖我說話？」

鍾離春嘻嘻嬌笑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老人家必定大有身份，大有來頭，既然如此，怎會與小娃兒計較？人道好男不跟女鬥，更何況是我這小不溜丟女娃？因此無論如何你也不會向我為難的，是嗎？」

魔笛老祖聞之不由一怔，心道：是啊，我堂堂的一代音律大宗師魔笛老祖，怎可向八歲女娃兒動粗？但這女娃兒的嘴兒卻比老婆婆更刁鑽古怪，這卻如何是好？他轉念下，無奈只好自找台階地呵呵一笑道：「好，你這娃兒，老祖我不想與妳計較，但妳可知這位姑姑是老祖我和那位白鬍子的什麼人？」

鍾離春格格笑道：「什麼人？絕非女兒，也絕非孫女。」

魔笛老祖一怔道：「為甚不能是？」

鍾離春正正經經的道：「一來白鬍子你的年紀比姑姑大得多，因此她不可能是白鬍子的女兒；二來白鬍子相貌不過不失，但姑姑卻美如天仙，一位醜爺爺又怎可以有一位美孫女，因此啊便連孫兒也不是了。」

魔笛老祖一把年紀，縱橫江湖數十年，不料卻被八歲的鍾離春步步搶了上風，令他難於招架，不由喃喃道：「不得了，這女娃兒日後長大成人，普天下誰可把她降服？她的聰明靈巧，只怕連那世間的狐仙也比下去了。」他一頓，不再與鍾離春鬥嘴了，轉向魏伯陽，道：「女娃兒牙尖嘴利，老祖我不跟你說了，喂，這位道士，你可還沒答

我的話啊？」

魏伯陽微笑道：「這位老兄台，鍾姑娘到底是你什麼人啊？」

魔笛老祖得意的呵呵一笑道：「好說，好說，她啊！不但是我魔笛老祖的傳人，而且亦是仙琴老兄的衣砵寶貝兒，若道士所求，危及她的安危，老祖和仙琴老兄的琴笛奧秘，豈非從此湮沒？你以為我兩人會不會找道士你拚命？」魔笛老祖末了，已變得肅而然之，絕非信口玩笑之言了。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一陣感動，暗道：這等江湖怪傑，一旦視你作自家人，便待你情至義盡，不但傳授絕世奇技，而且連自身的至寶也慨然贈予，這等胸懷，比之斤斤計較的俗世中人，顯然又強多了。

她心中動念，便向魔笛老祖點頭一笑道：「魔笛前輩放心，靜兒一切自會善自處之，總之絕不會讓兩位前輩的奇技失傳便了。」

魏伯陽一聽，亦聳然動容道：「原來是江湖隱士魔笛和仙琴兩位老先生，倒是貧道失敬了，務請恕過招待不週之罪。」

魔笛老祖呵呵一笑道：「道士你也不賴啊，老一輩之人，誰沒聽過丹藥之聖四字？失禮之處，道長也莫見怪。」

女娃兒鍾離春此時忙向魔笛老祖深深一拜，正經的道：「晚輩女娃兒鍾離春，拜見魔笛老祖，老前輩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必會饒恕離春牙尖嘴利，不懂世務。」

魔笛老祖不由一怔道：「娃兒，妳這是祝壽還是拜見求饒之辭？」

鍾離春格格一笑道：「自然是拜見求饒之辭啊！」

魔笛老祖怪笑道：「既然是拜見求饒之辭，為何說『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這豈非胡說八道嗎？呵呵！」魔笛老祖因終於揪住鍾離春的小辮子而高興了。

不料鍾離春卻又格格一笑道：「老前輩差矣，『福』即『腹』也，『壽』即『心』也，腹如東海、心比南山，那是說老前輩的心腹之宏，可容海藏山，絕不會與小娃兒計較，這難道不是拜見求饒之辭嗎？」

魔笛老祖一聽，老臉一紅，作聲不得，顯然他又在鍾離春這小娃兒面前，輸了一仗了。不過他倒拿得起放得下，心胸雖未算容海藏山，但也絕不狹窄，他哈哈一笑，道：「好！娃兒，算你又贏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老祖只好聽妳的，娃兒，妳如此恭維老祖我，欲求何事？」

鍾離春笑道：「春兒曾聽師傅說，天下琴笛之尊，當數魔笛老祖、仙琴老人兩位老前輩了，如今就在眼前，春兒早就欲學一點琴、笛之技，眼見這千載難逢之機，豈肯放過了？」

魔笛老祖一聽，嚇了一跳道：「不得了，又有女娃兒欲算謀我倆老不死了，仙琴老兄，你快說句話，代老祖我擋駕啊！」

仙琴老人微笑道：「魔笛老兄自己不會推辭嗎？」

魔笛老祖歎了口氣，苦笑道：「誰教這世上有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見鬼話，又誰教老祖我衝口道出真相，聽這女娃兒的話，她既有所求，雖千難萬難，但老祖我也不好反悔啊！」

仙琴老人笑道：「因此你打算扯我出來做擋箭牌？」

魔笛老祖笑道：「你沒聽這女娃兒說欲學琴、笛嗎？你老兄的『琴』，猶在老祖我的『笛』之前，因此啊，你老兄其實也亦先行擋一擋駕啊！」

不料仙琴老人卻微微一笑道：「琴某人的衣砵已盡托於靜兒手上，仙琴之技，傳與不傳，琴高已決定不再過問，一切由靜兒自己裁處便了。」仙琴老人這一下大出魔笛老祖的意料，他料不到仙琴老人竟已達物我兩忘的境界。

魔笛老祖喃喃道：「仙琴老兄這算是超然以面世嗎？」

仙琴老人長笑一聲道：「琴某人既已心萌退隱之意，這江湖的是非恩怨，不管其大與小，均不在琴某眼內了。」

魔笛老祖不料仙琴老人自遇上九天玄女後，即一變而淡泊世情，退隱之心如此堅決，不由亦大笑道：「你老兄如此超然物外，我老祖難道便辦不到？好，好，老祖我今日也把魔笛傳世之權，盡托靜兒她，一切由她作主便了。」

魔笛老祖說罷，身形無風自動，猶如笛音乍起，扯着仙琴老人琴高的手，呵呵一笑道：「仙琴老兄，走啊！」

仙琴老人微一怔道：「去哪兒？」

魔笛老祖大笑道：「你我之技，已盡附當世一位絕頂奇女子矣，一切有靜兒去巧週旋，還需你我老不死阻手礙脚嗎？走，走，走，從此江湖便算少了魔笛、仙琴兩大老怪物也。」

魔笛老祖說罷，已扯着仙琴老人的手，猶如親兄弟，一琴一笛，飄然而去。

出雲洞內，衆人目送兩人離去，深知此等江湖怪傑，決計難以挽留，況且均是世外之士，於此離情別意原也看得很淡，因此誰也沒有說話。

好一會，鍾離春才忽然走前一步，噗的在九天玄女面前跪下道：「春兒拜見姑姑。」

九天玄女微一怔道：「春兒為甚拜我？」

鍾離春道：「魔笛、仙琴兩前輩，不是把琴笛之技傳授給姑姑了嗎？」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道：「不錯！」

鍾離春格格一笑道：「魔笛、仙琴兩老前輩已答應傳藝，只是由姑姑代勞，春兒難道不應拜見姑姑嗎？」

九天玄女聞言微微一笑，暗道：鍾離春果然是「仙狐煉丹龍穴之女」，她的聰明智慧之深，簡直可與狐仙相媲美矣！此女只要栽培得法，他日必可成為一代奇女子也。

九天玄女沉吟之際，魏伯陽已忽然含笑接口道：「春兒，妳不但應該拜見姑姑，更該說一聲拜見師傅矣。」

鍾離春一聽奇道：「師傅已是春兒的師傅，春兒還拜甚麼師傅？」

魏伯陽肅然道：「不然，春兒妳可聽清了，師傅所能教妳的，只是丹藥固本培元之學，於妳立身處世並無大用，妳若能拜求姑姑收妳為徒，則比之師傅所教，猶勝十倍矣！」

魏伯陽一頓，見九天玄女並無拒絕之意，便轉而目注孫斌、龐涓兩男徒，沉聲道：「汝兩人資質所限，就算再留在本門進境也極有限，汝等若有去處或所求，為師必定成全。」

大徒弟孫斌一聽，也是他福至心靈，想也沒想，忽然也走前一步，跪下向九天玄女叩頭道：「求姑姑收孫斌為徒！」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目注孫斌一眼，但見他頭方、額寬、眉濃、眼大，口闊且山根折低，黑睛瞳圓而大，天庭凸起，腦後有枕骨至頂端，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乃「獅形」之相，有「獅形」相者，男子必善機謀，乃將帥統兵、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材，難怪他於「丹藥」之道，並無進境矣！可惜！可惜！

九天玄女心念未了，那二徒弟龐涓眼見大師哥、三師妹均欲拜九天玄女為師，他暗道丹藥之門，已難容身，不如也跟隨這位玄妙姑姑，或許有甚好處吧，龐涓這般轉念，也跟着跪在九天玄女面前，道：「求姑姑收龐涓為徒！」

九天玄女不禁亦凝神細察龐涓一眼，只見他頸圓頭方而有棱角，側目鼻曲，眉薄而口小，耳廓反背，行動狷急，不由微一皺眉，暗道：此乃「鷹形」之相，其人生性易變不定而孟浪，多不得善終，但若任職武者而顯其貴，乃其「鷹形」之相者唯一出路，也難怪他絕非丹藥之門徒矣！」

鍾離春、孫斌、龐涓三人，見九天玄女沉吟不語，又異口同聲求道：「求姑姑收我等為徒！」

九天玄女不由苦笑道：「魏先生這是向我出難題矣。」

魏伯陽肅然道：「不然，貧道乃為天下蒼生着眼而已，彼等蒙姑娘允收為徒，乃天下蒼生之福也！」

九天玄女一怔道：「為甚麼魏先生如此說也？」

魏伯陽歎道：「當今天下大勢，行將劇變，於此亂世，正需統兵靖難之才，以求減輕百姓戰禍之苦，而當今之世，有姑娘如此救世奇學者，絕無僅有，姑娘若然袖手，則天下蒼生危矣，尚祈姑娘三思。」

九天玄女見魏伯陽意態誠懇，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他一位方外之人，竟然濟世為懷，我九天玄女身負「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秘笈，難道可以袖手旁觀嗎？而且從魏先生之言可知，他已判斷孫斌等並非丹藥之材，而「天機」秘笈，便包含「兵機大法」，彼等若能精而習之，未嘗不是平亂濟世之將才也。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心意已決一半，但尚差一半難以委決，她沉吟一會，忽然對跪在她面前的孫斌、龐涓、鍾離春三人輕聲道：「現下我端坐出雲洞中，堅不肯出，你三人若有辦法，把我請出洞外，我便收誰為徒吧！」

龐涓一聽，便立刻搶先道：「這很容易，我放火燒出雲洞，還怕姑姑妳不出去嗎？」

九天玄女目注龐涓，暗道：其法果如其相，雖然亦是辦法之一，但未免流於狠辣陰毒，斷非大帥之才，僅將勇之資罷了。

九天玄女向龐涓微一點頭道：「你用火燒我，我當然要走出洞外去啦！」

九天玄女又轉向孫斌，含笑道：「你又有什麼妙法？」

孫斌想了想，便決然道：「師弟既已用火攻，我只有用水淹啦！」

九天玄女微笑道：「為什麼用水淹？」

孫斌道：「二師弟既已用火燒洞，必然危及姑姑的安危，我用水淹便一舉兩得，一來可以水尅火，二來可拯救姑姑生命，姑姑此時唯有出洞逃生，那請姑姑出洞的目的自然便可達至也。」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笑點頭，暗道：孫斌之法，有利有節、有勇有謀，更能審時度勢，此乃將帥必備之要訣矣。

九天玄女微笑不語，轉而向鍾離春道：「春兒妳又有何妙法？」

鍾離春眼珠一轉，忽然歎了口

氣道：「姑姑，火燒水淹之法，大師哥、二師哥均已用上了，春兒再想不出請姑姑走出洞外的法子啦！但春兒有辦法由洞外請姑姑回洞內，姑姑信不信？又算不算數？」

九天玄女一聽，微笑道：「這也算吧！」說着站起來，走出洞外，向鍾離春道：「春兒，妳盡管施展妳的妙計吧！」

不料鍾離春此時卻拍手格格大笑道：「姑姑，春兒不是已把姑姑請出洞外去了嗎？」

九天玄女微一怔，不由樂得呵呵大笑道：「好！這叫以退爲進之法，果然不失爲請姑姑出洞的妙計之一。」

九天玄女說罷，大步走進洞來，向魏伯陽點頭微笑道：「魏先生三位高足，均可造之材也。」

魏伯陽一聽，大喜道：「斌兒、涓兒、春兒，還不上前拜見九天玄女師傅？」

孫斌等一聽，這才知姑姑的名頭原來叫「九天玄女」，深知連師傅亦對她如此看重，足證她是一位非常了得的人物了，當下那敢猶豫，即便一齊跪下，向九天玄女叩頭道：「徒兒等，拜見九天玄女師傅！」

九天玄女至此，知收徒之事已避無可避，便微歎口氣，道：「九天玄女今日破例答應汝等所求，實非本意，乃天機大勢使然而已！汝等入我門下，便亦應知道本門的宗旨源流，我與魏先生均源出道家老祖老子李耳一脈，僅各有擅長而已。因此汝等並非另拜別門，魏先生亦始終是汝等師傅，我九天玄女不過是稍代其勞，汝等明白嗎？」

孫斌、龐涓、鍾離春三人唯唯答應，連鍾離春似乎亦知拜師學藝是肅然之事，也不敢頑皮了。

九天玄女對孫斌道：「斌兒，我將授你以『仁、義、智、勇』四字爲本，輔以『天機兵法』，你願意嗎？」

孫斌一聽，決然道：「是！九天玄女師傅，弟子必刻苦研學。」

九天玄女點點頭，又向龐涓道：「涓兒，我授你的是『行軍佈陣、衝鋒殺敵的方法，你可有異議？」

龐涓雖懾於九天玄女的名頭，但對她的斤兩到底有多重，尚未確知，心中便有點猶豫，隔了一會，才無奈點頭道：「龐涓並無異議！」

九天玄女默默不語，又問鍾離春道：「春兒，妳想學甚麼呢？」

鍾離春畢竟尚是娃兒心性，她一聽便格格一笑道：「師傅姑姑，自然是琴、笛之技啊！」

九天玄女微笑道：「爲什麼？」

鍾離春笑道：「一來琴、笛之技，是魔笛、仙琴兩位老前輩答應的，師傅姑姑既是兩位前輩的傳人，自然不會推卻了！二來琴、笛之技，學成之後，春兒可仗此奇技，週遊天下，爲天下愁苦人而吹奏，一樂解千愁，這可妙之極了。」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好吧！師傅姑姑便傳妳琴、笛之技吧！但還未足夠，尚須多學一點。」

鍾離春忙道：「好啊！學什麼？春兒這是多多益善啊！」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也不須多，四字而已！」

鍾離春奇道：「哪四字？」

九天玄女道：「治國、賢良！」

鍾離春一聽，似大感失望，歎氣道：「師傅姑姑，這四字是否很容易研學？若容易啊，春兒便不感興趣了。」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暗道：這治國、賢良四字大法，乃專爲妳的本命而設，妳若非「仙狐煉丹龍穴之女」，根本就無緣聽此四字，更遑論研學矣，這是九天玄女的心事，暫時尚不宜對鍾離春輕洩。

九天玄女因此向鍾離春含笑道：「春兒！這四字大法，足令妳研學畢生亦未窺全豹，妳說這是難還是易？」

鍾離春捏手指頭一算，不由嚇得喃喃道：「春兒今年八歲，畢生未窺全豹，亦即畢生難以學完，也就是再學幾十年也學未了，乖乖，這當眞難！難！難啊！」

九天玄女微笑道：「那春兒怕不怕？」

鍾離春頭兒一昂道：「不怕！」

九天玄女道：「爲何不怕？」

鍾離春歎了口氣道：「誰教春兒已說過難的才學，容易的不學？如今碰上這天大難題，無奈只好硬着頭皮答應學啦！」

九天玄女當下便留在恒山天峯嶺出雲洞，與丹聖魏伯陽一道，精心調教孫斌、龐涓、鍾離春三徒的藝業及天機兵法。

九天玄女留在出雲洞中，不知不覺便逗留了數年的光陰。幸而她身邊有鍾離春這位「仙狐煉丹龍穴之女」陪伴，時時逗她開懷，因此倒也過得非常愉快。

孫斌、龐涓、鍾離春三徒，在九天玄女的悉心教授下，進境神速，數年後，孫斌、龐涓均已隱隱而有將帥之風。而鍾離春不但已精通了魔笛的「潮生曲」及仙琴的「高山流水譜」，對治國、賢良之道，竟亦隱隱成竹在胸了。

而武功一門，九天玄女只授以練功的法門，以及一些防身功夫，並不求深造，因爲她深知三人日後均非江湖行俠仗義之士，武功再精進也並無多大作用。

幾年後的一晚，九天玄女正與鍾離春在洞外月下漫步，忽然月亮被不知什麼龐大之物吞掉了，僅露

出一個昏黑的圓影。九天玄女睹狀暗吃一驚，她默默運功一算，忽然長歎一聲道：「乾坤幻變，天下七分，戰火肇端，始其時矣……可惜！可惜！」

「可惜」什麼，九天玄女並沒有道出，只是她心中已有所決斷而已。

* * *

此時，恒山脚下的晉國，果然已一分爲三，分別是魏文侯魏斯的魏國，韓景侯韓虔的韓國，趙烈侯趙籍的趙國。

晉分三國，加上原來秦國、燕國、齊國、楚國等四國，恰恰是天下七分之數，一切亦應驗了九天玄女於燕山所見的天象異兆。

與此同時，天下也即進入一個七國爭雄，各盡所能相互攻擊防禦的戰禍年代——戰國。

晉幽公也早被晉大夫智伯殺了，但不久晉國三侯又聯手殺了智伯，晉國終成了魏、韓、趙三國併立的局面。

魏國的魏文侯魏斯立國後，即積極進取在七國中率先變革朝政，魏文侯以李悝爲相，任吳起爲將，文有李悝，武有吳起，魏文侯因此如虎添翼。

魏文侯魏斯一如九天玄女當日所斷，在七國的開國君主中，不失爲一位名君。他重用李悝爲相，任吳起爲將，這是他善於用人；他處政也能以民生爲本，這是他精明之處。

有一年，一位地方官爲討好魏文侯，上繳的賦稅比往年多了三倍。有人代這位地方官向魏文侯請賞，魏文侯道：「地沒有增加，民沒有增多，但賦稅增長三倍，當地百姓必定財竭力盡了，日後怎會再生產財富？這猶如一張皮壞了，皮上的毛又怎可以存在啊！這並非有功，而是有罪；並非該賞，而是該罰啊！」

而因此魏國地方官，均不敢向百姓巧取豪奪，以穩住烏紗帽了。

魏文侯任用李悝爲相，支持他在魏國率先變革朝政，李悝力主「盡地利」，提出「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獲如寇之至。」。這便是說，谷物的耕植要多種經營，遭受自然災害時，一物失收，另物補上；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獲時要精打細收，切勿如强盜搶掠般的求快。這些，是直到今日仍然適用的農業耕種技術，李悝在數千年前便已提出，的確了不起。

李悝又提出，國家在豐年時購入糧食，以儲存起來，用以備荒。這一點，後世的大軍事政治家劉伯溫把其總結爲「廣積糧、以備荒」六字，但其作用足以强國卻是千年不變的。

李悝更首制「法經」，分別爲「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魏國因此而有法可依，賞罰更分明了。

而大將吳起則主持魏國的軍事改革，對落後的軍制、官兵關係、戰略戰術等方面進行大膽改革，魏國的軍隊逐漸强大起來了。

在地方上，魏文侯又善於任用如西門豹一類剛正無私的官吏，西門豹治水的故事千古流傳。

這樣，從朝政到經濟，從經濟到軍事，從地方到朝廷的官吏，魏國均有了長足的進步，其强盛是必然的了。

魏國在魏文侯魏斯晚年，成爲七國中最强盛的國家，歷史上曾有「魏國天下莫之强焉」之評。

不過，地處中原腹地的魏國，在魏文侯變法强盛之後，便連年征伐，四向擴張。

在西面，魏國六度攻秦，先後攻佔了秦國河西（陝西黃河以南地區）、繁龐（陝西韓城東南）、臨晉（陝西大荔東南）、元里（陝西澄城南）、洛陰（陝西大荔西南）等，逼秦國退到洛水（即陝西北部），五分一的秦國國土被魏國攻佔了。

在北面，魏國滅了中山國（河北西部一帶地區）。

在南方，魏國攻楚，連楚國的重鎮魯陽（河南魯山附近）也攻佔了。

在東南，魏國連年攻齊國，第一次攻入齊的去城（山東平陰東北），第二次攻佔齊國的桑丘（山東濟寧市北），第三次攻至齊的靈丘（山東高唐南），第四次攻齊至博陵（山東茌平西北）。

魏國向東、南、西、北四面的攻伐行動，均集中在十年間進行，這十年的歲月，便是戰國年代最慘酷的戰禍浩劫之年頭了。

就在魏國第二次攻齊時，魏文侯的國君寶座，已由魏文侯的兒子魏嬰齊接坐。魏嬰齊亦即曾在滹沱河畔，被魔笛老祖以「潮生曲」警戒一番的魏公子嬰齊，亦即歷史上魏惠王。

魏嬰齊亦一如九天玄女當日在滹沱河所判，不失爲一位善守業之君，他深知於此戰國時勢，久守必失，必須不斷進攻，方能有效的守住，他因此招賢納士，特別重用善戰之將，因爲他處政的要旨便是「進攻」。

魏惠王嬰齊偏重武將的訊息，很快便在各國朝野傳開來了。

這天，在地屬三晉之一的趙國疆界恒山天峯嶺出雲洞，九天玄女鍾靜在外面傳授鍾離春「高山流水琴譜」時，忽地在琴譜的流水妙韻中，聽聞一陣嘯嘯的異响，心中便

不由一動。

九天玄女歷經江湖歲月滄桑，雖美容未改，但心性已變得沉穩多了，她的「九天秘笈」奇學，亦隨着功力的深湛，達到隨心所欲的超凡境界。

九天玄女乍聞琴音異响，便忽然低叫一聲道：「春兒！汝等三師兄妹的學道生涯，只怕要結束了。」

鍾離春此時已是一位十五六歲的妙齡少女，她的相貌經八年音律的陶冶，竟變得更爲奇特，誰也說不出她到底是醜還是美，但更奇的是，喜歡她的人，必定覺得她美若天仙，傾拜得五體投地；但陌生之人，乍見之下，卻必定斷認她是天下無雙的奇醜女郎。更令人驚奇的是，世人對她的觀感如何，鍾離春竟渾然不覺，依然我行我素，半點不以人厭而悲，人喜而樂。她的性兒，卻大合九天玄女的心意。

此時鍾離春一聽九天玄女如此說，便格格一笑道：「師傅姑姑，妳大概心欲下山捨我等而去，才忽作此語吧？」

九天玄女淡然一笑道：「姑姑現下所作所爲，不過順勢而行矣，又豈有心欲之說？天機大勢如此，只怕世人亦難於抗拒。」

鍾離春奇道：「那姑姑師傅啊，我等三師兄妹學道生涯結束，又與那天機大勢有關嗎？」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怎沒關係？汝等三師兄妹的本命，已與天機大勢相連一線，天機勢動，汝等本命亦必隨而躍動矣！」

鍾離春尚有不明之處，正欲向九天玄女探詢，就在此時，大師兄孫斌已飛掠而至，神色驚慌的向九天玄女道：「師傅！奇哉怪也！二師弟龐涓忽然不見影踪，師傅他老人家要弟子向師傅姑姑詢問，二師弟之事有何玄秘之處。」

孫斌所說的「師傅」，一位是九天玄女，另一位是魏伯陽，爲了區別稱呼，三弟子往往稱九天玄女爲「師傅姑姑」。

鍾離春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喃喃的道：「果然有事發生……乖乖！師傅姑姑的神算術，竟到達隨心而發的地步了。」

孫斌奇道：「鍾師妹，此事莫非師傅姑姑已知悉了嗎？」

鍾離春喃喃道：「師傅姑姑不但已知悉二師哥的事，只怕連你我的去向亦已判斷出來了，莫非這便是本命隨大勢而動嗎？」

孫斌見鍾離春夾纏不清，難明究竟，便向九天玄女詢道：「師傅姑姑，二師弟之事到底如何了？」

九天玄女聞言目注孫斌一眼，只見他邱陵運位隱隱已現灰黑，不禁暗地歎了口氣，心道：龐涓之出走，因屬天機勢動牽其本命所至，但亦是使孫斌本命歷劫之時矣，邱陵位年值廿六，只怕不出二年，孫斌本命中的劫數便會應驗了。但九天玄女深知孫斌此時的本命已難逆轉，況且他的本命已與天機大勢連成一線，無論如何也難逃避，只好日後再作打算。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便對孫斌道：「龐涓不辭而別，必定已下山投奔君主去了。」

孫斌一聽，吃了一驚，但他平素與龐涓相處甚好，師兄弟感情不錯，也不知龐涓是否眞的如此魯莽，因此便沉吟不語。

鍾離春卻忍不住生氣道：「二師哥怎的如此莽撞，連兩位師傅也不告辭，便私自下山而去……離春見了他，必定罵他一頓。」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春兒也不必責怪龐涓，此事之發生乃屬本命之必然。」

孫斌一聽，深知九天玄女的神算術鬼神莫測，她但判斷的便絕非虛言，因此忙道：「何謂本命？何謂必然？請師傅姑姑指點。」

九天玄女暗道：斌兒雖精於「天機兵法」，但於「人間」之道卻非你所長，因此你如何知道，不但龐涓本命使然，連你自己亦難逃本命之劫？九天玄女淡淡一笑道：「本命乃人間之道，非斌兒所長；必然亦即天機大勢，你只須於此細察，便不難明白龐涓之不辭而別矣！」

孫斌一聽，沉吟不語，暗道：據玄女師傅所授的「天機兵法」奇學，目下已屆天下劇變之期，莫非涓弟之走，與此有關嗎？他心中雖有所判斷，但未能確證，便沒有說出口來。

九天玄女目注孫斌一眼，不由微微一笑，暗道：斌兒沉穩善思，進退從容，已見將帥之風了！看來，也是他與春兒循天機大勢而行，下山應驗本命之時了。

九天玄女有所決斷，便向孫斌、鍾離春道：「不但龐涓因應本命不辭而別，你兩人看來亦屆出山之期矣！且隨我到洞中，向魏先生拜辭。明天一早，我便帶春兒先行下山，斌兒可在山上暫候消息。」

孫斌一聽，連忙唯唯答應，鍾離春聽說師傅姑姑帶她先行出山，自然欣然自得，那還有半點不滿意？

第二天早上，九天玄女果然便帶着鍾離春下山而去。

孫斌留在山上，他對九天玄女非常尊崇，他所學的「天機兵法」，均九天玄女傳授，對他可謂恩遇有加，如今一旦分別，心中難免有悵然感覺。

魏伯陽卻對孫斌含笑說：「斌兒終於學有所成，爲師亦大感安慰！總之汝等日後但能爲天下蒼生盡一點力，則爲師心願便足矣，你也不必惆悵，據爲師所料，你的玄女師傅既然命你暫在山上候消息，必有她的判斷，你便暫留山上，稍安毋躁便是。」

孫斌唯唯答應了，每日便在山上苦心精研「天機兵法」，在九天玄女和鍾離春下山的半年歲月中，孫斌的「天機兵法」，竟又更精進一重了。

眨眼又過去三個月，九天玄女和鍾離春依然毫無訊息，倒是從山下的魏國人口中得知龐涓的驚人際遇。

原來龐涓不辭而別，提早下山，竟是獲悉魏惠王重用武將之材，急於建功立業，便投奔魏國去了。

龐涓憑他在恒山上向九天玄女學到的用兵之法，在魏國立刻便被視爲天降奇材，魏惠王親自拜他爲魏國統兵的大將，一時間威風八面，替魏國四出征伐，亦屢建奇功，因此短短半年，龐涓的威名，便震動列國了。

孫斌獲悉師弟龐涓的驕人際遇，並沒有絲毫的怨心，反而暗暗替他高興。

又過了半月，恒山天峯嶺上，忽然來了不速之客，剛巧被孫斌碰上了，細問之下，原來竟是魏國大將軍龐涓派來的親信。

龐涓的親信把龐涓的一封信交給孫斌，孫斌閱信後，竟又感又佩。

原來龐涓在信中力言自己並非忘情之人，因此雖然在魏國位至大將軍，但並沒有忘記師兄弟的情份。又力言魏惠王是一位求材若渴的君主，若孫斌肯來魏國投效，他必定在魏惠王面前力薦，必能好好幹一番事業。

孫斌收龐涓的信後，暗道：現下七國當數魏國强盛，而且地處中原，進可攻、退可以守，若能輔助魏國征滅六國，一統天下，則自己不但可以建功立業，而且可以消弭兵災，令天下蒼生過上太平安樂日子，豈不一舉兩得？

當下孫斌便把自己的心意向魏伯陽說了，求教道：「師傅以爲，徒兒是否該上魏國去？」

魏伯陽聽孫斌立志爲天下蒼生，消弭戰禍，一統天下，心中已非常樂意了，他想了想，便道：「爲師素以消弭戰禍爲念，斌兒之意，自然甚合本門宗旨。不過你的玄女師傅並不在此，未知她是否對你有所安排啓示？」

孫斌道：「師傅姑姑臨走之日，只吩咐斌兒暫留山上，等候消息，並無任何安排或啓示啊！她只是要我一切順勢而應本命而行便是。」

魏伯陽一聽，沉吟道：「玄女姑娘精於天機奇學，此點爲師萬難企及，她既有順勢而應本命之說，或許已推斷出你該有此不凡際遇，因此你此行魏國，大概亦是順勢而應本命之舉吧……一切你自己善自處之便了！」魏伯陽自知於天機之學，自己萬難與九天玄女相比，一時間他也難於判斷孫斌此行的吉兇禍福，無奈只好任由孫斌自己把握主意了。

孫斌於「天機兵法」雖已大成，但礙於對「本命」之學未能參研，因此只能按他對「天機大勢」的判斷，以爲自己魏國之行，必上應天機，下順大勢，吉祥之極。

當下孫斌也便不再猶豫，拜別了魏伯陽，便獨自下山，投奔魏國來了。

魏國大將軍龐涓聽說孫斌來投奔，立即趕來城門，以四馬大車，把孫斌接迎龐府，當晚又設盛宴款待孫斌。

席間，龐涓慨然道：「大師哥，明天一早，龐某便上朝，向主公稟奏大師哥的才華，主公必定會加封賞。」

孫斌見龐涓待己一片師兄弟情深，不由大爲感慨，連忙謝道：「師弟隆情厚意，孫斌他日但能有所建樹，皆師弟引薦之德也。」

龐涓笑笑道：「大師哥不必客氣，且暢飲三杯，再議政事。」

當晚兩師兄弟開懷暢飲，孫斌心情興奮，多喝了兩杯，竟酩酊大醉起來。龐涓意味深長的一笑，吩咐下人，把孫斌扶進內室歇息去了。

龐涓待下人出來，聽說孫斌已爛醉如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時，龐涓立刻把他的親信召到身前，沉聲道：「汝立刻前去拜見主公，就說汝等已把齊國派來的一名奸細逮住，請主公發落，快，務必在姓孫的醒前趕回來。」

親信領令，立刻去魏王府，把龐涓的話稟奏魏惠王，僞稱龐涓並不知情。

魏惠王嬰齊此時對齊國十分忌憚，因爲齊國是魏國向四方爭霸的最大勁敵，他自得龐涓投效，着實替魏國打了幾場勝仗，對龐涓早已寵信有加，因此他一聽龐涓派來的親信稟奏，想也不想便下令道：「速派王府禁衛，趕去龐將軍府，把奸細捉拿，投入大監，待明日施重刑懲罰！」

魏王府的武士，當即跟隨龐涓的親信，趕去龐府，把躺在床上爛醉未醒的孫斌捉去大監收押。

龐涓此時亦詐醉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自始至終沒有出來過問，孫斌也一直沉醉不醒。

＊　＊　＊

爛醉如泥的孫斌，沉睡乍醒時，已發覺自己身陷魏國監牢中了。他不由目瞪口呆，無論如何也難明其中的原因。監牢禁衛森嚴，孫斌的頭、手被套上木枷，他空有一身本領，胸懷「天機兵法」，此時卻一籌莫展，也插翅難飛。

孫斌雖陷監牢，但依然很鎮定，心道：此事或許是魏國認錯人，錯把他捉入監牢了，待明天一早，二師弟知悉此事，他便必會想辦法替自己洗脫嫌疑了。

第二天一早，武士進監，把孫斌押送出去。孫斌忙向武士打聽道：「兵大哥，你等打算把我押去何處？」

武士哼哼道：「你好大膽，竟敢潛入龐將軍府，欲對將軍不利，幸虧龐將軍的手下識破你是齊國奸細身份，稟報魏王，龐將軍才免遭不測。」

孫斌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你等可能誤會了，龐將軍是我的師弟，我又怎會對他不利？不信你等可以派人去問龐將軍啊！」

武士為首的臉色一沉說：「龐將軍是什麼身份？他乃魏國的三軍統帥，你這齊國奸細，敢自認是龐將軍的同門，不必狡辯，有話留待在魏王面前說吧！」

眾武士不容孫斌分辯，把他押到魏王府。魏惠王恨齊國阻礙他稱霸四方的勢力，對齊國派來的奸細自然亦十分痛恨。

孫斌被推到魏惠王面前，身不由己，被推跪在魏惠王面前。

魏惠王瞥了孫斌一眼，見他相貌平凡，心中便已老大瞧不上眼，怒哼一聲道：「大膽奸細，竟敢冒充龐將軍同門，欲對龐將軍不利，幸虧龐府守衛識破汝之身份，不然寡人的一大臂助便被汝殺害矣！哼！哼！哼！」

孫斌正想分辯，魏王府刑堂外面，忽地又走進一位武士，向魏惠王稟奏道：「大王！龐將軍府內衛求見。」

魏惠王道：「傳他進見。」

孫斌在下面一聽，不由一喜，暗道：這下好了，只要二師弟龐涓的一句話，便可替我孫斌洗脫嫌疑了。

不一會，便有一位武士打扮的人走進來，向魏惠王跪下奏說：「龐府內衛士拜見魏王！」

魏惠王道：「內衛士，你可認清，入龐府欲對龐將軍不利的奸細，是此人嗎？」

內衛士向孫斌瞥了一眼，便向魏惠王奏道：「稟魏王！的確是此人昨日進入龐府，並與龐將軍飲宴。龐將軍酒醉時曾喃喃自語道：「可惜你來自齊國！未知其意……否則亦不失為一位人材……龐將軍至今仍沉醉不醒，末將等因此斷定，此人必定是齊國派來的奸細，欲挑撥龐將軍另投齊國也。」

魏惠王一聽，登時勃然大怒，咬牙恨道：「大膽奸細，寡人本不欲難為你，但你竟欲挑撥龐將軍改投齊國，這便罪無可赦，你既然斗膽挑撥寡人的重臣，寡人就把你的膝蓋骨敲碎，要你永遠留在魏國作賤役，推出去！」

眾武士不由分說，架起孫斌便推入行刑室。先用布塞住孫斌的嘴，再把他綑在行刑椅上。另有一位執刑的武士，拿起一柄鐵鎚，向孫斌的左、右腿膝蓋，狠狠的敲了下去。

只聽噗噗兩聲悶響，孫斌的左右腿膝蓋骨立刻被鐵鎚敲得粉碎，孫斌痛得悶哼一聲，便昏死過去了。

這等「用鐵鎚敲碎膝蓋骨」的酷刑，以後便被一些暴君沿用，刑史上稱之為「臏」刑。

當孫斌昏死過去時，又有人走進行刑室，在孫斌的臉上刺上一個大大的「臏」字。

就在此時，龐涓才施施然的來到魏王府，他向魏惠王道：「此人雖然是齊國的奸細，並圖謀不軌，但末將的確與此人有同門之誼，末將不忍見他淪落囚徒，望主公把此人賜予末將，末將擔保他永難踏出龐府門半步便了。」

魏惠王道：「此人已被施臏刑，再難行動，諒他也再難危害魏國，既龐將軍替他求情，寡人就把他賜予龐將軍為奴吧！龐將軍請先行回府，寡人隨後就把此人送來。」

龐涓向魏惠王謝過，告辭出來，又施然的返回他的大將軍府。

約莫二個時辰後，魏惠王果然把半死不活的孫斌送回龐府來了。

孫斌是被抬來的，因為他的膝蓋骨已碎，已成殘廢之人，連走路的能力也失去了，更慘的是，他連遭慘變，竟不知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龐涓終於出來了，他一見孫斌，便連連頓足歎氣，卻沒有發話，直待魏王府的人走了，他才把孫斌送入密室，長歎一聲道：「大師哥！龐涓一時失策，可把你害苦了！」

孫斌此時尚未從慘痛中回過神來，他喃喃的道：「不料短短一晚，孫斌竟變成殘廢的囚徒……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哎！」

龐涓歎了口氣，道：「只怪龐涓酒後失言，吐露大師哥乃來自齊國，龐府中原有魏惠王派來監視的親信，便把這訊息密告魏王，魏王與齊國已勢成水火，誤以為大師哥是齊國派來的奸細，一怒之下，向

大師哥施此酷刑……哎，若非龐涓酒醒之後聞訊趕去魏王府，只怕已把大師哥你折磨死了。」

孫斌長歎一聲道：「僅憑一面之辭，未經證實，魏王便下此毒手，試問如此殘酷，又豈能服天下哉！」

龐涓一聽，連忙道：「大師哥噤聲，小心隔墻有耳，魏王對大師哥尚未盡釋其疑，只因龐涓一力擔承，才允把大師哥送到龐府囚禁，若被魏王知悉大師哥之言，只怕立刻便有殺身之禍。」

孫斌苦笑道：「孫某目下如此模樣，雖生猶死，還怕什麼殺身之禍？只求乾脆了斷此殘生便是了。」

龐涓一聽，卻正容道：「大師哥差矣，其實你仍大有作為，何必如此灰心喪氣？」

孫斌歎了口氣道：「孫某步不能行，臉有囚字，還能有何抱負作為？」

龐涓微笑道：「大師哥不是立志平定天下戰禍嗎？」

孫斌道：「雖有此志，但亦付諸流水矣！」

龐涓道：「不然，大師哥請聽小弟一言。目下大師哥雖然殘廢，但智慧仍存，才華仍在，小弟目下替魏國效力，身為魏國大將軍，手統雄兵三十萬，只要大師哥以你的才智指點小弟，小弟必可領兵平定六國，屆時魏國一統天下，戰禍豈非消弭了麼？大師哥之志亦可遂了，日後必將名垂千古！」

孫斌一聽，沉吟不語，因為他至今尚未弄清龐涓的用意。

龐涓見孫斌沉默不語，忽然噗地在孫斌面前跪下道：「大師哥若不答允助小弟一臂之力，便即怪責小弟把大師哥你害苦了，小弟唯有長跪謝罪，以明其意矣。」

孫斌無奈道：「師弟且先請起，容我再思而後定罷了。」

龐涓一聽，見孫斌並沒懷疑的表示，這才站起，道：「是，是，大師哥先安心在小弟府中養傷，只要大師哥不離龐府半步，小弟擔保絕對無人敢對大師哥不利。」

孫斌點點頭道：「如此多謝二師弟照應了，待孫斌身體康復，必報二師弟的大恩大德。」

龐涓一聽，忙道：「彼此同門之誼，大師哥切勿介意，大師哥請先行安心靜養，有事隨時告知小弟便了。」

龐涓說罷，告辭而出。他返回他的密室，卻把內衛士召來，沉聲道：「嚴密監視孫斌的動靜，有任何異動，立刻報告本座，若被他逃出龐府半步，殺毋赦！」

內衛士連忙唯唯領令。自此，孫斌便被困在魏國都城安邑龐府中了。

原來龐涓悄悄下山投奔魏國，他憑向九天玄女學到的「行事佈陣、衝鋒殺敵」的本領，出師無往不利，很得魏惠王的重用，他有此際遇，心中雖很高興，但又很擔心。

他深知自己的才學，比起大師哥的「天機兵法」，尚差一截，他因此不但對九天玄女暗恨於心，而且對孫斌十分忌妒，他恐怕孫斌日後下山，是他的一大勁敵，便想出一條毒計，除去孫斌這根眼中之刺。

孫斌果然中計，被魏惠王施以酷刑，此時龐涓卻又把孫斌要回龐府，龐涓的用意是令孫斌終身殘廢，無法再與他為敵，同時又想利用孫斌的才智，為自己效力。龐涓這條一箭雙鵰的毒計，行事迅速果斷，幾乎天衣無縫。

龐涓安排好一切，這才得意的呵呵大笑道：「九天玄女啊九天玄女！枉妳偏心傳與天機兵法給孫斌，可知他卻變成我龐涓的私人建功立業的工具！九天玄女，妳的神算術只怕也不靈了！」

順應天機　大展宏材

龐涓決計料不到的是，就在他得意之極時，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卻已秘密潛入魏國都安邑城中來了。

原來當日九天玄女與鍾離春下山後，便東行而去，竟逕直來到齊國國都臨淄城。

齊國自東周、西周以來均是大國，世卿田和代姜姓為國君後，齊因此更強盛。其疆土南有泰山，與楚國為界；北有渤海，隔海與燕國為鄰；西有清河，與趙國為界，東面則濱臨大海。

齊國此時的國君為齊威王田因齊，齊威王甚有才氣，他曾經召集天下文學士數百人，給與優厚的俸祿，讓他們自由講學議論，這些人聚居在城稷門，因此又號稱稷下先生，這些人猶如齊威王的智囊團，因此齊國成了天下文化人响往的國土。

九天玄女帶着鍾離春，輾轉來到齊國臨淄都城，但見商賈雲集，百物豐盛，百姓面有欣然之色，一片繁榮景象。

九天玄女一見，便不由欣然一笑了。

鍾離春眼利，她一見便亦笑道：「師傅姑姑有何得意之事？」

九天玄女微笑道：「身逢亂世，乍臨樂土，能不欣然？」

鍾離春卻歎了口氣，道：「師傅姑姑見到齊國百姓臉有欣然之色，自己亦就欣然而笑，但這一笑啊，只怕師傅姑姑便有一番忙碌矣！」

九天玄女不由呵呵一笑，原來她的心事果然被鍾離春說中了，她自下恒山，歷經千里，所見均是一片戰禍的蕭殺景象，百姓面黃飢瘦，衣不蔽體，九天玄女的臉上因而難見一絲笑容。但乍臨齊國地，便臉色舒緩，到走入齊國臨淄城，目睹一片繁華豐盛，百姓臉有得色，她才欣然一笑，她這一笑，匡助齊國抗擊魏國進侵的心意便萌動了。

鍾離春說的九天玄女這欣然一笑，便惹出一番忙碌的話，倒絕非虛言。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春兒！你這丫頭入城之後切莫胡言亂語！」

鍾離春道：「為什麼？師傅姑姑！」

九天玄女故意嚇唬她道：「於此亂世，奸細密佈，妳若胡言亂語，被人當作敵國奸細，立刻便有殺身之禍，妳不怕嗎？」

鍾離春格格笑道：「不怕，絕對不怕。」

九天玄女甚喜這位嬌野的愛徒，在鍾離春的身上，她似乎看到自己初出道的影子，她微笑道：「為何不怕？更要絕對？」

鍾離春笑道：「有鬼神莫測的師傅姑姑在春兒身邊，師傅姑姑只要來個未卜先知，或者進而來個心血來潮，自然會教春兒趨吉避兇，春兒還怕什麼殺身之禍？不怕，不怕，決計不怕！」

九天玄女瞧一眼嬌野而又聰明絕頂的愛徒一眼，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妳的本命順道之極，龍氣蔭庇，更令妳一生無往而不利，妳當然不怕；但妳的本命若如斌兒與龐涓，那就算師傅姑姑在妳身邊，只怕也逆轉不了本命的磨劫！心中雖如此忖念，但也不忍挫了愛徒的信心，便淡然一笑道：「師傅姑姑不能永遠在妳身邊，一切尚須妳自己留神才是。」

九天玄女輕輕一句，鍾離春的笑容便收斂了，她不由緊張兮兮的道：「師傅姑姑，春兒決捨不得離開妳，師傅姑姑到哪兒，春兒跟着便了，如此豈非永遠不與師傅姑姑妳分離了麼！」

九天玄女淡然一笑道：「春兒，妳的本命乃富貴中人，並非閒雲野鶴之命，豈能永遠在師傅姑姑身邊，一切日後妳自會明白了。」

九天玄女與鍾離春說着話，竟一直向臨淄城的北面走去，北面是齊國的王宮所在地，等閒人是不敢擅闖的。

九天玄女卻施然走去，抵王宮外墻宮門時，便見有禁衛嚴密把守，若非朝服在身的官兒，一律不得內進。

九天玄女走近，那禁衛門官正欲喝斥，鍾離春已按捺不住，吆喝道：「普天下誰不對我師傅姑姑敬重幾分，汝等敢出聲大呼小叫嗎？哼哼！」鍾離春愛師心切，於是不管三七廿一，來個先發制人。

那門衛官不由呵呵大笑道：「妳這女娃兒，竟敢在王宮禁地吆喝，莫非吃了豹子膽了？幸而齊王有旨頒下，不得擅自向百姓動粗，本官亦念妳少不更事，也不向妳計較，妳速速退後，莫再闖禍了。」

鍾離春腦袋一昂，道：「我鍾離春已長大成人，誰敢說我少不更事？哼哼，本姑娘若不顯點本事汝等瞧瞧，汝等齊人也不知我師傅姑姑門人的厲害！」

守宮門的門衛官大笑道：「好！好！妳有本事的只管使將出來，若眞能令本官心動，本官就破例讓妳在此稍留片刻，以觀賞王宮的威儀如何？」

鍾離春咬牙道：「你說話算數嗎？」

門衛官大笑道：「當然算數！但只准停留片刻，不許內進。」

鍾離春眼珠轉了轉，似在思忖其他辦法，九天玄女忽然向鍾離春點頭微笑道：「笛音既可催潮生，又豈不能令人心動，春兒的笛技也是臨屆應用之時了。」

鍾離春一聽欣然大喜，她本來就已躍躍欲試，此時被九天玄女如此鼓勵，豈會不應？

只見她驀地向腰間一抽，一根雪白的玉笛已横握在手，那是魔笛老祖贈給九天玄女的寶貝，九天玄女又把它贈給鍾離春了。鍾離春默運九天玄女所傳的「無為心法」，玉笛向嘴邊一湊，一縷笛音便飛了出來。

笛音恍似飛自天外，不帶半點人間煙火之氣，令人心神陡地一蕩。

笛音乍起入耳，那門衛官傲然的笑容已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臉肅然。

笛音驟變，恍如天馬驟馳，得得蹄聲，催人心弦！

那門衛官臉色又變，由滿臉肅然，一轉而歡欣鼓舞，手舞足蹈，躍躍欲試。

鍾離春的「潮生曲」此時已達八成火候，笛音激射之下，雖處陸地，無水生潮，但此曲遇水則發，人之血脈亦為「水」，因此自然便「心脈沸騰」了。

鍾離春全力吹奏之下，笛音已如萬馬奔騰，戰鼓雷鳴，在方圓五里之地迴蕩。

那門衛官此時已歡然而舞，隨笛音舉手投足，神態歡欣之極。漸而越舞越勁，越轉越快，已狀如瘋狂，再不克自控。

九天玄女對齊國甚有好感，因此不欲過份為難這門衛官，便含笑

向鍾離春傳音道：「春兒，韵轉潮退，再轉潮收，適可而止足矣！」

鍾離春耳際傳入九天玄女的訓示，這才把笛音緩緩收攝，猶如從暴風驟雨，一轉而和風細雨了。

但鍾離春並不知道，「潮生曲」一响，非同小可，近水足令潮生，近人足令人心血沸騰，猶如血潮驟湧，早已把五里範圍內的王宮中人驚動了。

鍾離春的笛音剛歇，王宮裏面已有一隊武士，簇擁着兩位身披將袍的青年男子，匆匆奔出。那門衛官目瞪口呆了一會，此時見身披戰袍的兩男子奔出，才如夢乍醒，慌忙俯身道：「下官恭迎齊太子辟疆、大將軍田忌！」有草野民女在此喧吵，驚擾王宮內苑，下官未能制止，罪該萬死！」

武士簇擁而出的兩位將袍男子，原來一位是齊國的大將軍田忌，另一位便是齊太子田辟疆，兩人均是齊國有名的戰將重臣。

九天玄女目注齊太子田辟疆一眼，又瞥一眼大將軍田忌，再向鍾離春審視一霎，忽地微笑一下，似已有所判斷，只是並沒有直白。

門衛官此時見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傲然而立，並不向來人敬禮，便慌得喝道：「草野民女，見了太子和大將軍，還不趕緊見駕？」

不料九天玄女和鍾離春二人，卻依然傲然挺立，對「太子、大將軍」根本就不屑一顧，門衛官因此更慌了。

＊　＊　＊

不料那齊太子田辟疆尚未及有所表示，伴護出來的宮內衛便喝道：「見了太子駕臨，尚不跪迎，更出言無禮？」

鍾離春格格大笑道：「一來他並無自報是太子身份，二來本姑娘並非齊國之人，他就算是太子身份，與本姑娘有何相干？因此更說不上跪迎啦！」

宮內衛一聽大怒，便欲出手教訓鍾離春。

齊太子田辟疆卻微微一笑，從容不迫的道：「宮內衛稍安毋躁，這位姑娘所言亦有其道理，父王能以重禮招聘天下文士，又豈在乎這區區小禮節乎？」他一頓，先向鍾離春拱手一揖道：「我便是齊太子田辟疆，姑娘幸勿介懷！」

九天玄女一見，不由暗地點一點頭，心道：堂堂一位齊國太子，竟能如此禮賢下士，實在難得，比之當日所見魏太子嬰齊，這齊太子田辟疆顯然優勝一籌。

鍾離春不料這齊太子田辟疆，竟肯先向她施禮，心中不由一樂，便忍不住格格一笑道：「我叫鍾離春，草野之女，剛才吹笛的是本姑娘也。」

齊太子田辟疆含笑點頭，又道：「未請教這位姑娘高姓大名，仙鄉何處？」

鍾離春一聽，知田辟疆是探問九天玄女了，她不由聳然動容，道：「她是我師傅姑姑，至於她的名頭啊，說出來準把你嚇一大跳，她便是鼎鼎大名的九天……哎喲……」鍾離春說到此處，忽感氣息一窒，悶哼一聲，便說不下去了。

九天玄女微笑接口道：「九天之下皆周土，我不過是周朝的遺民而矣，太子不必詫異。」

原來九天玄女不欲鍾離春說得太多，便暗拂一掌，把她欲說的話逼回去了。九天玄女此時的功力已達隨心所發的境界，她暗發眞氣內力，別人又怎能覺察？

不料田辟疆一聽，卻肅然起敬道：「齊國自東西周以來便已為諸侯，只是無力挽狂瀾於既倒，周朝之覆，列國爭霸，實非齊國田氏所願，姑娘今日尚能以周民自居，令人起敬！」

九天玄女心中又不由一動，她對齊太子田辟疆的判斷又加深一層了，便淡然一笑，也不去分辯。

鍾離春卻忍不住了，向齊太子田辟疆大聲道：「齊太子！你我均已各報姓氏了，你出來有何用意？便快爽眞道出來吧！」

鍾離春初涉江湖，更是初入官場，根本就不懂什麼應酬禮儀，她的口氣就似對自己相熟的人一般隨便。齊太子田辟疆卻居然不以為意，他向鍾離春微笑道：「鍾姑娘剛才一曲，聲震內宮朝野，父王乍聞之下，亦不禁手舞足蹈，躍躍欲舞，幸虧姑娘的笛音突然收歇，父王才不致當着羣臣面前出醜起舞，他神色略定，便差我和田將軍出來，說無論如何要請吹笛之人入宮，以便細賞妙韵奇音，萬望姑娘答允父王所請！」

鍾離春眼珠一轉，道：「你父王只請吹笛之人，不請吹笛人的師傅嗎？」

大將軍田忌一聽，大笑道：「姑娘明知故問，有奇師才有奇徒，奇徒已請，奇師豈能遺漏了，兩位請！」

九天玄女又目注大將軍田忌一眼，心道：此人額寬鼻厚嘴大，不失為一位心境恢宏的戰將，可惜額上智慧紋不現，於運籌帷幄的將帥之材，便不免有所厥如矣。

九天玄女心中忖念，但也不去說破，隨齊太子田辟疆、大將軍田忌等人一道，欣然步入齊國王宮。

一眾人等，逕直走進齊王宮勤政殿。原來此時齊威王田因齊正與羣臣議政，勤政殿上冠蓋雲集，君臣均在肅穆而候。

齊太子田辟疆先上前參奏道：「父王，剛在宮門外吹笛者，已引領進殿，候父王令旨。」

齊威王一聽大喜道：「快請！」

齊太子田辟疆又微笑道：「吹笛之人禮數欠週，此點尚請父王鑑諒。」

齊威王一聽大笑道：「寡人豈是心胸狹窄之人，但有眞材實學者，心性必孤傲也，寡人豈會見怪，太子不必擔心，且請彼等殿上相見便了。」

齊太子田辟疆這才欣然向宮內衛道：「快請兩位姑娘進殿見駕！」

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兩人，大步走到階前，僅向齊威王略一揖，便挺立殿上，微笑不語。

齊威王向階下一望，只見兩位姑娘，一位年長的美中帶種神秘莫測的威儀，令人不敢逼視，年幼的一位卻相貌奇特，說不得是醜是美，嬌野之中透出一股逼人的靈氣。

齊威王身處深宮，幾曾見過這等江湖奇女子，他不由又驚又奇又喜，輕聲道：「剛才是兩位姑娘嗚笛嗎？」

鍾離春臉一揚道：「不錯，是又怎樣？」

齊威王果然心胸甚廣，並不因客人無禮而有絲毫動怒，反而呵呵一笑道：「果然是奇人異士，面對寡人亦毫不爲怯，好！好！好極了！那請問姑娘，妳小小年紀，竟能練成這等笛音動人心的超凡境界嗎？」

鍾離春但感齊國自國君到太子、大將軍、羣臣，均很有趣，心中先就一喜，此時不由便欣然一笑。

齊太子田辟疆因擔心鍾離春在殿上無禮鬧事，一直目注她的動靜，此刻乍觸她的欣然一笑，田辟疆不禁心中一蕩，他但覺她這一笑簡直有如她所吹奏的魔笛之音，令人心弦亦爲之猛地一抖。

不知爲什麼，田辟疆自觸着鍾離春這欣然一笑後，心境竟忽爾一變，他原來但願鍾離春不會無禮鬧事，好來好去便心願足矣，但此時他卻忽生異想，但望父王能喜歡鍾離春之材，留她在齊國長住，爲什麼？因爲這樣一來，他便可時時與她見面了。

齊太子田辟疆的心變得很微妙，因此竟怔怔的不發一語，無人可以明白他此刻的神秘心事。

九天玄女目力何等銳利，她發覺鍾離春忽露欣然笑意，那齊太子田辟疆神色便忽變，變得有點痴痴呆呆的，心中不由好氣又好笑，暗道：春兒乃「仙狐龍穴之女」，堪稱「絕世龍狐」，她這一笑，隱含絕世龍狐的驚人魅力，齊太子田辟疆額中天庭已微現桃紅色澤，此乃姻緣之兆，此際恰恰與「絕世龍狐」魅力相遇，田辟疆又如何抵受得住，莫非春兒的本命已與天機大勢相合了嗎？這倒要仔細留意了。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便不待齊威王相詢，忽然道：「小徒鍾離春，偶爾興起，宮外嗚笛，驚擾齊王，尚祈齊王恕她不敬冒失之罪。」

齊王田因齊突聽九天玄女開口發話，他但覺九天玄女美中含威，令人不敢輕慢，他不禁呵呵一笑，道：「原來是姑娘的愛徒，她笛音神妙，連寡人議政之心亦被逗動了，名師出高徒，又何罪之有，未請教姑娘高姓大名，仙籍何處？此番入齊，是否有何指點寡人？但望姑娘不吝賜告。」

九天玄女自入齊以來，對齊國百姓獨享太平印象甚深，此時面見齊國君臣，但感朝野均洋溢上下同心的祥和景象，她對齊國的印象，不禁又添了幾分好感。

此時她見齊威王果然處事恢宏大度，甚有王者之風，便微微一笑，道：「我姓鍾名靜，來自洛陽，周朝的遺民而已。」

齊威王一聽，肅然起敬道：「原來鍾姑娘來自周天子腳下，不愧爲天朝之女，仙駕降臨齊國，乃齊國之榮也。」

鍾離春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齊王，師傅姑姑她不但是來自周天子腳下，她的本領，說出來更會嚇你一跳呢！」

此時九天玄女並沒阻止鍾離春說話，因爲她忽然覺得，天機大勢雖主天下戰亂，但能保住一地的和平，令百姓稍減戰禍之苦，那齊國恰恰便是這一塊亂中的樂土了，九天玄女這般判斷，便忽萌助齊國抗擊強敵魏國的主意，因此她故意讓鍾離春說話，以此來打動齊威王的心意。

果然齊威王一聽，便饒有興趣的問鍾離春道：「噢？令師尚有何驚人本事，說出來讓寡人聽聽好麼？」

鍾離春見九天玄女含笑不語，便知她已然默許了，她眉兒一揚，便朗聲道：「師傅姑姑天機兵法、神算妙測，上窮九天、下落黃泉，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鍾離春此言一出，齊國勤政殿上，登時哄的一陣大笑，有大臣笑道：「這位小姑娘的笛音固然可亂人心性，不料她的大話，也吹得如此犀利，呵呵，當今之世，誰敢自誇精通天機兵法？更神算妙測，上窮九天、下落黃泉，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這位大臣說話之聲，震動殿內，隨即又有附和大笑，顯然這位大臣在齊國的地位不輕。

鍾離春雖然聰明絕頂，但初涉朝廷，乍臨官場，一時間竟作聲不得，不得不思忖如何反駁這位大臣的嘲笑。

九天玄女目注發笑的大臣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這位大臣，莫非姓鄒且位居相國嗎？小徒一時胡說八道，幸勿見怪。」

九天玄女輕輕一句，卻如雷貫耳，把那位大臣震得嗡嗡迴响，他不由一陣發怔道：「妳……妳乍臨齊國，怎的便知老夫姓氏官位？」

九天玄女淡然一笑道：「你左耳皺而右耳張，豈非一個『鄒』字嗎？且你準頭現紫，時年四十有八，當主貴氣正盛，位極人臣，必乃一國之相無疑，合而觀之，便不難判斷『鄒相國』三字矣！」

這位大臣，果然便是齊國的相國鄒忌，此時他不由一陣目瞪口呆，驚歎之餘，又有點疑惑，暗道：莫非剛才太子或田將軍，已暗地把老夫的身份洩露了？

鄒忌思疑之際，太子田辟疆已驚歎道：「他果然是相國鄒忌，姑娘僅憑一面之判，便可知他身份姓氏，這等本領，果然是神算妙測之術也。」

鄒忌一聽，他素知太子心性沉穩，言出無虛，他既然如此感歎，足證他絕未向她洩露自己的身份了，而由此亦足證此女全憑神技而判，絕非妖惑之言了。非妖惑之言，那便是眞材實學，老天，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神技？若施展起來，豈非連人的骨縫也瞧透了？齊相國鄒忌因此而嚇得不敢作聲，因爲他心中有些秘密，是決計不可暴露的，特別是在大將軍田忌的面前。

九天玄女一眼便窺透鄒相國對她的「九天秘技」十分忌憚，她也不去點破，反向他微微一笑道：「鄒相國不必介意，此乃雕蟲小技而已。」

鄒忌不敢作聲，默然不語，暗自慶幸自己到底並無多大開罪之處，否則惹怒了她，說不定會令自己更難看了。

大將軍田忌卻心直口快，他向九天玄女轟然大笑道：「鍾姑娘太謙了，若這等奇技亦爲雕蟲小技，那普天下的能人異士也不敢自誇矣，田某人佩服之極！」

九天玄女已有心打動齊國君臣的心意了，她因此目注田忌一眼，便向他微笑道：「田將軍寬以待人，心胸廣闊，此乃化兇爲吉的本命之兆。」

田忌一聽，呵呵笑道：「田某一生爲齊國效力，心無異志，將軍戰死沙場，那是爲將之榮，又何來兇兆？」

九天玄女微笑點頭，道：「田將軍豪氣干雲，令人敬佩，不過田將軍出任以來，屢遭兇險，若非心闊之吉，化去你兇險之氣，田將軍只怕過不了鼻樑右側太陰位一關矣。」

田忌一聽，不由喃喃道：「那這一關主田某何年？」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太陰、少陽皆爲主災難之位，又太陰行年值三十有六，因此田將軍那兇危一關，必在三十六歲之年也！」

田忌一聽，不由呆呆的發怔，一時間竟無話可說。

齊太子田辟疆時年僅十九，他自然不知十多年前的往事，忙向田忌道：「田將軍，這位鍾姑娘所判，是也不是？」

田忌歎了口氣，苦笑道：「何止是，簡直千眞萬確，她便有如親歷其境其事似的，太子有所不知，當年正值魏國攻齊，田某隨主公征戰，貪功冒進，不愼誤墮敵軍陷阱，田某身中箭傷，眼看生命不保，幸得部下一位偏將，與田某換了戰袍、馬車，拚死衝殺，敵方以爲是田某，全力追殺，田某才幸而趁機逃脫生命……但那位偏將，卻不幸以身殉國了。」

此時齊威王亦點頭歎道：「那位將軍以生命保住寡人的重臣，功不可沒，這也是田將軍平日治兵能以恩威並重之故啊！」

齊太子田辟疆一聽，便聳然動容道：「這豈非田將軍的寬容心胸，化去其生命之險嗎？鍾姑娘所判竟靈驗如斯，她簡直可與未卜先知的仙人一類相比擬了，好一位當世活聖姑！」

就因齊太子田辟疆這一言，九天玄女的「聖姑」稱號，便開始在列國中流傳了。

齊國公見九天玄女果然神算驚人，他也不甘錯失良機，忙向九天玄女道：「太子所言不錯，姑娘果然是當世臨凡活聖姑，但未知聖姑能否向寡人指點一下齊國的運程？以便寡人有所依循！」齊威王此時對九天玄女已甚爲佩服，因此他的口氣亦十分懇切。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她原已有意助齊國保住這塊戰亂中的樂土，便不有所隱瞞，略示天機道：「齊王，目下七國併峙，已成定局，戰亂之世，唯强盛以自保，方爲治國之道，齊國禮延下士，舉國上下一片祥和氣象，此乃已得人和之兆，實爲立國之本。只須在此點上勵精圖治，不但富國，且要强兵，則長治可期，樂土可保矣！」

齊威王微帶迷惑道：「爲何人和之兆，竟如此重要！尚請聖姑明示。」

九天玄女微笑道：「天機大勢乃立國之週圍環境，唯有適者生存，此乃順應天機之論也。但如何順應以適，便須看一國之地理，若易

守難攻，天險相護，則可保偏安，但決非長存；若要長存，則須舉國上下齊心，共禦外侮，更須國富兵强，如此則可保長治久安矣。是故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治國論也。」

九天玄女朗朗而言，聲雖不大，卻如暮鼓晨鐘，震人心弦。齊國勤政殿上，此刻一片肅然。

齊威王田因齊沉吟半晌，忽然以手加額，賀道：「寡人有幸，得蒙天賜聖姑階前，治國宏論，發人警醒！」他一頓，又下令道：「快排貴賓之宴，以酬謝聖姑指點之情。」

君令如山，齊威王一聲令下，勤政殿上，便擺出席席盛宴，齊國民生富足，物產豐盛，特別盛產各類珍貴海味。因此有些東西，竟連九天玄女亦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齊威王自己坐了上席，又請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師徒二人坐了首席，齊太子田辟疆坐在右首相陪，相國鄒忌、大將軍田忌分別排在太子和九天玄女師徒的下席了。

相國鄒忌悶聲不語，似滿懷心事，又似乎因落在九天玄女這等草野的下首而心懷不忿。

大將軍田忌卻毫不以為意，談笑自如，席間反而先向九天玄女敬酒致意。

相較之下，相國鄒忌和大將軍田忌，兩人心胸之寬窄，便立見高下了。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相國鄒忌絕非善類，論心計大將軍田忌顯然決非其對手，兩人面和心實不和，田忌乃齊國的樑柱之臣，有甚不測，齊國危矣！九天玄女這般思忖，便有相助田忌之意了。

＊　＊　＊

九天玄女既萌相助田忌之意，她便想起她的大徒弟孫斌來了，暗道：按孫斌的本命，於順應天機大勢之前，必先遭酷劫，此事避無可避。目下他若投奔齊國，相助齊國及田忌，正是順應天機之舉，然則他目下的本命之劫又是否已然應驗？

九天玄女沉吟之際，齊威王向九天玄女舉杯道：「寡人先敬聖姑一杯，再有事向聖姑請教。」

九天玄女微笑不語，鍾離春卻格格一笑道：「齊王，這算是以杯中之物，去討治國良策麼？哈哈。」

齊威王亦大笑道：「酒能令人興奮，但望聖姑喝了這一杯後，心情高興，便不吝賜告也！」

九天玄女含笑道：「杯中之物，豈能令我心性眩惑，齊王有話但說無妨。」

齊威王一聽，連忙道：「那寡人便不客氣了，依聖姑之見，目下齊國如何與列國週旋，望聖姑不吝賜告。」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略示天機道：「現下齊國南與楚為鄰，北與燕相接，西與趙相連，東則瀕臨大海；按四面之勢而論，東面大海乃最佳天然屏障，縱觀天下，尚未有橫海遠渡而攻勝之先例也。南面楚雖為大國，但目下內亂不息；北面燕國亦如是也。唯有西面之趙，不能不小心提防，時刻應保持戒備之態。」

齊威王沉吟不語，相國鄒忌此時忽然接口道：「趙乃弱國，憑齊之聲威，趙國豈敢圖謀於齊？因此亦不足為患也！」

九天玄女微笑道：「趙雖弱國，但趙乃三晉之一，與魏國有世交之誼，若魏國與趙國、韓國聯合攻齊，則齊國危矣！若魏國攻趙，則齊國亦難獨存！」

鄒忌不以為然的嘿嘿一笑，道：「憑齊國之力，就算魏、趙、韓三國聯手，又何懼之有？再者魏若攻趙，正好任其自相殘殺，齊國完全可以獨善其身，坐山觀虎鬥，何樂而不為，豈會難以獨存？姑娘之言，未免有失偏差！」

九天玄女目注鄒忌一眼，心中一動，暗道：鄒忌時年四十有八，運走準頭，準頭雖現貴氣，但灰黑之氣隱伏其中，閃爍不定，此乃心計大旺之象，他必因害怕若齊國用兵，田忌乃武將，立功機會大增，影響了他的聲名地位，因此不惜以假像迷惑齊威王也！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便忽地微微一笑，隨即肅然道：「不然，但凡出以公心，着眼於國運者，皆明白唇既亡矣齒豈不寒這個道理，就如魏國若攻趙滅韓，則其國力必大增，屆時齊國與魏相鄰，猶如與虎相伴，又是否可以獨善其身哉？」

九天玄女此言一出，鄒忌不由啞口無言。他不敢作聲，因為他發覺九天玄女果然已窺透了他不欲田忌立功的私心。

齊威王沉吟半晌，忽然手擊桌道：「不錯！唇亡齒寒，人之五官尚且如此，何況是一國之處，寡人意決矣！」

齊威王話音未落，庭外忽有一陣狂風刮起，把殿外的一棵梧桐樹吹折了。

齊威王一見，神色不由微變，他忙向九天玄女道：「聖姑神算驚人，未知此乃何兆？」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道：「狂風突起，梧桐枝折，此乃刀兵突起，勢將危及齊國的警兆也。」

齊威王一聽，不由亦將信將疑道：「聖姑所言，或許有差，因寡人已派出探子，遍佈列國，若有異動，寡人豈會毫無所察？」

齊威王話音未了，殿外忽有齊國探子回報緊急軍情，請王上定奪是否傳入？」

齊威王聞報不由一怔，忙道：「快傳探馬進殿！」

不一會，探馬便飛快而進，跪下向齊威王稟奏道：「末將稟告王上，魏國已密調大軍，雲集趙國邊關，準備大舉進侵趙國。」

這位探馬話聲未落，又有探馬匆匆進來，向齊威王稟道：「末將剛從趙國趕回，魏國大軍已攻入趙國邊關五十里了。」

齊威王一聽，不由一陣目瞪口呆，暗自出神道當世竟有如此神算之術，好一會，齊威王才回過神來，向探馬道：「統軍攻趙的魏國大將是誰？」

探馬回道：「據末將所知，統軍的魏將姓龐名涓，近年投奔魏國，其人勇猛，又工於心計，征戰以來，所向無敵！」

探馬話音未落，齊威王尚未及有所表示，鍾離春突然搶先道：「探馬將軍，魏國統兵之將姓龐名涓？你沒說錯嗎？」

探馬將軍斷然道：「千眞萬確，決無說錯半字。」

鍾離春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道：「妙！妙極了……如今各為其國，同門師兄妹眼看要兵戎相見了。」

齊威王一聽，又驚又奇，目注鍾離春道：「鍾姑娘說甚同門師兄妹兵戎相見，難道鍾姑娘與龐涓有同門之誼嗎？」

鍾離春一時口快，卻被齊威王抓住話中的焦點，她不由一怔，暗道：齊威王耳朵怎的如此犀利，輕輕一句，便被他狠狠抓住了，一時間，鍾離春也不知是否該坦白道出。

九天玄女卻忽然點點頭道：「不錯，龐涓正是吾門中的二徒。」

齊威王一聽，不由又吃驚道：「聖姑神機莫測，所出之徒自然驚天動地，難怪龐涓征戰以來所向無敵矣！哎，寡人無緣，齊國無福，未能招納此等驚世人材。」

鍾離春嘴唇一抿，不以為意的一笑道：「二師哥龐涓算什麼，若請征戰統兵的天機兵法啊，大師哥他何止優勝十倍於龐涓。」

鍾離春話音未落，齊威王便急道：「好極了，請問鍾姑娘妳的大師兄是誰？現在何處高就？」

鍾離春笑道：「齊王啊，你問這怎的？」

齊威王歎道：「寡人求才若渴，若你的大師哥為齊國效力，那是寡人求之若渴的對象啊！」

鍾離春正欲說什麼，九天玄女忽然又接口道：「齊王有所不知，吾之大徒目下正逢本命之劫，尚未知他能否逃得出此慘酷劫數，若逃得出則可順天機大勢而行，若逃不出，則得來亦失其用矣！因此他為誰效力之事，目下尚難下判斷。」

齊威王不由失望道：「聖姑之判，自無差錯，此乃寡人無緣，齊國無福也，但聖姑任何時候向寡人引薦令徒，寡人均無任歡迎也。」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忽然道：「吾之大徒弟並非與齊國無緣，只是適逢本命之劫，一時間連我亦無法遂下判斷而已！」

齊威王忙道：「那聖姑什麼時候，方可下此判斷？」

九天玄女沉吟道：「此事恰處生死玄妙之關，雖乃其本命使然，但亦須賴外力助之，看來我亦只好走一趟魏國了。」

九天玄女此言一出，不但齊威王吃驚，連太子田辟疆、大將軍田忌也猛地停杯不飲，異口同聲急道：「聖姑欲入魏國，未知有何打算？尚請賜告！」

鍾離春格格一笑道：「我師傅姑姑之意，自然是駕臨魏國，實地一察魏國之國運氣數如何啦！」

大將軍田忌一聽，歎道：「原來聖姑尚精於堪察國運氣數之道，若齊國不能挽留聖姑的芳駕，乃齊國絕大之失矣！」

齊太子田辟疆也歎道：「鍾姑娘，令師神機莫測，她駕臨何地，即是何地之福，能否代齊國挽留令師再逗留齊國一二？」

鍾離春一聽，嚇得吐舌道：「天下事易求，獨此事難為也。」

太子田辟疆忙道：「為什麼？鍾姑娘！」

鍾離春歎了口氣，道：「我師傅姑姑決斷之事，當今世上誰可令她更改，只怕連天皇老子降臨也難辦到也。」

太子田辟疆亦歎氣道：「鍾姑娘如此說，乃上天註定齊國之失矣！」

九天玄女一直沉吟不語，此時忽然目注太子和鍾離春一眼，便微微一笑道：「太子，失中得所伏，得中失所倚，得失原可轉化，又何必計較於一時一事？」

太子田辟疆的視線，此時恰與鍾離春的眼線相觸，一道無形的魔力，似從鍾離春的眼神射出，田辟疆的心不由又抖蕩一下，情不自禁的喃喃道：「……失中得所伏，得中失所倚……得失原可轉化……是，聖姑，田辟疆明白了。」

太子田辟疆說罷，臉上竟欣然而有得色。但誰也不知道他到底明白了什麼。

齊威王也感迷惑，無奈向九天玄女道：「寡人知無法改變聖姑的決斷，但聖姑此行魏國，未知何時再降臨齊地？」

九天玄女有感齊國君臣的誠意，便略示端倪道：「齊國乃戰亂中的樂土，齊王只要能穩守治國安民爲本之旨，又何愁天下能人異士不歸乎？一切尚祈好自爲之！」

齊威王沉吟片刻，似有所悟，臉上亦露笑意，輕聲道：「聖姑此行魏國，兇險重重，是否須寡人派兵相護？」

鍾離春一聽格格大笑道：「我師傅姑姑的本事啊，你等僅知一二，就算是龍潭虎穴，亦如閒庭信步矣！」

九天玄女卻忽然向齊威王點頭謝道：「多謝齊王美意，入魏之行我足可應付，但請派出一架馬車，在魏國與趙國交界的虹梯關守候，便足感盛情矣。」

齊威王道：「這有何難，齊國與趙國交情不錯，莫說一架馬車，便一隊兵馬，亦可安排妥當，聖姑幸勿介意，但請芳駕早去早回！」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再沒發話。衆人再喝了一會酒宴，正高興時，衆人眼前一花，竟已失去九天玄女和鍾離春的所在了。她兩人到底如何出殿而去，便連武功甚佳的大將軍田忌、太子田辟疆也不知道。

齊威王感歎道：「寡人若得如此能人異士相助，則幸莫大焉！」

此時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已出了齊都臨淄城，向西面的趙國地域掠行。

九天玄女的輕身功夫，已如半仙之體，猶如行雲流水，根本不必着力，身子已疾飄而前。鍾離春出身靈異，進境神速，短短數年歷練，她的身法便幾可與九天玄女併駕齊驅了。

不消大半日功夫，兩人便已抄捷路馳抵趙國邊關重鎮虹梯關了。

虹梯關地處趙魏界水澤河畔，關後數十里便是趙都邯鄲的屏障石鼓山，石鼓山下，便是千古名城趙都邯鄲了。

剛抵虹梯關山背，鍾離春猛地想起九天玄女請齊威王派車之事，她已憋了許久，此時忍不住道：「師傅姑姑，此行既入魏國探其國運，那請齊王派馬車接應作甚麼？聖姑決非用馬車之人啊！」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春兒，妳我用不着，但焉知什麼時候要用上，這叫有備無患，搶佔先機也！」

鍾離春眼珠一轉，道：「師傅姑姑，不對啊！」

九天玄女含笑道：「有何不對？」

鍾離春格格一笑道：「用馬車者，必乃不良於行之人也，師傅姑姑和春兒斷用不着，那顯然便另有其人也，但未知此人是誰？師傅姑姑連春兒也隱瞞嗎？」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忽然道：「春兒果然肯用腦筋，備用馬車的，果然另有其人，而此人與春兒有甚深干連，因此不欲過早令妳驚疑也！」

鍾離春想了想，便有點明白了，她眨了眨眼，道：「師傅姑姑此行，似與兩位師哥有關，但二師哥龐涓已貴爲魏國大將軍，他豈肯入齊？因此馬車必非爲其備用，莫非此乃爲大師哥孫斌而設嗎？但大師哥武功甚佳，他尚在北面百里外的恒山之上，怎會在此？他又怎會不良於行？」

九天玄女忽然微微嘆口氣道：「世事玄奇，又豈能一概而論，妳大師哥的本命與二師哥的本命相生相剋，如今龐涓本命正逢大旺，貴氣暴發，則妳大師哥本命劫數必定難逃矣！因此不能不有所準備。」

鍾離春素來偏於大師哥孫斌，她一聽便怒道：「二師哥龐涓竟敢加害大師哥嗎？哼哼！他若敢對大師哥不利，春兒必替大師哥報仇。」

九天玄女沉吟道：「此事我只是依兩人本命運數推算，尚未能妄下判斷，其中亦尚有迷惑之處，未有眞憑實據，春兒斷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便有違天機大勢了。」

鍾離春吐舌道：「春兒沒師傅姑姑之命，豈敢妄爲，而且亦決計不能成事。」

九天玄女微笑道：「爲什麼？」

鍾離春笑道：「一來這是逆天機而行，師傅姑姑曾說逆天機者必失；二來二師哥如今貴爲魏國大將軍，手握重兵，若無師傅姑姑出手，誰可近得二師哥身？因此什麼替大師哥報仇之說，不外空口白話矣。」

九天玄女點點頭道：「不錯，春兒，我輩中人，行事不宜魯莽，否則便非老子的門人了，知道嗎？」

說話時，山下突然傳來一陣萬馬奔騰的隆隆聲，九天玄女袖占一課，卻得「易經」的「夬」卦九三爻，曰：壯於夬，有兇。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

九天玄女思忖道：「夬」即顴骨之謂，臉現顴骨者，必剛強也，亦即才華卓著而露於人前，以致必招小人的憎忌，加以暗算，結果必然十分兇險，這便是「壯於夬，有兇。」之謂也。又「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一句，則指那被暗算之人，無奈與小人妥協，但其中卻受小人受制，斷絕外界，以致猶如獨行於雨中，被陰雨包圍，雖心中不忿，卻無可奈何，幸而此卦暗示那剛強才華卓著之人，最後終與小人決斷，從此便如魚入

海，一往無前了！其中那剛強才華卓著之人，似乎暗指斌兒，那小人卻又主誰？莫非眞的是龐涓此人嗎？

九天玄女心念急轉，忽決然道：「春兒！快走！這便下山闖一闖魏國的軍營。」

鍾離春一聽大喜道：「好啊！師傅姑姑！這一路悄悄而行，可把春兒悶死了！」

鍾離春說罷，搶先掠下山去了。

山下果然是攻入趙國的魏國大軍，只見車馬林立，禁衛森嚴，軍隊佈陣駐紮，竟然甚有章法，遠遠中軍帳高豎一面「龐」字帥旗。

九天玄女不由暗道：依此佈陣，但按龐涓平日所學，尚不足排此精明陣法，莫非他軍中尚有異人相助嗎？

九天玄女這般忖念，便逕直的向中軍大營方向掠去，剛抵中軍大營的邊緣，便被一隊禁衛的魏兵截住了。「無知村姑，竟敢擅闖軍營，汝知此乃中軍將帥大營嗎？」魏兵中有頭領大喝道。

鍾離春一聽，登時大怒道：「汝敢出口傷人，有辱我師傅姑姑，汝簡直不知死活了。」

魏兵頭領大笑道：「我魏國大軍，所向無敵，怕了誰來，罵妳又怎樣？若不退開，休怪刀槍無眼矣！」說罷長槍一挺，竟向九天玄女直刺而至。

九天玄女本來不欲耀武，但不料魏兵狂傲，槍頭已驀地刺近身前，她不由微哼一聲，伸出指頭，向槍頭略微運力一彈，一股無爲眞氣便沿槍頭疾送而出。

魏兵頭領刺出的槍頭立刻噗地一下，斷爲兩截，餘勢不止，一股無影無形、無聲無息的彈力射至，魏兵頭領的身子，立刻被彈退三尺有餘！

魏兵頭領臉色大變，目注九天玄女，如遇鬼怪似的嘎聲道：「妳……妳這是什麼妖術？敢來暗算魏國兵將？」

九天玄女無心與這等狂傲魏兵糾纏，她俏目一張，一道寒光閃出，令人觸之遍體生寒，沉聲道：「汝去告知汝軍主帥，就說九天玄女在他軍營前降臨了。」

魏兵頭領心中一寒，不知怎地，他忽然覺得，這位美中帶威儀的「村姑」，她的話竟如令旨般不可抗拒，他無奈向身後的魏兵下令道：「本將軍立刻入營稟報主帥，未得命令，任何人不準擅進……」話未說完，他已飛身入營稟報主帥去了。他大概亦知道，憑這位「村姑」的身手，就算再多三數隊魏兵，也決計阻止不了她的闖營！

* * *

不一會，魏兵頭領便飛快而至，向九天玄女道：「主帥有請！」

九天玄女默然不語，隨領兵頭領走去中軍大營。鍾離春心中卻暗怒道：「這主帥分明是二師哥龐涓，他聽說師傅姑姑大駕光臨，竟如此傲慢，不親自出來相迎！」但眼見九天玄女並無慍怒之意，鍾離春只好按捺心中的怒氣。

九天玄女隨領兵頭領走進中軍主帥營帳，俏目一掃，便見一位身穿帥袍的大將，正端坐營帳正中的案桌後，左右衛兵林立，威風凜凜，正是她的二徒弟龐涓。

龐涓猛一抬頭，認出來人果然是他的授業師傅九天玄女，他目中不由閃過一絲惶然，但稍縱即逝，僅略一欠身，便傲氣十足的向九天玄女道：「原來是師傅大駕光臨，請恕龐涓軍務在身，不便行師徒之禮！」

九天玄女淡然一笑，對龐涓的無禮倨傲並不以爲意。鍾離春卻恨得牙癢癢的，幾乎忍不住要罵人了。

龐涓見九天玄女默然不語，只是運目力盯着他，心中不由一寒，因爲他深知九天玄女的厲害，怕她把自己的秘密勾當瞧穿了，便又向她略一欠身道：「龐涓軍務緊急，不便招待師傅妳，有話但請快說便了！」

鍾離春一聽，實在忍無可忍了，她哼了一聲，道：「二師哥！什麼軍務緊急，不外是統兵侵人國土，殺人百姓罷了！你難道連鍾師妹我亦認不出了？」

龐涓一聽，臉色一沉道：「軍中無父子，更何況是同門師兄妹，鍾師妹幸勿胡言亂語，不然便有擾我軍心之嫌了。」

鍾離春氣得咬牙道：「擾你又如何？難道要治我殺頭死罪嗎？」

龐涓厲聲道：「龐涓身爲魏軍統帥，在其位忠其事，斷不容有人妖言惑衆，同門之誼，只好日後再敘了！」

鍾離春氣得便要發作，她伸手欲取玉笛，以一曲「潮生曲」教訓龐涓的無禮倨傲。

九天玄女卻微一拂手，制止了鍾離春的動作。她向龐涓微微一笑道：「龐將軍，請問何爲妖言？如何惑衆？」

九天玄女這一聲「龐將軍」，便令龐涓心中一凜，因爲他深知九天玄女這一句稱謂，便是不把他視爲門徒了！但此時此刻，卻又不容龐涓在部屬面前示弱，無奈只好硬着頭皮道：「趙國不服我主公魏惠王，對我魏國無禮，有辱魏國國體，龐涓統魏軍討伐，乃順天而行，明正言順之舉，若有異議，爲趙國說項，便是妖言，當着魏軍統帥妖言

，便是惑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然則魏國恃强凌弱，佔人疆土，奪人城池，四出殺伐，蒼生受屠，天怒人怨，龐將軍爲此效力，更出言辯護，又是否妖言惑衆？」

龐涓一聽，他深知九天玄女精於天機兵法，又豈是他所能辯駁，但此時其勢又猶如騎虎難下，不由惱羞成怒道：「師傅既不視龐涓爲徒，龐涓也就只好公事公辦，按軍規處措了，軍中不容狡辯，兩位請退出去！」

鍾離春見龐涓竟敢下逐客令，大怒道：「龐涓，我等不退又如何？」

龐涓冷哼一聲道：「本座手握雄兵三十萬，豈容外人於軍中放肆，彼此好來好去，日後尚好相見，不然，哼哼，休怪本座手下無情！」

鍾離春氣得說不出話來，九天玄女卻淡然一笑，道：「不錯，日後自有相見之時，九天玄女這便先行告退也罷！」

九天玄女說罷，挽起鍾離春欲抽魔笛的手兒，施然疾退而出。

兩人離開魏軍軍營，又掠上軍營後面的山上。九天玄女在一塊巨石上盤膝而坐，臉上無慍無惱，神色安祥極了。

鍾離春實在忍不住了，她氣呼呼的道：「師傅姑姑，龐涓這鬼東西如此傲慢，師傅姑姑爲何不出手懲戒？又不許我教訓於他，師傅姑姑可知春兒快要被氣死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龐涓此子屬鷹形命相，心性陰狠倨傲，此點於八年前我已察覺，早知如此，又何來氣惱？而且龐涓的本命運値大旺之期，此時連我亦未必可以把他制服，既然如此，又何必妄動。再者身處軍營，動起手來必招慘酷殺戮，兵勇無辜，何必累及？因此便先任其倨傲自恃一回罷了！」

鍾離春歎了口氣，道：「師傅姑姑心闊如海，春兒也無話可說啦，但師傅姑姑爲何又不走路，卻在這山上逗留？」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我剛才在龐涓身上，已發現了一點異兆，因此非探究清楚不可。」

鍾離春奇道：「師傅姑姑片刻之間，發現什麼異兆？」

九天玄女沉吟道：「龐涓身上透出一股淡淡的灰黑之氣，那是一種常人極難察覺的寃屈之氣。」

鍾離春不由一怔，忙道：「龐涓這鬼東西正値得意之時，他有何寃屈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不然，透出寃屈之氣的人，並非他眞正受寃屈者，而是另有其人。」

鍾離春越聽越迷惑道：「爲什麼啊？師傅姑姑！」

九天玄女微笑道：「被人寃屈者，其寃屈之氣往往附於寃屈人者身上，其中的關鍵，在於被寃屈者是否剛强不屈罷了，若其軟弱，則寃屈之氣隨風而散，若其剛强，則寃屈之氣必附於寃屈人者身上，這便是人間寃寃相報的玄妙之道了。」九天玄女甚喜鍾離春這位女徒，因此她依「人間道」的秘訣，不厭其煩的解釋其中的玄妙之處。

而且九天玄女也深知，鍾離春的本命乃貴格之人，絕非征戰之女，她傳她「人間道」的要旨，以便她日後善察世情，則自己的心願便足矣。

當下鍾離春略一沉吟，便即領悟，她不由格格一笑道：「師傅姑姑，這的確玄妙之極啊，既然如此玄妙，師傅姑姑快動身啊！」

九天玄女微笑道：「春兒，上哪去？」

鍾離春笑道：「自然是勇闖魏軍大營，探查那寃屈之氣啊！」

九天玄女聞言不禁欣然一笑，她知鍾離春已領悟其中的奧妙了，暗道：兒果然不愧是「絕世龍狐」，她悟性之高，竟連當日的九天玄女亦比下去了，可惜她並非吾道中人，不然世間又添一位玄機女大師了！這是九天玄女的心裏話，自然不會說出。她抬眼望一下天際，忽然微笑道：「時辰未到，春兒稍安毋躁！」

鍾離春眼見天色已暗黑下來，道：「師傅姑姑，天已黑了，正好趁機闖營，爲何時辰尚未到呢？」

九天玄女道：「先前我占得一卦，乃『夬』卦中的『九三爻』，此爻是剛爻，且一連在三個爻的上方，超過了中位，因此救此爻所隱兆之人，亦須順應此爻，亦即須在過了中位的時份戌時方可出手也。」

鍾離春道：「爲甚麼須在晚上戌時不可？」

九天玄女微笑道：「九三爻中暗示，被寃屈之人，乃因剛强才華過盛而招禍，因此欲救其人，亦須以柔制剛，以陰尅陽，戌時乃至陰時份，乃拯救至剛之人最佳時辰！」

鍾離春不由歎道：「師傅姑姑神機莫測，又豈是常人所可以推測。」

說話間，天色已漆黑一片，九天玄女仰視天際，但見北斗七星已移向西面，便一躍而起，輕聲道：「戌時已到，闖營救人，此其時矣，春兒快隨我一行。」

九天玄女說時，縱身一躍，身如飛燕，已掠下山去，鍾離春連忙施展輕身功夫，緊隨於後。

片刻之前尚有月色星光，此時

卻忽然烏雲四合，把星月掩蓋，山野間一片漆黑。

九天玄女和鍾離春輕功絕世，在此漆黑之中，更如獲神助，閃電般已潛入魏軍兵營中去了。

九天玄女目力超卓，夜能視物，她認準中央有「帥」字旗的軍帳潛行，片刻之間，便已挨近中軍營帳，她和鍾離春在營帳側邊潛伏下來，眼觀八面，耳聽四方，細察四週動靜。九天玄女凝神之下，此時便連一隻蒼蠅飛過，一片樹葉落地，只怕也逃不出她的耳目了。

就在此時，九天玄女耳際忽然傳入一聲極輕微的歎息道：「哎！枉我胸懷天機兵法，卻成了囚徒之身，困處兵營，此生只怕難展抱負也！」

九天玄女一聽，神色微一凜，因爲她已聽出，歎息之人是誰了，她向鍾離春微一示意，身形一閃，便向歎息聲發處潛行而去。

原來那是中軍帳後面的一座營帳，營帳前面有八名魏兵守衛，就算在此夜深人靜之際，守衛的魏兵亦毫不鬆懈。

九天玄女此時卻毫不猶豫，她身形一晃，已如閃電在守衛的魏兵身前劃過，八名魏兵但覺眼前一花，身上的痳穴、啞穴、昏穴便霎間被封，猶如泥塑木雕的原地挺立不動了。

九天玄女和鍾離春一閃而入，只見營帳內一燈如豆，一位青年男子正在燈下閱書，不時掩卷長歎，他身下竟是一部木製的囚車，雖可自推而動，但卻決計難離囚車半步。

鍾離春一見此人，不由忍不住低呼一聲道：「大師哥！果然是你……是誰把你害成這副模樣的？」鍾離春心中一酸，幾乎掉下淚來。

那人果然是大師哥孫斌，他聞聲抬頭一看，不由悲叫一聲道：「師傅……斌兒悔不聽師傅吩咐，私自下山，終致廢人……師傅的心願，斌兒只怕終生難達也……哎！」孫斌長歎一聲，淚如雨下。

九天玄女向孫斌凝望一眼，已知他身已致殘，臉有刺字，處境悲慘之極，她心中亦不由一震，暗道：斌兒的本命之劫，不料竟致如斯慘酷！她也不及細言，一步掠上前去，伸指一劃，囚車的木枷便無聲斷爲兩截，輕聲道：「斌兒不必悲哀，且鼓起逃生勇氣，師傅這便救你出營去也！」

孫斌悲道：「師傅……斌兒膝蓋已被敲碎，武功盡失，只怕難以逃出生天了，就算逃得出去，臉刺囚字的廢人，還能成得了什麼大事？師傅、師妹快離此兇險之地，斌兒不想連累妳們了。」

鍾離春悲憤之極，作聲不得。

九天玄女卻肅然道：「斌兒，欲人救必先自救，若連與逆境一鬥的勇氣也沒有，又怎能成大事哉！你目下之折，乃本命之劫，鼓起勇氣，過此一劫，此後便足以順應天機大勢而行矣！」

孫斌默默沉思，忽然猛地抬頭，道：「是！師傅，斌兒明白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欣然道：「唔，你明白便可以了，不必再說什麼，先把你救出魏營再作打算。」

九天玄女說罷，伸手一拉木製囚車，帶着斌兒，已閃電般疾奔而出。鍾離春一見，連忙接過囚車，低聲道：「師傅姑姑，待春兒推大師哥，師傅姑姑隨行警戒可也。」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點點頭道：「也好，春兒快推車向虹梯關方向走，我先行替妳開路。」

九天玄女說罷，身形一晃，疾掠而去，她身法如電，遇有魏兵，未等其出聲示警，九天玄女已把他變成泥塑木雕了。鍾離春推着木囚車急走，居然有驚無險，眨眼便奔出魏軍兵營五里外了。

就在此時，魏軍兵營突然吹起號角，似是追殺的警號，立刻，便有成百上千的騎兵疾馳而來，其勢迅猛之極。

鍾離春推着木囚車，速度受限，眨眼便被後面的魏兵追近不到二里路了。

木囚車上的孫斌歎了口氣道：「師妹，魏兵志在捉拿孫斌，妳快丟下囚車，獨自逃生去吧！」

鍾離春眉一揚道：「爲什麼？大師哥！」

孫斌歎氣苦笑道：「孫斌已是廢人一個，師妹風華正茂，正好爲蒼生出力，大師哥絕不願以殘廢之身拖累師妹妳也！師妹快走，不然便來不及了。」

鍾離春傲然一笑道：「鍾離春豈是貪生怕死之輩，師傅姑姑把大師哥交給我，我便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你拋下，哼哼，就算千軍萬馬追近，也未必可以近得我身也！」

鍾離春一面推囚車急走，一面已抽出玉笛，準備萬一危急之際，以一闋「潮生曲」的威力，把千百魏兵的魂兒吹散。

緊急之際，前面黑暗中一輛馬車已疾馳而來，當先引路的正是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向鍾離春低聲道：「春兒！快把斌兒送上馬車，此車乃齊國大將軍田忌的部將親駕接應。」

鍾離春一聽，不由大喜，暗道：師傅姑姑的安排當眞神機莫測，她心中忖念，手下絕不怠慢，把囚車上的孫斌反手一拽，已負到背上

，奔向馬車。

馬車上一位齊將伸手接過孫斌，放入車廂之內，然後急向九天玄女道：「末將奉田將軍之命，務必護送聖姑師徒入齊，聖姑師徒請速上馬車。」

九天玄女微笑道：「將軍速走，我替你引開魏兵，回去轉告田將軍，請他善待小徒孫斌，則九天玄女足感盛情矣！」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伸掌向木囚車一拍，囚車已如箭般的射向另一面，九天玄女和鍾離春，迅即尾隨囚車飛掠而去。走出約莫一里路，追近的魏兵發現南面有人推囚車，斷定孫斌必在囚車之內，果然便向南面追殺過去了。

田將軍的部將趁機向東面急馳，馬車載着孫斌，很快就進入趙國的腹地，趙國與齊國的交情不錯，孫斌終於脫離險境了。

至此，田將軍的部將才抹了一把冷汗，他不由又感又佩，仰天長歎道：「九天玄女愛徒如命，為救一位殘廢徒弟，竟不惜孤身犯險，這等護徒之師，天下絕無僅有。」

孫斌此時安坐車內，亦歎道：「師傅待我，恩同再生，她萬一有何不測，孫斌當萬死莫贖矣！」

馬車在趙國兵馬暗助下，很快便馳抵齊國疆界，第二天渡過齊國境內的黃河，二天後，便安然返抵齊都臨淄城近郊了。

田忌的部將，把孫斌逕直送到田忌的府上，並轉達九天玄女之意。田忌歎道：「聖姑神機莫測，就憑她的一句話，田某豈敢怠慢她的愛徒，但望聖姑安然脫險，重返齊國，乃齊國之幸也。」

田忌隨即吩咐部屬，好好把孫斌安頓，他特別為孫斌精製了一部高輪鐵車，四週包上鐵皮，供孫斌代步。

這部高輪鐵車，集中了齊國的巧匠精製而成，非常奇特，行動迅速，只須在裏面輕輕一板機關，便會飛快移動，上山下級，亦一樣快速自如。

孫斌有了這部高輪鐵車，便猶如雙脚復原，重新可以自由行動了。他心中十分感激田忌，總想尋機圖報一二。

孫斌亦深知，他在齊國有此際遇，不過是叨師傅九天玄女的光而已，他因此閒來便精心鑽研天機兵法，以報師傅再造之恩情。不過孫斌抵齊國月餘，九天玄女和鍾離春依然毫無訊息，也不知她兩人到何處去了。

* * *

一天，田忌返抵府上時，神色不悅。孫斌問田忌道：「田將軍有甚麼不快之事？」

田忌聞言一怔，但隨即醒悟，笑道：「你是聖姑的高足，察言觀色自然有一定根基，難怪你一眼便瞧出老夫心情不佳矣！」

田忌一頓，微歎口氣，坦然道：「其實也沒什麼，只是與齊王賽馬，敗在助齊王的鄒忌相國手上，心有不甘而已。」

孫斌一聽，便道：「田將軍請道其詳。」

田忌因拜服九天玄女，對她的徒弟自然亦另眼相看，便不加隱瞞道：「老夫與齊王賽馬，相國鄒忌卻暗助齊王，教齊王以上等馬對老夫的上等馬，中等馬對中等馬，下等馬對老夫的下等馬，被他着着搶佔先機，因此三場下來，老夫全輸掉了，本來也不算什麼，但齊王因此更信任相國鄒忌，這口氣老夫難以咽下也。」

孫斌道：「田將軍的出賽馬，與齊王的出賽馬足力相較如何？」

田忌道：「不相伯仲，但臨場發揮，齊王的同等馬稍勝一籌，因此十場賽馬，倒有六場是老夫輸了。」

孫斌微一沉吟，便含笑道：「下次再與齊王賽馬，請允我臨場一察好嗎？」

田忌一聽，便爽快的道：「這有何難，待賽馬之日，孫先生先行靜候老夫的帳內便可。」

不久又逢田忌與齊威王賽馬日了。

齊威王這面，有相國鄒忌相助，自付必勝，因此笑語不絕，得意揚揚。

田忌這面，因前次敗在齊威王的馬下，敗軍之將不敢言勇，因此鴉雀無聲。

齊太子田辟疆擔任雙方的仲裁人，他見時候已到，便高聲傳令道：「雙方出馬！」

齊威王問相國鄒忌道：「第一場如何？」

相國鄒忌輕蔑的一笑道：「田將軍輸了一場，心中必然不服，此場必定精英盡出，力求先拔一局，齊王可以上上之馬出賽，必贏田忌的上馬。」

齊威王一聽大笑道：「不錯！不錯！以寡人的上上馬，田將軍的上馬豈是對手？來人！牽出上上馬出賽。」

齊威王一聲令下，早有馬夫把他的上上馬牽出來了，高大威猛，果然氣勢不凡。

這面田忌向場中閃目一瞧，不由便暗歎口氣，喃喃道：「齊王搶先排出上上之馬，田某無馬可及，如何是他的上上馬的對手……這一局勝算甚微了。」

此時，帳後的部屬卻匆匆奔出，把一張字條遞給田忌。田忌展開字條一看，只見上面寫道：「以下等馬出戰齊王的上上馬！」

田忌一看，不由苦笑道：「老夫以上等馬出賽齊王的上上馬，本來已無勝算，更何況是以下等馬與之相賽？必敗無疑，孫斌這一着只怕是瞧花眼了。」

但田忌轉念又暗道：反正是輸了，便依孫斌的安排一試也罷！於是便吩咐馬夫牽出一匹瘦弱的下等馬。

雙方的兩匹馬併頭而立，不必出賽，便已知田忌的馬必敗無疑了。出賽的結果亦毫無意外，果然是齊威王的上上馬贏了田忌的下等馬了。

此時孫斌在帳內忽然傳出第二張字條，字條上書：「此仗決出上等馬！」

田忌一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按賽馬規定，對方已出之馬便不能再出賽，且看齊王以什麼馬來迎戰老夫的上等馬。

田忌不再猶豫了，當即令馬夫牽出他的上等馬。此馬四肢雄勁，一望而知是一匹良駒賽馬了。

齊威王這面無奈只好牽出中等馬，希望與田忌的上等馬一拚。

結果是田忌的上等馬贏了齊威王的中等馬，第二局齊威王輸了。

第三局按規矩只好排出下等馬，田忌這面，由於出賽至今，尚只出了下等馬和上等馬，剩下還有一匹中等馬可以出賽。

這一局田忌又以中等馬贏了齊威王的下等馬。三局下來，齊威王贏了頭馬，卻輸了二場，田忌則輸了一場，贏了兩場。按每場千金計，齊威王贏一輸二，田忌卻輸一贏二，折算下來，田忌獨贏千金。

齊威王輸了千金，卻很高興，因為他見田忌出賽排馬之計甚妙，這位將軍勇猛有餘，智計不足，不料如今也肯用腦筋了，因此齊威王心中欣然，策馬向田忌這面奔來。

田忌忙把齊威王、太子田辟疆迎入帳中，對相國鄒忌，卻僅略一揖而已。鄒忌沉沉的一笑，詐作不以為意。

齊威王入座坐下，向田忌含笑道：「恭喜田將軍贏了千金！」

田忌笑道：「主公輸了馬，為何反而高興如斯？」

齊威王呵呵一笑道：「因為田將軍終肯用腦筋了！」

田忌一聽，歎了口氣，道：「腦筋是用了，但用腦筋之人並非田忌，而是另有其人。」

齊威王一聽，大感興趣道：「此人是誰？快向寡人引薦！」

田忌一聽，便向帳後大聲道：「有請孫斌先生！」

一位青年男子，應聲自推高輪鐵車而出，在車上向齊威王欠身道：「罪民孫斌拜見齊王，因雙腿已殘，未能跪拜，望齊王恕罪。」

齊威王聞言向孫斌臉上一望，只見他額上刺了一個「囚」字，顯然是刑徒之身，不過雙目卻深湛有神，充滿神機智慧，心中不由一動，向孫斌道：「寡人不拘小節，但有眞才實學，能匡助寡人之齊國者，皆為齊國之上賓也！孫先生不必客氣，請問為甚麼會以下等馬出賽寡人的上等馬啊？」

孫斌微微一笑道：「賽馬猶如征戰，戰場上兩軍相遇，只有損失局部，方能換取全部之勝。進而推之，若敵强我弱，便須出奇制勝，以局部之失，來贏取全局之勝，亦即善於化我之弱為强，化敵之强為弱，最終以弱勝强，克敵制勝。」

孫斌此論，是他精研九天玄女所授的「天機兵法」，摘其要旨而言，自然精辟之極，令人如雷鳴貫耳。

果然齊威王聳然動容道：「孫先生之論，足以令人警醒，未知孫先生師承何處？何方人士？為甚麼竟淪落為刑徒之身？」

大將軍田忌插口道：「齊王，孫先生便是聖姑九天玄女的大徒弟也，臣近日已派人查明，孫先生不幸淪為殘廢刑徒之身，全因魏國大將龐涓所陰謀加害，孫先生其實不失為一位磊落光明的異人，望齊王鑑諒！」

齊威王一聽，又喜又恨道：「雖同為聖姑徒弟，龐涓此人竟陰險如斯，實不足委大任者也！天幸孫先生安然抵我齊國，不致損失一位當世奇材。」

相國鄒忌見齊威王有重用孫斌之意，又見孫斌是大將軍田忌舉薦的人，心中便甚為不悅，他目注孫斌一眼，轉向齊威王道：「區區賽馬之勝，又豈能以征戰相論，須知戰爭之策，深奧之極，又豈是有等初出道的黃毛小子所能宏論，望主公細察。」

齊威王沉吟道：「鄒相國之言亦有其理，兵法之道，貴在韜略，更須有實戰經驗，例如假設寡人欲用兵矣，在用兵之前須以何策定奪，孫先生能教寡人嗎？」

田忌知齊威王受鄒相國的挑撥，欲考究孫斌的眞材實學了，心中不由一陣惴然，因為他對孫斌到底有多少斤兩，亦未把握深透，若孫斌眞有奇材，那他田忌臉上亦增光不少；但孫斌若虛有其表，則他田忌亦難免受其牽累。因此田忌緊張注視孫斌，且看他如何奉策。

但見孫斌微一沉吟，便朗聲道：「凡戰之前，必先問七計：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七計皆定，則未戰已勝，然後方可眞正用兵。乎先勝而後求戰

者，勝算必大；先戰然後求勝者，勝算必小。是故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也！」

孫斌朗朗道來，營帳內一時間寂靜無聲，僅一會，齊太子田辟疆便搶先鼓掌道：「好一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這才是克敵制勝的兵法之大智者也！」

齊威王亦連連點頭，但並不發讚語，又向孫斌道：「然則於實戰之時，有何兵法要旨？孫先生尚請不吝賜告。」

孫斌微微一笑道：「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亦即於戰時善於調動敵軍，而決不被敵人所調動，兵法千章萬句，莫不以此為第一要旨。」

齊威王又道：「善於調動敵方者，有何用處？」

孫斌道：「若敵深溝高壘，則先攻其必救之處，目的調敵出戰於野，則可一舉而殲之也。若遇急功冒進驕橫之敵，則先避其銳氣，磨其鋒芒，使之疲憊，然後於其歸途中一舉殲滅。若敵盲目攻我，則誘其更改進攻方向，令敵無與我戰之機，待敵迷惑之時，我則突出奇兵，以衆擊寡，全殲來犯之敵。」

孫斌一頓，又意猶未足的朗聲道：「是故善用兵者，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令敵有形，而我無形，以達深澗不能窺，智者不能謀的態勢，則我便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矣！」

孫斌朗朗而論，把「天機兵法」的要旨闡述得淋漓盡緻，有如久旱之田，乍落甘露，頓令萬物欣欣向榮。

大將軍田忌的賽馬營帳，此際君臣齊集，卻如乍聞旱天驚雷，先是寂靜無聲，接而人心奮發！

在齊太子田辟疆、大將軍田忌的讚歎聲中，齊威王以手加額道：「天賜寡人用兵奇才矣，乃寡人之幸，齊國之福也！」

齊威王對孫斌已心悅誠服，便卻即席封賞，就在此時，宮內衛卻領着一位使者，匆匆奔近，又直上營帳而來。宮內衛先上來向齊威王稟道：「趙國使者求見王上！」

齊威王一聽，便立刻道：「傳趙國使者進帳！」

趙國使者匆匆而進，神色驚慌，跪下向齊威王求道：「小臣奉趙王肅侯之命，緊急向齊王求救，魏國龐涓統領大軍，已逼近趙都邯鄲城了，萬望齊王發兵救趙之危！」

齊威王一聽，沉吟不語，目詢孫斌，以求其主意。

孫斌會意，遂微微一笑道：「目下魏國勢大，趙國恰處魏齊之間，所謂唇亡齒寒，齊王自可明鑑。」

齊威王一聽，登時想起九天玄女當日亦提示「唇亡齒寒」這道理，他猛然醒悟趙亡則齊亦危的形勢，便決然地向趙國使者道：「尊使請回稟趙肅侯，就說寡人已決意派兵助趙抗魏，尚望趙國兵民齊心，抗擊强敵，幸勿氣餒！齊國大軍不日將至也！」

趙國使者一聽，連忙叩謝，又急忙策馬回稟趙國肅侯去了。

趙國使者剛走，相國鄒忌便連忙道：「王上！派兵救趙之事，尚望三思而行！」

齊威王一怔道：「為甚麼有此疑慮？」

鄒忌道：「魏國勢大，統軍大將龐涓足智多謀、勇猛過人，所向披靡！齊若出兵救趙，勝負實難忖料，萬一救趙不成，更惹怒魏惠王，全力攻齊，則齊國危矣！」

大將軍田忌不以為然的大聲道：「鄒相國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田忌願統兵出戰，當斬龐涓於邯鄲城下。」

鄒忌陰沉的一笑道：「匹夫之勇，豈能成其大事，田將軍尚請慎言。」

田忌怒道：「鄒相國敢小覷本將軍嗎？田某願統兵十萬，立下軍令狀，不斬龐涓，以解趙國之圍，當以頸上人頭奉上。」

齊威王目注孫斌，似有所思的沉吟道：「孫先生之意以為如何？是否救趙？又如何去救趙？」

孫斌沉吟半晌，忽決然道：「目下之勢，務必救趙方為上策，且按齊國之力，天、地、將、時、法皆足可與魏一戰也！」

齊太子田辟疆亦插口道：「父王！孫先生言之有理，魏國恃强凌弱，乃不義之師，我軍救趙，則師出有名，足可與魏一戰，兒臣願隨軍助陣。」

齊威王一聽，以手擊桌，決然道：「寡人意決矣，克日派兵十萬入趙，以解趙國之危。」

齊威王一頓，又宣道：「孫先生聽封！寡人即便封你為統領救趙大將軍，領兵十萬，克日動身救趙之危。」

孫斌一聽，卻決然謝辭道：「孫斌不敢受此封賞，但能隨軍足矣！」

齊威王不由一怔道：「寡人拜將，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達，為甚麼孫先生竟推辭如此富貴機遇？」

孫斌肅然道：「孫斌乃刑徒之身，若出任統兵大將，軍心必難誠服；而且大將軍田忌正當盛年，孫斌全蒙他知遇之恩，望齊王拜田將軍為帥，統領大軍，孫斌不才，願隨軍匡助，如此可兩全其美也！」

孫斌這一坦然心態，不但首當其衝的田忌感佩萬分，就連田忌的

對手鄒忌相國亦無話可說，因為孫斌竟對如此崇高的名利不屑一顧。

齊威王不禁由衷的笑了，他向孫斌點點頭道：「好吧，既然孫先生意決，寡人亦不便勉强，統軍大將由田將軍出任，孫先生便為齊國三軍的大參軍吧！」

「大參軍」亦即今日的「總參謀長」，由此可見齊威王對孫斌的器重，也可見孫斌不鳴則已，當眞一鳴驚人。

救趙之事，就在賽馬當日便確定下來了。經過一番籌劃，三天後，齊國救趙的十萬大軍，便在田忌為統軍大將、孫斌為隨行大參軍、齊太子田辟疆為監軍的督率下，開始向趙國方向開拔。

十萬大軍浩浩蕩蕩開到趙國邊境，田忌正想下令大軍進入趙國都邯鄲的方向，穩坐有篷高輪鐵車的孫斌，忽然進入田忌的主帥營帳，道：「田將軍，不可逕迫趙國邯鄲之地。」

田忌不解道：「此乃救趙大軍，自必北上趙都邯鄲，與魏軍決一死戰，以解趙國，為何不可逕向邯鄲進發？」

孫斌道：「魏軍長期攻趙，精兵必然集中邯鄲城下，若齊軍硬砸，則勝負難料，趙圍之解亦難定奪也。而魏軍精兵既已雲集邯鄲城下，則其國內留守的兵力必只剩老弱殘兵，齊軍若於此時擊魏之後方都城，攻佔其交通要道，襲其空虛後方，則魏國攻趙之軍必然倉皇回救，我再於魏軍長途跋涉，疲憊之際，以逸待勞，突出伏兵擊之，則魏軍必被殲其一部！如此圍魏救趙，則不但可解趙國之圍，且可給予魏軍重重一擊也！」

孫斌此時所論，便是名垂千古的最佳救人戰略——圍魏救趙的妙法了。

田忌一聽，心中大喜，對孫斌不由更為佩服，便欣然採納孫斌之計，下令大軍改道，繞趙國邊城，直插魏國的內陸心腹重地。

就在此時，田忌的主帥營帳外面，突有兩位女子一閃而進，身法猶如閃電，待外面的衛兵驚覺時，兩人已俏生生的挺立在大將軍田忌面前了，後面的衛兵才倉皇衝進，欲出手捉拿擅闖軍營的疑人。

田忌定睛一看，不由樂得呵呵大笑，他先行揮手喝退衛兵，才仰天大笑道：「田忌有聖姑師徒三人鼎力相助，又何畏懼你魏軍哉！」

原來闖進的兩位女子，竟是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師徒二人。

孫斌一見，忙推車上前，向九天玄女俯身道：「師傅！孫斌有話向師傅稟告……」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慰道：「斌兒不必自悲，一切師傅已盡知矣！你的本命之劫，已在逆徒龐涓身上應驗，此劫過後，便是你順應天機大勢之時，往後當一往無前矣！」

孫斌微一沉吟，便亦醒悟，慨然道：「是！師傅！孫斌日後必遵教誨，順應天機大勢，為天下蒼生稍盡棉力，死而後已！」

鍾離春一聽，格格一笑道：「大師哥，你苦盡甘來，正是施展抱負之時，有什麼死不死的？師傅姑姑已判斷你必有七十高齡之壽呢！」

鍾離春指天點地的發誓道：「春兒所說，乃依師傅姑姑的人間道奇術而斷，豈非如師傅姑姑親口說的一般？因此啊，春兒並非胡說八道，只是不慎洩漏天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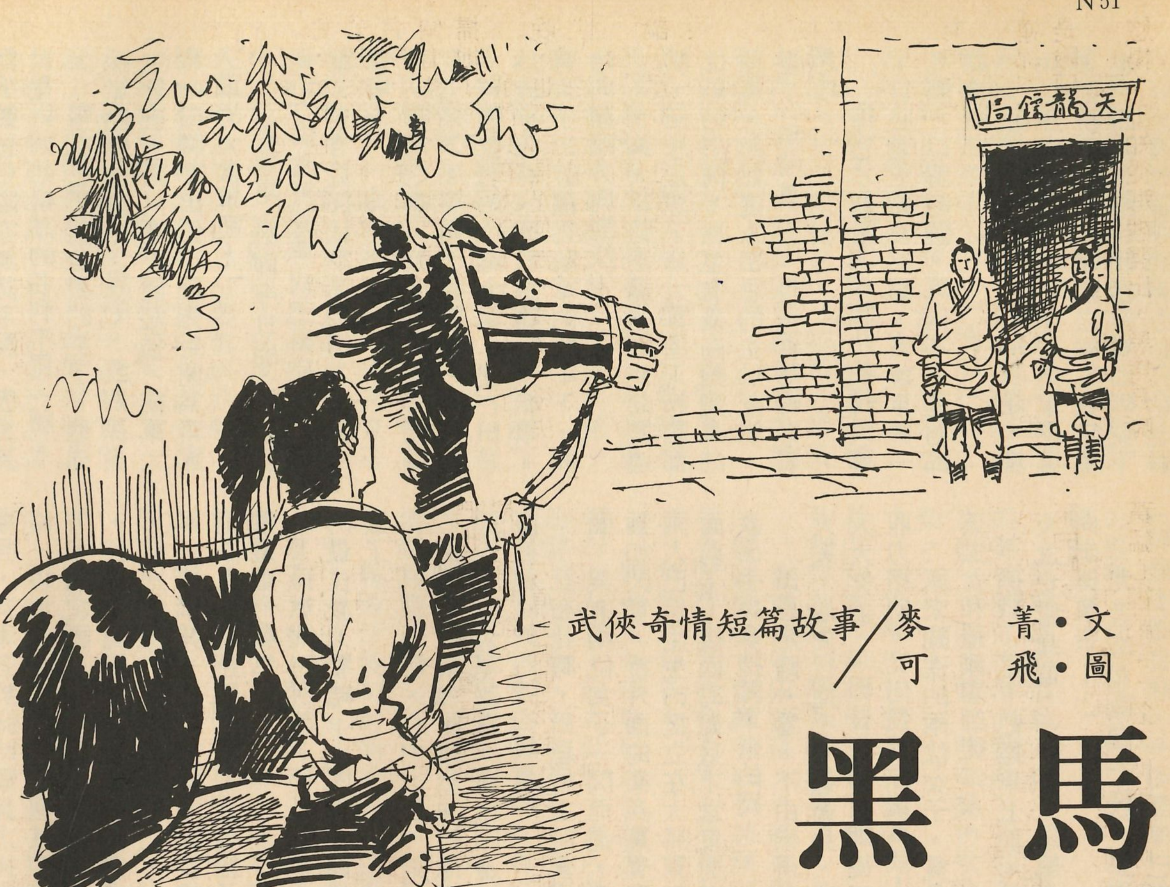
說罷又向孫斌扮了個鬼臉，意指白便宜大師哥你了！

九天玄女不禁被鍾離春逗得欣然一笑，她這一笑，哪還有一絲責怪鍾離春這位「絕世龍狐」的意思？

田忌一見，大大鬆了口氣，因為他正渴求九天玄女師徒三人助力，生怕她師徒二人一怒之下，再度不辭而別，如今眼見師徒三人親如一家，不禁樂得呵呵大笑。笑畢，田忌這才斷然下令道：「傳令下去！大軍繞道，直插魏國內陸！」

十萬救趙大軍，迅速向魏國的後方腹地挺進，一場名垂千古的「兵法大戰」，遂於此刻揭開序幕，但這是「九天玄女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完）



武俠奇情短篇故事

麥菁・文
可飛・圖

黑馬

黑馬託護運　簫聲天外來

一個身軀矮小的壯漢，牽了一匹黑馬，慢慢的走到天龍鏢局的門前，局中的鏢師問道：「小哥子你要找什麼人？」

那矮小漢子道：「我要找鏢頭黃猛，替我押運這匹馬。」

那鏢師怔了一怔，看看那匹黑馬，五短身材，既不軒昂，也不俊偉，是一匹庸劣的下駟，說道：「不要胡鬧了，鏢頭有事很忙，沒工夫替你押運這匹馬，走吧！」

矮小漢子道：「但我有錢。」

天龍鏢局是南京一間最有名頭的鏢局，鏢頭黃猛，十大派出身，武藝是當今第一，東西南北，處處跑得開，人緣極好，不論什麼人請託，押運什麼東西，祇要有錢，無不答應。

鏢師沒奈何，祇好請那矮小漢子進入鏢局，矮小漢子把黑馬牽進，黃猛走了出來，是一個精神飽滿，體格魁梧，龍行虎步的中年男子，鏢師把矮小漢子的來意說了，黃猛看看矮小漢子一眼，又看了看那黑馬一眼，雙手一拱道：「小哥子你要把那黑馬運往那裡？」

那矮小漢子很恭敬的答道：「那黑馬雖是下駟，但是家嚴心愛的東西，故鄉在徐州，特請鏢頭代爲押送，鏢頭是什麼地方也可以去的，徐州不是很遠的地方，定然不會推却吧？」

黃猛呆了一呆，他十分機智，知道內中必有古怪，不是件好交易。徐州距離南京不遠，馬行一天便可以到達，黑馬又不是貴重的東西，何必要鏢局押運？可見其中必有古怪，問道：「尊翁是何人？」

那矮小漢子道：「家嚴姓余名七，人人都叫他余老七，是徐州城中賣小吃的人，居住在徐州南門的柳葉胡同裡，鏢頭一問人便知道了。」說完，在囊中掏出一錠五十兩的銀子，放在桌上，說：「我知道鏢局的規矩，押運牲口，不超過一百里的運費是五十兩，請黃鏢頭點收吧。」

黃猛拔劍一劃，銀子中分爲二，是地地道道的十足紋銀，無可奈何，祇好道：「好，我給你運去，明天上道，明晚便可到徐州。」

矮小漢子雙手一拱，說聲拜託，回身便走，黃猛呆了一陣，堂上幾個鏢師，都很納罕，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第一、徐州近在咫尺，矮小漢子騎了黑馬，就是跑得不快，一天便可到達，何必去請鏢局押運？第二、那匹黑瘦的馬在當時的價值，祇是一二兩銀子，爲什麼要花五十兩押運？第三，收馬的人，是一個賣小吃的人，怎有五十兩的大銀子，請求鏢局運馬？

這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既是不合情理，便有可疑，黃猛很小心

觀看那匹黑馬，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把馬牽入後園中，飛身跳上，看看黑馬的性能如何，黑馬衝刺很强，四蹄飛躍，竟是一匹名駒。

黃猛又覺得十分納罕，幾個鏢師圍着觀看，一個道：「明天祇消敎一個善騎的人，一直騎往徐州交付便可。」

黃猛道：「眞是這樣，當然甚好，祇怕並不容易，鏢局的規矩，若是失手，賠償是丟臉的，這一匹名駒，要估牠的價值，也沒可能，倘有差池，天龍鏢局的威名信譽就掃地了。」

事情實在太奇了，各人想了一晚，也不知是兇是吉，黃猛最後決定，由自己親自騎那匹黑馬往徐州，由三位鏢師騎三匹名駒護送，不論怎麼樣，也要把黑馬好好的送到徐州。

當晚，餵好了黑馬，第二天黎明，黃猛和三位鏢師，把黑馬和三匹駿馬，牽往江邊，用一艘木船載往浦口，預料午前便到淮關，入夜後，到達徐州南門，途中雖有險阻，但這都是慣跑的地方，在理不會有差失的。

不久進入了滁縣，羣山縱橫，連綿不絕，大道夾在兩山之間，很是險要。

黃猛正在小心前進，忽聞簫聲悠揚，不知從那裡發出，黑馬長嘶一聲，一個老虎跳，黃猛不料這黑馬有此一着，應聲落馬，黑馬飛也似的奔跑，三位鏢師，迅速策馬追趕，三匹馬都是千里名駒，跑得很快，也給黑馬抛離，越追距離越遠，轉眼不見了。

黃猛在地上爬起，定了定神，見三位鏢師追不上黑馬，忽然記起了剛才的簫聲，說道：「是簫聲作怪，有人故弄玄虛，居心叵測。」

其中一位鏢師道：「失去黑馬，怎能往徐州柳葉胡同，找那余老七交代？那矮小漢子姓什名誰？我們也不知道，眞是疏忽，要找，也是沒有可能。」

大道上黃塵飛起，黃猛定睛觀看，忽道：「來的八個人，馬兒跑得急，對我們或許不利，要小心戒備才是。」

於是，幾位鏢師一齊躲在道旁，黃猛靠在一棵棗樹後面，黃塵越來越近，果見八匹馬，扇形的跑來，八位壯漢，個個控弦引矢，像風也似的衝了過來，刹那間已去遠了，聲勢浩蕩，令人吃驚。

黃塵過去，黃猛走出樹外，八支箭一齊插在樹上，若是被其射中，定是九死一生，黃猛心也寒了，這三位鏢師很徬徨的道：「是哪裡來的呢？」

沒有人知道是哪一方面的人，黃猛心裡納罕，忽又聞簫聲嘹亮，十分悅耳，各人都吃了一驚，剛才黑馬爲了簫聲驚跑了去，這時再聞，使大家都有了戒心。

簫聲愈來愈近，却見道上有一匹白馬跑來，走得很慢，一步一步，馬蹄得得的響，奇怪的是，馬上人是倒坐的，背後向前，正在握着一管橫簫，嗚嗚的吹，長袍角巾，身形瘦長，像是個書生。

黃猛對三位鏢師道：「敵人來了，目的何在，一會兒便知道了。」

那白馬漸漸到了面前，黃猛轉到馬後，抬頭一看，吹簫的果然是一位書生，年紀祇有三十開外，唇紅齒白，很是英俊，不像是武林中人物。

黃猛心中懷疑，雙手一拱道：「相公請了！」

那書生哦了一聲，忙跳下馬來，說道：「原來是黃猛鏢頭，失敬失敬。」

黃猛見他認識自己，更是驚疑，正要追問，書生已說道：「黃鏢頭在這裡，不會沒事的，有勾當嗎？」

黃猛道：「我們是爲了公事而來的，敢問相公貴姓大名？」

那書生道：「在下複姓公孫，單名勝，綽號小周瑜，又名神笛子，有生以來，都是浪浪蕩蕩，到處留連，不知在那裡見過鏢頭，故此認識。」

黃猛見他雖是一表斯文，但神情形格，全是神秘人物似的，知道對方是自己的勁敵，說道：「原來是公孫相公，眞是失敬，剛才在下失去了一頭黑馬，那黑馬爲了聞簫聲而驚走的，本來一頭馬兒得失並不重要，無奈那一頭黑馬，是他人所託運的，不是在下的，爲了這樣，便要找回。」

公孫勝笑道：「黑馬是馬中最劣一類，鏢頭要時，我送幾頭給你，好不好？我家裡多的是，回家後我着人送幾頭往鏢局便是。」這是取笑。

黃猛道：「其他的不要，祇要剛才失去的那一頭。」

公孫勝打了個哈哈道：「在下並未見過黃鏢頭失去的馬，怎知那一頭是，那一頭不是，鏢頭還是自己去找吧！」說完，撩衣一跳，上了馬背，很快便遠去了。

三位鏢師氣得暴跳如雷，黃猛道：「事情發生，必然有因，我們處境極危，或許天龍鏢局的威名，就此沒落了，江湖裡的人，不肯賣賬，便寸步難行，前面不遠，有一個小鎮，名叫清風鎮，在那裡歇歇罷。」

這是自有天龍鏢局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黃猛知道必有人蓄意和自己過不去，必要查知內情，才

可以解決，極力的鎮住自己的情緒，和三人一同前往清風鎮，他並無什麼目的，認定向自己下手的人，不會就此便了，還會有表現，再有表現，便可以知道他的來歷，公孫勝是最可疑的人，但是不知屬於那一門派的高手。

清風鎮是一個小鎮，居民不多，祇是市集，每天有很多的鄉人，結集在鎮內，以貨易貨。兩家客舍，都是很好的。

黃猛以前也有來過，才走入一家客棧裡，一陣笑聲傳了過來，有人說道：「眞是人生無處不相逢，黃鏢頭，我請你喝杯酒，賞面嗎？」

黃猛一見是公孫勝，認定他是偷去黑馬的可疑人物，叫三位鏢師要了房間之後，便跑到公孫勝那邊，笑道：「多謝相公。」

公孫勝早已喝了不少酒，這時已經有了醉意，紅光滿臉，眉目飛揚，笑嘻嘻的替黃猛斟一杯，說道：「黃鏢頭來這裡來幹什麼？」

黃猛喝了一杯酒，答道：「要找失去的一頭黑馬。」

公孫勝笑道：「我早便對鏢頭說過，黑馬到處都有，不是什麼好東西，何必費神傷腦的去找？」

於是叫來店小二道：「你快去對當家的說，替我找幾頭黑馬來，需要多少錢，由我給他便是。」

店小二答應去了，黃猛道：「公孫相公，你要知道，我要找的不是普通的黑馬，我要找我失去的那一頭，其他的黑馬，要了也是沒有用的。」

公孫勝很納罕，皺着眉頭道：「你失去的黑馬，和其他的黑馬，有什麼分別？你說出來吧。」

黃猛道：「不瞞公孫相公說，那頭黑馬是他人託運的，失去了牠，我便沒法交代，要不，我爲什麼要找？」

公孫勝皺着眉，好一會，說道：「我明白了，鏢頭名重江湖，鏢旗所到，遠近暢通，從未失過手，是也不是？」這是當面取笑了。

黃猛答道：「那是江湖中兄弟留給我一點薄面，其實，在下並無本領。」

公孫勝舉起酒杯，笑道：「黃鏢頭太謙了，來來，喝杯酒吧！」

黃猛愈來愈明白他在作怪，心中有氣，喝了幾杯酒，便要發作，說道：「公孫相公，黃猛在江湖上已走投無路，沒有什麼作爲，才建立天龍鏢局，目的是在賺一口飯飽肚子，並非要在武林裡逞英雄，建立以來，各路英雄人物，都給在下一點薄面，勉强維持下去，這一次往徐州柳葉胡同，要把一匹黑馬押送，這一匹黑馬，庸俗異常，本來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地方，不料竟給人用計奪去了，遍尋不獲，如今沒了黑馬，便不能往徐州向余老七交代，這對在下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公孫相公，你以爲這是爲了什麼？」

公孫勝一邊拿起壺子斟酒，一邊不斷的打哈哈道：「這有什麼？大概有些江湖豪傑，看中了這頭黑馬，便把牠劫去，失去一匹黑馬，算得了什麼？我早就說過送一匹給你。」

黃猛被氣得臉也發青了，他要發作，但又沒法證明實是公孫勝作怪，又不知他是什麼人，再三考慮後，祇好忍下，說道：「我還記得，當時聽得一陣簫聲，不知在哪兒發出來，黑馬聽了，似是發了狂的沒命的奔跑，沒法子把牠控制。」

公孫勝雙眉一揚，問道：「那麼你是對我有了懷疑了，是嗎？」

他的臉色變了一變，可見他也要發作，黃猛心想：和他拚一拚，也是應該的，說道：「這是事實呀！」

公孫勝把手上的杯子放在桌上，啪的一聲響，望着黃猛道：「黃鏢頭，我們要比一比了，是不是？」

黃猛道：「江南江北一帶，在下是跑慣的，江湖上有名頭的英雄，認識也不少，必定要毀滅黃猛的前途，在下祇有捨命陪君子。」

這時兩人隔了桌子對坐，距離不過三尺，公孫勝突然拿起竹筷，向着黃猛的眼睛一點，黃猛知道要得回黑馬，必須要在公孫勝面前顯露一點功夫，也不廻避，把頭抬起，讓公孫勝的竹筷，點在眼上。

眼睛是人體中最脆弱的地方，碰不得的，就是鐵布衫金鐘罩的人，也要保護眼睛，不能讓敵侵襲。

公孫勝的竹筷，點在黃猛的眼皮上，似是觸着了銅板一般，休想推進分毫，公孫勝用勁一壓，黃猛的眼皮，忽然來了一股反彈力，把公孫勝彈了開去，哎唷一聲，翻了個觔斗，倒在地上。

黃猛顯露出他的絕學本領，壓倒了公孫勝，公孫勝倒地之後，一跳起來，就給黃猛一把抓着，動彈不得。

黃猛五個指頭，像一把銳利無匹的鉗子，鉗進他的身體，一點反抗也沒有。

黃猛於是淡淡的道：「天龍鏢局的鏢頭的本領，你現在也領略過了，黑馬在哪裡？快些說出來，要不，黃猛的聲名掃地，公孫相公也要就此歸西，賠償我的損失吧。」

公孫勝一聲不晌，雙眼一翻，口吐白沫，忽然死了。

黃猛吃了一驚，三位鏢師上前，都莫名其妙，黃猛道：「他是自殺，他鬥不過我，便自殺死了，眞沒出息。」

公孫勝既死了，找尋黑馬，更是不容易了，第二天，黃猛和三位鏢師，離開了滁縣，前往徐州，午夜到了城南柳葉胡同，果然找着了一個賣小吃的老頭子余老七。

余老七年近古稀，滿頭白髮，一派龍鍾狀態，黃猛把自己的來意說出來，余老七忙問道：「黑馬呢？」

於是，黃猛又把失去黑馬的經過說了出來，余老七大怒道：「黃猛，你存心吞沒了我的黑馬，這一匹千里名駒，價值千金，你是武林英雄，名重江湖，押運一匹馬兒，也會失去，試問誰會相信你的話，分明是欺人自欺。」

黃猛自覺無顏，祇好道：「在下怎敢說是天下無敵，山上有山，人外有人呀，黑馬是給奸人用計引去的。」再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余老七道：「怎樣失去，也是一樣，你爲什麼會給人騙去的？你名頭大，誰敢向你下手呢？」

這時，黃猛沒法解釋，祇好答應替他找回，余老七憤憤的道：「將來找不着呢？」

黃猛沒奈何，祇好說道：「若是找不着，就把天龍鏢局的招牌拆了。」

余老七亢聲道：「好，就這樣吧，黃鏢頭，這些話是你自己說的，這裡的人，個個聽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黃猛和三位鏢師，走出了柳葉胡同，其中一位鏢師道：「鏢頭爲什麼這樣答應他？如是眞的找不到，豈不是自討苦吃？那頭黑馬，並沒有什麼標誌，匹匹都是一樣，難分眞假。」

黃猛正在疑團滿腹，嘆了口氣道：「這次必是有人作弄，天龍鏢局保不住，我的威名，也要掃地了。」

找一匹黑馬，確是一件難事，公孫勝已死，更無頭緒，離開了滁縣，黃猛與三位鏢師向往哪裡找？

黃猛道：「不是可以隨便可以找到的，我們先回南京，再作打算。」

這表示不再找了，各鏢師都很納罕，若是不找，怎可以得回黑馬呢？

黃猛是明白江湖風險惡，這樣事情發生，必有內情，很快回到南京，全城的人，都知道黃猛失了黑馬，沒法子找回，天龍鏢局已不是可靠的鏢局，黃猛也不是可靠的鏢師，這點顯示有人陰謀中傷，目的在使天龍鏢局失去了威信。

他決定不找黑馬，但不找又怎能交代呢？那晚，他和三位鏢師在堂上喝酒，悶悶不樂，鏢師們都沉默無言。

各人又不知黃猛有什麼計劃，黃猛也沒有表示，各人散後，黃猛跑回房中，那裡睡得着，忽聞有人喊道：「黃猛，想要找回那匹黑馬嗎？」

黃猛吃了一驚，一跳起來，回答一聲：「是誰？」那裡有人呢？跑出房外，忽然又聞有人喊道：「黃猛，要找回黑馬！在地上磕一百個響頭，我便送給你，你可願意嗎？」

這明明是戲弄，黃猛大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不斷的打哈哈，黃猛跟着聲音追去，但總是找不着，這證明了有人要拆天龍鏢局的招牌，心中十分憂慮，如果再過三天還未能把黑馬找回來，便非拆招牌不可，這是有人要向自己打擊，他是什麼人呢？

一天很快的過去，全無辦法，這匹黑馬，實在無辦法可以找得了，轉眼便到第二天，一羣鏢師，都着急起來，其中一人道：「鏢頭，不論怎麼樣，也要找找呀，怎可以坐以待斃？」

轉眼第三天又過，還不見黃猛去找，各人整日徬徨，黃猛還沒有什麼表示，他決定不找，靜觀其變。

到了第三天，還是杳無音訊，城內忽然喧傳，黃猛的天龍鏢局，

要拆招牌了，黃猛已不是當今一流鏢師了，一羣鏢師更是徬徨，不知黃猛打什麼主意。

入黑後，門外一陣隆然巨響，各人走出觀看，見三丈大小的天龍鏢局牌匾，早已塌了下來，這對黃猛是一種侮辱，幾個鏢師，臉色都變了，黃猛還是一片冷靜，說道：

「是應該的，誰教我黃猛沒有本事。」

把一些金錢拿了出來，分給各鏢師道：「天龍鏢局從今天開始結束，黃猛名聲掃地，各位各奔前程，不要爲黃猛躭誤。」

各人默默相對，不能說什麼，在這情形下，不走是不行了，那天，各人告辭了，黃猛把天龍鏢局大門關閉，扮作一個古稀老人，晚上靜悄悄的溜出，躲在旅店內，他的化粧術好極了，不怕給人認了出來。

黃猛在南京的名頭頗大，這樣的倒下去，是沒有人可以預料得來的，城裡的人，紛紛議論，有的說黃猛徒負盛名，全無實學，受不起攷驗，有的說黃猛受了他人奸計所害，正是證明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却沒有一個人說出黑馬失去的事，可見知道內幕的人，還是不多，黃猛希望在他人口中，獲得其他秘密，也沒可能。

這時，黃猛希望找到的，是把黑馬交給他的矮漢子。

小心的找了半個月，一無所得，一天，忽然發生了命案，黃猛往看時，吃了一驚，被殺的人正是矮漢子，誰殺了他呢？於是忙奔向徐州城南柳葉胡同找余老七，誰知余老七失踪已久，黃猛知道事情絕不尋常，但無法揭破秘密，相信有人利用一匹黑馬，破壞自己的名譽，毀滅自己的前途，那人和自己，一定有仇怨，可能仇怨極深的。

他再無面目再在南京活動，投入山西的黑旗鏢局，黑旗鏢局的鏢頭雲龍，知他是黃猛，把他留在鏢局內。

一次，黃猛奉令出發長安，在潼關避雨，獨個兒在酒樓喝酒，樓上人大多都是三山五嶽的豪客，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其中一人哈哈大聲道：「我略施小計，令南京天龍鏢局拆招牌，令黃猛收檔，誰能比我威？」

黃猛忙看時，似曾相認，忽然記起他名字叫雷橫，也曾在洛陽和自己交過手，給自己打敗，借一匹黑馬報仇，自己不愼，中了他的奸計，黃猛把手上的酒杯握碎了，運指一彈，把杯屑射入雷橫的眼裡去，雷橫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死了，於是黃猛無意之中報了大仇，但天龍鏢局再也不能重張旗鼓了。（完）

江湖俠情詭異錄／麥耕雲・文　可飛・圖

追魂刀客奪命鏢

上文提要：「浪子鏢王」林浪是俠義之人，徐州府「金福堂」少東章福全受人陷害，死得冤枉，林浪下金陵尋找仇人要爲師父報仇。金陵城有個顧媚娘頗有姿色，暗開賭館與妓院，施用手腕廣刮財銀，綽號爲勾魂眼。林浪來到媚娘酒館歇脚，媚娘即迎上向林浪讒媚獻殷勤……

心如蛇蠍勾魂手　難逃慧眼奪命鏢

封子君無可奈何地笑道：「我實在是身體小有不適。」

那青鬟使女連忙接口道：「小婢去請一個大夫來爲你看看。」

「不用了，」封子君揮揮手，道：「並無大礙，祇是舟車勞頓，休息一夜，就會舒服了。」

小翠福了一福道：「那麼，奴家從命，公子所需食物，頃刻就吩咐婢女送來。」

主婢二人退出之後，封子君才長長吁了一口長氣。

賃居河房，一方面爲了好奇，另方面則爲了便於遮掩行藏，却想不到雌兒多情，纏得她無法應付。

她突然想到「毒泥鰍」龍不沉，午間兩人鬧得不歡而散，對方和她父親雖互有來往却無深交，眞不知道對方會玩弄什麼詭招，夜裡可得提防一點。

想着想着，那青鬟使女已送來了一碗荷葉粥，四碟應時小菜。

揮退使女，封子君取箸就食，荷葉粥色澤清綠，清香透發，不用配菜，她一口就喝下了半碗。

粥一下肚，封子君就感有一股熱力在腹中四下流竄，情知不妙，剛想運功將那股熱力抗住，忽覺天旋地轉，人已向後栽倒。

她的身體後仰，將要倒地之際，另一個男人從房外衝進，一舒猿臂將封子君攔腰抱住。

這人正是總捕頭黃龍飛。

垂簾飄間，小翠主婢二人也都相繼而露了面。

小翠臉上已無笑意，囁嚅地說道：「黃大人，這事你可要擔待，奴家祇是奉命行事。」

黃龍飛嘿嘿笑道：「這娘兒犯賤，自己送到窑子裡給大爺嫖，會有什麼事？快去，快去！等大爺快樂了之後，會另有重賞。」

主婢二人連忙退去，並且帶上了房門。

黃龍飛將封子君放到床上，端詳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說道：「眞是一個絕色大美人，媚娘一發狠，却教黃某走了桃花運，哈哈……」

黃龍飛這裡正想先施手足之慾，在封子君身上大施輕薄之際，忽聽窗外一聲沉悶的聲音喝道：「舉頭三尺有神明，你敢作此傷天害理之事？」

黃龍飛宛如涼水澆心，慾念全消，揚聲喝道：「是那一位朋友隔窗指點，何不亮相教黃某人一睹廬山眞面目？」

祇見窗櫺輕動，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已站在黃龍飛的面前。

他以黑布幪面，祇露了兩隻烱烱有光的眼睛，背後露出一把金線盤龍的刀柄，屹立如山，威勢迫人，從他脚上那雙青緞包邊軟靴可以

認出，他就是「追魂殺手」方鐵軍。

不過，黃龍飛並不認識，抱一抱拳，道：「在下黃龍飛，金陵總捕頭，請問朋友……」

方鐵軍接口道：「身在公門，更不該作此傷天害理之事。」

黃龍飛大跨一步，再度一抱拳，道：「承教，承教！」

當他一抬身之際，如靈蛇出洞般自袖管中打出一條軟鞭，凌空一轉，鞭梢形成一個圓圈，不偏不倚地套上方鐵軍的項上。

方鐵軍並未想到對方攻人於行禮談笑之間，一駭之際，頓覺頸上痲刺疼痛，軟鞭已勒住了他的頸部，在急迫之中，祇得雙掌突揚，全力抓緊軟鞭，不使對方進一步地緊勒。

黃龍飛嘿嘿笑道：「瞎眼東西，竟敢打擾黃大爺的好事，大爺倒要看看你的頸子是不是鐵鑄銅造的，嗨！」猛喝一聲，軟鞭全力猛然收緊。

那軟鞭滑溜異常，甚難握緊，經黃龍飛狂力一勒，方鐵軍立刻臉紅筋脹，眼看就要閉氣，他情知如此僵持，絕非善策，連忙運氣於頸部之上，放鬆軟鞭，騰出手來拔刀出鞘。

新打造的追魂刀在燈光照射下寒影閃動，揚腕上砍，刀鋒觸及軟鞭，却反彈了回來，在這一刹那，纏在頸部的鞭梢又收緊了一些。

黃龍飛嘿嘿笑道：「砍吧，任你多利的寶刀也休想削斷大爺的蛟皮鋼絲軟鞭。」

一語提醒，方鐵軍方知對手那根軟鞭不是等閒之物，利刀連揮，拚命攻出三招。

若在往日，在這三招凌厲攻擊之下，黃龍飛非死即傷，此刻却被他輕易化開，一方面由於軟鞭纏頸，使方鐵軍身法不夠靈活，另方面則由於方鐵軍久不動刀，招式也生疏了許多。

但是，黃龍飛却突然抖腕收回了軟鞭，冷聲道：「朋友，看你的刀路，莫非是『追魂殺手』方鐵軍？」

方鐵軍不禁一楞，道：「原來你是一個識貨的行家，正是方某。」

黃龍飛笑道：「聽說閣下在江都府失風入獄，旋又花銀子買回了生路，年餘來未見閣下踪跡，今晚眞是幸會。」

方鐵軍不便說出眞相，祇得含糊地道：「很對不住，方某擾了黃捕頭的好事。」

「那裡話，黃某人不過是逢場作興，閣下一出面，算是這娘兒走運。」黃龍飛將軟鞭收回衣袖中，神色一正，道：「閣下何不收起利刀，容黃某奉請一杯，聊盡地主之誼。」

方鐵軍唯恐對方有詐，仍然執刀在手，道：「不敢打擾。」

黃龍飛壓低了嗓門道：「實不相瞞，黃某要和閣下談一件買賣。」

「什麼買賣？」

「嘿嘿！」黃龍飛皮笑肉不笑地說道：「衙門中有專出『紅差』的劊子手，而閣下却在江湖上出『紅差』，所以，黃某想痲煩閣下一趟，至於銀子……」

方鐵軍冷冷道：「方某早已洗手了。」

「這倒意想不到，閣下不妨略作考慮，這是一筆大買賣，黃某願出白銀五萬兩，是金陵一家『正記寶慶銀舖』的票子。」

方鐵軍心中一動，縱聲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方某倒有些心動了。」

「那就好辦了，不出頓飯光景，黃某就會着人取來銀票。」

「黃總捕頭要方某殺誰？」

「閣下以往都是先收了銀子再問誰是死鬼，今日爲何一反常態？」

方鐵軍沉聲道：「方某從來未拿過五萬兩銀子的花紅，因而格外愼重，再說，方某早已金盆洗手，此番重作馮婦，再開殺戒，所以要問問那人該殺不該殺？」

「無惡不作，該殺。」

「黃總捕頭爲何不將他送上公堂？」

「黃某非他敵手。」

「原來如此，那人是誰？」

「閣下非得先問清楚不可嗎？」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也許方某的追魂刀也奈何他不得。」

黃龍飛笑道：「閣下多年來曾斬三魔、五怪、七霸，江湖道上在追魂刀下斷頭者不知凡幾，祇要有人出銀子相託，他的對頭者非死不可，閣下又何必如此謙虛？」

他的話說得不錯，方鐵軍是江湖上衆所知名的追魂殺手，無人出錢，任誰作了滔天的大惡，方鐵軍也不會找上他亮刀奪命，祇要有人花銀子，那死鬼即使是閻羅王，方鐵軍也有辦法砍下他的腦袋來。

目下可又不同，爲了報答徐捕快知遇之恩，他才收了顧媚娘的二萬兩銀票準備再幹一次。黃龍飛所出的五萬兩銀子高價對他毫不重要，他祇想探探對方到底想要殺的是誰。

因此，他堅持道：「方某一定先要弄清楚，黃總捕頭要殺死何人。」

黃龍飛猶豫了一陣，終於壓低了嗓門，道：「想請閣下殺死『勾魂眼』顧媚娘。」

方鐵軍的神色表現得出奇平靜，而心裡却在暗暗冷笑，從顧媚娘說話時那種詭異神色中，方鐵軍業已隱隱猜出，她所極欲除去的人，並非前來找痲煩的林浪，而是另有其人，現在，方鐵軍明白了，顧媚娘要假藉他要除去之人，就是黃龍飛。

想不到這一雙狗男女，竟是貌合神離，各自暗動殺機。

良久，方鐵軍才冷冷地道：「一個酒館的當壚文君也值得黃總捕頭花五萬兩銀子買『紅差』刀手？」

黃龍飛道：「閣下可莫小看了那個小小的寡婦。」

「嗯！聽說她是『儒俠』顧懷冰的女兒。」

「她又曾經是『勾魂使者』范正陽的床頭人。」

方鐵軍佯問道：「那麼，她一定學會了范正陽的潑辣武功『勾魂十八招』了。」

「不錯。」黃龍飛用力地一點頭。

「眞可惜，這五萬兩銀子方某賺不到手了。」

「此話怎麼說？」

「我無法砍下她的腦袋。」

「嘿嘿！」黃龍飛乾笑了一聲，道：「閣下太客氣了，素聞閣下不但刀法精純，而且足智多謀，即使是大羅神仙的腦袋，閣下照樣能一刀砍下……」

一語及此，那方鐵軍突然出刀，舞動間，湧起了一片銀光，如閃電奔雷般削向黃龍飛的頸項間。

黃龍飛雖未及防，却也應變極快，弓身、彈腿，人已閃退五步，祇聽得呼地一響，如一陣清風過耳，黃龍飛頭上的一綹散髮業已飄落塵埃。

叭！黃龍飛打出一鞭，同時低叱道：「姓方的，因何突然下殺手？」

方鐵軍業已回刀入鞘，淡淡的一笑道：「方某不執刀演練，招式生疏已極，如此焉能割下顧媚娘的首級？」

「原來閣下以黃某的六陽魁首作試驗。」黃龍飛臉色鐵青氣呼呼道：「如果黃某閃避不及……」

方鐵軍笑道：「方才方某一連三刀，俱未傷及黃總捕頭一根毛髮，因此，方某早已顧及，即使乘隙出手，也難割下黃總捕頭的首級，黃總捕頭非那顧媚娘對手，方某連黃總捕頭都不能傷，又何敢啣命去殺她，以言辭婉拒黃總捕頭之請，倒不如以事實說明。」

黃龍飛冷冷道：「以黃某看，閣下似乎有心隱藏了實力。」

這句話正好說到方鐵軍的心坎裡，他的的確確隱藏了實力，如果他的判斷不錯，顧媚娘所要除去之人，果眞是黃龍飛，將免不了有一場好斷殺，因此，他先使對方形成了一種輕敵的觀念。

如今被對方一語道破，方鐵軍不禁暗暗一驚，而他表面上却十分鎭靜地說道：「請問黃總捕頭，方某因何要隱藏實力？」

「也許是黃某看走了眼，也許……」黃龍飛頓了一頓，才接着說道：「也許眞是疏於練習的緣故，這把刀好像是新的，待上三五日，用得稱手時，刀法必然更具鋒利。」

「到那時方某再接受這件買賣不遲。」

「好！」黃龍飛收起軟鞭，斜眼一瞥床上的封子君，慢吞吞地問道：「閣下住在……」方鐵軍接口道：「方某還要去看顧這位姑娘。」

「好吧！」黃龍飛邪裡邪氣地笑道：「她還要半個時辰才能醒來，閣下還來得及，好好『看顧』她一番，這小妮子是個黃花大閨女，滋味一定不錯，可惜黃某沒口福，給閣下平白享受了。」說罷，開門而出。

方鐵軍暗暗冷笑一聲，待黃龍飛去遠，他才回頭來看着昏睡的封子君發楞。

他不時皺眉，不時搖頭，顯然不知如何是好。

半晌，他才突下決定，抱起封子君扛在肩上，穿窗而出，在臨走之際，一揮衣袖，煽熄了案上的油燈。

方鐵軍停立在牆脚凝神屏息地默察了一陣，然後突地射起，登上屋背，向遠處奔去，刹那間，消失於夜色之中。

打老遠就能看見龍鳳茶樓前亮起高挑的綠燈，儘管這兒晨間出了命案，此刻却依然高朋滿座，熱鬧非凡。

林浪那副模樣很容易教人看着扎眼，他剛在茶樓上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的茶客，本來嘈雜異常的場面竟然突地靜了下來。

在堂口上候着接待客人的茶房自然也看見了他，爲他引路去見金陵副總捕頭高金山的那一個飛快地迎了上來，壓低了嗓門，道：「客倌喝茶。」

這分明是一句場面話，在他眸子裡已然透出機警的神色。

林浪似是尋找舊識般將目光在座間不停地掃動，同時悄聲說：「這個時候和高爺見面方便嗎？」

「有急事？」那茶房反問一句。

「嗯！」林浪點點頭。

茶房那雙烱烱有神的眼睛轉了一轉，道：「這個時候若在茶樓的後進和高爺見面，難免引人側目，這樣吧，你先喝一盅茶吧，待小的去

稟告高爺……」林浪搶着說道：「轉告高爺，我今晚一定得見着他方行。」

「小的知道，一盅熱茶喝罷，您出店向東，沿河岸緩行，高爺自然會和你照面。」說到這裡，茶房扯高了嗓門大叫道：「雨前龍井一盅！」

茶沖好，送到林浪面前，他慢慢的喝着，待一盅將盡，他盤算着茶房和高金山大概也通過消息，這才付了茶資，走出了茶樓。

向東，沿河岸而行，逐漸冷清，突地，一個人影自暗地中走了出來，林浪展目一看，那人正是副總捕頭高金山。

「見過副總捕頭。」林浪恭敬地衝着對方拱手行禮。

「林兄！」高金山表現得非常客氣；道：「這兒不是衙門，不必來這些俗套，你找高某有何事相商？」

「關於黃總捕頭庇護顧媚娘爲非作歹，貪贓枉法之事，不知高爺是否已對府台大人提過了？」

高金山並未直接回答他的問題，沉吟了一陣，反問道：「林兄是準備動手了嗎？」

「動手？」林浪神情微微一楞。

高金山壓低了聲音道：「林兄專程爲好友章福全尋仇而來，自然……」

林浪接口道：「原來高爺說的是這件事，在下因急欲解決這事，所以才要會見高爺。」

「至於拏問黃總捕頭的行動，高某已略作佈置，祇要林兄準備動手之前，往龍鳳茶樓向那茶房送個信去，高某自會暗中配合。」

「如此甚好！」林浪拱拱手道：「在下告辭了。」

「林兄鏢術冠武林，諒那顧媚娘、黃龍飛均非對手。」高金山突然語氣一沉，接着道：「不過，江湖多險詐，彼等又是人多勢衆，林兄在行動之際務要小心，千萬魯莽不得。」

林浪又是一拱手道：「多謝高爺指教，在下當銘記於心。」

高金山似乎是個謙和之人，並未在林浪面前擺過官架子，也很客氣地拱手行禮，才向暗中隱去。

林浪似有所思，一時間面對河水，並未立即離去，突然，他的右耳傳來一聲輕咳，林浪側首一看，發現距他十步遠之處站着一個頎長的身影，雖在漆黑夜色之中，林浪看出對方非同常人。

不過，林浪却很沉得住氣，既沒有走動，也沒有向對方招呼，仍然目光望向河心，以逸待勞，靜觀其變。

「這位是『浪子鏢王』林兄嗎？」對方却先開了腔，聲音洪亮，中氣十足，一開口就顯露出深厚的內力。

指名攀談，不能不答，不過在開口之前，林浪却也仔細地在腦海中思索了一番，那聲音他不曾聽見過，自然他就不認識對方了。

「正是不才林浪，」他緩聲回答，同時旋轉着身子，向對方慢步走過去，道：「朋友高姓大名？」

「在下方鐵軍，」對方側過身子拱了拱手，道：「江湖上人稱『追魂殺手』，想必不在林兄眼下。」

「原來是方兄，」林浪這句話說得非常平靜，而心中却難免暗暗吃了一驚，對方突然來到金陵，又突如其來的出現在自己身邊，絕非平白無因，故而沉吟了一陣，才接口問道：「有何見教？」

「聽說林浪和勾魂眼有樑子？」方鐵軍單刀直入，問得非常率直。

「爲友尋求是非曲直，何謂樑子？」

「是爲了章福全那件命案？」

「方兄的耳目非常之靈通。」說着，林浪的語氣一沉，道：「有句話恕在下放肆，方兄行道江湖，打着賣命賺錢的口號，來到金陵自然也不例外，不知是否已和勾魂眼談好了交易？」

「尚未成交。」方鐵軍語氣非常爽直。

「噢！」林浪微微吸了一口氣。

「果然是顧媚娘聘請了方兄前來金陵的，想必是價錢尚未談妥。」

「錯了！」方鐵軍緩緩地搖着頭，道：「是方某找上門來的，江湖上有錢的人不多，有錢而又需要別人賣命的更不多，顧媚娘是好主子。」

「方兄這趟金陵沒有白跑。」林浪的語氣已經冷了下來，道：「顧媚娘正需要像方兄這種肯賣命的好手。」

「恰巧相反。」方鐵軍聳肩一笑，道：「若非媚娘有把握能夠獨力對付林兄，那就是無意使用武力對付林兄，因此她對方某上門效勞反應並不熱誠。」

「噢！」林浪微微一楞，道：「那倒是一件怪事。」

「恕方某問話直爽，林兄此行除了爲友索仇之外，是否趁便想撈上一票？」

「這是什麼話？」林浪挑眉瞪目頗爲不悅。

「因爲媚娘是在江湖混混輩中唯一的富婆。」

「在下無意掠財。」

「聽了這句話，方某非常之失望。」方鐵軍的語氣中頗有自嘲的味道：「看來這次金陵之行將會一無所獲。」

「方兄該不會等銀子買米開炊吧！」

「那還不至於潦倒如斯，說來林兄也許不信，方某急需一筆銀子去救一位朋友。」

「久聞方兄是一個夠義氣的人，在下雖非富有，却有幾個經商之友，若是數目不大，在下倒可以相助一臂之力。」

方鐵軍拱一拱手喟然道：「盛情心領，這事絕非林兄所能相助，若是區區之數，也不至於向媚娘那種女人賣身投靠了。」

林浪沉吟了一陣，道：「不知那位待助的貴友是誰？在下也許……」

方鐵軍截住話頭，道：「不說也罷，方某冒昧來見祇是想權充林兄的手下，分享一點攬來之物，既然林兄無意掠財，就此別過。」

林浪拱一拱手，道：「後會有期。」

方鐵軍轉身走去，只走一步，又轉回來說道：「林兄來勢洶洶，顧媚娘一旦感受壓力甚重難以負荷時，可能會花銀子僱用方某索命，到時，尚請恕我失禮之罪。」

「但願情況不如方兄所預料。」

方鐵軍大步走去，林浪輕輕地嘆息了一聲，轉身向客棧走去，很快地消失於漆黑夜色之中。

且說方鐵軍行不多遠，突被一道黑影擋住去路，他展目一看，冷聲道：「原來是『鷹爪手』武兄，不知有何見教？」

武一泰悄聲道：「媚娘在前面竹林子候着，要和方兄說句話兒。」

「請武兄帶路。」方鐵軍神色沉靜地擺擺手，其實，他心頭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二人走向河邊沙州，眼前出現了一片竹林，祇聽那顧媚娘在竹林內沉聲說道：「武一泰在竹林外小心戒備，『追魂殺手』請進來吧！」

方鐵軍一個箭步竄進竹林之中，在顧媚娘跟前站定，冷聲道：「媚娘行踪何必如此神秘……」

「此事非同小可，絕不可以輕易洩漏，」語氣頓了一頓，她又接道：「方鐵軍，我爲你準備了五萬兩銀票，夠你救那位『鐵手佛面』徐捕快了吧！」

方鐵軍唯唯諾諾地道：「五萬兩銀子倒不是個小價錢。」

「你不問問我要你去斬下何人的腦袋？」

「不用問，妳是要林浪的腦袋。」

「錯了。」

「噢！」方鐵軍祇是一愣，接着又聳聳肩頭，道：「今晚的怪事可多，說罷！妳要我去幹誰？」

「金陵總捕黃龍飛。」

「他！」方鐵軍不由自主的抽了一口冷氣。

「是不是不敢接下這筆買賣？」

「笑話，」方鐵軍冷笑一聲，道：「姓方的還沒有拒絕過送上門來的銀子，祇是價錢太少一點。」

「哼！」顧媚娘打從鼻孔裡噴出一股冷氣，道：「這一記竹槓被你姓方的敲到節骨眼上了，說吧，要多少？」

「二十萬兩，」方鐵軍伸出兩個指頭晃了一晃，語氣輕描淡寫，好像他索討的不是銀子，而是遍地都有的石子。

顧媚娘柳眉一掀，沉叱道：「姓方的，你簡直是獅子大開口！」

「別發火，」方鐵軍笑嘻嘻地笑道：「買賣不成仁義在，黃老總是個官兒，姓方的以前幹倒的都是江湖之士，可還沒有砍過衙門公人的腦袋，以黃總捕的身價，二十萬兩銀子不算太多。」

顧媚娘咬牙切齒的點點頭，道：「好！二十萬兩，提着黃龍飛的腦袋來拿銀子。」

「嘿嘿！」方鐵軍乾笑了一聲，道：「顧媚娘太不懂規矩了。」

「怎麼，你難道先要銀子？」

「先拿訂錢。」

「多少？」

「十萬兩，而且要杭州萬成銀樓的票子，別家銀號恕不接受，」說到此處，方鐵軍語氣一沉，聲調冷硬的說道：「這是姓方的規矩，若不信任，另請高明。」

顧媚娘門牙咬緊了下唇，顯然已怒不可遏，但她却沒有發作，憋了滿肚悶氣，才用力一點頭，道：「好！明日辰正，我派人將銀票送到你居停的河房來。」

「那麼何時要人頭？」

「附耳過來。」顧媚娘向他招招手。

方鐵軍依言湊身過去，聽她密語一陣。

「聽明白了嗎？」顧媚娘密授計策之後，猶不放心地追問了一句。

「放心！」方鐵軍微笑道：「既然拿妳銀子，就得聽妳吩咐，錯不了。」

「眼前有件差事要勞駕。」

「何事？」

「爲免風聲洩漏，幹掉『鷹爪手』武一泰。」

方鐵軍翻翻眼皮問道：「多少銀子？」

「姓方的，你簡直棺材伸手……」

方鐵軍冷冷道：「對不住，不付銀子，姓方的從不殺人。」

「哼！你以爲我勾魂眼殺不倒『鷹爪手』嗎？等着瞧吧！」顧媚娘說到這裡揚聲叫道：「武一泰！」

「在。」武一泰應聲方落，人已到了面前。

「可有動靜？」顧媚娘悄聲發

問。

「竹林四週連個鬼影也沒有。」

「去竹林那頭看看。」她揮揮手。

武一泰剛一轉身，顧媚娘突然屈指如鈎，抓向他的背心窩，勁風絲絲，快如閃電，武一泰似有所覺，猛地旋轉身子，却已慢了一步，顧媚娘的五指已經插進了他的背心窩。

方鐵軍雖有「追魂殺手」的惡名，眼看着顧媚娘施展這一手毒辣的招數，也不免驚心動魄。

一聲慘呼尚在武一泰喉間滾動，顧媚娘揚脚一踢，右手往回一帶，一顆血淋淋的人心已抓在她的手中。

武一泰前仆倒地，那一聲慘呼也就噎在喉間中。

顧媚娘隨手一扔，那顆血淋淋的人心落進河中，嗤嗤一笑，道：「姓方的，這一手如何？」

方鐵軍强攝心神，冷冷的道：「名副其實的『黑虎偸心』。」

「但願你拿了銀子辦成事，可別讓我偸了你的心。」

方鐵軍岔開話題道：「有一件事要奉告妳！」

「何事？」

「我和黃龍飛已會過臉，而且還領教過他的皮鞭。」

「多早晚的事？」

「別問，」方鐵軍搖搖手，又接道：「他也曾打算花銀子向我買妳的人頭。」

「噢，想不到他倒先我一步起了這壞心眼兒。」

「我可沒有答應他，因爲我就料到，出得起價的一定是妳顧媚娘，二十萬兩銀子是個大買賣，我是不會輕易放手的。」方鐵軍說到這兒，拱拱手，接道：「我且先走一步，明日辰正，在河房恭候專使的大駕。」說罷，揚長走出了竹林而去。

顧媚娘目送他的背影，暗暗地跺跺脚，冷哼了一聲。

* * *

夜靜得出奇，三更了，林泿默數着梆聲，突然，紙窗沙地一響，那聲音雖極其輕微，但却難逃林泿靈敏的耳朶，他下意識摸摸腰間的鏢袋，身子躺在床榻上却一絲也沒有動。

窗欞輕輕推開，一個人影輕悄悄的躍進了來。

房中雖無燈，藉着開窗時那一綫黯淡的星光，林泿看清了來人是封子君。

「林泿！」封子君站在窗前，輕聲低喚。

這顯然是沒有惡意，於是林泿輕聲答道：「封姑娘有何見教？」

「哼！原來你是醒着的。」

「在下心事重重，那裡能夠安枕。」

「我要問你一件事，」封子君邊說邊向床前走去。「你認識『追魂殺手』方鐵軍嗎？」

「酉正光景，在河邊見過一面。」

「他的作爲你可瞭解？」

「聽過多少。」

「品行如何？」

「以在下的見解，祇有八個字──不邪不正，也正也邪。」

「評得好，晚間他救了我。」

「噢！」林泿微微一楞。「是怎麼回事？」

封子君就將黃龍飛設計下藥，企圖汚辱，幸而被方鐵軍撞見搭救的情形敘述了一遍。

「萬幸萬幸！」林泿自榻上一躍而起，接着問道：「封姑娘深夜前來，就是要向在下告知此事嗎？」

「尚有要事。」

「在下洗耳恭聽。」

「因我對方鐵軍救我的動機存疑，故而尾隨其後，察其行動，他和你分手之後，又和顧媚娘見面，就在河邊沙州的一座竹林之中。」

「噢！」林泿漫應着靜待下文。

「顧媚娘以二十萬兩銀子的高價收買姓方的作殺手，去對付黃龍飛，方鐵軍已經答應了，據姓方的說，黃龍飛也曾試圖收買他去殺顧媚娘，不過沒有成交，我認爲方鐵軍接下這件差事，可說愚不可及。」

「何以見得？」

「他們在竹林密談之際，曾派『鷹爪手』武一泰在四週巡守戒備，媚娘唯恐武一泰洩漏風聲，事畢時也殺了他，探手之間，就抓出了武一泰的心臟，那一招既毒辣，又凌厲，以她武功，獨力對付黃龍飛應無問題，而她却以二十萬兩銀子另買殺手，其中恐怕另有文章。」

林泿驚道：「妳看見顧媚娘探手之間就抓出了武一泰的心臟嗎？」

「不錯。」

「那是『勾魂使者』范正陽的獨門武功『勾魂手』啊，怎會從她的手底下施展出來呢？」

「哼！」封子君冷笑了一聲，道：「你以爲顧媚娘是什麼人？」

「一代儒俠顧懷冰的女兒。」

「不錯，是顧懷冰的女兒，但非他親生，祇是在路上拾回來的，也不知是什麼孽種，從小就野性難馴，顧懷冰嚴加管教，她竟逃走了，之後姘上了范正陽，學了一身武功，後來顧懷冰找到了她，要帶她回去，却被她殺了。」

「有這種事？」林泿大駭不已。

「我爲什麼要騙你？」封子君冷冷地道：「聽你口氣，似乎已經中了她的勾魂計，你可得小心點！」

林泿抱拳一拱，道：「多謝姑娘提醒！」

封子君冷冷一擺頭，道：「不必言謝，我祇怕你中了那娘兒的詭計，使我父仇難報，並非爲了救你而來！」話聲一落，人已穿窗而出。

林泿苦笑着暗暗搖頭，他發覺，瞭解女人的心思，比起瞭解一門艱深的武功還要困難。

* * *

夜晚雖然沒有好睡，林泿依然起得很早，却想不到有一個同樣與他一樣早起的客人，那是方鐵軍。

林泿梳洗之後，正打算到店堂中去早餐，方鐵軍恰巧也來到了他的房門口，恭敬地一揖，道：「可否躭擱片刻，在下有事想和林兄密談。」

「請！」林泿向房中擺擺手。

進入房中，方鐵軍神情詭秘地關上了房門，又趨向窗前，向窗外的河灘上掃了一眼，然後才回過身來，壓低了聲音道：「姓方的以『追魂殺手』不雅之號行道江湖，可說從來沒有將任何高手放在眼內，唯獨不敢冒犯林兄，自然也不希望林兄礙了方某的大計。」

林泿冷冷道：「方兄太看得起在下了。」

方鐵軍沉吟了一陣，開門見山地道：「方某接了一件買賣，花錢僱方某賣命的是顧媚娘。」

林泿楞了一楞，道：「難道要方兄保護她的生命安全？」

「非也！」方鐵軍緩緩地搖着頭，道：「她要方某爲她除去一個勁敵。」

「那人是誰？」

「金陵總捕頭黃龍飛。」

「倒有點使在下感到意外，」林泿暗中鬆了口氣，道：「黃龍飛是衙門中人，方兄該細加斟酌。」

「沒法子，方某等着銀子用，」方鐵軍流露了一絲苦笑，道：「絕不是等銀子買米下鍋，而是爲了搶救一位朋友。」

「是誰有那樣大的好福氣？」

「林兄想必聽過『鐵手佛面』徐流坤。」

林泿一翹大拇指，道：「名捕，好人。」

「方某下手的時間是明辰丑時，地點是城外的紫金南麓，特來相告一聲。」

「原來方兄和黃龍飛訂下決戰的約會。」

「錯了。」方鐵軍壓低了聲音道：「黃龍飛想必已知道東窗事發，不過是夕間之事，所以相約顧媚娘結伴偸偸潛走，紫金南麓是他們必經之地。」

林泿暗中錯愕不已，良久，方喃喃道：「方兄適才之言，不希望在下礙了方兄的大計？」

「不錯。」

「那你何必將黃龍飛與顧媚娘的行踪，告訴在下？」

「林兄是明眼人，彼等的行踪可也瞞不過你，再說，方某也不想打馬虎眼，林兄如肯念交情，不妨放在明處。」

林泿却皺眉道：「方兄該諒解在下的苦衷，千里迢迢，趕來金陵，祇是想爲屈死的章福全討回一點公道，怎可以讓兇手遠逃？」

「那筆賬應該算在顧媚娘的頭上。」

「不錯。」

「那麼，林兄可以在前面等候，方某動手除去黃龍飛時，林兄最好不要在場。」

「顧媚娘擅長施展花言巧語，在下差一點上了她的當，如果等待黃龍飛死後再向她索仇，她必然推到黃龍飛身上，到那時死無對證……」

方鐵軍冷冷截口道：「依林兄主意呢？」

「你我不妨分頭進行，同在紫金南麓守候他們。」

「不行。」

「不知方兄此意爲何？」

「方某收銀子必定要心安理得，顧媚娘出銀子要方某除去黃龍飛，目的在圖財保命，因此方某不願親眼看到或聽到有人要取她之性命。」

「方兄要求雖有些强人所難，在下倒願意接受，因爲方兄不事先說出黃龍飛與顧媚娘相偕出走的時刻與必經之路，在下未必知道，祇是……」林泿頓了一頓，才又接道：「方兄要除去黃龍飛的打算未必能夠如願。」

方鐵軍濃眉一挑，道：「林兄以爲方某不是他的對手嗎？」

林泿搖搖頭，道：「在下不敢藐視方兄的功力，祇因爲尚有第三者會從中阻撓。」

方鐵軍厲聲道：「那人是誰？」

「金陵副總捕頭高金山。」

「方某不信。」

「在下與高爺數度會面，據他說，金陵府台大人對黃龍飛平日的不法行爲，貪贓枉法的事略有所聞，責成高爺暗中搜集證據，準備將黃龍飛繩之於法，他的責任是要將黃龍飛送上法場，而不是眼看黃龍飛死於江湖豪客之手中。」

方鐵軍愕了一愕，道：「高副總捕頭未必會知道黃龍飛和顧媚娘相偕出走的事。」

林泿一字一字地道：「在下會去告訴他。」

方鐵軍臉色一寒，道：「江湖中人何必和六扇門中人打交道？」

「高爺身爲金陵副總捕頭之職，不惜折節下交，與在下暢談心腹大事，在下豈能相騙？」

方鐵軍冷笑道：「方某前來相告，黃、顧二人的行踪，可說愚昧已極。」

「方兄……」

方鐵軍已向門口走去，背着身子道：「煩林兄轉告那位高副總捕頭一聲，方某殺死金陵總捕頭黃龍飛之事，他儘可以事後繪影繪圖傳令拿人，方某漏網之後送往法場，也是死而無怨，若是他妄想當場阻撓，恕方某刀下無情。」

「方兄請留步。」

「至於林兄的奪命鏢威名，方某早已風聞，若想在方某的面前殺顧媚娘索仇，最好事先抽冷子給方某一鏢，否則，必不如願。」方鐵軍說罷，揚長而去。

林浪怔忡良久，才喃喃自語說道：「鐵漢子一條，可惜也是一個莽漢！」

門外突然傳來一個陰沉的聲音道：「龍某拜見『浪子鏢王』林兄。」

「是那一位？」林浪霍地打開房門。

「毒泥鰍」龍不沉站在門口，一拱手道：「老朽龍不沉。」

「嘿嘿！」林浪冷笑一聲，也拱了拱手道：「原來是又毒又辣又滑的毒泥鰍，不知有何見教？」

「老朽可否進房一談？」

「請！」

龍不沉進入房中，以阿諛的口氣說道：「眞所謂俠義英雄出少年，林兄這幾年在江湖中，威名遠播……」

林浪冷冷的截口道：「宋景天背心窩那一箭必是尊駕所賜，由此看來，尊駕該是顧媚娘的手下爪牙，此來想必是受她差遣。」

龍不沉搖搖頭，道：「錯了。」

「在下尚能分辨眞話、假話。」

「顧媚娘在暗中收拾行裝，似有遠走高飛打算，」龍不沉臉上浮現不懷好意的笑容，道：「是以老朽特來相告，可別教那歹毒的娘兒成爲漏網之魚。」

「謝謝尊駕的好意。」

「嘿嘿，聽說那娘兒要帶走了好幾十萬兩銀票子，那些銀票都由黃龍飛事先換好的，他倆各自收藏一半在身上，這不過是一批不義之財，你我取用何妨？」

林浪本想斥責對方一番，心中忽然一動，連忙改換了口胳，道：「尊駕以爲那娘兒和黃龍飛好對付的嗎？」

「龍某可以相助一臂之力。」

「噢！」林浪微微一楞。

不等他的話出口，龍不沉已壓低了聲音，接着說道：「方才那娘兒已召喚老朽到她跟前密商。」

「談些什麼？」

「她和黃龍飛出走逃亡時是乘坐一輛篷車，她囑咐老朽埋伏車頂，身上蓋以竹蓆，到時聽她暗號，抽冷子施放毒箭，嘿嘿，老朽祇要將毒箭射進黃龍飛與她的後心窩，不就大功告成了嗎？」

「請問顧媚娘教你如此作，可曾許你什麼？」

「銀票五萬兩。」

「尊駕反過來相助在下，需要什麼條件？」

「也是銀票五萬兩。」

林浪冷聲道：「代價相同，因何要與在下打交道？」

「顧媚娘說話未必能算數。」

「在下呢？」

「老朽信得過。」

「憑你的名聲，未必沒有法子對付她。」

龍不沉喟然道：「說來你未必肯信，那娘兒所施展的『勾魂手』可說歹毒得很。」

林浪沉吟不語，爲的是不便答應龍不沉，因爲還有高金山夾在中間，他無權許給對方五萬兩銀子的犒勞。

龍不沉又道：「你是信不過老朽嗎？」

「並非信不過，祇是……」

「有話請當面講。」

林浪很想說出高金山參與其事的秘密，想想不妥，遂又改口道：「方才尊駕來此時，可曾碰着一個人？」

「嘿！『追魂殺手』方鐵軍？」

「在下還要和他商議，商議。」

「嘿嘿，想不到你們二人竟然聯上了手，姓方的該不會一個人獨吞吧！事情就這樣說定，你看着辦，即使賞給老朽五萬兩銀票，也絕不嫌少。」龍不沉說罷，轉身就走。

龍不沉走了，却留給林浪一團困擾，他來金陵之前，絕未料到陷身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如今該如何辦？他鎖着雙眉在床沿邊坐下，連進食的念頭也打消了。

輕悄的步履打斷了林浪的思索，抬頭看，來人却是封子君，她沒有去招呼林浪，逕趨窗前，凝注一片河水，喃喃道：「眼前的局面好像教你無所適從？」

林浪很客氣的說道：「姑娘冰雪聰明，領悟過人，何不指教在下一條去路！」

「我要告訴你的祇有一句話。」

「請明示。」

「你死不得。」

「留着性命待姑娘爲父報仇？」

「不問可知。」

林浪聳肩笑道：「如此說來，在下倒有了相助之人了。」

封子君回過身來，冷冷的道：

「此話怎麼講？」

「在下若遇强，姑娘必會現身相救。」

「怎見得？」

「祇因爲姑娘不願在下死在別人的手中。」

「那倒不一定，如是你與『追魂殺手』方鐵軍爲難，我就會插手過問。」

「若是在下不敵他的利刀？」

「我也不管。」

「在下深感意外。」

「不必意外。」封子君一字一字的有力地說道：「爲人要恩怨分明，方鐵軍曾救過我。」

林浪並不想深究個中原因，祇是緩緩的說道：「聽說方鐵軍的刀法很厲害，在下若是知機，就該避免和他衝突，然而世間事往往難以預料，一旦遇上了，也就祇有放手一搏了。」

「你若眞是知機，就該相信方鐵軍的忠告才是。」

「祇怕辦不到。」

「這也許就是你自以爲英雄的氣概，哼！」封子君冷笑了一聲：「你的末日看來不遠了。」

「若是在下不幸死於『追魂殺手』的刀下，姑娘可說白跑了一趟金陵，在下可要先謝罪了。」

封子君又是一聲冷笑，轉身向門口走去。臨要出門之際，她又回過頭來，道：「儘管你執迷不悟，我仍然要向你提出忠告，『毒泥鰍』的話千萬信不得，你要小心一點。」

她走了，林浪又多一重的惆悵，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情緒，不知因何而起。

他倒在床榻，閉目尋思，突然，他摒棄了一切雜念，決定先將黃、顧二人準備出走逃亡的消息傳達給高金山知道。

* * *

天際墨黑，無月、無星。

官道沉寂，無聲、無人。

風在林間打着尖銳的呼嘯穿梭，使這個沉寂、漆黑的深夜裡，益發增添了幾分陰森，藏身在紫金南麓楓林中的林浪，不自禁地萌出了一股寒意，右手不禁觸摸了一下腰間的鏢袋。

突地，距他約莫十步之處出現了一個人影，筆直地站在漆黑的夜色中，接着一個冷冷的聲音道：

「林兄還是來了。」

林浪聽出說話之人是方鐵軍，心中不禁暗暗一驚，自己藏身處非常隱密，對方爲何能發現他呢？

他雖然沒有答話，方鐵軍却向他藏身之處緩緩走來，同時壓低聲音道：「因何祇有林兄一人？」

林浪祇得站起來道：「在下單打獨闖，自然祇有孑然一身了。」

「那位高副總捕頭沒有來嗎？」

「在下不知。」

「莫非林兄沒有將黃、顧二人相偕出走的事告訴他嗎？」

「在下言出必行，早在午間就告訴了高爺。」

「哼！」方鐵軍冷笑了一聲：「從林兄的口氣可以聽出，林兄對那位高副總捕頭必是十分崇敬，可惜他不是一個值得崇敬的人。」

「此話怎麼說？」

「按理說，高副總捕頭絕不會放過這個立功的大好機會，但是，方某已很小心在官道兩側搜索過，除了林兄之外，再不會有第三者埋伏。」

「也許……」

方鐵軍截口道：「林兄不必爲他解釋，方某知他絕不會前來。」

「方兄知道？」

「所謂府台大人着他蒐集證據一節，祇不過是欺人之語，他想謀奪總捕頭的地位倒是眞的，如此大好良夜，他大可以在家睡個安穩覺，待紅日一出，總捕頭之職位已是非他莫屬了。」

「那樣豈不是正中方兄下懷？」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他不來令方某人安心了不少，可惜現場仍然有一個礙事的人呢。」

「方兄指的是在下？」

「不問可知。」

「晨間承方兄相告黃、顧二人相偕逃亡的機密，在下非常感激，古語云：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是以在下也告訴方兄一件機密大事。」

方鐵軍冷冷地搖頭道：「方某對任何機密大事，均不感興趣，祇有一件，那就是……希望林兄願意立刻離開此地。」

「方兄，這件機密關係着你的性命。」

「噢！林兄不似是那些危言聳聽之人。」

林浪語氣凝重地道：「方兄該聽過『毒泥鰍』龍不沉其人。」

「嗯！此人慣於施放冷箭。」

「箭頭淬毒的冷箭，見血封喉，歹毒無比。」

「怎麼樣？」

「黃龍飛與顧媚娘此番出走逃亡，同乘一輛篷車，媚娘安排龍不沉伏於車頂，身上覆以草蓆，方兄不妨猜猜她這一着伏兵要來對付的人是誰？」

「聽林兄的口氣，似乎是要對付方某。」

「那是可以想到的事，自然也會連帶對付黃龍飛，當黃龍飛面對方兄如此强勁的大敵，絕不會防到背後有冷箭飛射向他的心窩，顧媚娘僱方兄操刀，不過是藉以吸引黃龍飛的注意力而已。」

「照林兄的推斷，因爲黃龍飛並非死於方某之手，所以要龍不沉以毒箭射殺方某，以便取回她早已付出的銀票，不過，她該猜想到方某不會將銀票携帶身邊，事實上，徐流坤十萬火急地需要那筆錢脫身，方某早已託人送去了。」

林浪搖搖頭，道：「方兄想錯了，顧媚娘要殺方兄，主要是爲了滅口。」

「唔！林兄是如何知道這件機密。」

「龍不沉親口所告。」

「他爲什麼要洩漏機密？」

「顧媚娘曾經答應龍不沉，事成之後給他五萬兩銀子，他却信不過那娘兒，所以前來和在下商議，並揚言他可以在暗中用毒箭射死黃龍飛和顧媚娘，也同樣要在下付給他五萬兩銀子作酬勞，據龍不沉說，黃、顧二人隨身携帶了數十萬兩銀票。」

「唔！」方鐵軍似在沉吟。

「方兄一旦出面，很難防備那條毒泥鰍的毒冷箭。」

「唔！」方鐵軍仍是在沉吟不語。

「方兄，請接納在下的建議，你我最好同時出面，那龍不沉既和在下有約，見在下與方兄同出，也不會向方兄施放冷箭了。」

「多謝關心。」方鐵軍拱了拱手，然後仰望天色，喃喃道：「此刻是什麼時候了？」

「約莫丑初光景。」

颼地一響，方鐵軍腰間利刀突然閃電出鞘，一時晶光大熾，已然削向林浪的項間。

林浪是以飛鏢馳名江湖，每逢對敵之際，他都和對方保持了相當距離，從未像現在這般和方鐵軍近在咫尺，對方突然出手，使他立刻陷入險境。

不管林浪閃避多快，方鐵軍手中的利刀已然從他項間掠過，祇覺得頸上一涼，然而他大好頭顱仍然好生生地長在頸脖上，也沒有受傷的痕跡。

林浪突然有所領悟，扣在手中的三支鋼鏢也就停而未發，方鐵軍雖然削了他一刀，用的却是刀背，對方的用意，顯然想一擧擊昏他，免得在場礙手礙脚。

林浪冷冷笑道：「好刀法，因何不用刀刃？」

方鐵軍疾聲道：「方某寧願事後以死謝罪，而林兄此刻非得離開此地不可。」

「實在有違方命。」

「請恕得罪……」方鐵軍一語未落，身形暴進，一連劈了三刀。

用暗鏢的人，都身法極佳，林浪雙脚一點，連退三丈，避開了對方凌厲的三刀，却驚出了一身冷汗，若非樹叢橫枝礙手礙脚，使方鐵軍的刀法難以發揮到最高境界，他早已遭到斷臂削足之危了。

「方兄，請停手！」林浪低叱了一聲。

「莫非林兄願意離開此地了？」

「方兄刀法固然凌厲，在下飛鏢也不是弱者，方兄一輪猛攻，在下爲求自保，迫不得已也祇有脫手放鏢，最後必然落個兩敗俱傷。」

正說之間，官道上已響起了一陣車輪之聲。

方鐵軍神色一變，低聲道：「篷車已來，方某再度請求林兄暫離此地，如不賞臉，也請等待方某解決了黃龍飛之後再行出面……」

話聲未落，人已向官道邊縱去。

「好！」林浪突下決定，道：「在下等候方兄除去黃龍飛之後，再露面就是。」

方鐵軍閃到官道時，一輛雙轡套車正好疾馳而來，有了林浪的警告，他已改變了應敵之策，飛身縱起，半空中利刀削向轡繩，兩騎頓時脫轡而出，身形一旋，脚踢駕車大漢滾向道旁，而他的人却已落在篷車頂上，利刀下插，祇聽得慘叫一聲，毒泥鰍頓時變了死泥鰍了。

藏身暗處的林浪看得心驚魄動，這位「追魂殺手」殺法凌厲，身手矯捷，難怪黑、白兩道的人物，提起他都是神情大變。

馬兒脫走，篷車已經停了，祇聽得顧媚娘在車中問道：「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方鐵軍道：「請黃總捕頭亮相吧！」

黃龍飛自然聽得出是這位號稱「追魂殺手」的聲音，突然彈出車廂，不知他是想逃走？抑或想先一步搶到有利的位置，總之，當他落脚站定時，方鐵軍業已橫刀攔住了他的去路。

黃龍飛的蛟皮軟鞭圈在手中，抱拳一拱道：「有何見教？」

方鐵軍抖腕甩了個刀花，沉聲道：「要你項上六陽魁首。」

黃龍飛冷笑道：「尊駕口氣很大，黃某想問一下，是誰花銀子聘請尊駕出這紅差？」

「方某素有規矩，在你臨斷氣的一剎那，一起會將花銀子買你腦袋的人告訴你。」話聲一落，手中利刀，已然劈了出去，眞箇是快如閃電，疾若迅雷。

黃龍飛早已領教過他的厲害刀法，自然不會掉以輕心，身形疾退，同時刷地一聲打出了手中的蛟皮軟鞭，鞭梢不偏不倚地纏向方鐵軍的右腕。

林浪曾說方鐵軍是一條莽漢，他的看法倒未必正確，在臨陣對敵上，方鐵軍倒是頗有心機，他明知對方的皮鞭擅長纏繞，是以一上手

就用上了詭招，利刀遞了一半，突然抽脫後退，刀刃翻轉向上，以致那黃龍飛的皮鞭纏上了刀身。

方鐵軍猛一抖腕，皮鞭斷成數截。

黃龍飛不禁大駭，颼一聲拔出了一把精鋼匕首，額上已流動着豆大的汗珠。

夜色漆黑，黃龍飛的一雙眼珠子顯得很晶亮。

方鐵軍冷笑道：「兵刃爲練武人第二性命，鞭毀人亡，你一定要等我動手嗎？」

黃龍飛緩緩的向篷車後退，冷聲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媚娘花銀子僱你來殺我的。」話聲中，身形猛旋，向車廂中撲去。

一條黑影飛閃而至，沉叱道：「退下！」

這攔住去路的人是林浪，叱聲一起，又脫手打出一鏢，他無意相助方鐵軍，是以出鏢緩慢，而且是擊向黃龍飛的面目，黃龍飛自然看得眞切，連忙擰腰飛旋身形，閃在一邊。

「嘿嘿！」黃龍飛旋身逞强冷笑道：「以二對一，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

「錯了！」林浪道：「要你腦袋的是『追魂殺手』的事，在下祇不過保護媚娘不受傷害而已。」

黃龍飛厲聲道：「媚娘是個心腸歹毒的惡婦人，你保護她作什麼？」

「她是個可憐蟲，不得不聽你擺佈。」林浪揮揮手道：「趕快用你的匕首全力一拚，祇要你能贏得了『追魂殺手』，我絕不會再難爲你的。」

方鐵軍不禁暗暗發楞，林浪口口聲聲要殺媚娘報仇，此刻却說要保護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還來不及細想，黃龍飛已揮動匕首撲了上來。

二人戰作一團，由於黃龍飛是作困獸之鬥，是以方鐵軍犀利的刀法還難有進展。

顧媚娘悄聲道：「林浪哥，我原打算引黃龍飛到此被『追魂殺手』除去之後再回城去找你，想不到你却來到了……」

林浪截口道：「我有些不放心。」

「多謝你。」顧媚娘的聲音很媚：「我爲黃龍飛作了許多壞事，你不怪我嗎？」

「身不由主，怪妳何益，再說，顧大俠是我生平最敬仰的人物，爲了那位業已物化的老前輩，我也該盡一份心意……」

林浪的話聲到此，突然一聲慘叫，放眼望去，祇見方鐵軍手中利刀業已扎進了黃龍飛的心窩中。

方鐵軍趨前蹲在黃龍飛耳邊低語了幾句，然後拔出利刀，走到車前，向車廂內拱一拱手，道：「顧媚娘，方某拿妳的錢財，爲妳消災，銀子拿得不寃吧！」

顧媚娘自車廂跳下，福了一福道：「多謝。」

「方某告辭！」方鐵軍將刀還入鞘內，目光向林浪投以一瞥，道：「林兄……」

林浪連忙截口道：「方兄自去不妨，在下自會照料媚娘，儘管放心。」

方鐵軍雖拿不準林浪安的是什麼心眼，但他却可以猜出對方已經給了他很大的面子，最少沒有在他面前提起要殺顧媚娘的事，於是，拱拱手，道：「二位保重。」

他正要回身向金陵方向走去，突見火光明亮，一行馬隊疾奔而來，放眼一看，共有八騎之多，爲首一人錦衣佩劍，甚是威武。

林浪看得眞切，趨前低聲道：「方兄，那錦衣佩劍之人，就是金陵副總捕頭高金山。」

方鐵軍不禁一楞。

就在他一楞神間，馬隊已來到了近前，高金山躍下馬來，衝着林浪問道：「林兄，這位可就是你向高某提及的方壯士？」

方鐵軍硬着頭皮答道：「在下方鐵軍。」

「請問方壯士，」高金山的語氣非常客氣，道：「黃總捕頭是否已死於壯士的刀下？」

方鐵軍點點頭，道：「不錯，莫非要將在下拿問治罪？」

高金山笑道：「這是那裡話，黃龍飛無惡不作，荼毒百姓，府台大人早有耳聞，壯士爲民除害，不但不該治罪，反而有賞。」

方鐵軍冷冷道：「不將在下拿下問罪，已是感激不盡，何敢領賞，在下告辭了。」

「慢來，慢來！二位乃江湖豪傑，請受高某一拜。」高金山邊說邊拜下去。

林浪和方鐵軍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同時趨前攙扶，道：「草民那敢接受高副總捕頭的大禮？」

高金山一面大笑，一面直起身來，雙手仍然不停地打拱作揖，突然，自他袖管之內射出無數弩矢，宛如一片箭雨。

林浪和方鐵軍那會想到會有此一變，一時閃避不及，莫不身中數矢，仆地不起。

林浪總算是個使用暗器的會家子，在緊要關頭中避開了要害，雖然中了五支袖箭，倒還不致於傷重殞命。

但他却深深瞭解此刻非裝死不可，否則，高金山再發出一蓬袖箭，那就萬難逃過了。

高金山沉叱道：「來人，看看

這兩個傢伙，死了沒有？」

那些跟班隨從立刻紛紛探視復又同聲道：「他二人喉頭均被袖箭貫穿，那裡還活得了！」颼！颼！祇見高金山雙腕連揮，他帶來的那一帮人又一個個的倒下仆地不起，在此起彼落的慘號聲中，顧媚娘却嬌笑起來。

高金山趨前一步，諂媚地笑道：「媚娘，這事兒辦得不賴吧！神不知，鬼不覺，天一亮，金陵城的地盤是咱們的了。」

顧媚娘嬌嗔道：「少耍嘴皮，快去搜出黃龍飛身上的銀票，咱們還得在天亮之前趕回城裡去。」

「是，是！」高金山一副奴顏婢膝的神態。

就在此時，官道旁突然傳來一聲冷叱聲：「好一對喪盡天良的狗男女！」

「誰？」高金山突然拔出佩劍。

「是你家封姑娘。」聲落人現，封子君昂然而立，在地上那幾支東倒西歪的火把照射之下，她手中的利劍閃閃生輝。

顧媚娘冷笑道：「嘿嘿！原來是姓封的丫頭，姑奶奶和妳有何仇怨？」

封子君道：「方鐵軍曾經救過封姑娘，我要爲他報仇索命。」身子凌空撲出，手中利劍刺向顧媚娘的咽喉。

顧媚娘道：「姑奶奶倒要看清楚若玉教出來的徒弟有多高明。」身形飛旋，一面閃躲封子君的攻勢，一面探手抓去。

祇聽得滋地一聲，封子君胸前衣襟被撕去了一大幅。

旁邊的高金山呵呵笑道：「媚娘，抓下那丫頭的紅肚兜，讓我看看她那一身細皮白肉。」

封子君又羞又怒，銀牙一咬，挺劍又刺。

顧媚娘似乎存心要侮辱她，又探手一抓，封子君胸前肚兜又被她撕裂，封子君連忙左手護胸，疾忙後退。

顧媚娘叫道：「金山，你這個色鬼快些看呀！」

高金山却沒有理會她的話。

顧媚娘回頭一看，高金山手中的劍尖拄地，頭顱下垂，像是有什麼不對勁！

再一細看，高金山胸前掛着一朵紅纓，顧媚娘不禁脫口道：「奪命鏢……」

她叫聲未落，一支鋼鏢突然穿進了她的心窩，緊接着，第二支、第三支，將她美麗的臉目扎成了刺蝟般，那一雙勾魂攝魄的媚眼也扎進了兩支飛鏢，在顧媚娘向後倒下那刹間，林浪已戰巍巍地從大堆死屍中站了起來，祇見他胸前插着三支袖箭，頸項也插着一支。

封子君驚叫了一聲道：「林浪，你沒有死？」

林浪吁了一口氣道：「差一點就死了，項間這支袖箭祇差一分就要刺穿咽喉了。」

封子君趨前探視，道：「呀！你中了這樣多的袖箭，讓我給你拔了出來。」

「現在還不能拔，封姑娘，妳看看方鐵軍傷得如何？」林浪竟然沒有忘記他。

封子君拾起一支火把，在屍首堆裡找到了方鐵軍，喟然道：「他死了。」

「是我害死了他。」

「這也不能怪你。」

「若不是我，他不會那樣相信高金山，一劍殺死我吧！」林浪面對着封子君，閉上了眼睛，道：「是妳報仇的時候到了，妳很幸運，我竟然沒有死在高金山的手上。」

封子君搖搖頭，道：「我不能殺你。」

「因爲我是一個受傷的人？」

「不！因爲你方才救了我。」

「姑娘倒是一個講理的人……」頓了一頓又問道：「黃龍飛和顧媚娘身上帶的數十萬兩銀票，該如何處理？」

「取諸於民還諸於民，咱們帶去作點善事吧。」

「好！」林浪點點頭同意，道：「我們去選兩匹好馬，要盡快趕去徐州，我的箭傷還得麻煩章大爺爲我醫治。」

「別忘了帶上方鐵軍的屍首，他是一條鐵漢，咱們得好好爲他殯葬。」

「我也同意。」林浪輕聲道。

丑、卯相交光景，二人已在馬上，正待放韁疾馳之際，封子君突然說道：「林浪你該成家了。」

林浪搖搖頭，道：「無此打算。」

「那可不行，你裝死看到了我的清白軀體，不要我怎行？」

「告訴你吧！我爹成殘之後，反而悟出了今是昨非，他不但不怪你，反而說如沒有你給他一點教訓，他來日的下場，一定比起目下的情況還要慘。」

林浪想笑，但他却沒有忘記馬鞍後面馱着方鐵軍的屍首，也就將笑意忍住了。

「林浪，你忘記帶走你的奪命飛鏢！」

「不要再提那勞什子東西了！」林浪輕鬆地道：「既要娶妳，就不再是浪子，那『浪子鏢王』的銜頭還要它作甚？」

封子君笑在心頭，一抖韁繩，領先向江邊渡頭奔去，在蹄聲中，遠遠傳來了鷄鳴。（完）

上文提要： 陸游被人幪上雙眼，由兩妞左右挾持進入漆黑甬道。到了地下宮殿才取下幪巾，陸游見陰森中四處金碧輝煌，金座上坐着的正是他的師叔燕雲子，也即是主公、幫主，柳青青的大仇人。燕雲子却以一副慈祥之態詢問屬下各堂諸事，衆人對他敬若帝皇，但陸游見其威猛無比三尖二刃刀，心中驚慌不已……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脫離糾纏自由身　迎面撞上髒小子

那知眼前一暗，差點兒和小菊撞個滿懷，只聽脆生生一聲响，被小菊打了一個嘴巴子，跺脚道：「你找死，當眞老虎不發威，你當我是好欺負的！」

只把屋中的三個妞兒笑得花枝兒般亂顫。小桃笑得氣也喘不過來，笑道：「嗳唷，又來了一隻小老虎，這小子端的好本事，看來轉性兒的，不僅宮主，小菊也發起威來了。」

小梅叫道：「宮主回來了？」

小菊楞楞地，却望了望，都不理會叫屈的陸游，說了，而且笑了，道：「原來是你們在欺負人家，那麼，是我怪錯他了。宮主被帮主留下了，遣我先回來，若我猜得不錯，天黑之前，是不會回來，却吩咐你們，休教這小子溜了。」

「天黑之前，不會回來？」小梅瞪了眼兒。

「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小玫也怔了怔。

各有職司，但宮主若有行動，身邊總有小梅和小玫的，簡直就是離不開小梅和小玫。小梅出主意，小玫出手，那小梅也最會善伺宮主之意，嘿！懲罰那些宮主不順眼的人，難道要宮主出手，宮主出手不成，簡直不用等宮主出手，一個眼色，一揚眉兒，兩人立即懂得宮主心意了。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宮主獨自留在帮主身邊，却不要她們留在身邊？

小菊道：「「發楞做什麼，若我猜得不錯，別說天黑之前，只怕天亮之前，宮主也不會回來。」

「做甚麼？」

「青木、白水，兩堂主和四個副堂主，死在甚麼人手中？」小桃說：「今晚可輪到西門和南門……」

小玫叫道：「明白了，對付那柳青青，因爲只有宮主的金絲軟鞭，才能破得了柳青青那二十四把柳葉飛刀，這是安排窩弓擒猛虎。」

小菊楞楞地，說：「我不明白，却爲什麼打發我們回來？」

「有甚麼不明白的，」小桃溜了陸游一眼說：「一者，看牢這小子，休教他溜了，二來麼……」

「我也明白了，」小梅說：「我們從未離開過身邊，教那柳青青以爲宮主回來了。」

「必是如此，」小玫轉過頭來，對陸游說：「你這壞透了的小子，你聽到啦，你要敢溜走，咱們……」

「宰了我！」

陸游說。

他正想着柳青青，順口便說出柳青青的口頭禪來，竟神往的，醉醉地，笑了。

因爲柳青青每說宰了你，必也咬着牙兒，只不過唇邊眼中，必然

出現笑意，那俏臉兒就再也繃不緊了，那模樣兒也眞是可愛又好玩極了。

不僅是小桃、小菊、小梅了，便瞪了他一眼的小玫，眼中唇邊，也都出現了笑意。

「對，宰了你！」

陸游笑了，呆呆地，傻傻地，原來不呆也不傻，不過是痴痴的，因爲他心中醉醉的。

他逐個兒瞧了一眼，她們都不明白他是在想着柳青青，瞪了他一眼的小玫說：「瞧咱們敢不敢，你再要像早晨一樣想溜走，咱們就宰了你。」

「我不是溜走，」陸游說：「我爲甚麼要溜走，我也不怕你們宰了我，只不過，不許你們再摔我打我。」

那是眞的，宰了你，那不過是反話兒，便是眞的，四個妞兒武功再高，又豈能傷害得了他，他最怕的就是妞兒眼中唇邊出現笑意，那笑意一出現，他就不能招架了。

「好啊，原來他怕摔怕打，」都笑了，叫了起來。

陸游却一揚眉兒，道：「都給我聽着了，因爲你們又摔又打，簡直就是替我搔癢兒，搔得我癢癢的，渾身不得勁兒。」

都啐了一口，也都瞪了他一眼，難道又不都是手下有分寸，誰也不敢，也不能傷他，難道不眞是替他搔癢兒。

打蛇兒自要隨棍上，陸游把胸膊兒一挺，上前一步，道：「要不要我也以牙還牙，以摔還摔。」就是要教小玫知道在瞟着她，說：「自然也以踢還踢。」

嚇得幾個妞兒直往後退，見過鬼，自然怕黑，前晚難道不是被他又打又敲的，這壞透了的小子其實邪門得緊，這兩日來，人家何曾還過手。

小玫先害怕了，一旋身，把背貼着牆壁，小桃叫道：「你敢！」

倒是小菊小梅不怕他，因爲從不曾手上用過勁兒，也明白陸游和她們不過是嬉戲，却不料被慌忙退後的小桃撞個正着，都以爲是陸游，嚇得大叫地跳開，登時亂做一團，自然也笑做一團。

陸游恨不把四個妞兒都趕出屋去，想想，有多少話，多少事，要對柳青青說，尤其是，人家已安排窩弓擒猛獸教他如何不擔心，天色已黑了下來，不及時阻止，生怕柳青青去自投羅網。

今日以前，他從未替柳青青躭心過，簡直天下無敵，自從進入那密道起，就替柳青青捏了一把汗。

當眞老虎不發威，被四個妞兒當作病貓了，挽袖子，掄胳臂。

不料來了救星，陸游面對着門口，驀見一人探進頭來，竟是小桃警告他，要當心的九尾狐。

那店家笑道：「姑娘們，晚飯已備好了。」

小桃說得不錯，九尾狐這隻老狐狸，在幫中地位很高，四個妞兒雖然是宮主得寵的丫頭，不同於一般幫衆，但這九尾狐一現身，那笑彎了腰的，都直了起來，登時收斂了。

陸游更是一怔！這狐狸分明在對四個妞兒使眼兒，必有原故。

九尾狐又道：「宮主命三爺送了東西來，現在上房立等，陸公子的飯菜，也備好了，這就送來。」

三爺！那自是猴兒李三，在四妞兒口中，是猴兒李三，陸游已知道，在幫衆口中，可成了三爺。

四個妞兒都啊了一聲，立即奔出，小玫在門口，回頭道：「今兒且饒過你，休要溜走。」

小桃也回過頭來，嘻嘻笑，說：「你躭心甚麼，溜得出房門，也溜不出這店。」

眼兒瞧着他，却不笑。

陸游只有小桃才能感覺得出的，點了一下頭兒，說道：「我爲甚麼要溜走，却是你們別溜，有膽兒的，就回來，休被我揪着你們。」

本就在挽袖子，掄胳臂，嚇得四個妞兒加快脚步，如飛跑了。

當然不是嚇跑了，猴兒李三，必是帶了甚麼信息，指示來，可惜，來了店中夥計，送來晚飯。

夥計一走，陸游立即關了房門，明知不待吩咐，是無人敢進院來這，上房中也靜悄悄。

悄悄地再打開房門來，探頭瞧了又瞧，確確實實，一個人影也沒有，陸游這才鬆了一口氣，低聲喚道：「喂！出來啦！」

蚌埠的匪幫幫衆成千上萬，無處不在，若有藏身之地，也就不會躲到他懷中來了，那還是夜裡，白天，自然是寸步難行，可憐的柳青青，必然餓壞了。

現在，桌上擺着美酒佳餚，還不快快出來。

佛門的大象無形，神功無相，只要屋中無人，錯眼間，柳青青無聲無息，總是就在身後了，只道這番也相同，說道：「你都見到了，有那蓮花宮主在，四個妞兒有所忌憚，還不敢放肆……快，快來……」

霍的回身，只道柳青青已悄悄先站在面前了，那知沒有，非但床下也沒有，任他千呼萬喚，柳青青也不見現身。

那麼，是眞不在房中，必也不在左近了。

轟然一聲，嚇得陸游跳了起來，不過是房門被一脚踢開了而已，由於驚嚇，聽來竟成了轟然一聲，

房中乍暗還明，赫然小玫已在屋中，堵住門口的，還有小桃。

那小玫已迅速在房中轉了轉，而且連床下也查看過了，說：「你在和誰話兒？」

該死，必是他適才心急，呼喚得大聲了，只見小桃閉了一下眼兒，像是吁了一口氣。

「沒有啊！」

只聽小桃啐了一口，道：「這小子傻兮兮，必是自言自語，和自己說話兒。」

既然房中無人，自是獨個兒自言自語了，小玫呸了一口，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還眞以爲……倒嚇了我一跳。」

「這就叫做庸人自擾，」是小梅的聲音，在院中說：「那柳青青便是六臂三頭，也沒有天大的膽子，走吧，小菊，這小子可交給你了。你可知道宮主爲何指定你留下來，把他交給你看管？」

只聽小菊的聲音，嘆了口氣，說道：「因爲鞭上的功夫，我不及你們。」

小梅格格的一聲，笑道：「你錯了，因爲你不像小桃，不是見不得腥的饞貓兒，也不像小玫，火辣辣兇霸霸，把這小子交給她，宮主會心痛的。」

「你呢，你這嚼舌根的小妮子，難道你是宮主肚裡的蛔虫，宮主眞是半步也離不開你，沒有了你，宮主那來那麼多壞主意。」

小菊一定在笑了，說道：「要不，咱們把他綁起來，就不怕他溜了。」

「諒他也不敢溜的，只不過警覺些，若他敢溜，休要手下留情。」

竟是小玫的聲音，聽得小梅提及柳青青，他便全神貫注，竟連小玫小桃出房去了也不知道，而且，小菊怎說？鞭上功夫不及她們，那麼，必也都練成了軟鞭功夫，必也都腰纏軟鞭，不過未曾亮出來而已，那自是爲尅制柳青青的柳葉飛刀，了不得，除了一個宮主，竟還有四個丫頭，都各有一條絲軟鞭！

院中已寂然無聲，必是都匆忙走了，原來那猴兒李三，是來召喚她們去的。

陸游不禁替柳青青捏了一把汗，只道宮主的金絲軟鞭，才是專爲尅制柳青青的柳葉飛刀而打造，原來四個妞兒也有，而且眞眞正正，深藏不露，相處了兩日，他竟然不知。

可惜不是小桃留下來，這小桃必也有心事，一段離奇慘痛的經歷。

陸游不禁皺了眉頭，他想得出神，眉頭不禁緊緊的蹙了起來，那自是擔心柳青青，還有，身邊發出一聲脆生生輕笑，那小菊何時進了房，他竟然不知。

可不是小菊歪着頭，仰着臉兒，看着他笑，說道：「想甚麼啊，瞧你想得出神，我進來好半晌啦，你也不知道。」

慚愧，雖然他心中無敵，心中不存警惕，但這小菊不也心中無敵。

「沒……沒想甚麼？你笑甚麼？」

「我笑你！」小菊嘻嘻笑道：「你皺起眉頭來，眞好玩。」

陸游忙不迭把眉頭揚了，一拋頭，躲過小菊伸出來的手。莫非，溫柔嫻雅的小菊，眞也轉了性兒，還是耳濡目染，也像那三個妞兒一樣，有樣學樣。

小菊更噗嗤一聲笑，道：「你這臉皮子這麼嫩，怎麼走得江湖，眞不知都躭心些甚麼，又怕些甚麼？」

小菊却也不和他糾纏，喚進人來，收拾了桌上的殘羹殘餚，道：「虧你還自誇男兒漢，怎麼食量這麼小，只吃了這麼一點兒？」

小菊那裡知道，陸游是留下來給柳青青的，却又不能阻止。

陸游大大打了個哈欠，說：「我倦啦！」

「那就睡吧。」小菊說：「我知道，今日所見所聞，必然駭壞了，別以爲我沒瞧見，把你嚇得魂飛魄散，是不是？」

小菊又那會知道，他不過是替柳青青害怕，躭心柳青青而已，同時心頭也陣陣緊，那麼，連溫柔嫻靜的小菊，也沒逃過她的一雙眼睛，可知時時刻刻，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人在注視着他。

那麼，他眞得加倍小心，也憂心如焚，也加倍替柳青青躭心起來。

那小菊已抖開被褥，道：「睡吧，瞧你怪可憐兒的，你今日不是嚇傻了吧，簡直神不守舍。不睡，發楞做甚麼？」

「我等你……關門兒。」

那知小菊不走，却走去把門兒關了起來，回身向他走來，替他取下束髮紫金冠，脫下紫色的錦繡袍。

「你不走？」

「侍候你呀！」小菊嘻嘻笑，把那錦繡袍摺叠起來，放在床邊，把束髮金冠端端正正放在上面，一面說道：「你不是聽到啦，宮主指定我留下來，不僅是侍候你，而且……」

「看守我，」陸游心在往下沉，說：「我才不會溜走哩，我爲甚麼要溜走？」

小菊那由他說，早把他推倒床上。

「不行，」陸游叫道：「有人看着我，我就睡不着了。呔！你你……」

又豈僅是看守他而已，小菊不但把被子替他蓋在身上，而且鑽進被窩裡來，也叫道：「不行。」雖不是抱着他，却抱着他的胳膊，不料嫻靜的小菊，笑起來也眼兒媚，說：「今日晨早，被你一聲不响溜走了，惱得宮主把我們責了一頓。我要是也睏了，被你溜了怎麼辦？」

小菊說着，反手一掌，桌上的燈已應手而滅，房中頓時漆黑，這必是一個無月的夜晚，該是月亮已升高了，昨晚窗上月色朦朧，今晚窗上却僅微白，而且院中無人，靜悄悄，也無燈火。

「不不！」陸游是眞急了，叫道：「這怎麼……可以……」

「怎麼不可以，」小菊笑得顫抖起來，她那嫩臉兒也在他臉上搓揉起來，她不僅把揮滅了燈光的手，縮進被窩裡來，把他一抱，而且把臉兒貼着他的臉兒。說：「房門也關了，燈也熄了，又沒人瞧見。」

怎麼沒人，柳青青必然瞧得清清楚楚，而且，這小菊若不走，柳青青怎能現身出來。

先前還想：幸喜是小菊留下來，那知最溫柔又嫻靜的小菊，也最大膽，最放肆，嘿！她竟振振有詞：怕一時眼睏，被他溜了。

陸游那敢動彈一下，若不是他心中先有一個柳青青，暗中亦有一個柳青青，小菊這般楚楚動人，便不敢動彈，也會爲之心動的。

忽聽小菊笑道：「還道你裝呆扮傻，原來你眞是個老實人。」

「而且，」陸游說：「也從不打誑語，說不走，就不走，快放手，要是被……」

「宮主見到了，是不是？」小菊兀自嘻嘻笑，說道：「你放心，宮主正忙着哩，不到天亮，宮主是不會回來的。」

陸游心中一動，正要知道宮主在何處，做甚麼？召喚三個妞兒前去，是不是對付柳青青。

那知小菊又說了，該死，不但呼吸吹在他臉上，而且那柔軟的嘴唇，簡直就在他臉上蠕動，令他癢癢的。因爲小菊又在說了，道：「宮主吩咐我，也要像侍候她一樣侍候你。怕甚麼，即使見到了，我也不怕。」

「你胡說，」陸游道：「難道你也抱着她睡覺，是這樣侍候的？」

「我沒胡說，」小菊說：「不過不是我抱着她，而是宮主抱着我，要不要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秘密？有關宮主，尤其是這匪幫的，如何不想知道，柳青青不就是要他探聽秘密。

「說啊！」

「不過不許告訴人。」

「我不說，你知我知，說了，就不是秘密了，是不是。」

本來他不敢動彈的，爲了鼓勵她，一側身，便已把小菊抱在懷中。

「就是這樣，」小菊說：「她們都說宮主自從遇到你，就轉了性兒，才不是哩，只有我才知道，別瞧她兇霸霸，人前總是寒着臉兒，眞是一呼百喏，從沒人敢違拗的，其實芳心寂寞，只不過未遇一個可意的人兒，說來你也不懂。」

陸游大失所望道：「你不說，怎知我不懂。」

「說了你也不懂，因爲你是一得傻哥兒，還像一個沒長大的娃娃，而宮主年紀却不小了，你不會明白甚麼叫秋月春花等閒度的。」

他眞不明白了，爲何溫柔嫻靜的小菊，倒比狐媚的小桃更大膽，只因爲關起了門來，就更放肆了，不由他不想到柳青青，這宮主必也像柳青青一樣，他不要懂，他急於要知道宮主現在何處，把三個丫頭召喚了去，是不是安排窩弓擒猛虎，柳青青孤身一人，教他如何不躭心。

小菊忽然笑了，說道：「你明白麼，我就是這樣侍候宮主睡覺的。」

「那麼，睡吧。」陸游無聲地嘆了氣，原來這小菊其實也人小鬼大，倒休要露出馬脚來。

他不明白的是；小菊竟然不再出聲，而他，心中惦念，擔心柳青青，那倦意竟會襲上來，竟也和小菊一樣，沉沉睡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却又突然間，醒來了，院中仍然靜悄悄，一定深夜了，小菊已不在他懷裡，却在他身邊，像是仍然熟睡未醒。

陸游悄悄地，挪開了些，且慢，怎麼一雙發亮的眼睛在瞪着他，而且還是一雙含笑的眼睛。

「原來你也……醒了。」

立即想到柳青青，不知現在何處，是安、是危，若不是這小菊，睡在他旁邊，甚至在他懷中的，原該是柳青青。

又急，又恨，但却只能咬着牙兒嘆了口氣，不行，得想個法兒，把她騙出門外。

那知他只不過一轉眼珠兒，那雙發亮的眼睛却不在了，人却分明仍在身邊。

瞪大了眼兒，再仔細瞧，身邊確實有個姑娘，只不過閉着眼兒，即使再黑暗些，也可看得出，香夢正甜，嘴邊分明還浮着笑意。

當然是小菊，何曾睜開眼來。

是了，這一連兩晚，他睜開眼來，總是見到一雙明亮而又含笑的眼睛，也許適才尚未完全清醒，仍

在夢裡。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這時必是後半夜，已近天亮了，也就是柳青青動手的時候了，柳青青不知人家早算計好了，嚴陣以待，强煞也只得一人，孤身涉險，教他如何不躭心。

那知他想趁小菊熟睡未醒，溜出房去，好歹也去替柳青青打個接應，那知他尚未撐起身來，那小菊一翻身，一手又搭在他胸上，就像初時未睡時一樣，把他抱住了。

陸游大吃一驚，是有意，還是無意，只覺小菊的指兒壓在腰間的期門穴上，竟是已動彈不得，那小菊却側着頭，埋在他的脅下，頭上的青絲拂到他的面頰上來，恨恨的，竟仍像熟睡未醒，只不過是夢裡翻了個身兒。

而且，就在這工夫，人聲隱隱傳來，似乎有無數人，在街上奔走。

陸游心頭一沉，晚啦，夜靜，聽來更清楚，無數人，話聲、脚步聲，不絕於耳，而且急促。

那麼，這蚌埠城，又再地覆天翻了，不用說，柳青青又殺了人，唯一令他安心的是，若然柳青青已落入他們的陷阱，落了網也就不會地覆天翻，有這麼多人在街上奔走了。

忽聽有雜沓的脚步聲止於門外，是大門外，不走進大門，進了，可不是進了院子。

近了，反而只聞颯然，心想，這必是宮主和三個丫頭，跟隨的人却止於院門外。

果然，聽得那宮主的聲音，分明是站在上房門前的台階上，厲聲說道：「說！這是怎麼回事？」

分明還重重地跺了一脚兒，答話的竟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慚愧，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咱們這麼多老江湖，竟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愚弄了，以爲今晚……」

那宮主怒哼一聲，說道：「還說今晚，猴兒李三，你不瞧天亮了？」

可不是那已白了茜紗之窗，原不知時刻的陸游倒不由一怔，這麼說，他豈不是一覺到天明，睡了幾個時辰，他竟以爲只得一會工夫。

簡直令他難以置信，昨晚的情景，他記得清清楚楚，他怎會入睡，而且一覺睡了這麼久？

「是！」只聽那人說道，原來是猴兒李三，在帮衆口中的李三爺，甚至那些堂主，亦尊稱三爺。道：「只道今……我是說昨晚，必然輪到西金南火兩堂了，那知才接掌青木堂堂主的齊洪，北水堂的堂主呂艮，不過才幾個時辰，便又死在那個丫頭手中，因爲和前晚一樣，死狀完全相同，亦是斷喉而死，死在極薄的兵器下，除此以外，別無傷痕，亦無打鬥掙扎的痕迹，那死狀竟然都極安祥，分明是突遭暗算，而且兩堂的帮主，沒一發現敵踪。」

甚至連陸游也聽到那宮主切齒的聲响，且又跺了一下脚兒，說道：「又遭暗算，那自是柳葉飛刀！」

「說來眞令人不寒而慄，原來的青木，北水兩堂主，宮主必也知道，內外功夫都了得，在淮河流域，可說都未逢敵手，尤其是這接掌青木堂堂主的齊洪，若說暗器功夫，帮中可說無出其右，帮主特地挑選他出來接掌青木堂，原就是爲了對付這姓柳的丫頭，不料……顯然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便已遭了毒手。」

「你們那會知道厲害，」那宮主切齒道：「這柳青青的柳葉飛刀，不但破空無聲，黑夜更無形，她的輕功，更已達到無相的境界，哼！你也怕啦。」

「我我……」那猴兒李三分明打了個寒戰，因爲聲音有些兒顫抖，說道：「不怪帮主吩咐下來，若是遇上這丫頭，則必遭了毒手，那料休道遇上了，連人影也不見，便已遭了毒手。」

是小玫的聲音，分明也跺了一下脚兒，說道：「不料這柳青青聲東擊西，我們也上了她的當了，只道她必向西金南火兩堂下手，却又對毫無防備的青木北水兩堂再施暗算……」

「且慢！」是小梅的聲音，說道：「宮主，你不覺得事有蹺蹊麼？今日午間，帮主才下令，由齊洪呂艮兩堂主，分別接掌青木北水兩堂，不過才幾個時辰，那柳青青如何便知道了？莫非咱們帮內有內奸！」

忽聽那宮主喝道：「你這隻老狐狸，鬼鬼祟祟做甚麼，進來。」

只聽脚步聲急促，却又輕得僅能聽聞，由外而入，陸游便知是九尾狐。

「適才接得傳報，西金、南火兩堂主，及兩堂的四個副堂主，在宮主和三位姑娘離去，趕往青木北水兩堂之後，幾乎立即就遭了暗算，待得帮中人發現，已斃命少說已在半個時辰以上，因爲血已凝結了，據報，死狀與青木北水兩堂主完全相同，顯然也是死於那姓柳的丫頭的飛刀之下。帮主有令，不許宣揚，已命商丘汴梁兩金堂主暫代，率領四堂帮衆，限辰時前撤出蚌埠。」

都沒言語，一時之間，像是都駭極了，使陸游也大吃一驚，豈不是一夜之間，柳青青連殺了東南西北四個堂主，和西金北水兩堂的四

個副堂主！

便陸游也打了個寒顫，啊喲！人呢？適才還睡在身邊的小菊，還一臂，攔腰抱着他的小菊，竟已無踪，竟已不知去向。

＊　＊　＊

自是他全神貫注聽院中人說話，慚愧，小菊已不知去向，門未開啟，黎明的曙光，已透入茜紗窗，屋中已清楚可見。小菊竟無踪無影，如何不令他駭異！

只聽九尾狐又道：「帮主亦吩咐下來，以靜制動，請宮主與四個姑娘，若無帮主吩咐，不許離開棧房，還有……」

還有甚麼？分明在耳語。

「不！」是小梅在說：「難道帮主懷疑他……」

「當眞可疑，」是那猴兒李三的聲音，說道：「適才姑娘不也奇怪麼，帮主命齊洪呂艮二堂主，接掌青木北水兩堂，不過才幾個時辰，便兩堂的帮衆，多有不知的，那姓柳的丫頭如何便知道了，而帮主曾經說過的，他說這姓柳的丫頭和這位……」

「咦！」是宮主的聲音，說：「小菊這丫頭呢？」

就在這瞬間，陸游大吃一驚，因爲身邊忽然多了一個人，竟是那小菊，只聽有人說道：「勞駕，替她解開穴道。」

替她解開穴道！那小菊可不是像熟睡一樣，鼻息咻咻，唇邊還浮現着微笑。

原來是被人閉住了睡穴，那麼，他也是了，眞是又喜又驚，那麼，醒來時，身邊的人，原來是柳青青。

＊　＊　＊

說時遲，昨晚被門上了的房門，已被人推開了，竟無聲地開啟了，陸游忙不迭暗中在被窩裡替小菊解開了穴道，也忙不迭把小菊的右手搭在他胸前，就像初睡時一樣，他却閉着眼兒，假裝睡着了，打起鼾來。

祇聽啪的一聲，他感覺得到，被子被人驀地揭開了。

「還不快滾起來，」有人低聲喝道：「要是被宮主見到了，那還了得。」

是小桃的聲音。

閉了小菊穴道的是柳青青，送她上床來的也是柳青青，却爲何要他替小菊解開穴道？陸游好不得意，那自是要令小菊醒來也不知被人點了穴道，自然要配合着小桃那一拍，和那一聲喝。

可不是小菊醒來了，竟懵然不知被人點了穴道，驚得坐了起來，揉着眼睛，說：「妳爲什麼打我？」

「打妳不害臊，竟摟着人家睡覺。」

小菊臊得臉兒紅透了，慌忙下了床，小玫已跟隨而入，呸了一口，說：「好哇，我們忙了一夜，一夜沒瞌一下眼兒，妳却摟着他睡大覺。」

却是小桃厚道些，笑道：「妳們不瞧瞧人家都是衣不解帶，和衣而臥，低聲些，休被宮主聽到了。」

是誰把呼吸噴在他臉上來？原來是小桃，還在他肩上重重的擰了一把，笑道：「別是你們也忙了一夜吧！」

那意思，分明是說：別裝睡了，妳瞞不過我。睜開眼來，祇見小菊又羞又急，說：「我不過怕這壞透了的小子溜走了。」

壞透了的小子，此時，此刻，由紅透了臉的小菊口中說出來，怎不令小玫也笑了，而且臉也紅了，呸了一口，走了出去。

陸游大叫一聲，坐了起來，不僅要教宮主，而且要教猴兒李三和九尾狐聽到，眞像是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似的，說：「妳們爲什麼擰我？」

眞像是睡夢中，痛醒過來，愕愕地，望着三個妞兒，才眞是裝呆扮傻，說：「妳們說些什麼？」

像是什麼也沒發生過，若是心虛，那敢大叫，倒令三個妞兒又怕、又急、又害臊，也隨着小玫跑了出去。

祇聽小玫道：「宮主請放心，原來都還熟睡未醒。」

「還有，帮主吩咐……」

是猴兒李三的聲音，吩咐什麼？分明在耳語，陸游忙把窗戶推開了些，恰見到宮主在點頭，說：「我明白，知道了，那交給你了。」

陸游却不明白了，竟沒人理睬他，猴兒李三和九尾狐迅速退了去，那九尾狐分明點了一下頭，顯然宮主那最後一句，是對他說的。

祇見四個妞兒，擁着宮主，已進入上房，院中登時冷清下來。

陸游忙不迭跳下床來，彎腰一瞧，床下並不見柳青青，也沒綳在床板上，倒迷惑了起來，那麼，睡在他身邊，那雙發亮的眼睛，難道不是柳青青？那麼多人湧進院來，若是柳青青，如何出得去？何況房門，和窗戶也不見開啟。

不！難道小菊自閉了穴道不成，而且，聽得清清楚楚，分明是柳青青吩咐他替小菊解開穴道的。

不，那絕不是在做夢。

忽聽呵呵笑道：「酒不醉人人自醉，陸公子，你是色不迷人人自迷，並非作夢。」

陸游大吃一驚，他不僅是心中在想，竟說了出來，驚的是，雖然房門未關，但連光影也沒暗一下，九尾狐眞是一隻老狐狸，竟已在房

中了。

陸游還愕得瞪大了眼睛，那九尾狐已湊近他耳邊，說道：「陸公子眞艷福不淺。」隨提高了聲音，說道：「你們進來吧，侍候公子盥洗。」

顯然夥計早已等候在門外，應聲來了兩人，捧着面盆和盥洗用具，而且立即退了出去。

九尾狐又道：「適才宮主已有吩咐，宮主忙了一夜，不能相伴，吩咐我們侍候公子。」

把他交給你了，原來是這個意思，陸游心花怒放，忙道：「不敢，請便。」

明知這九尾狐是老江湖，在帮中其實地位極高，却不料輕功如此了得，他眞得要小心這隻老狐狸，心想：是了，適才這隻老狐狸分明是故意露一手，交給他了，那自是要他明白，休想從他手底下溜走。甚麼侍候，分明是看守，就像昨晚小菊一樣。

艷福不淺，不用說，兩日來的一舉一動，宮主的垂青，四個妞兒的糾纏胡鬧，都逃不過這隻老狐狸的眼睛，那九尾狐可是對他眨了眨眼兒，才退了出去。

陸游忙忙地盥洗了，換上了來時的衣衫，心下雖急，脚下可不敢急蹝出店去。

誰說英雄久見亦常人，他和柳青青相聚久了，而且更親密了，初時還不過當她是個武林女兒，現在，簡直神之仙之，這一連幾日來，簡直是來不知從何而來，去不知從何而去，去了何處，眞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也無所不知。

他有多少話，要對她說啊！又有多少事，要告訴她的，可惜昨晚分明睡在身邊，却不曾交談得一句話兒，必是被她閉了穴道，像小菊一樣，眞不明白，柳青青又爲何要閉他的穴道。

難得他今日能獨個兒溜出來，到了無人之地，無所不在的柳青青，必會現身出來，就像這幾日一樣，當他獨自一人，柳青青便現身相見了。

心急，脚下却不敢急，不用回頭，宮主已把他交給九尾狐了，這隻老狐狸豈敢不躡踪，暗裡跟隨，這隻老狐狸已對他露了一手，明知回頭也發覺不出來，倒不如索性大方些，假裝不知有人躡踪。

天已大亮了，蚌埠城中，又見熙來攘往，陸游暗暗納罕，對這帮會來說，兩天夜裡，都是天翻地覆，先後六個堂主，和八個副堂主被殺，如何不震動，但兩日皆是如此，從街道上依舊熙來攘往的行人看來，眞是草木不驚。

不由他不納罕，又豈僅如此，這中五堂，帮衆沒上萬也成千，齊聚蚌埠，從街上的行人中，便可看出，行人絲毫也不見驚擾，簡直就像沒這回事一樣。

還有，昨日街頭，隨時，隨地，都見到這些三山五嶽的人馬，便普通人一眼也看得出來，陡然間，蚌埠城中，多了這麼多江湖中人，居民毫不驚擾？

陸游就不僅是納罕了，心想：必是常見已不以爲怪。

不自覺站在街頭，發起愕來，昨日街上遇見這麼多三山五嶽的人馬，今日已絕跡，却仍依舊！

不由他不記憶起昨日親眼所見，親耳聽聞，也不由他不疑惑起來，因爲昨日和今日，眼見的也如是，若然眞是打家劫舍，殘暴殺戮，無惡不作的匪帮，居民行人，豈有不驚的？！

他站在街頭，發起楞來，不禁想到，若眞是匪帮，匪帮聲勢已如是浩大，應該早已惡名遍天下了，道路之上，應該是行人裹脚，商旅絕於途，又豈會毫無所聞的？

站在街頭，他的眼兒睜大了，因爲眼前是既富裕又繁榮的景象，人民樂其事，安其居，否則就不會尚是晨早，這街道上，已是如此熙來攘往。

心中疑惑一生，昨日那微山北五堂、巢湖南五堂，兩位中堂堂主的話，也都上心頭，微山北五堂，打劫的，兩年來，祇得一個吏部尚書，賣官鬻爵，枉法貪贓人人可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巢湖南五堂呢，更了不得，懲的竟是貪官劣紳，對大江來去的商旅，秋毫無犯，暢通無阻，且廣開善堂，濟貧苦，救災黎，難道仗義行俠，懲惡鋤奸，不就如是。

是了，陸游驀可裡一跺脚，心想：是了，必是如此，正因懲的是貪官汚吏、土豪劣紳，百姓黎民，祇有額首稱慶的，更何況濟貧苦、救災黎，人民如何不樂其業、安其居，若有聞，應該是歌功頌德，想來東西兩五堂，以及商丘、汴梁兩金堂，亦復如是了。

必是如此，之所以成千上萬的帮衆，聚於這蚌埠，竟然草木不驚，可見帮規必極嚴，非但不擾民，必然也救苦濟貧。

他原該驚奇的，這兩日來，若他不是心中祇有一個柳青青，先有了先入爲主之見，再加一到蚌埠，便遇到那宮主和四個妞兒，斷混在一起，他早該發覺，早有所見所聞的。

陸游立即改變了主意，對，采風，問俗，穿過大街，走小巷，反倒不由他不心驚了，昨日隨處可見的三山五嶽人馬，竟然絕了跡。

正眺望間，啊喲！面前人影一晃，按理他會自生反應，能躲得開

的，那知竟然沒躲開，和那人撞個滿懷！

陸游本能地，自然地一圈臂，也本能的退了一步，向那人肩頭上抓去！

却大吃一驚，因爲抓了個空！人在他懷中，竟然抓了個空，那懷中的人好溜滑，祇不過矮身一盤旋，呔！竟把他攔腰一抱，已轉到他身後了，兀自不會放手！

這瞬間，早見一人前後脚，追了前來，原來是背着花鼓的漢子，叫道：「好小子，你往哪裡跑！」

陸游倒笑了，原來不過是小小子，還對他眨眼兒，却大叫道：「救命啦，他要打我。」

看來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小子，前髮不齊眉，後髮却披肩，骯髒却不邋遢，臉兒上白一塊，黑一塊的，分明是個頑皮的孩童，也背着花鼓。

雖然調皮，却好不溜滑俐落，陸游先已喜愛，有了好感，何況模樣兒有趣可愛，尤其是：竟對他眨眼兒。

陸游心中一樂，倒像和他老相識似的，呔！小小子還衝着他，一咧嘴兒。

一咧嘴兒，竟是皓齒兩行如碎玉。

說時遲，那背花鼓的漢子，已衝到面前，陸游不自覺，已張開兩臂一攔，說道：「這位大哥，爲何追打這小哥兒？」

那漢子竟是切齒咬牙，自是不把一個儒雅又寒酸的窮書生放在眼裡，叫道：「讓開，休管閒事，當眞惱煞人……」

說時遲，那漢子叫着，竟不收勢，向他撞來，祇道一個儒雅的書生，不讓開就會被他撞開，同時已箕張五指，向那小小子抓到。

那不過是同一瞬間，陸游心中不悅，換一個人，豈不會被他撞翻在地，脚下一沉，嘿！這漢子分明還練過幾年功夫，手臂祇一揚，已把那漢子的手腕扣住了。

那漢子吃了一驚，陸游竟然紋風不動，非但撞不倒，竟生出反彈之力來，而且手腕被扣，竟動彈不得，却是若不被人家抓住了手腕，他自己倒非跌倒不可，如何不大吃一驚。

就在這工夫，却又追來了一個，原來是個小小的花姑娘，叫道：「爹，別打他，聽我說……」

不過是個身穿花布衣裳的小姑娘，追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張着嘴兒喘氣，也背着花鼓。

那麼，這三人都是打花鼓，賣唱的了。

陸游和顏悅色，可不是面上帶笑，說道：「大哥，你站穩了，何事生這麼大的氣？」

更伸出右手相扶，那漢子知道遇到了大行家，忙站穩了，跺脚道：「你那知道，我好心收留他，嘿……」

竟是恨得咬牙兒，而且漲紅了一張臉，分明氣得說不出話來。

陸游道：「這小哥兒其實精靈可愛……」

那漢子一跺脚，竟是怨上加怨，恨道：「鬼靈精，還人小鬼大，我好心收留他，你猜怎麼着，半夜起來一瞧，怎不見這小子啊？那知天亮，這人小鬼大的小子，竟從我閨女房中鑽出來……」

早聽轟然大笑，原來三人這麼一追逐，陸游這麼一攔阻，又是罵，又是叫的，早引來一大羣路人圍觀。

早把那小小的花姑娘羞得滿臉通紅，當街當衆，她爹竟口不擇言，說出這樣不堪的話來，跺着脚兒，叫道：「爹，住口，瞧您在說什麼……」

「我我……」那漢子像是也才發現周圍的人，也已明白大怒之下，竟口不擇言，不該當衆說出這樣令女兒難堪、羞辱的話來。

陸游却心中一動，妙極，他不是要采風問俗，解開心下的疑惑嗎，這打花鼓賣唱的，穿州過府，流浪走四方，多見多聞。忙道：「這位大哥，請息怒，這非談話之所，當街當衆，說話多有不便，來來，我請大哥喝一杯。」

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子，嘻嘻笑道：「好啊，忙了一夜，我餓極啦。」

那漢子早怒吼一聲。這是怎麼啦，那小小花姑娘又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兒，叫道：「該死！」

陸游却呵呵大笑，忙了一夜，今早不也是同樣一句話兒，羞得那姑娘滿臉紅透了，後來方省悟過來，一男一女，關起門來，忙了一夜，忙什麼，何必言宣，現在不用省悟，不怪圍觀的人都轟然大笑了。

這漢子半夜起來，不見這小小子，清早却見他從閨女的房中鑽出來，而這小小子竟說忙了一夜，如何不引得人轟然大笑。

這該死的小小子却愣住，把已亂的亂髮搔得更亂了，可知不會意過來，也可知還是個不懂事的娃兒。

街邊就有間酒家，剛好打開門來，陸游一手握着那小小子，說：「就是這家吧。」

那父女兩人又羞又怒，恨不得快快躲開人衆，忙跟隨進入那酒家樓，那圍觀的人沒熱鬧瞧了，自也散去了。

不過是一家中下等的酒家樓。

——（未完・十二）

驚艷一槍

老林寺僞裝殺敵　無夢女巧騙飯王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甜山山陰這邊，元老派劉全我負責，率領司徒、司馬、趙畫四駐守。居士留張炭、朱大塊兒、蔡水擇、唐寶牛佈局引敵人過來，目的摸清元十三限是否在甜山，居士即可攻入鹹湖。這時候劉全我欲取老林寺的制高點。張炭和蔡水擇埋伏的方式很「特別」，但他們仍能互相照應、談話，蔡正在看螞蟻的佈局，有所感觸，於是三人各交換心得……

「對了。正如有些人，看來沉着鎮定，但一旦遇上要拿出勇氣豪情的大事，他能拿出的只有好色絕情。」

蔡水擇知道張炭的話鋒不放過他。

有些人容易忘記了自己曾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

這是種幸福的人。

但蔡水擇顯然不是。

因爲他常記得自己的錯處。

有些人很難忘記別人做過對不起他的事。

這是不幸的人。

張炭顯然是其中之一。

至少他想起蔡水擇在「台字旗」之役就火大。

那一場戰役本來不需要「七道旋風」來打的。

「九連盟」聯合起來，要吞掉「刺花紋堂」。

原因很簡單。「刺花紋堂」不該冒起來，既冒起來，就不能不歸附於「七幫八會九連盟」。

所以「九連盟」以洪水的姿態來吞噬這小小的，但一向以來都以爲孤苦伸張正義爲職志的小流派。

「刺花紋堂」孤立無援，唯有降或戰。

「刺花紋堂」上下十八人，寧死不降，面對如火山爆發的溶巖，寧可化爲灰燼，也求一戰殉死，永不言悔，只怕有憾。

這激起了「桃花社」社長賴笑娥的怒憤。

她去責問「九連盟」虎盟的薩星豪，道：「你們爲什麼要欺壓刺花紋堂？」

虎盟的回答是：「因爲他們不夠壯大。」

她又去問龍盟的王嵯峨。

龍盟的回答更絕。「因爲我們高興。」

賴笑娥登時便說：「那如果我們高興，便也可以站在刺花紋堂那一邊，對付你們了？」

王嵯峨大笑。「我們殲滅刺花紋堂，如同泰山壓頂，殺這些小派小系小組織，如同踩死螞蟻，妳幫他們，是自尋死路。」

薩星豪也大笑不已，道：「賴笑娥，還是去管好妳的『桃花社』吧！管閒事是沒好下場的，何況妳爲的是武林中幾隻耗子，如果得罪的是獅子老虎，多划不來呀！他們是老鼠，我們是貓，爲江湖清除敗類，是我們的事，沒妳的事，妳看我們怎麼趕盡殺絕這些不自量力的藏在陰溝裏的小輩吧！最好，妳過來幫我們玩殺這些耗子，討箇大功吧！」

聽了他們的話，賴笑娥笑了起來。

張炭永遠忘不了賴大姊的笑。

那是很英氣很男子的笑。

「好，既然如此，我們就幫耗子，貓來咬貓，狗來咬狗，人來也狠狠咬他幾口。」賴笑娥銀鈴一般的語音是這樣說的：「我幫『刺花紋堂』跟你們鬥。」

薩星豪和王嵯峨都很錯愕，道：「太笨了，太荒唐了，太不知自愛了。」

「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無他。你們以强凌弱，我就幫弱者，我認爲這樣做是很有趣的事。」

「妳！」

「妳不要後悔！」

賴笑娥平生做事，當然不會後悔。

——無悔不見得就是好事，不知反省的人都不知悔；但一個人若能無悔得來可以無愧，這才是眞正能無憾的無悔。

她這樣做，不僅是要站在正義的一方，同時也是站在弱者的一方。

她在挑戰至大的强者。

她的兄弟們都支持她。

於是惡鬥終於開始，張炭、朱大塊兒、『刀下留頭』、張歎、小雪衣、齊相好等要約蔡水擇一道幫手。

蔡水擇握住他的「天火神刀」未練成，正到要害關頭，不可以半途而廢，所以不能共赴危難。

開戰不久，「桃花社」和「刺花紋堂」全吃不住排山倒海的攻勢，邊退邊戰，曾一度逃到「大車店」的「黑面蔡家」去，張炭要求蔡水擇暫時讓這干落難的兄弟姊妹們避一避，要他最好還能請動其他黑面蔡家高手前來相助退敵，可是這些都遭蔡水擇一嚴拒，理由是：「我父母兄弟姊妹家人這一系，雖生長在『兵器大王黑面蔡家』，但都不是武林中人，我不能插手江湖是非恩怨中，使他們受累擔驚。」

於是既不出手，也不收容。

因此張炭鄙視他、痛恨他，要不是賴大妹阻止說：「說不定他也有難言之隱。爲俠道者，可以自己爲正義捨死忘生，但不可逼人也爲此情捐軀捨身。他只要不反過來殺一刀，就算不是我們的兄弟，也可以是我們的朋友。」

那一次，要不是「白衣方振眉」、「黑衣我是誰」、「神釣」沈太公、「八大關刀」龍放嘯等人相助，恐怕「桃花社」和「刺花紋堂」就得盡毁。

不過張炭還是不能原諒他。

因爲他眞心當過對方是他的兄弟。

——兄弟跟朋友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關心朋友，但却會爲兄弟賣命。

——兄弟不是這樣當的。

張炭從此就瞧不起蔡水擇，不屑跟他在一起；這幾年來，蔡水擇又重新出道了，卻怪有緣份的，老是跟他凑在一道，張炭每次都藉故避開。

這一次，却避不了。

他們不但是在同一陣綫裏，而且還是同在一組裡，更且，他們是同在一起，伺伏敵人的進侵，同在一座廟裡。

他們同在的是甚麼廟？

甜山山峯的老林寺。

他們同在廟的甚麼地方？

一個敵人不會發現是他們的所在。

那是甚麼所在？

* * *

這時候，敵人已開始進入廟裡。

他們看見敵人無聲的進入廟裡大殿，拖着兩條長長的影。

一個手上像拖着一條翻騰着、輾轉着、流動着、蠕顫着的蛇。

那黑身的蛇却是沒有聲息的。

另一人手上的鞭映照着廟堂上的燭火，燦亮得像節節都在眼前驚起了金色的爆炸。

那是司馬，還有司徒。

兩人進入了佛殿。

他們顯然沒有發現張炭和蔡水擇。

蔡水擇和張炭却看見了他們。

* * *

他們到底是藏在甚麼地方，才能使他們可以監視敵人的一擧一動，而且還一淸二楚，但敵人卻無法發現他們人在何處？

司徒和司馬一進入佛殿，就開始發覺到：有人在注視他們。

可是人在那裡？

兩人迅速四面搜檢。

沒有人。

但他們對敵多年，幾經江湖大風大浪，自信感覺是不會錯的。

不過，既感覺到敵人存在，而我不制敵人，那就是「敵在暗，我在明」，這是很不利的處境。

除了進來的門之外，另外還有三處出路。

司徒笑了。「看來，生路是有的。」

司馬接道：「不過，我們却像是入了局。」

司徒道：「入了局才能破局。」

司馬道：「只怕當局者迷。」

司徒道：「要不當局者迷，有一個辦法。」

司馬道：「那就是要起死回生。」

司徒道：「只要找一個人替我們大死一番，我們便可以活下去了。」

司馬道：「所以死局到我們手上，也可變爲生局。」

司徒道：「如果這兒確有敵人佈局，那麼，我們這一下準能砸了他的局；如果沒有，這一試，也一定可以試出來了。」

司馬道：「因此，對我們而言，能扭轉乾坤者，永遠能掌握生局，粉碎死局。」

司馬廢和司徒殘的對話似不止是兩人在說話。

他們似是說給第三者聽的。

這就是元十三限把他們留在甜山的理由。

因爲這三師兄弟（包括司空殘廢）極有警覺力。

在武林中闖蕩的人，沒有警覺力，就不會有危機感；沒有危機感的人，根本不適合在江湖上生存——皆因江湖風波惡，無處是不險灘，一個對危機沒有特殊警覺能力的人，就算武功再好，在江湖道上難免遲早都會成爲犧牲品。

司徒廢的警覺性極高，他跟在元十三限身邊，學到的是：隨時隨地要提防別人的暗算。

所以他已學會就算眼睛不看着人也可以知道對方在做些什麼的本領。

司徒殘的危機感也極高。他在傳宗書那兒學得如何暗算人，而暗算人的方法千方百計，千奇百怪，要親自動手已然棋差一着了，最高妙的暗算是受暗算的人着了暗算還終身感謝你的相幫而幫你抵抗住一切暗算。

所以司徒殘已學會光憑着對方的眼睛已知對方想幹什麼了：是敵還是友。

至於司空殘廢，曾在蔡京身邊當過一陣侍衛，他不僅能辨識對方有無敵意，就連那人的情緒高漲或低落，也能分辨出來，並能在對方脾氣發作之前的一刻，能準確捕捉，乘機轉舵，投其所好。

他學會的是作爲一個武林人，武功學得再好都不如把人做好，而身爲一個江湖人，闖江湖的本領還要比打天下的武功來得重要。

故此，這三師兄弟，全跟元十三限一道出來，因爲對危機能洞悉於其爆發之前的本領，要比殺敵的本領更難能可貴。

正如司徒和司馬其實並不知道這寺內有沒有敵人。

佛殿只有：佛像、神像、羅漢塑像、蒲團、神枱、經書櫃、寶幡、佛帳、七星燈、長明燈、檀香……

敵人在嗎？

如在，在那裏？

如不在，則應會留下蛛絲馬迹。

——只有留下踪迹，則可馬上追擊。

——敵人既已設下了埋伏，就不會自動暴露，所以一定要「誘敵」。

「誘敵」的方法是：一定要有「餌」。

什麼是「餌」？

司徒殘拍掌。

他拍掌的方式很奇特。

他用一隻手拍掌。

——誰說一隻手拍不响？

他就拍得响。

而且响聲還很獨特。

* * *

他一拍掌，「餌」就走進來了。

——所謂「走進來」，其實是一早就給人「押」進來的。

——所謂「走進來」，其實是「跳下來」，因爲人一直就匿伏在樑上。

一個弱小、美麗、嬌戇的少女，額上有一道深刻的艷疤。

一個妙齡少女。

看她的服飾，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位村姑。

這幾個窮凶極惡的魔頭，把一位「村姑」推入老林寺，要幹什麼？能幹什麼？

* * *

押她進來的是一名不高不矮的漢子。

他腰畔有一把刀，刀鞘浸着幽光。

只戴着一張臉譜。

臉譜上不畫五官，只畫一幅意境奇絕的山水。

這少女進來的時候，只有一雙腿能走動。

也就是說，少女上身的穴道，已全然受制，包括啞穴——就算她不受制，也因太過驚恐，而失去反抗、違命的力量。

這個畫山水爲臉的漢子當然就是趙畫四。

問題是：他押一個小姑娘進來想幹什麼？會幹什麼？

* * *

司馬、司徒看見這小村姑，彷彿十分滿意，志得意滿。

他們到底準備幹什麼？

司徒瞇着眼笑道：「我們用什麼辦法，比較直接有效一些？」

司馬只說一句話：「把她的衣服剝掉！」

兩人一齊動手。

他們先解開小姑娘的啞穴，他們喜歡聽人的慘叫，尤其是女人的慘呼。

村姑尖叫，很快的轉爲哀呼。

衣衫碎如千蝶亂飛，連褻衣也給撕去。

司徒又瞇着眼笑。

這回他的眼再也離不開那雪白且柔軟赤裸且淸純的軀體。

「下一步呢？」

司馬用舌尖舐舐鼻尖。

「你說呢？」

突然，那戴面具的漢子尖叱了一聲。

「不許强暴女人。」

司徒和司馬都給嚇了一跳。

然後兩人相視而笑。

一個駭笑。

好像很不可思議的樣子。

一個蠱笑。

好像很心照不宣的樣子。

一個說：「不許强姦？」

一個道：「你吃女人又可以？」

趙畫四的臉色如何，誰也看不出來。

但他的態度，誰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我吃女人是爲了作畫，你們姦淫女人是爲了作樂。女人是可以殺，但不可以狎玩的。」

這話使兩人都怔住了。

一個仍舐舐鼻尖，幾乎也要舐舐那小姑娘的乳尖。

一個瞇着眼睛就像眼裏兩支横着的針已經炙熱了一般。

「哦，那也罷了，只不過……太可惜了，這麼標緻的姑娘。」

「唉，美麗的女人竟是可以拿來吃的而不是幹的，眞是——那你要怎麼幹？」

戴面具的人沉吟了一下。

「這女子快樂的時候我看過。她正在河邊梳洗頭髮，顧影自憐，那時她一定很開心，我就把她擄了來。那一刹，她驚恐的樣子我也看過了。但我還未看過她痛苦的模樣——我是說：忍受絕大痛苦的樣兒。」

兩人都笑了。

嘿笑。

陰笑。

「要女人痛苦，這還不容易！可惜你不讓……」

「反正，要一個女人感覺到痛苦，方法有很多——這都能給你作畫的靈感吧？」

這時，那可憐的村姑好像比較清醒過來了，掙扎哀叫：「你們……你們要幹甚麼？想幹甚麼？」

有些話是不該問的。

有些事是不必問的。

——女人總是在絕不必要的時候會問一些傻話。

例如在一些時候問男人「想幹甚麼」、「要幹甚麼」！

難道她們心裏還不明白嗎？

難道她們眞的要男人說出來嗎？

* * *

司馬一鞭擊碎了一尊羅漢。

殿內的金身羅漢有十八尊，拍碎了一尊，連同四大天王和兩尊菩薩，還有廿三尊。

望着碎裂的泥塊，司馬廢恨恨地道：「還記得王小石是用甚麼殺死傳相爺的吧？」

司徒殘也狠狠地答：「石頭。」

司馬遺恨未消道：「他還是在我們面前下的手，害得我們從今以後便不再受蔡太師重用。」

司徒恨得牙癢癢的道：「我們這個觔斗也栽得夠慘！」

司馬恨從中來道：「他還砍了我一刀。」

司徒恨意難塡。「他也刺了我一劍……而今劍傷猶痛。」

司馬仇深似海的道：「我的刀傷依然未癒。」

司徒恨火如焚。「沒有王小石這一場，咱們也許就不必來這荒山野嶺餵蚊子抓耗子宰兎子了。」

趙畫四露在面譜之外，只有一對眼睛。

那像是幅悲山絕水間的一雙天地之眼。

這眼神很奇特，眸子很黑，但眼白佈滿血絲，那血絲像溶在水裏似的，會浸透溶揉開來一般。

他眨了眨眼，語音很冷。「但這跟這女子有甚麼關係？她是王小石的妹妹？還是老婆？」

那女子慌忙搖首。

她似乎也不知道王小石是甚麼人，更不知道王小石跟她有甚麼關係。

看她的樣子，就可以知道她正在想：她現在第一次聽到「王小石」這名字的時候，已落得如此下場——待會兒還不知道更是如何下場！

司徒卻說：「她跟王小石無關。」

司馬也說：「她只是個小村姑。」

司徒道：「但我們要報仇。」

司馬道：「報不了仇也得洩憤。」

「這兒有的是泥塊。」

「這些泥塊都很堅硬。」

「我們用它扔人。」

「扔在人的身上，會很疼。」

「打在這嫩柔柔、光禿禿女子身上，一定留下青黑的瘀傷……」

「要是扔在臉上，她的花容月貌，便會給毀了！」

「這樣，我們便有一種復仇的快感。」

「而且，你也可以眞正欣賞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可愛、未經人道的小村姑痛苦的模樣。」

趙畫四的眼睛發了亮。

一種近乎野獸噬人時的神采。

他明白了兩人說出來的用意，也明瞭這師兄弟沒有道出的用心。

他們打女人。

——打女人的人不是男人。

所以，如果俠道中有人在，就一定會出手阻止。

——他們一旦出手，就正中下懷。

他們一早約定，叫趙畫四抓住無辜無依的村姑，爲的就是當「餌」。

他們就是要試出天衣居士或他的子弟們在不在。

只要對方一出手，他們就一定能先對手的出手而下毒手。

誰教他們是俠道中人。

誰叫他們有所爲和有所不爲。

一個眞正吃得起武林飯，流得起江湖血的道上人物，就一定要百無禁忌，六親不認。

所以他們可以剝光女人的衣服。

强暴她。

打她。

殺她。

而且居然還可以像司徒這樣老着臉皮說：「由於這是個妙齡少女，所以這是個妙局。」

還得像司馬這樣厚顏的問：「你說這妙不妙？」

於是司馬和司徒開始「投石」。

投石是爲了問路！

他們投的是泥塊。

也許他們殘酷和快意的想「狎玩」得久長一些，所以手上並沒有很用勁。

但這也夠慘的了。

第一塊泥塊，擊中村姑的小腹。

村姑給綁在柱上。

她痛楚的俯下身去，黑髮在頭上勾勒出黑白分明動人心魄的姿態。

第二塊堅硬的泥石，打中她右乳首嬌嫩的紅梅上，她慘呼一聲，仰首向天，痛得全身都發顫不已，更顯得她嬌嫩無比的求死不能。

第三塊泥石，擊中她的額，血自那兒不住的冒出來，她全身痙攣了起來，到第四塊石在她潔白之軀留下了青紫，她只能發出小貓在寒冬時瀕死前的哀鳴嗚咽。

司徒哈哈大笑，問趙畫四：「你也要不要來一塊？」他塞了一塊堅泥團給趙畫四。

司馬更趁風撥火的說：「給她臉上來一下子，讓她那標緻的臉蛋兒再也分不清五官，咱們再上來弄她一弄，才讓她死。」

話只說到這兒局面已生變化。

司馬和司徒，用泥塊擲向雪白的女體，看到那女子痛苦的樣子，心中的確也生起了獸慾。

其實用「獸慾」二字也並不妥當，因爲野獸並不愛折磨牠的性伴，只有人——至少有好些人喜歡這樣，正如許多人愛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不過，司徒和司馬也很警醒。

他們虐待的目的不止爲了洩慾。

而是爲了要激出埋伏的人——或者，試探出到底有沒有敵人潛在這兒。

他們認定：只要有俠道中的人在，就一定不能忍受這種場面。

——俠者怎能忍見他們如此虐待一弱女子！

所以他們選中了這樣一個女子。

——美麗得令人心醉。

——甜得每一聲哀呼可以要人屏息。

——可愛得使人覺得不回頭也得回頭。

——連她額上的疤，在痛楚之際，也增其艷。

所以他們要殺傷她。

要讓天衣居士的門人現身來救她。

——這就是投「石」問路。

* * *

路呢？

——是生路還是絕路？

路是人走出來的，人是不是路走完了就過了一生，是謂人生的路？

* * *

趙畫四手上的泥團還沒有扔出去，遽變已然發生。

也許是因爲那小村姑的痛，許是因爲這小姑娘所受的傷，令人不忍，故此，有一尊金身羅漢，眼睛眨了一眨。

只不過是眼一霎。

霎眼有沒有聲音？

有，只不過平常人聽不到。

但習過武的高手眨起眼來，就能令練過武的高手也一樣聽不到。

可是司徒殘馬上察覺了。

他一鞭就向那村姑抽了過去，鞭風嘶空。

他不是攻向那尊沒有眉毛，但正自剖腹剜心的羅漢。

他彷彿是奮亢過度，驟然向村姑下毒手。

果然，這回，那尊羅漢連嘴角都搐了一搐。

這就夠了。

司徒殘就是要敵人分心。

要敵人不忍心。

司馬廢已迅疾無倫的疾閃至四大天王塑像下，那尊剜心剖腹無眉羅漢之後，一記金鞭就砸了下去。

這凌厲無比的一鞭，毫無聲色的。

* * *

他們發現了敵人。

他們終於找出了敵人的位置。

現在他們要做的，當然就是殺敵。

司馬廢一鞭向羅漢頭上砸落。

羅漢似不知頭上有鞭打下。

司馬廢也不防他自己頭上有個

天王。

天王手上也有一根金鞭。那金鞭也正向他砸落，凌厲無聲。

他沒有發現，可是司徒殘發覺了。

他急要救司馬廢。

司徒殘鞭長。

他使的是蟒鞭。

一鞭捲向天王。

鞭風所及，整個神殿爲之驟然暗了一暗。

鞭像一條活蛇，却有着電的靈姿。

這一鞭是要救司馬的。

但却抽擊在司徒自己的腰間。

因爲他已看不見。

——一個失去了頭的人又怎會看得見自己的出手？

發出這一鞭的時候，司徒殘當然是活着的，但打出那一鞭之後，他却已是死人。

因爲趙畫四突然拔刀。

這刀拔出來，沒有刀的形狀。

只有一把火。

他們也甚爲錯愕，沒想到掛在自己腰畔的刀竟是這樣子的，但他仍一刀砍了下去。

一刀就砍下司徒殘的頭。

由於刀勢快，且利，一刀下去，頭飛去，血仍未濺。

頭落下，眼珠子轉了一轉，還會說：「好快的刀……」

這才斷了氣。

竟是這麼快的一把刀。

而且還這麼怪。

* * *

「趙畫四」一刀砍下了司徒殘的頭，居然還得到他的讚美，心中不覺掠起了一陣慚愧。

同一時間，司馬廢一鞭砸碎了羅漢的頭。

羅漢頭碎裂。

眞的是碎裂，却沒有血。

也沒有肉。

只有坭塊。

坭塑的羅漢又怎會眨目啓齒。

不止眨眼開口，這碎了頭顱的羅漢，本來正剜心剖腹的雙手，竟一把抱住了司馬廢。

司馬廢此驚非同小可，這時，他已發現司徒殘的頭飛了出來。

他立刻掙扎。

但那「天王」的鞭正砸着他的天靈蓋。

他的頭也碎了。

跟那尊羅漢一樣。

所不同的是。

他却有血。

有肉。

而且是血肉模糊。

* * *

司徒殘、司馬廢都倒下了。

司馬廢和羅漢都頭顱碎裂，當司馬廢不能再動彈時，奇怪的是，那羅漢也不動了。

「趙畫四」冷笑道：「好，黑面蔡家的兵器果然匪夷所思，難防難測，我算是見識了。」

原來，那羅漢既不是人扮的，也不是眞的坭塑的羅漢。

那是「黑面蔡家」的「秘密武器」。

一種會眨眼、揚眉、聳肩，甚至說話，會讓敵人誤以爲是「敵人」的武器。

既然羅漢不是羅漢，而且是「武器」，那麼當然就是「火孩兒」蔡水擇的武器了。

蔡水擇自然就是那拏鞭的「天王」。

他平時使的「趁手兵器」：天水神刀，却都給了「趙畫四」。

——有誰能扮「趙畫四」的語氣聲調，如此維肖唯妙，連司徒、司馬這兩個警覺性極高的人物都瞞得過？

當然只有張炭了。

——精通「八大江湖術」，同時也是怒江賴笑娥拜把子義弟的「飯王」張炭！

* * *

張炭本來跟蔡水擇就在這佛殿裏，只不過一個是在樑上，一個扮作天王在檀桌上說話。

他們之間，本來就有一個女子。

一個啞穴給封了的女子。

蔡水擇喃喃的道：「這兩人本不會死，也不致死，可是，他們身爲武林人士，拿一個弱女子如此作賤，也不成格局了。」

張炭把那火似的刀收回鞘裏，遞回給蔡水擇。「這種人，本就該殺，刀還你。」

蔡水擇猶豫了一下。「這刀你用得比我趁手，不如……」

張炭即截道：「刀是你的，我不要。」

蔡水擇伸手接過，臉上閃過受傷之色。「五哥，你又何必……」

張炭逕自去解開那女子的縛和穴道，同時替她披上衣衫，喃喃地道：「本來是武林之爭，卻老是讓無辜百姓、無告平民來受累。」

那女子很感激他。

居然還衝着他一笑。

皓齒如編貝。

甜，而且帶點媚。

美得令張炭一呆。

就在這刹間，這女子右手五指，突然已抓住了他的脖子，就像下了一道鋼箍似的，張炭立即反應，雙手一格，但脖子已給扣住，同一刹間，這女子左手五指已彈出三塊泥片，呼嘯急取人在丈外的蔡水擇要害。

蔡水擇的反應已極快。

他生警覺是因爲那女子笑。

那女子不該笑。

——任何女子，在這時候都不該笑。

誰能笑得出來？

——除非不是普通的女人……

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那女子已出手，張炭已受制。

他卻不退反進。

因爲他要救張炭。

他雙手一揚。

這電光火石間，他兩手居然已戴上了一雙多色五彩的手套。

可是，令張炭失望的是，那三塊泥片，蔡水擇竟一塊都沒躲得開去！

所以他身上多了三道血泉。

那女子尖叱一聲：「站住，否則他立即便死！」

蔡水擇猛然站住，鮮血自傷口狂湧而出，很快的，蔡水擇已成了血人。

然後張炭瞥見蔡水擇一對手套間有事物閃了閃。

黃光。

張炭心中暗叫：「慚愧！」

原來這電掣星飛間，蔡水擇已接下了另外兩件極爲歹毒的暗器——那三塊泥片比起來，只是掩眼法，微不足道；要不是他看到的是這兩片悄沒聲息細如牛毛的暗器，蔡水擇此際流的只怕不是血，而且剩下的如果不是一灘黃水就是一堆腐肉了。

蔡水擇負了傷。

但他接下了致命的暗器，同時也把距離拉近了五尺。

他也沒料到，這無依女子竟然是敵人，正如司馬、司徒也沒料到「趙畫四」竟是張炭一樣。

——當他們使敵人「入局」的時候，同時也「入」了其他敵人的「局」。

其實，對打、對敵、對弈都是這樣，你進攻的時候也等於是最好的防守，不過，你一旦攻襲，自己也有隙可襲了——出襲的時候也是防守最虛弱之際。

你要攻人，就易受人所攻。

你要對付人，人就會趁此對付你。

誰勝誰敗，誰生誰死，就要憑運氣和實力。

* * *

蔡水擇長吸了一口氣。「妳是誰？」

女子一笑，甜糊糊也美懵懵的道：「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連做夢也在問自己是誰哩！」

蔡水擇目光有點慌亂。「莫非妳是……近日江湖中崛起那個可怕的姹女？」

女子笑得有點俏傲，這使得她的美很有點膚淺，像只甜不香的糕點。

突聽張炭嘶聲道：「『無夢女』！妳是『無夢女』！」

「無夢女？」女子梨渦淺淺的一笑：「反正隨便你們怎麼叫。我只想知道，怎麼趙畫四變成了你？」

是的，趙畫四怎麼變成了張炭？

正如嬌戇的村姑怎會變成了無夢之女？

* * *

朱大塊兒的尖叫，幾乎沒把唐寶牛嚇成一條水蛭。

他撲過在捂住朱大塊兒的嘴。

朱大塊兒睜大了眼，唔哼作聲。

「你想死是嗎！」唐寶牛沉聲喝道：「你這一叫，咱們的位置不是全給暴露了！」

朱大塊兒五官都擠在一團，他那張跟臉型不成比例的小嘴企圖要掙脫唐寶牛的大手。

唐寶牛跟他約法三章。「哪，無論你看到猪狗牛羊貓、鷄鴨魚蝦蟹，連同你老爹、老婆，都不許再叫，知不知道？」

朱大塊兒漲紅了臉，點頭不迭。

唐寶牛這才放了手。

朱大塊兒嗆咳不已，口水鼻涕一齊湧了出來。

唐寶牛這倒關心了起來。「你喉嚨不舒服？傷風？感冒？哮喘？百日咳？小兒麻痺症？發羊癲症，還是麻瘋？」

朱大塊兒的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你……你……你……你把我連口跟鼻全捏死了，教我那兒呼吸去？」

唐寶牛這才訕訕笑道：「都怪你，臉比豬頭還大，一張嘴却只龍眼粒那麼小。」

朱大塊兒皺着眉，想嘔吐的樣子。

唐寶牛詫問：「怎麼？又怎麼啦？」

朱大塊兒艱辛地道：「你的手摸過什麼？怎麼這樣臭？」

唐寶牛奇道：「很臭嗎？」他把手放到面前聞聞，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還問：「怎麼臭法？」

看朱大塊兒的痛苦樣子簡直是想把口鼻一起換掉。「像……像死老鼠……又像……鹹魚的腸肚。」

唐寶牛一聽，反而釋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得意洋洋無盡回味的看着自己的一對手，笑道：「……這……這也難怪。」

「什……什麼？」朱大塊兒不禁追問：「剛剛剛剛……你的手摸摸摸過什麼來？」

唐寶牛神秘的笑笑，反過來怪責他。「都是你，要不是你叫，我才不拉住你，不就沒事啦？你這一

叫，把敵人都驚動了，咱們豈不危乎？還連累了蔡黑面和張飯桶。」

朱大塊兒倒沉着。「不把他們引來，我們佈局作甚麼？」

唐寶牛倒是一怔。

「我們不故意暴露在這兒，敵人怎會來？敵人找不到這兒，咱們兩組人佈的局有什麼用？」

這番話唐寶牛居然一時駁辯不來。

朱大塊兒反問：「敵人要越過甜山山陽的私房山這邊來，有什麼路線可走？」

唐寶牛想也不想，便答：「一般人只能走山徑，經『老林寺』搶入山嶄這邊來，如有絕頂輕功，也可自絕壁攀上這『私房藥野』來，所以，咱們把守在這兒，飯桶和黑面守在『老林寺』，扼死他們進攻的咽喉。」

朱大塊兒倒是俐俐落落的接他的話：「咱們佈局艱辛，為的便是要他們入局，他們不來，老鼠拉龜不成，我這一叫，他們要是打從老林寺撲入，正好中了張炭蔡黑的埋伏，他們攀絕壁而上，不就是正光顧我們開的攤舖嗎？」

唐寶牛倒沒想到朱大塊兒如此說，只道他心中不是味兒，只好看微暈的月色映照下的一地藥材。

這一帶是野生藥材的盛產地，許多採藥的人都把青草藥放到這平野上來晾晒。

這兒的人多已給唐寶牛等「請走」、「暫避」了。

因為一場大戰就要爆發。

他們不想牽連無辜。

這作風跟山陰那邊恰好不同。

很大的不同。

那邊的人不是給人殺光就是嚇跑了。

這一帶除了長了不少珍貴的藥材之外，地上也舖着不少採藥者不及收走的藥物。

唐寶牛覺得給朱大塊兒這番話說下來，大不是味兒，看到地上藥材，便還是刺幾句：「我不怕他們到來，只怕他們不來，你不一樣，你膽小，還是先在地上撿些壯膽治傷的藥，先服幾劑省得待會兒一見血又大呼小叫的。」

朱大塊兒雙眼直勾勾的道：「不會的。」

唐寶牛奇道：「什麼不會的？」

朱大塊兒平平靜靜的道：「我不會亂叫的。」

唐寶牛更奇。「為什麼？」

朱大塊兒眼睛發出異光。「你不是不許我叫的嗎？現在人已來了，我都不叫了，有什麼好叫的？」

唐寶牛聽他這樣說，心頭一寒，乍然回頭，就看見一個人，在疾奔中驟止。

此人寬袍大袖（袍裏至少可以藏匿三個人，而雙袖裏也可以藏得了兩個人），奔行甚速，正在迅疾接近自己的背後。

唐寶牛身前是荊棘林，背後的茅屋之後，便是絕崖，也不知那人是怎麼攀上來的，居然還臉不紅，氣不喘，且說停就停。

停得好像本來就沒有動過一樣。

在如此疾馳中陡停，就像早已釘在那兒飽經歲月風霜的石像一般。

這人樣子生得很精猛。

他的衣着很寬，嘴也很寬，眉額都寬，但全身上下，無論橫的直的沒有一絲多餘鬆垮的肌骨。

這人遽止之際，距離他只剩二丈三。

這人以一雙湛然的眼神怒視他。

唐寶牛只覺腦門一陣痛入髓裏，彷彿那眼神已穿過他的眼瞳刺入他的腦裏。

唐寶牛知道，敵人已至！

他第一個反應不是怕。

而是生氣。

生氣在該叫的時候，朱大塊兒却不吭聲，要不是他自己警覺得快，說不定早已為這看來十分海派的敵人所趁了。

＊　＊　＊

無夢女在神殿香火的掩映中，像一個不真實的夢。

一個甜得那麼不真實的女子。

一個這麼噩的夢。

無夢女却在催促張炭。「快說呀，你却是怎樣變成了趙畫四？你怎麼知道他在甜山這一伙人裏？你怎麼騙倒瞞過這兩個精似鬼的死人？」

張炭艱辛的喉嚨格格有聲。

他的脖子給無夢女的纖纖玉手扣住。

輕輕抓住。

但他幾乎已不能呼吸。

很難說話。

不過，他的手也似抓住了無夢女的粉臂，兩人站得十分貼近。

無夢女笑了。

笑得很慧黠。

慧黠是一種美，對男子而言，那是女子一種聽明得毫不過份的漂亮。

「你能諳腹語，根本不必用喉音說話。『八大江湖一飯王』張炭，誰不知道他絕活兒，比毛髮還多！」無夢女不知是譏還是讚他，「要不然，剛才也不會把趙畫四的聲調學箇十足，司馬司徒，也不會趴在地上連死狗都不如了。」

蔡水擇清了清喉，「據我所知，元十三限帶來九個幫手，都沒有女的，也不是女的，妳……」

（未完‧十）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上文提要：素喜由萬寶齋大掌櫃送給程小蝶後，在刑部中與小文、小雅之間生活得非常開心自由，首次體驗到有自我存在的意義，性情開朗之餘，想要立功報答程小蝶，素喜向程小蝶獻策，由她引誘五狠人現身，加上嚴密佈陣，再派陳同、曲大風等配合襲擊一舉消滅大惡的五狠人……

辦房之內發戰令　三人演繹如臨陣

車馬連穿過小崗，曲大風一直坐着不動，素喜已發現五狠人已有些不耐之色，問道：「張一品，馬車過去了十幾輛，你可要看清楚啊。」

「姑娘放心，在下認識那輛車。」曲大風道：「也在車上作了記號。」

「車行改派了另一輛馬車，」青狠道：「白等半天事小，誤了素喜姑娘的一片孝心，也浪費了萬寶齋兩萬兩銀子。」

言下之意是，天已過午，他們就要走人，下午再找他們，還得挐銀子出來。

「來了，」曲大風道：「就是這一輛，車輪上剪貼了一朵白梅花，已快塵埋土掩了。」

五狠人凝目看，一輛雙套大篷車，正爬上山坡，車輪上果然貼了一朵紙貼的梅花，輪行路上積塵多，沒有人提一聲，還眞是看不清楚。

「照咱們的約定行事。」青狠一招手，五狠人當先站起，向前走去。

素喜、陳同、曲大風緊追五狠身後走。

陳同是第一次出這樣的差事，緊張得手心出汗。

一切都在預料中，馬車爬上山坡，馬兒不停的吁吁喘喘，車行也慢了很多。

趕車的是個中年漢子，灰布衣衫，白布裹腿，是那種專業衣着，這種人有職業上的警覺，眼看一羣人圍了上來，立即揮動長鞭，啪的一聲響，慢下來的車速突然加快，四匹健馬鼓起餘力，放蹄開跑。

可惜，晚了，曲大風一個箭步跳過去，左手抓住了車夫手中的馬韁繩，右掌一個推手，把車夫推下車去，滾在一邊的草地上。

四匹馬發起狂來力量奇大，曲大風感覺控制不易，突然一揚右手，寒光閃動，四匹健馬套在車上的皮帶，索繩全被斬斷，健馬狂奔而去，却把篷車留了下來。

五狠人看到了曲大風出刀的快速、穩準，忍不住回頭看了素喜一眼，青狠還一伸左手的大拇指，因為右手已戴上了狠爪套。

事實上五狠人右手全都套上了狠爪套，左手也拔出腰藏短刀。

一開始就亮出所有家當，準備全力出擊了。

就這麼一緩氣，車中刺出的兩支長劍，距離就差一點沒有夠上，也被紅狠、白狠右手的爪套擋開。

小文、小雅隨劍躍出，擋在車門前。

「這是我的了。」素喜人隨聲到，一劍刺中土狠。

好狠的一劍，劍尖由後背直透

前胸，土狠只叫出一個：「妳……」字，人就倒了下去。

這是心臟要害呀。

以素喜的技藝，在人全無防範的時候出手，只怕天下很少人能夠躲避。

不殺青狠殺土狠，是素喜心中恨透了他。

「殺！」黑狠暴喝一聲，狠套幻起一片寒芒，罩向素喜。

一把刀捲飛而至，擋住了狠套，是陳同。

這位苦練技藝的少林弟子，終於得到了機會一展身手，出刀樸實、凌厲，和黑狠惡戰在一起。

陳同的身手，使得練刀五十年的曲大風也看得暗暗讚許，小文、小雅全有着意外之感。

這是一位初露頭角的年輕高手。

素喜抽出長劍，在土狠衣服上拭去血迹，心中忖道：「誰說刑部除了三女沒高手，這陳同的武功成就，恐就不在我之下。」

曲大風找上了青狠，小文、小雅接住紅狠、白狠。

狠爪套配合短刀，攻勢凶猛得很，但曲大風對敵經驗豐富，刀法穩實，以守為主，倒也應付裕如。

小文、小雅却是攻勢凌厲，着着搶攻。

殺了土狠的素喜，反而沒有了敵手，袖手旁觀了。

她看得很專注，大部份集中在小文、小雅的劍法上，她想看個眞實出來，二女的武功是否高過她，此後要長日相處，要掌握多瞭解二女一些的機會，自不放過。

青狠一面猛攻曲大風，一面大聲罵道：「素喜，妳這個千人騎、萬人壓的臭婊子，坑我們哪。」

罵得惡毒至極，但素喜却不應不理。

她已和江湖兇人，對抗過多次，也聽過更惡毒的咒罵。

青狠確實急、怨交加，不是心疼土狠之死，而是五狠合擊的五狠陣法，因土狠之死，無法施展。

那又是五狠壓箱底的本領。

事實上就算土狠不死，五狠也很難聯手對敵。因為小文、小雅奇厲的劍招，已把紅狠、白狠逼離大車一丈多遠，似是準備下殺手了。

兩位小姑娘技藝精進，已不耐和人鏖戰。

果然，小雅嬌叱一聲：「去死吧！」躍飛而起，擊出一劍。

是的，「射月三劍」第一招出手了。

白狠手中狠套、短刀並舞，就是封不住小雅的劍勢，一劍穿心而過，屍體栽倒。

好凌厲的一劍，素喜看得心頭一跳，忖道：「只此一劍，就比我強了，這一招我也封架不住，不死也得受傷。」

回頭看小文，殺紅狠的手法更絕，右手劍勢逼住了狠套、短刀，左手拍出一掌，掌距前胸還有兩寸，一把飛刀射出，刺入紅狠前胸，紅狠疼得一怔神，右手回掃，劍勢劃過了咽喉。

「袖中刀」，素喜吃驚極了，小文怎會袖中刀了？

其實，以彈簧機具等控制的暗器，只要體會出發射的要訣，練熟了，就可派上用場。

小文挨了一記「袖中刀」，覺着它非常實用，下功夫練習它，白天練，晚上想，終於被她想通了，也練得很用功了，這套機具也是言府中假冒桂花丫頭的，被小文全部接收了。

這是萬寶齋中教席，千手刀王的奇技之一，素喜也學過，只不過沒有那一套發射它的機具。

於是，素喜下了很大的決心，要暗中苦練武功，準備不耻下問，向姑娘和小文、小雅討教了，也要把自己所知道的精絕的技藝，奉獻出來。

所謂知道的意思，不一定是習練有成的武功，包括聽到的、看到的，有寶獻寶，全部說出來了。

青狠和曲大風、陳同和黑狠，仍然打鬥得十分激烈，但三女沒有出手助戰，只是站在旁邊欣賞，但站的位置却是似有意、若無意的封住了逃走去路，小文、小雅臉上還帶着淡淡的笑意。

心中有把握呀，兩狠如是脫開搏殺，準備逃走，她們就一擊取命。

兵刃交擊，刀光飛閃，加上地上躺着兩具帶血的屍體，過往的車、馬、行人就不敢停下看了，兵刃無眼，傷到了怎麼辦？

陳同功力紮實，刀法正中有奇，是由少林正宗杖法演化而成，愈打愈見精神，已穩穩佔了上風。

一品刀曲大風曾是北六省第一名刀，數十年豐富的對敵經驗，已使他不急不躁，也不受四外環境的影响，少了那一份爭強好勝之心，沉着、穩健，封住了强敵的凜冽的攻勢。

青狠是五狠之首，也是五人中武功最强的一個，一開始就招招搶攻，曲大風不爭先機的打法，給予了青狠充份展現狠爪套技藝的空間。

這種世間絕無僅有的兵刃，攻勢特色，是一出手就是一大片寒光罩下來，比一般刀劍的攻勢寬廣，招架上十分不易，曲大風一度被迫得全力出刀，以阻攻勢，招招硬碰，刀刀擊實。

但數十招後，曲大風已找出了

拒敵的戰法，刀長套短，充分發揮了刀長的優勢，不封爪套，封肘臂，狠爪套不怕刀斬，但手臂不能碰利刄，這就逼得青狠辛苦了，雖有左手短刀輔助，也得兩招換一刀，看上去狠爪寒光漫天飛，却無法逼近曲大風，青狠攻得十分吃力，但曲大風却守得很輕鬆。

這不是奇技絕招，而是歷練中累積的經驗，有時這比一套精奇的刀法，還要實用。

陳同打的就不同了，手中的雁翎刀，不時和狠爪套接觸，發出清脆的金屬撞擊之聲，刀和狠套一直在爭奪搶制先機的攻勢，兵刃上，陳同吃虧一些，但他的刀法特色，且是以攻為主，大開大闔，直擊橫掃，凜凜刀風，硬把狠爪套壓制下去，戰法勇猛，但却很耗氣力。

小文看了一陣，嘆道：「這才是江湖上正宗的鏖戰，我們習練的劍風技藝，似已脫離了正宗氣勢，以巧變、凌厲為主。」

「不錯，所以，妳們才能對抗殺手。」素喜道：「殺手的武功，不正宗，也很少去下功夫練一套劍法、刀法，而是把一些攻、守凌厲、詭變的技藝，合冶一爐，以殺人、取敵為主，所以，萬寶齋中弟子沒有學一套完整的劍法，完整的刀法。」

「我們好像也是這樣。」小雅道：「對敵概念中，只有攻、守的技藝，想一想確實如此，要我演練一套完整的劍法，眞不知如何出手。」

「如果，我們是正大門派的弟子，」小文道：「只怕現在還未出師，也不准在江湖上走動。」

「小文、小雅，」素喜道：「我不知道妳們師承何人？但這樣師父很難遇上，他們已把數十百套劍法的精髓溶於攻、守的概念中，妳攻敵三劍，也許取自三套劍法中，這不是一個師父能夠傳授的武功，必須要在學習和戰鬥過程中累積經驗，自行摘取劍法、刀法中的精華，用於克敵攻、守的搏殺中，所以，能成為江湖中人物，大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他們要十年練劍，十年戰鬥，闖過身歷百戰身不死的關口，才能揚名江湖，但萬寶齋打破了這個局限，以大筆的金錢，禮聘了江湖中一流高手、名門大派中的耆宿，各傳精絕技藝，千朵紅花一樹開，才培養出我們這樣年輕的精萃人物，我不懂妳們是怎麼學到的？」

「我們的師父是天才呀！」小雅笑道：「他傳授我們武功時，東一招，西一招，沒有系統，也不成章法，只要我練熟，却督促我苦修內功，練出氣力，他說，劍勢無力，變化再奇，也難有大用，不錯，姑娘和我們同是一個師父教的，但她身具慧根，也有天才，當然，她的紮基功夫也好，成就也就大不同了。」

「而且這個距離越拉越大。」小文接道：「姑娘有多大成就，我們已無法預測了！」

「所以啦，她當了捕頭，我們只能作個跟班的，」小雅笑道：「她是小姐，我們是丫頭，眞的經緯分明，高低不同，可是，我們活得很快活呀。」

「貼心嘛！」素喜道：「人生難得一知己，妳們却能三位一體……」

「素喜，現在是四人同心了。」小文道：「妳也得算一個。」

「我已經感受溫暖滿身心，高興得快發瘋了。」素喜道：「恨不得把心挖出來，交給妳們。」

但聞一聲吼叫、悶哼，傳入耳際。

轉頭看去，只見曲大風一刀砍中了青狠右臂上，狠套已脫手而落，但青狠的左手短刀，也扎入了曲大風的右大腿上。

素喜快如離弦怒矢射過去，一掌擊在青狠的頭頂上。

青狠沒有再吼聲，爛泥一般倒下去。

小雅嬌軀一轉，隨手一劍刺過去，刺中了黑狠右肩胛中，陳同一刀斬過來，劈倒黑狠。

劍與掌，都是選擇了敵人留下的空隙而入，既直接，又凌厲，完全是殺人的手法。

看似隨手而出，實是千錘百煉而成的技藝幻變。

五狠人全數伏屍，趕車的車伕，也已把四匹健馬追回來，馬都是車行養的，跑一陣會自動停下來。

車伕套好馬，陳同幫助他，把五具屍體抬上了篷車。

這時，不遠處的草叢中，突然，站起一個人，緩步走了過來，是阿横。

「你幾時到的？來得無聲無息呀！」小雅道：「小姐是否有吩咐？」

「用不着我出手，」阿横道：「不是小姐有吩咐，也不用現身見你們了。」

小雅道：「小姐怎麼說？」

「要妳們殺了五狠人後，早些回刑部，」阿横道：「十二個匣弩手，也沒有發射的機會，我已代妳傳令，要他們回刑部了。」

「你和阿保，已入京城，還沒休息過？」小雅道：「幾時回刑部啊，也該好好休息一陣了。」

「言貴是個厲害脚色，能夠十幾天不動聲色。」阿横道：「但阿保和我有耐心，已經看到他的尾巴了，揪出他，才能對小姐有交代，再

說，過慣了餐風宿露，荊棘爲家的日子，還眞怕睡不慣暖被、軟枕的生活了。」

「在這樣野下去，」小雅道：「要茹毛飲血了，不怕小文心疼啊？」

「表錯情了，小雅，」小文道：「阿橫和素喜姐，才是一見鍾情。」

素喜包紮好曲大風的右腿傷勢，接道：「小文，我是節婦啊，豈可輕言相侮！」

「乖乖，三個都是厲害人物。」阿橫道：「惹不起，走了。」飛身一躍，隱入草叢中不見了。

「好身手！」曲大風嘆道：「行走江湖四十年，還沒見如此高明潛踪隱形身法。」目光一掠陳同，接道：「佳人多慧眼，英雄出少年，曲某老矣！」

說得有點傷感，幸好這時有兩輛大篷車急馳而至，捕快班頭張百通躍下篷車，道：「曲老，請上車！」回頭又對陳同招招手，道：「陳班頭，咱們同車走。」

小文、小雅和素喜，也上了第二輛篷車，馬轉身，車回頭，馳向了北京城中。

「小姐顧慮眞週到。」素喜解下包頭青帕，理着秀髮，道：「早已派了篷車等我們。」

「她愛護每個屬下，」小文道：「對我們又多了一份情義關懷。」

「也會選用人才，」素喜道：「陳同內功深厚，刀法博大精湛，是一位少見的年輕高手。」

「他是少林門下的俗家弟子，」小雅道：「聽說被召入寺中，練了四五年，技藝的精湛，打法的强悍，也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還有位出身南太極門的弟子張重，好像不如陳同功力厚實，但人較靈活，閱歷也多些，精通暗器，兩人都已升任班頭。」

「除了兩人之外，」素喜道：「還有突出一些的年輕高手嗎？」

「阿保、阿橫、我和小文。」小雅道：「再加上妳素喜，是小姐的五虎戰將，江北四老閱歷豐富，經驗老到，武功也好，是重要的支援力量，郭副總捕頭，訓練、統帥的匣弩手，是我們對抗大敵的憑仗。」

素喜點點頭，沒有再說話，心中却暗暗忖道：十二隻匣弩齊發的威力有多大？無法估算，但區區四五個人的力量，比起萬寶齋，就相差很遠了，日後一旦和萬寶齋有所衝突，十分需要精密的計劃、盤算，才不致被引入陷阱，讓人一擧殲滅，這一點要找機會暗示小姐。

* * *

刑部中見不到程小蝶，就看出小文、小雅對她的情義忠誠了，小雅跨上一匹馬，一言不發的跑去京華小築，回來時臉色一片凝重。

「有沒有留話？」小文道：「會不會是被萬大掌櫃接走了？」

「就是想不通啊，家裏人說，來刑部上班了！」小雅道：「刑部一直沒有見她來過，難不成，那麼巧的被萬大掌櫃在路上截到了？」

「我去萬寶齋問一下。」小文伸手去搶小雅手中的馬韁繩。

「慢，慢，慢，」素喜攔住了小文，道：「萬大掌櫃如若是採取圍截一決的機遇戰，行動會非常隱密，萬寶齋是做生意的地方，不會受到牽累，那裏也不會知道大掌櫃的行踪。」

「萬大掌櫃，總會有一個供落脚指揮的所在吧？」小文道：「難道會借住客棧中？」

「在城中倒是不用，這裏有萬寶齋十八處客舍、行館，這是公開接待客人的宿住地方，秘密的院舍，有幾處，我不清楚。那些客舍、行館可接待各地來京的珠寶商人，也接待遠來的萬寶齋門下弟子，我願意跑一趟，但却不知道該去那裏，以姑娘之能，絕不會被人暗算擄走。」素喜道：「萬大掌櫃很細心，若是他邀走了姑娘，一定會傳來訊息。」

談話之間，瞥見副總捕頭郭寶元快步走了過來，近來他已全浸沉在研究機關消息之學，孜孜不倦的改良匣弩威力，小文和小雅，也很少見到他了。

「見過副總捕頭。」小文、小雅齊齊躬身行禮。

郭寶元一面抱拳行禮，一面笑道：「兩位姑娘，妳們是越長越漂亮啊！」

「我叫素喜，副總捕頭還認得我這個丫頭嗎？」一面說話，一面躬身行禮。

「記得，姑娘已被總捕頭收入刑部，此後，咱們就是同朝效力的好伙伴了。」郭寶元道：「三位，咱們進去總捕頭的公事房中坐吧！」當先帶路，推門而入。

敢情三女就站在總捕頭的公事房外發急。

小雅心中忖道：他潛心旁注，只道他不再理會一般事務，但看來，他還是熟悉情勢。

一個侍候房中雜務的女婢，獻過茶，悄然退出。

「副總捕頭，總捕頭可有消息？」小雅性子急，忍不住開口。

「有！」郭寶元道：「萬寶齋中一個女弟子傳來訊息……」

「可信嗎？」小文望了素喜一眼，道：「如何証明她是萬寶齋中的女弟子？」

「不能証明，」郭寶元道：「但她執有總捕頭的隨身令牌，我就只好相信了。」

「對不住啦，副總捕頭，別怪小文無禮，我是心裏急嘛。」

郭寶元笑一笑，道：「總捕頭還有吩咐。」

「說些什麼，可是要我們趕往幫助？」

這一次，是小文、小雅同問，兩人同是一條心。

「沒有，總捕頭的吩咐是要兩位中有一個扮作她的身份，坐鎭刑部。」郭寶元道：「還要集合兩組强力的匣弩手，束裝待命，總捕頭沒有指定，就由兩位自行決定由誰扮吧。」

小文道：「是不是待命支援姑娘？」

「沒有說明，但總捕頭日前親口交代的幾句話，非常重要，兩位要聽仔細，也要辦到。」郭寶元一臉冷肅，令小文、小雅、素喜三張粉臉上，也添上了一層寒霜。

「總捕頭說，不管那位扮作她的身份，就要有所作爲，人雖不同，事要認眞，盡妳的能力去做，錯了，也不要緊。另外兩位要幫助她，也要絕對服從令諭，未卸去扮裝之前，她就是眞的總捕頭，以總捕頭隨身令牌作爲信物，也是留給她便宜行事。」郭寶元莊重地說：「現在外面和萬大掌櫃合作的，只是程小蝶個人身份，不是刑部的總捕頭，這情勢直到她回來爲止。」

說完話，取出總捕頭專用的令牌，放在木案上，接道：「一個時辰，寶元再來向總捕頭請安，也來恭候令諭。」轉過身來，大步而去。

素喜心中忖道：另外兩位要幫助他，也要絕對的服從令諭，那是連我也算上了，當眞是已把我也視作心腹，也可以留下來，不用迴避。

「事情有點嚴重啊！太頂眞了。」小雅道：「我們該怎麼辦？」

不說小文小雅，說我們，也包括素喜了，要她放言出主意。

「妳扮作總捕頭，」小文道：「我和素喜作屬從。」

「爲什麼要我扮小姐？」小雅道：「妳怎麼不肯幹呢？」

「誰都一樣啊，我們四個人是生死同命，」小文道：「小雅，推托什麼呢？下一次有機會，我就會當任不讓。」

小雅的目光看向素喜。

「以我過去受過的訓練而言，要我扮皇后，我也不敢推辭，」素喜道：「姑娘不指名，是她對妳們都可勝任，妳們互相推讓，就有些辜負姑娘心意了。」

「好！我去換衣服，」小雅道：「妳們兩位商量一下，我們該如何行動？」

郭寶元回來時，小雅已坐在總捕頭的大位上。

但小雅還是小雅，沒有易容，也未改扮，只是穿了一件屬於程小蝶的上衣。

但郭寶元却能裝龍像龍，扮虎像虎的一抱拳，道：「言府的總管言貴，前日上午和昨夜，兩度出府，和人私下會晤，是否該逮捕入獄？」

「他去會見的是甚麼人？」小雅很想站起來，以示對郭寶元敬重，她忍了又忍，總算忍住了。

「戒備得十分森嚴，以阿保、阿橫之能，」郭寶元道：「也無法接近，所以，不知道他會晤何人。」

「在甚麼地方呢？」

「上林畫苑，」郭寶元道：「那裏周圍兩三條街，都有暗卡佈守。」

小雅一下子站起來了，她去過「上林畫苑」，也在對面賣過兩天麵，吁口氣，道：「事情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上林畫苑』！」

「是！」郭寶元道：「阿橫說昨夜追踪，被阻在數十丈外，前天上午也被阻於數條街外，這是天子脚下，他們不敢放肆，那裏沒有草木、荊叢，他們也無法太過接近。」

小雅點點頭，忖道：「阿橫今天和我們見面時，隻字不提，却把一切都回報了副總捕頭，兩人表面野，骨子裏却守法，公私分明，一點也不逾越。」

「由阿保、阿橫監視，不用逮捕了，」小雅道：「這件事等程姑娘回來之後再拿主意……」

目光轉注到小文的臉上，道：「二姑娘，有何高見？」

小文嗤的一聲，笑了，看小雅和郭寶元裝模作樣，實在忍不住笑了，何況，這聲二姑娘，也冒得新奇。

但她立刻合緊小嘴巴，一躬身道：「回總捕頭的話，小文淺見，可以先到上林畫苑探視一番，而且，以刑部捕頭身份，率領三十六名匣弩手，由陳同、張重、和江北四老中的老二鐵拳成泰爲領隊，各率十二名，我和素喜追隨左右，搜查一下『上林畫苑』，再由郭副總捕頭協調三百名精兵，五十名弓箭手，配合三組匣弩手，把『上林畫苑』團團圍住，擺出個搜查要犯的姿態，還要現場宣告，抗拒者格殺勿論。」

「素喜姑娘的看法呢？」小雅擺出總捕頭的架式。

「我看小文姑娘的主意很好，『上林畫苑』縱然有着很强大的實力，也不敢公然抗拒，青天白日之下，他們如有反抗行動，那就是殺官造反了，咱們去的人數衆多，匣弩殺傷力量又十分强大，也不怕他們拒檢反抗了。」素喜道：「不過，行

神劍金釵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鑽天飛鼠將竊來的解藥送給梅三公子，說明這是瀉藥，溫如風吃了馬上拉肚子，巴哈已追至，糾纏着鑽天飛鼠，梅趁機挾起崔慧和上官燕去找個隱蔽處療治，幸得于文嫺帶引至一隧道石洞內，梅為二女解毒，自己則用禪功迫出蠱毒，這時聽到隧道的交叉路上，有脚步聲向歧洞中找來，一聽聲音，原來是燈心和尚與一青年在談話……

分頭搜索隧道　狹路又遇仇蹤

唔！這青年口音的人，叫任龍做「任二哥」的，敢情也是甚麼泰山磐石堡的人？

梅三公子聽到這裏，只聽那青年人「唉」！了一聲，又道：「大師傅，你說任二哥就是傷在甚麼天台派的梅三公子劍下，這話可當眞？」

梅三公子聽他口氣，分明燈心和尚早在此人面前挑撥，要他找自己尋仇。

「嘿嘿！這還錯得了？當時貧衲也不知兇手是誰，那知就在任大俠屍體邊的一棵大樹上，削去一塊樹皮，蘸着血水，寫了『殺十二金錢任龍者天台梅三公子』一行大字……」

梅三公子心頭猛的一震，不由聯想到那天清晨，自己也曾親眼目睹追風劍客被人殺害，松樹上也有同樣的「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等字樣。

看來倒並非燈心和尚造的謠。

想到這裏，只聽燈心和尚續道：「其實那天遇害的，還不止任大俠一人，連追風道友也遇了害，聽說也同樣的留下血字。」

青年人道：「大師傅，那天台姓梅的和咱們無怨無仇，怎會驟下毒手？果然是他所為，又何必題上姓名，廣結仇家？我想這中間尚有疑問，許是那姓梅的仇家所為，來個借刀殺人，移禍江東，也說不定。」

梅三公子聽得暗暗點頭，此人通達事理，倒不失為正派門下！又聽燈心和尚低哼着道：「祝少俠，你知道梅三公子殺害任大俠和追風劍客，其故何在？」

「大師傅一定洞悉其中原委，還請明示才好。」

「當然！這事情貧衲親身經歷，知之甚稔，因為那姓梅的小子，無意之中得了兩件武林稀世異寶，他怕被人洩漏出去，引起武林同道羣起劫奪，才遽下毒手，來個趕盡殺絕。不想他自己也因此中了蠱毒，還自投羅網，看來此時早已落入了玄女教手中。」

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聽說那巴哈先生，乃是昔年威震南疆的苗疆毒婦的後夫，武功之高，已非等閒。又加上了五陰手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和六紹三嬌中的飄渺仙子聶玉嬌，三小姐于文嫺。可說沒一個是好惹的，咱們此去，相機行事，還得特別小心！尤其是那兩件寶物。」

他說到寶物，突然聲音放得更低！

「祝少俠，那兩件寶物，咱們正好各得其一。」

「嘻嘻！那末我呢？」

燈心和尚彷彿聽到耳朵邊上有

動要快，才能收出其不意之功。」

「好！就這麼辦，陳同、張重，跟我們進入上林畫苑搜查，再請江北四老之首的佟老前輩一起出動，他閱歷多，一般的鬼域技倆，逃不過他的法眼，咱們是依法突檢『上林畫苑』……」

「理由呢？」郭寶元道：「至少，咱們要有一番說詞。」

「查兇手啊！」小雅道：「據報有殺人兇手匿跡在『上林畫苑』中，至於怎麼樣才算合法？請郭副總捕頭想辦法了。」

「那裏是九王爺的產業，靠山硬啊，」郭寶元道：「只怕刑部也扛不起這個擔子。」

「如果小姐在，我想她一定會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是，小雅不敢這麼說啊，我只能承諾一句話，犯了觸犯皇室的大罪，不過是殺腦袋吧，小雅願意頂……」

「妳願意，我還捨不得呀！」程小蝶一身勁裝，身佩寶劍，緩步而入，笑道：「甚麼事啊，鬧得要死要活？」

程姑娘當然聽得到了大部份內容，但這句話却問得有學問，她要聽聽郭寶元的意見。

小雅一下子跳躍而起，飛離了總捕頭的坐位，撲向了程小蝶，道：「不好玩哪！」

這看出程姑娘的眞功夫了，左手一抬，一股暗勁隨手湧出，逼住了小雅飛撲而來的身軀，左臂一捲，把小雅抱入了懷中，輕輕放在身邊，笑道：「撒嬌啊！我可吃不下這個，有話慢慢說。」

「過那麼一下癮，代理總捕頭，也不過一盞熱茶工夫，」小雅道：「就得手中拎着腦袋玩了，姑娘再不回來，說不定眞被繩綑索綁上法場了。」

程小蝶拍拍小雅的秀肩，笑道：「小雅姑娘，可不是麵捏的人，任人殺，任人砍，發了瘋，北京城也要被妳鬧得翻個身……」

「姑娘啊！小雅眞有那麼粗野麼？」

「不是粗野，是勇敢，」程小蝶道：「那麼漂亮的一個好腦袋，怎可以讓人殺了？」

「小雅姑娘代理總捕頭，寶元理當一切遵命行事，但搜查『上林畫苑』，還要當場宣告，抗拒格殺勿論，但那裏是九王爺的產業，鬧出殺傷人命的大事，只怕尚書大人也扛不起來這個責任，我只是說明一下，小雅一定要搜，在下只好遵命從事。」

小雅本有着一腔怒氣，聽完這番話，心平氣消了，人家說的是理呀！也把她當人物看，人家可是貨眞價實的副總捕頭，她小雅不過代理那麼一下。

「郭叔，『上林畫苑』好像眞是個問題重重的地方，如果不用霹靂手段，只怕也無法查出結果。」

不談公事論私情了。

「這就要仔細推敲一番，事情鬧大了，而我們又無法找到眞憑實據，九王爺一狀告入了皇上手裏，」郭寶元道：「令尊尚書大人能頂得住麼？」

「應該告我呀！我是刑部的總捕頭，怎麼能告我爹呢？」

「總捕頭只不過是從五品，皇上加授正四品，已經是破格拔擢了，」郭寶元道：「尚書大人是從一品的大員，總捕頭是為刑部所轄，正找上刑部負責，天威難測呀！欺侮到他皇兄的頭上，誰能預期他作何處置？」

程小蝶長長吁一口氣，道：「這件事，也不能不辦吧？」

「當然要辦，怎麼辦要費番思量，要不留憑據，不留痕跡，要九王爺抓不到把柄，尚書大人就可以推到妳公主的頭上，」郭寶元道：「召妳上金殿，問個明白，妳可全抖出來，當然，尚書大人也可以一推六二五，不知有此事，要九王爺舉證出來……」

「小蝶懂了，多謝郭叔指點。」

「無事差遣，寶元告退。」一抱拳，轉身走了。

「老公事，有他的一套行事法則，」程小蝶道：「要圓滑適切，要留下餘地，就是說要刀切豆腐兩面光！」

「想一想郭副總捕頭說得對，把胡鬧的麻煩留給了尚書大人，」小雅道：「可眞是百死莫贖了。」

「倒也沒有那麼嚴重，」程小蝶道：「但郭叔和劉侍郎文長，是我爹手下的文、武二將，既想把事情辦好，又不願為我爹惹上麻煩，所以，替咱們出了一個主意。」

「暗示咱們以私人身份，進入了『上林畫苑』，」小文道：「得要易容改扮了。」

「認不出我們最好，眞被認出來了也不用怕！」程小蝶道：「我一口氣承擔起來，就不會連累到尚書大人了。」

「咱們以江湖人身份，進入了『上林畫苑』，一旦遇上阻擊？」素喜道：「能不能放開手幹？刑部出面，他們心有顧忌，不太敢施下毒手，我們以江湖人身份摸進去，他們就不會手下留情了，五狠人就是他們聘請的一批殺手，搞不懂啊！教人畫畫的老夫子，女才人，怎麼會聘用江湖殺手殺人？」

「這就叫掛着羊頭，賣狗肉啊！」小雅道：「那裏面絕不簡單，不止窩藏殺手，只怕還有別的驚人的把戲。」

（未完・廿三）

人說話，心中一驚，立即沉聲喝道：「是誰？」

這一喝倒把梅三公子給嚇了一跳，還以為自己不留神，給對方聽到了呼吸聲音。

暗想：這賊禿倒眞厲害！

只聽那青年口音的道：「大師傳，你在問誰？」

燈心和尚楞然的道：「你可曾聽到甚麼聲音？」

「沒有。」

「哦！那也許我聽錯了，祝少俠咱們還是快走！」

燈心和尚是何許人，江湖經驗何等老到，方才明明有人在他耳邊說話，那會聽錯。

聽口氣，對方也是有為而來，光憑這一點，此人武功，就高出自己多多。

他心頭暗驚，却又不好說明，這才拉着姓祝的青年，往隧道前進。

黑越越的隧道中，脚步聲逐漸遠去。

梅三公子還不知燈心和尚因何離去得恁般快法，只知他此來目的，還是為了兩件甚麼武林異寶。所以才一直跟着自己，心中不由暗暗好笑。

回轉石室，崔慧和上官燕依然睡得甚香，一時不敢驚動，就傍着她們坐下。

過不一會，突然又聽到一陣脚步聲隱隱傳來。

聲音還是很遠，但因隧道是在山腹之中，四面全是岩石，不易散發，是以只要一點聲音，就空洞洞地，可以傳出老遠。

梅三公子側耳一聽，這陣脚步聲，似乎是從左邊隧道入口之處傳來。

敢情燈心和尚和那姓祝的青年，又蹩回來了？但又不像，他們兩人方才是躡手躡脚的，遮遮掩掩的，似乎怕人發覺。

這陣脚步聲雜沓零亂，似在兩人以上。

唔！他們一路上還在說話，難道是巴哈先生一行？

山谷中找不到梅三公子，又找到隧道裏面來了。

溫兄不知去了那裏？他服藥迄今，還只有一兩個時辰，萬一被他們發現，豈不糟糕？

還有鼠爺爺老偷兒……想到這裏，不禁又站起身來，向室外奔去！

剛走到岔道盡頭，驀聽遠遠的傳來幾聲吆喝，似乎有人動上了手。

但因隧道極為彎曲，傳來的聲音，帶着隆隆回音，聽不眞切。

再一細聽，那聲音又漸趨沉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目能夜視。再加這條秘道，轉折甚多，不懼被人發現，這就向方才來路上循聲尋去。

不多一會，前面轉彎之處，隱隱有火光射出。

那是火摺子，被一座石壁擋住，從拐角上漏過光來。

梅三公子把身形往石壁上一貼，側耳聽去，那幾個人聲音雖細，却聽得十分清晰。

「公孫老弟，你既然在雪峯山遇上了十二金錢的人，這小子準是泰山磐石堡的人，不過，他決不會單身一人撞了進來，看來這秘道之中，定有他的同黨。還有那老偷兒和姓梅的小子一行，也一個不見，難不成他們會飛上天去？咱們還是趕快搜查！不知巴哈老哥以為如何？」

這人語氣托大，口音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是誰來。

聽他口氣，鼠老前輩和溫兄並沒給他們發現，反而那個姓祝的青年，却被他們擒住了。

「嘿嘿！金二哥奉命而來，老朽自然也在調遣之列，金二哥只管發令就是。」

這是巴哈先生的口音，他所稱的金二哥，敢情就是在歌樂山莊，被自己用「般若神功」震飛出去的五陰手金老二。

難怪口音好像在那裏聽到過。

「好說好說！兄弟對這條秘道，還不十分清楚，巴哈老哥身為此地主人，情形較熟，自然另有高見。」

金老二顯然因巴哈先生適才語氣謙恭，也客氣起來。

「這條秘道，全長約有三里路光景，老朽因其十分隱密，平日不易被人發現，是以未加人工設施。而且中間岔道極多，老朽發現之初，曾逐一勘察，除了出入兩處洞口之外，其餘岔道，全是死徑。目下只要先把前山出口堵住，就無異甕中捉鱉。」

說到這裏，他突然湊過頭去，向金老二低低的說了幾句。

這聲音極為細小，不知他說些甚麼。

只聽金老二一陣桀桀怪笑道：「既然如此，那末就偏勞老哥了。」

巴哈先生得意的笑了一聲，即大踏步向自己這邊走來。

說他是走，還不如說飛來得貼切。

好快的身法！聲音入耳，他人也差不多已快到拐彎之處。

梅三公子心頭一驚，暗想此人果然名下無虛，自己要想後退，已是不及。

只好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倏起，很快的用背脊緊貼住洞頂石壁。

只見巴哈先生一條骨瘦如柴的人影，業已從身下閃過，向隧道中奔去。

他手上並沒拿什麼火摺子，敢情還練過「天眼通」一類功夫。

此人內功之深，端也不可忽視！

巴哈先生一去，五陰手金老二隨着說：「事不宜遲，這隧道岔口極多，搜索費時，依老夫之見，咱們四人正好分成兩頭。二小姐和老夫做一路，三小姐和公孫老弟做一路，咱們分頭進行，就較為迅速，你們認為怎樣？」

他雖然有些徵詢口吻，其實老氣橫秋的已作了決定。

「金二哥吩咐，那會錯的？咱們就這樣決定。」

陰世秀才剛一開口。

「不！金叔叔，這樣不妥當。」

這是三小姐于文嫻的聲音。

梅三公子不知怎的，聽得心頭猛然一震。

「哦！三小姐有何高見？」

金老二語氣還是那麼托大，但微帶笑意。

「我說金叔叔，方才發現敵踪，雖然已擒住了一個，難保沒有九大門派中人，潛伏僻處。何況還有老偷兒，和梅三公子一行，出口有巴哈先生守着，不怕他們逃上天去。咱們人手分散，易為敵人所乘，這三兩里路一條隧道，岔路再多，也耗不了多少時間，還是集中力量，較為穩妥。」

陰世秀才對梅三公子的武功，曾經親眼目睹，金老二更是受過重傷，心有餘悸。

這次如果不是對方身中惡蠱，又經巴哈先生給他們吃了助長毒蠱之藥，此時算來早已奄奄一息。

否則憑自己四人，那是人家敵手？

公孫慶經三小姐這麼一說，想想也確有道理，但他方才是首先贊同金老二主張的人。

此時不好開口，只用目光瞧着金老二，沒有作聲。

金老二微微點頭，沉吟着道：「唔！三小姐顧慮極是，咱們四人在一起也好。」

「好啦！乾爹已經走了多時，我們也該開始啦！」

這是另一個嬌滴滴的聲音，稱巴哈先生做乾爹，她敢情就是替自己暗下惡蠱的六紹二嬌飄渺仙子聶玉嬌。

「那末這人又怎麼辦呢？」于文嫻問聲方落。

「嘿嘿！」陰世秀才冷笑了兩聲，陰惻惻的道：「他還走得了？」

火光隨着步履之聲，逐漸移動，他們已向右邊一條岔路上走去。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三小姐臨行時所問的人，大概就是泰山磐石堡那個姓祝的青年？

不好！聽陰世秀才口氣，人還留在當地，並沒帶走，莫非已遭了毒手？

自己既然遇上了，焉能見死不救？

金老二一行四人，業已漸漸去遠，他毫不猶豫，轉出石壁，向隧道前面望去。

果然瞧到地上直挺挺的仰面躺着一個人影，連動都不動。

梅三公子一個箭步，落到他身邊，仔細一瞧。

此人不過二十四五歲，此時雙目緊閉，連忙用手拍了他幾處大穴！

不料這一拍，那青年全身突然起了痙攣，肌肉發出輕微的顫動，這是什麼手法？自己不但沒有解開穴道，似乎有些弄巧成拙。

心下一陣驚疑。

暗想：從此處到自己那邊的石室，少說也有里許路程，其中彎彎曲曲的歧徑岔道不下一二十條。

金老二等四人，挨次搜索，輪到自己石室，還有好一會工夫，不如先把他帶回石室，再作道理。如果他們四人尋到岔道中來，憑自己的功夫，也足可保護三人。

心念一轉，立即把青年抄起，一個旋身，如飛的向石室中奔去。

這間小小石室，這時倒眞成了傷患臨時治療所。

梅三公子把青年放到另外一頭，蹲下身子，在他全身上下仔細檢查了一遍，依然連絲毫跡象都瞧不出來。

而且青年經過這一陣折騰，早已牙關緊咬，氣若游絲，分明人已昏厥過去。

梅三公子心中一陣為難，自己除了「大乘伏魔法藏」外，其他武學，全然不知。

何況點穴一道，各門各派，全有獨門手法，這又如何施救？

他望着躺在地上，行將噎氣的泰山磐石堡門人，心中一陣歉疚。

尋思如果不是十二金錢任龍被人殺死，留下自己的名字，他決不會輕易隨着燈心和尚跟踪自己，也決不會被玄女教的人暗下毒手。

十二金錢雖然不是自己所殺，但他却是為自己而死！

突然，他腦筋中閃起雪峯山脈，破廟中的一幕，那華山派弟子申福通，不是死在陰世秀才公孫慶「五陰手」下？

「五陰手」！對！他中的就是五陰手！

難怪方才于文嫻臨行時還問「此人怎麼辦？」

公孫慶只輕描淡寫的說了句「他還走得了？」

這分明說他即使被人救走，也難以活命。

自己前幾天還聽慧妹妹說起過這五陰截脈，乃是刑中之刑，一經點中，連一張軟紙拂在身上，都猶如萬刀碎割，痛徹心肺，人却絲毫不能動彈。

如果幾個時辰之內，不得解救，就會五臟齊裂，口噴黑血而死。

這就難怪自己才抱着他一路走來，他就會痛得全身痙攣，昏厥過去。

唉！不想五陰手，竟如此歹毒！

他一陣沉思，忽發奇想，五陰手既號稱「截脈」，無非把他全身經脈截住罷了，自己雖不知其然。

但如果以本身眞氣，打通他十二經絡，和奇經八脈，脈更何截之有？

想到這裏，只覺精神一振，立刻把他身體扶起，背倚石壁坐定。

自己也在他對面地上，盤膝坐下，左掌當胸直豎，右臂外圍，默默運起「般若神功」，右掌逐漸前伸，迅速按上對方三焦俞穴，掌心中一股滾滾熱流立時衝入，循着手三陰經脈，直攻內臟。

五陰截脈雖然厲害，但那能和佛門「般若神功」相抗，熱流過處，第一條手太陰經，即告打通。

梅三公子出手即生奇效，精神大振，一股眞氣，源源不絕的續向手三陰經攻去。

何消片刻，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絡，業已打通了一半。

姓祝的青年，這一會工夫臉色也逐漸好轉。

梅三公子已覺自己鬢間髮角隱隱現出汗珠，但他此時正在聚精會神的替青年療傷，那有時間拭擦。

正當此際，忽然通到石室來的岔道上，遠遠傳來一陣輕微而急促的脚步聲，在這脚步聲後面，另有一個輕微的脚步聲，似在他身後掩來。

前面一個，當然並非庸手，發覺有人跟蹤。

立即向石壁上一閃，旋過身來，反手就是一招「倒打金鐘」向身後劈出。

後面那人，不防前面的人會突起襲擊，而且洞中又十分黑暗，相距較遠，瞧不清對方舉動，等到掌風拂面，發覺來勢十分勁急，一股暗勁，已直擊過來。

心頭不禁大驚，但他乃是久經大敵之人，應變反應，極是迅速。

不待身子站穩，雙掌護胸，急起迎拒，終究遲了一步，掌風相接，當場就被震得後退了三四步。

前面一個，一招得手，豈肯錯過機會，辨得風聲，雙掌如輪，緊接着疾拍而出。

這一出手，更是迅疾無比，但後面那人，第一招上吃了暗虧，忿怒已極，此時不退反進。

嘿然冷笑，「激浪撞礁」，雙掌驟然前推。

這下，兩下裏都用上了全力，兩股強猛掌風，接個正着。

只聽蓬然一聲大震，後面那人固然被震得跟蹌後退，前面一個，却正好背靠石壁，雖然沒有震退，但聽得他發出的悶哼，似乎也並不好受。

兩人在黑暗之中，接了兩掌之後，各人心頭都着實凜異，對方的內功掌力，和自己並無多讓。

一時又沉默了下來，敢情全震得氣血浮動，正在調息。

梅三公子替姓祝的青年，療傷正在緊要關頭，「般若神功」緩緩的逼攻奇經八脈，雖然聽來十分清晰，但這還在隧道和岔道分歧之處，距離石室，還有一大段路，就不可能分出勝敗，也決不會再闖進來。

這一短時間的沉寂，正是兩人凝聚全神，蓄勢運功，誰都心頭緊張！

「嘿嘿！好雄渾的掌力！想來不是無名之輩，偷偷的鑽到九道彎秘洞中來！當眞想不要命了嗎？」

後面那人，聲音冷漠，已在發話。

「阿彌陀佛，你來得，難道貧衲就來不得？」

前面一個，竟然宣稱佛號，還是出家人？

「哈哈哈！這是老夫的大門，怎能算是偷來？」

「你是巴哈先生！」

「不錯！你呢？」

「幸會！幸會！貧衲五台山燈心和尚。」

燈心和尚聽對方果然是巴哈先生，不由口氣軟了下來。

巴哈先生輕輕一哼，道：「哦！到九道彎來，有何貴幹？」

燈心和尚道：「實不相瞞，貧衲乃是追蹤一個姓梅的小子來此，誤入貴地，並非有心相犯。」

「姓梅的小子，早已中了金線桃花神蠱。」

巴哈先生說到一半。突然問道：「什麼？你說姓梅的小子也躲到隧道中來了？這敢情好。嘿嘿！甕中捉鱉。唔，大和尚，你追蹤遠來，又是爲了何事？」

「這個恕難奉告。」燈心和尚話剛出口。

巴哈先生突然臉色一沉，怒道：「你不肯據實相告，難道還能活着出去？」

「怎麼，你在隧道之中做了手脚？」

巴哈先生突然仰臉一陣呵呵大笑，道：「這隧道中，老夫已遍灑

劇毒，無論人畜，沾上一點，就得毒發身死。」

他這話雖不盡然，却也有幾分屬實，因爲剛才洞中發現了姓祝的青年之後。

五陰手金老二，瞧到這青年武功並無出奇，斷不會一人前來，可能還有餘黨潛伏，主張立即搜索全洞。

巴哈先生深知這條隧道，全長三里有餘，如果逐一搜查過去，潛伏的人，早已偷跑，因此他自告奮勇，迅速趕到前山入口之處，用大石堵住。

然後又在石上塗上劇毒，如果有人妄想逃走，必須搬開大石，就得中毒身死。

他說隧道中遍灑劇毒，只不過恐嚇之詞罷了。

不過此話出之於巴哈先生之口，燈心和尚自然深信不疑，對方乃是苗疆毒婦的後夫，對各種毒物，豢養施放，自苗疆毒婦死後，已不作第二人想。

是以聞言之後，不禁心頭一震。

但燈心和尚乃是個狡猾之人，儘管心頭吃驚，表面上可是絲毫沒有表露，黑道之中，只聽他輕輕的道了聲：「可惜呀可惜！」

巴哈先生冷笑道：「這樣說來，你大和尚對擾攘的紅塵，竟還捨不得離開？」

燈心和尚却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出家人衲衣芒鞋，何惜之有？貧衲是可惜兩件武林異寶，千百年來出土未久，從此又要湮沒無聞了。」

他說得不徐不疾，並無慍怒之意。

「你說甚麼？」

「洞中之洞，天外浮雲！」

這兩句話發生了奇大效果，巴哈先生呆了一呆，道：「甚麼？青蓮經上所載的寶物，已爲你所得？」

燈心和尚微微一笑，低聲說道：「也差不多，貧衲已知其下落！」

「此話當眞？」

巴哈先生簡直不知是驚是喜，又重複的問了一句。

「出家人不打誑語。」

燈心和尚一見對方已墮入自己計中，心頭暗喜。

只聽巴哈先生又道：「那末現在何處，大師倘肯實言相告，老夫當爲你解去所中劇毒。」

「這倒不必忙在一時。」

燈心和尚欲擒故縱，慢吞吞的說道：「這兩件至寶，當然你我兩人，見者有份，各得其一。不過，先須把那姓梅的小子找到。他殺了貧衲兩位至友，須得交由貧衲處理……」

「這個容易，他既在洞中，還怕他逃上天去？」巴哈先生一聽可分得一件至寶，答應極乾脆。

「還有……」

燈心和尚拖長語氣，湊過頭去，低聲的道：「今日隧道中，恐怕還不止你我兩人，可是寶物只有兩件。」

「這……」

這回巴哈先生作難了，他微微沉吟，然後說道：「不錯，這隧道之中，還有五陰手金老二，陰世秀才公孫慶，和六紹二嬌。」

燈心和尚微笑道：「貧衲早已知道，不過我是想問問老施主如何打算？」

巴哈先生突然好似下了決心，毅然說道：「這個由老夫負責。」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巴哈先生話才說完，急急的向前輕輕一彈。

燈心和尚驟覺鼻孔中聞到一縷異味，方要詢問。

只聽巴哈先生突然「咦」了一聲，用鼻孔向四處亂嗅。

只覺一陣陣濃厚的腥穢之氣，從岔道中傳來。

他不愧爲治蠱聖手，這陣由崔慧上官燕腹中瀉下來的毒蠱，如何瞞得過他？

忽然冷笑着道：「可惡！老偷兒果然給他們服下『百毒散』，嘿嘿！六個時辰之內，逃得走嗎？」

燈心和尚問道：「你在說些甚麼？」

巴哈先生忙道：「那姓梅的小子，就在這裏，你快跟我來！」

燈心和尚疑信參半，一側身，讓巴哈先生走在自己前面，口中問道：「你說姓梅的小子，就在裏面？」

巴哈先生點頭道：「唔，他已由老偷兒給他服了解藥，此時腹中蠱毒業已瀉清。」

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他服下解藥，就得有六個時辰功力盡失，這人就算交給你了。」

燈心和尚方才聽巴哈先生說梅三公子業已由老偷兒給他服下解藥，腹中蠱毒已清，不由嗒然若喪。

因爲他深和梅三公子的武功，此人只要蠱毒一清，憑自己兩人，決難制得住人家，及聽到服藥之後，還有六個時辰功力盡失，不由喜得五臟倒翻，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兩人在共同的利益之下，互相合作。

一前一後，便向歧徑上走去。

一連幾個轉折，兩邊石壁漸漸狹窄，那腥穢之氣，也越來越濃。

正走之間，巴哈先生陡覺有一縷指風，向身後「鳳眼」穴上點來，

這下如被點中，自己不死也得重傷。

他經驗老到，立即身子前側，閃避開這一偸襲。心頭大怒，一個旋身，方要張口喝罵。

又是一陣急風拂面，一包奇臭無比，冷冰冰濕漉漉的東西驟然飛來，鬧得滿臉滿嘴，腥穢觸鼻！

趕緊用手一抹，竟是稀裏糊塗的一堆。他當然知道這是何物，禁不住一陣噁心。但這時怒惱使他顧不得許多，順手一抹之後，就朝燈心和尚臉上扔去！

燈心和尚正在興高采烈之際，緊跟着巴哈先生身後向前走去。忽覺身前微風吹來，巴哈先生一掌向自己「心坎」穴按來。

幸虧他早有準備，舉臂一格，便把來勢化開，不由冷笑着道：「老施主，怎地無端端偸襲起貧衲來了？」

話沒說完，一堆軟綿綿的東西業已塞了一嘴，耳邊猛聽巴哈先生暴喝一聲，飛身撲來！

這條歧徑，此處甚爲狹窄，只有一人多寬，燈心和尚身軀肥胖，轉個身都有困難，遑論躲閃。

而且他口中又被塞滿了奇腥的東西，連吐都來不及。急忙仰身後躍！但一條右臂，已被巴哈先生一把擒住。

燈心和尚出身五台，五台被江湖上列爲九大門派，自非庸手。右臂剛被人抓住，左腕一圈，不退反進，也一把擒住了巴哈先生左腕脈門！

兩個人滿嘴腥穢，又滑又黏，噁心直冒。

你擒我的右臂，我抓你的左腕，扭作一團，呃呃呸呸的那裏說得出半句話來。

尤其是巴哈先生口中嘗到異味，他最是清楚不過，這正是金線桃花蠱被百毒散打下來的穢物！

噁心得反了胃，連腸肚內的東西，一古腦兒直衝喉嚨，全嘔了出來，對準燈心和尚，沒頭沒臉吐去！

燈心和尚滿臉腥臭，被對方一嘔，也引起噁心，再也控制不住，你吐我也吐，嘔聲大作，臭氣薰天。

但四隻手腕，還是互相糾纏，抵死不放。論功力，自然巴哈先生略勝一籌，他經過一陣嘔吐，雖然滿臉滿嘴還是又黏又臭。但在生命關頭，也顧不得許多，兩隻手腕，逐漸加勁。

燈心和尚於方才兩人互說「一言爲定」之時，早已被巴哈先生暗下蠱毒。

這時又硬生生嚥下兩個人排出來的穢物，不但又臭又腥，而且腹中蠱毒經過這一引發，一陣嘔吐之後，陡覺胸腹之間似癢似痛，十分難耐。

自己左手本來緊抓着巴哈先生的左腕，但經對方運勁一翻，反而又被人家扣緊，有若兩道鐵箍，逐漸加勁。登時感到兩腕劇痛，漸漸失去抵抗之力，滿頭汗水，也滾滾而下！

巴哈先生目佈紅絲，獰笑着道：「兩件寶物，現在何處，要命的快說出來！」

燈心和尚有力難使，拚命苦忍，口中却冷冷的道：「咱們早已言明，兩件寶物，各得其一，但必須互相合作。你這般中途毀約，暗施偸襲，難道想獨吞不成？」

巴哈先生嘿然笑道：「若非你先向我背後偸襲，老夫還把你引爲知己。現在居然反賴老夫偸襲你起來，此話不知如何講法？」

燈心和尚猛的心中一動，急急問道：「你說貧衲偸襲於你？」

巴哈先生應道：「明明是你偸襲老夫身後『鳳眼』穴，那還會錯？」

燈心和尚心中更加明白，又問道：「方才按到貧衲『心坎』穴上那一掌，難道並不是你？」

巴哈先生怒道：「你偸襲不成，就把人家排出來的穢物，潑得老夫滿頭滿臉。老夫出手，就抓住你右臂，幾時偸襲過你來？」

燈心和尚忽然低低的道：「阿彌陀佛，老施主，你走在貧衲前面，叫我到那裏去弄人家排出來的穢物？還不快快放手，咱們可全被人家戲弄啦！」

巴哈先生聽得心中一怔，回想實際情形，確實也有可疑。

燈心和尚已被自己暗中了毒蠱，不怕飛上天去，而且找尋寶物，又非他不可。想到這裏，連忙雙手一鬆，故作訝異的道：「大師傅如此說來，我們倒是一場誤會，那末戲弄我們的，又是誰呢？」

燈心和尚從懷中掏出千里火筒，隨手晃亮，四下一照。

彎曲而逼仄的岔道中，黑沉沉的，那裏看得見人？不由低哼了一聲，左手執火，右手掄着一串念珠，回頭說了聲：「咱們進去瞧瞧！」說着一閃身，就向一座石壁後面轉入！

巴哈先生不肯後人，也連忙跟了過去。

＊　＊　＊

石室之中，梅三公子額前汗水淌落。

「般若神功」一股熱流，正好打通了姓祝青年奇經八脈中的陰蹺陽蹺，陰維陽維四脈。還賸下四經，尚未打通，療傷可以說到了功虧一簣的緊要關頭。

（未完・十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上文提要：黑衣教召開秘密會議，由教主鎭西王李思主持，在會議中談到共有六王七侯參加叛變，尚未有進兵長安的日期，跟着曾妮掉包之事被揭穿，但未查出二王六侯是誰，仍需隱藏查探，豈料他們的行動被黑衣教查出來，暗中佈下陷阱，謊說教主請去共進晚餐，三小有恃無恐赴宴，發現白雪、李豹以及那警衛也被押至現場……

查明藩王造反　密使任務完成

南陽王與黑衣教主並肩而立。

李思一字一句的道：「離開南陽之後，那天夜宿山村，你們兩個裝神弄鬼，吵得別人無法安眠，李隊長不得已只好另外安排了一間房叫你倆獨居，這可是事實？」

大哥大道：「確有其事。」

小弟小道：「這也不犯法呀。」

李紅玉面籠寒霜，語冷如冰。「獨居不犯法，以後發生的事却罪當處死。」

阿寶道：「後來又發生什麼事了？」

鎭西王李思道：「你們不知從那裡弄來一罈子老酒，一隻鷄，誘引守衛與爾等大吃二喝，不但將他灌得爛醉如泥，還下了瀉藥。」

賴皮斷然否認道：「喝酒是眞，大醉則未必，更不曾下藥！」

紅玉郡主粉頸微偏，問那守衛道：「那天你喝醉沒有？」

守衛戰戰兢兢的回說：「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他們可曾下藥？」

「下了瀉藥，害得屬下一夜跑了八次茅房。」

賴皮大聲嚷叫道：「媽的，你自己拉肚子，可能別有原因，不要扯到我們兄弟頭上來。」

小祖宗環目四顧道：「醉酒、拉肚子乃小事一樁，也用不到如此小題大作。」

雷震宇怒溢雙眉道：「你們倒說得輕鬆，醉酒、拉肚子是小事，闖入牢房掉包則是大事。」

阿寶道：「在下聽不懂副教主在說什麼。」

李紅玉冷哼道：「哼，啞巴吃餃子，你心裡有數，少在這裡裝糊塗，那天，你們灌醉了守衛，趁他上茅房時闖入牢內，劫走曾妮，另以白雪頂替。」

賴皮强辯道：「寃枉，寃枉，喝酒是實，絕未劫人掉包，無憑無據的不要寃枉好人。」

黑衣教教主李思怒沖沖的道：「灌醉守衛是眞，白雪當夜失踪也不假，事情清清楚楚的擺在眼前，休再巧辯。」

阿寶道：「說了半天區區還是不明白。」

李紅玉杏眼一瞪，道：「你那裡不明白？」

大哥大道：「在下根本不知牢裡關的是什麼人，非親非故的何必自找痲煩，也許當初抓來的就是這位白姑娘。」

曾妮久未開口，這時插言道：「是嘛，這是欲加之罪，不能以偏概全，寃枉了傑出人才。」

紅玉郡主玉面一寒，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別爲他倆遮掩，妳自己也有問題。」

小尼姑曾妮愕然道：「屬下有

何冒犯之處？」

「本郡主問妳，妳是誰？」

「野玫瑰黃梅。」

「胡說，黃梅早已被殺，棄置在一處山溝裡。」

「本姑娘好端端的在此，想必是認錯了人，誤把馮京當馬涼。」

「哼，妳倒會推，實則是個冒名頂替者，把面具撕下來。」

「這就是屬下的眞面目，未戴面具，死者許是與我面貌相似，請郡主明察。」

李紅玉欲語未語，雷震宇手指阿寶道：「你是什麼人？」

「張天送。」

「本座是問你的眞名實姓。」

「在下的眞名實姓就是張天送。」

「雷某不信，拿下面具來。」

「沒有面具，信不信由你。」

鎭八荒氣得直跺脚，轉指賴皮道：「你小子又是何人？」

賴皮傲然道：「張天來，我們是親兄弟。」

「只怕未必。」

「副教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如果本座的研判無誤，你們應該是師徒。」

「笑話，家兄才大我一歲半，還不夠資格做師父。」

「少耍嘴皮子，取下你的遮羞布一看便知。」

「抱歉，沒有遮羞布，無處去取。」

師徒倆死不認帳，場中氣氛趨緊，黑衣教的高手蠢蠢欲動，尤其是張龍、黃狠、黑旋風曾吃過苦頭，久思報復，已亮出傢伙，準備動手。

紅玉郡主雙目如電，從三人身上緩緩掃過，道：「從身材、聲音、言語、行動、眼神上推斷，本郡主覺得很熟悉，至少曾見過三四次面。」

阿寶哈哈一笑，道：「我等乃鄉巴佬，村夫村姑，那能見得到郡主，太高抬我們了。」

「你是阿寶？」

「錯了。」

「他是賴皮？」

「不對。」

「那一位正是刺殺先王的兇手白妞或曾妮？」

「大錯特錯，錯到姥姥家去了。」

「別再浪費唇舌，」黑衣教教主李思下令道：「先拿下再說。」

「是！」

「是！」

李思一聲令下，應諾之聲四起，總護法、總教頭、內外三壇主還有張龍、黃狠、黑旋風，人人搶功，個個爭先，從各個不同的方向閃電出擊。

戰端已起，想不打也不行，霍地，阿寶發出一聲獅子吼，三個人背靠背而立，連成一氣，結成一體，形成一個鐵三角。

時而自尋煩惱，時而穿針引線，時而添油加醋，三人六掌齊發，展開一輪强而有力的反擊。

在此苦修頗久，三個人的功力皆大有精進，玄玄神功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緻，彷彿修起一道銅牆，築起一道鐵壁，羣魔人數雖多，且俱非庸手，却始終難越雷池一步，被逼在丈五之外，敵對雙方出現一個暗力充塞、激盪的眞空地帶。

連攻數十招後，鐵三角開始以旋轉的方式向前移動，硬生生的殺出一條血路，突破重圍。

「站住！」

「不要動！」

「把命留下來！」

「插翅也飛不走！」

四條人影四聲吼，黑衣教主教李思、副教主雷震宇、南陽王李素、紅玉郡主李紅玉，四人一齊彈身而起，凌空掠至，居高臨下，以泰山壓頂之勢猛攻。

阿寶、曾妮、賴文龍不敢怠慢，也旋飛而起，發招迎戰，雙方的暗力甫一接觸，便覺出對方四人武功奇高，技深若海，急切間陡生一計，硬碰硬的連拚數招後，乍然借力彈起，轉身倒退，箭也似的凌空疾掠而去。

落脚處已在五丈開外，再起再落，距離更遠，將羣魔抛後不少。

「看刀！」

黑田三郎追趕不及，將彎刀全力擲出，目標是小祖宗的項上人頭。

噹！阿寶以寒鐵刀應戰，火花閃處，彎刀應聲斷了寸許長的一截，斜飛出去。

「看斧！」

大漠之虎安彪不甘寂寞，亦把大板斧當作暗器來用，攔腰橫掃過去。

噹！大哥大一視同仁，未厚此薄彼，火光乍閃，大板斧的斧刃出現一個大缺口，跌落塵埃。

足底抹油，風聲貫耳，三人去意已決，不肯戀戰，接連十來個起落便將內三壇所在的房舍遠遠抛開，到達絕壁之下。

絕壁下有一條繩梯，以兩條粗蔴繩，每隔尺許綁一根橫木編結而成，直達高處的崗亭，專供崗亭內的人上下換班之用。

阿寶早已注意及此，一找便着，急聲道：「妮妹，賴皮，你們先上，我來殿後。」

根本不給二人說話的機會，半推半拉，强行送上繩梯。

曾妮邊往上爬邊道：「寶哥，他們人多勢衆，千萬不可逞强，快

點上來吧。」

阿寶道：「知道啦，你們爬得快，咱家才能上得去，三個人擠在一起會成爲別人的活靶子。」

曾妮在上，彷若一隻壁虎，一霎時便上去三四丈。

賴皮在下，相距二丈餘，亦步亦趨，尾隨而上。

大哥大正欲登梯，黑衣教的人已先後電閃而至，展開一連串的截殺行動，一波接一波，一撥接一撥，如長河巨浪，綿綿不絕，聲勢好不嚇人。

張龍挨了一拳。

黃狠吃了一掌。

黑旋風踢中一脚。

總護法無功而退。

總教頭鎩羽而歸。

內三壇主各中了一枚黃蜂釘。

外三壇主也各中了一枚袖箭。

强敵攻勢一頓，小祖宗隨即彈身而起，一躍就是兩丈七八，落在繩梯上。

大氣來不及喘一口，便覺金風颯颯，尖聲刺耳，各式各樣的暗器如飛蝗，似暴雨，密密麻麻的飛上來。

八大護法登上繩梯。

八大教頭也接踵而上。

好阿寶，大敵當前，生死俄頃，依然從容不迫，將玄玄神功的暗力佈滿周身，震飛了所有的暗器，也震斷了脚下的繩梯。

八大護法東倒西歪。

八大教頭人仰馬翻。

「好小子，本教主就不信拿你不下。」

「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去向閻王報到吧。」

「納命來！」

喝聲中，黑衣教教主李思、副教主雷震宇、南陽王李素、紅玉郡主李紅玉，以一式「旱地拔葱」騰空而起，欲在半空中截殺大哥大。

四人乃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的頂尖，內外功夫已達登峯造極之境，一縱就是三丈有餘，四人八掌齊飛，直震得天搖地動，砂飛石走，羣山亦爲之搖撼，迴鳴之聲不絕。

脚下的繩梯已斷，暗力如怒海狂濤般直往上竄，不僅阿寶首當其衝，賴皮、曾妮亦被餘威波及，隨時都有繩斷人落的可能，情勢可謂危險到極點。

阿寶睹狀大駭，急忙斜飛丈許，恰巧在四人的上方，疾展奇功「穿針引線」，外加十二記劈空掌。

「穿針引線」功威力無邊，四個人窩裡反，自亂陣脚，所發的力道相互碰撞，彼此抵消，再加上小祖宗所發的劈空掌，五股力道在半空中猛一撞，馬上爆出一聲轟轟隆隆，震耳欲聾的音響。

絕壁上被震出一個大窟窿。

繩梯被震得四分五裂而斷。

李思等四人被震落在地。

阿寶則被震上了天。

這小子乃人中之龍，的確不簡單，凌空飛渡，蹈虛騰升，勢竭之後，猛提一口丹田眞氣，雙掌下壓，又憑空上升數丈，驚險萬狀的落在曾妮上方。

「寶哥，你沒事吧？」

「好得很。」

「這絕壁怎麼這麼高？」

「是不低，現在還不到一半哩。」

賴皮也喳呼道：「師父，現在是我在殿後，黑衣教的人再飛上來怎辦？」

阿寶道：「咱們距地面已高，放心啦，輕功再好的人也飛不上來。」

「人飛不上來，暗器會呀。」

「距離太遠，打不中的。」

「這可說不定，一旦打中就會摔下去，不摔成肉泥，也會摔成肉餅。」

「若是這樣，只能怪你學藝不精，只好認命啦。」

話方出口，果然飛來無數暗器，賴皮揮掌掃劈，幸未擊中，可是，百密一疏，打斷了一根蔴繩，繩梯陡地一歪，下降了三尺，嚇得小弟小冒出一身冷汗，驚叫道：「我的媽呀，好險！」

突聞地面上傳來一陣喊叫聲。

「割斷繩梯，割斷繩梯！」

「教主有令，割斷繩梯！」

「上面的人聽到沒有，聽到請回答。」

「快割呀，再遲就來不及了。」

阿寶、賴皮、曾妮聽在耳中，嚇得頭皮發炸，心裡發毛，雙脚發軟，繩梯若從上面割斷，三個人必會粉身碎骨而亡。

爬！

快爬！

拚命的爬！

這是保命的不二法門，只有爬上崖頂，才能保住性命。

爬呀爬，急急如喪家之犬。

升呀升，急急如漏網之魚。

終於看到了崖頭。

終於看到了崗亭。

原來繩梯就直通崗亭之內。

遠遠便看到，崗亭內有一名崗哨。

崗哨也發現了阿寶，沉喝道：「什麼人？」

阿寶隨口瞎編道：「查哨的。」

「查哨的？是誰？」

「候補壇主。」

「那位候補壇主？」

「張天送。」

「口令！」

慘了，大哥大根本不知今夜的口令是甚麼，只要一字答錯，馬上就會兵戎相見，只好哼哼哈哈，含含糊糊的亂應了一句，緊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射出三枚袖箭，三枚黃蜂釘。

人也跟着電閃而上，竄入崗亭，一看，六件暗器全部擊中要害，已魂歸離恨天。

曾妮接踵而至，發覺情況有異，道：「不對呀。」

小祖宗一楞，道：「那裡不對？」

曾妮道：「挨了袖箭、黃蜂釘怎未見血？」

賴皮也上來了，伸手一摸那崗哨的額頭，大驚失色道：「屍體已經涼了，不是被暗器打死的，難怪下面的人喊破喉嚨，上面竟反應全無，不然咱們就被摔成肉泥血漿啦。」

剛才明明有人應話，怎會是個死人，大哥大皺着眉頭低聲喝問道：「何人在此？」

話一出口，人已縱出崗亭，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只要苗頭不對，立即就會出手行兇。

有一個聲音答道：「是本座。」人在崗亭之上，亦即阿寶的身後，猛回頭，見是一個白髮蒼蒼，滿面風霜，年逾花甲的老樵夫，馬上便明白過來，小聲道：「原來是欽差大人陳公公。」

曾妮、賴皮也衝出來了，小弟小一臉不悅道：「這個玩笑開大了，嚇死人可是要償命的。」

太監陳弘志笑道：「其實這也是一種磨練，可以增加經驗閱歷，三位皆非等閒人物，應該不會嚇倒才是。」

賴皮道：「幸好沒嚇着，否則早就摔成肉餅啦。」

曾妮道：「公公在此多久了？」

欽差大人陳弘志道：「你們在裡面待了多久，本座就在此等了多久。」

阿寶道：「這地方十分隱蔽，公公是如何找到的？」

陳弘志道：「打從南陽起，本座便未離三位左右，進入終南山，你們開進魔教總部後，老夫便發現這個地方，但顧及你們的安全，以便順利進行工作，一直按兵不動。」

兩旁的崗亭相距並不遠，星月照耀下，見有人影在晃動，賴皮吃驚道：「那邊還有崗哨，先宰了這幾個魔崽子再談吧。」

太監陳弘志道：「今夜，黃昏時分，便發覺魔教情況有異，戒備比平時森嚴許多，入夜之後，總部始終燈火通明，及見三位逃出總部，後面有人追殺，便立即下令先將所有的崗哨全部解決。」

阿寶道：「公公的意思是說，帶有人來？」

「不錯。」

「多少？」

「二十名大內高手。」

「現在何處？」

「分佈各處崗亭，嚴密監視魔教的一舉一動。」

曾妮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驚呼道：「繩梯是個後患，黑衣教的高手很快就……」

陳弘志截口道：「所有的繩梯俱已割斷，短時間之內魔徒還到不了這裡，快說交代的任務是否已經完成？」

阿寶聞言將在黑衣教內經歷之事，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最後道：「託皇上鴻福，幸不辱命，已查明黑衣教教主便是鎮西王李思，與他勾結者共有六王七侯，確有背叛朝廷，進兵長安篡位的打算。可惜尚未探明詳情細節，便因白雪身份曝光而功敗垂成。」

欽差大人含笑嘉許道：「夠了，已經做得很好，其他的本座另有管道，會再繼續打聽，相信很快就會查清楚。」

賴皮凝神下望，只見火把四處晃動，根本看不見半個人，奇道：「公公的眼睛這麼好，能在百十來丈的高處，分辨出我們三個人來？」

陳弘志笑道：「在皇宮大內，本座曾練過二十年的『神眼通』功夫，百丈之外可分辨花鳥蟲魚的羽色。」

「此刻看得見叛王李思他們嗎？」

「一目瞭然。」

「他們在幹甚麼？」

「正在派人四處尋找未斷的繩梯。」

「繩梯已經全部割斷了呀。」

「所以說短時間之內他們還上不了懸崖。」

曾妮道：「魔窟找到了，公公可以立刻奏請皇上發兵圍剿，相信用不多久便可將黑衣教徹底擊潰，爲天下武林拔掉這一株毒草。」

賴皮亦有此同感。「這是好主意，等於是在甕裡捉鱉，網裡捕魚，一個也跑不了。」

欽差大人却不以爲然：「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此乃天險之地，易守難攻，何況朝廷若以重兵圍攻，長安安全堪慮，正好給了叛王一個趁虛而入的機會，可從涼州起兵直逼京師。君國大事必須通盤考慮，不可失之草率。」

阿寶道：「公公之言甚是，兼籌並顧乃上上之策，是否準備立刻返京面聖，共謀萬全之策？」

「本座正有此意。」

「我等何去何從？」

「三位正副使應即遠離此地，免得成爲黑衣教追殺的目標。」

「本使正打算到藍田去辦事。」

「好極了，藍田乃兵家必爭之地，退可捍衛長安，進可襲取魔窟，本座馬上通知洪幫主，請他轉告天下英雄，就在藍田聚集，待大事一定，本座也會趕去那裡與三位相會。」

大哥大道：「洪老哥此刻何在？」

陳弘志道：「前幾天在少林，如今可能已到洛陽，一入潼關，藍田便遙遙在望。」

曾妮道：「號召來的武林同道多不多？」

欽差大人道：「不少，魔教肆虐天下，爲禍武林，江湖道上莫不同仇敵愾，懷恨在心，洪幫主登高一呼，響應者如風起雲湧，論實力，講人數，即使不能與黑衣教等量齊觀，也相去不遠。」

賴皮道：「公公還有沒有人皮面具？」

「有啊。」

「可否給我們幾張？」

「你要面具作甚？」

「張天送、張天來與野玫瑰黃梅這三個人應到此爲止，宣告死亡，爲了行事方便，多一張帶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

太監陳弘志想了想，從腰上解下一個布包來，裡面全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阿寶、曾妮、賴文龍各選了一副適合自己臉型的面具，互道了一聲珍重，隨即分手各奔前程。

* * *

一路無話，這日已至藍田。

是以三人本來的面目來到這裡的。

那裡也不去，阿寶領着曾妮、賴皮直接走進藍田最大的一家「老龍居」客棧。

小祖宗壓根兒也不曾來過藍田，但對老龍居却似乎相當熟悉，穿堂過屋，來至北正房前，指着靠邊的一間客房對小二哥道：「這一間有沒有人住？」

小二躬身道：「正空着。」

「隔壁那一間呢？」

「也沒有人住。」

「那我們就住這兩間啦。」

「是！」

小二打開房門，三人魚貫而入。

房間不大，但一應俱全，打掃得乾乾淨淨，阿寶突如其來冒出一句：「這裡死過人吧？」

這是甚麼話，就算確有其事，開客棧的人最忌諱這種事，也不會承認，矢口否認道：「沒有，老龍居從來沒有鬧過人命。」

大哥大雙眉一挑，道：「咱家最喜歡住死過人的房間，如果這裡不曾鬧出人命就不住了，另投別家。」

這事可鮮，這話可絕，從來未聽說有人愛單挑死過人的房間來住，而且不是說着好玩，當眞往外行去。

小二這下可急了，忙改口道：「十幾年前，這裡好像曾經出過人命。」

「一共死了三個人，對不對？」

「大概是吧。」

「一個死在這間房內，另二人死在院裡？」

「聽說是的。」

「小二，你今年多大？」

「十八。」

「那時候你還在穿開襠褲，這些事是如何得知的？」

「是從老掌櫃和別人的談話中偷聽到的。」

阿寶神色一緊，道：「此人是否十幾年前便在老龍居？」

「差不多十年了。」

「可否請他過來一下？」

「這……」

「有困難？」

「困難倒沒有，只是老掌櫃很忙，恐怕抽不出時間來。」

小祖宗塞給他三兩銀子，道：「告訴老掌櫃，說當年那位老頭子的徒弟想跟他談談一把銅鑰匙的事，相信他一定會來的。」

小二見錢眼開，滿臉堆笑道：「沒問題，這事就包在小的身上啦。」

「另外，麻煩你，晚飯就開到房裡吧。」

「是！是！」

小二去後，賴皮立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只聽懂一句。」

阿寶道：「那一句？」

「關於那把銅鑰匙。」

「聽懂這一句夠了，古師父就是在老龍居得到那把銅鑰匙的。」

「這裡眞的曾鬧出三條人命？」

「假不了。」

「一把爛鑰匙眞能賣十萬兩銀子？」

「只多不少。」

「誰買？」

「如無意外，很快就會有人找上門。」

「多快？」

「應該不會超過一個月。」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老掌櫃便匆匆忙忙的來到北正房。

其實，老掌櫃並不很老，僅五十出頭，先打量一下三人，然後才說：「聽小二說，三位要談談一把銅鑰匙的事？」

阿寶道：「確有其事。」

「那鑰匙在甚麼地方？」

「在區區身上。」

「能否取出來讓小老兒瞧瞧？」

「有幾件事在下想先弄清楚，希望掌櫃的能據實相告。」

老掌櫃對銅鑰匙似是很感興趣，迫不及待的道：「少俠有話快請明示，小老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阿寶道：「首先想請教大掌櫃如何稱呼？」

「小老兒錢通，請多指教。」

「案發當時，錢掌櫃就在老龍居？」

「是的，老龍居乃錢家祖業，未離開過。」

「命案發生時，這間客房一共住進幾位客人？」

「兩位。」

「可知他們的身份？」

「一眼便瞧出是武林人物。」

曾妮道：「在此之前，他倆是否曾來老龍居住過？」

「沒有。」

「進入老龍居後有何異樣之處？」

「顯得很興奮，一入房便叫了三斤燒刀子來喝。」

「命案是如何發生的？」

「其中一人毒死了另一人。」

「爲甚麼會發生這種事？」

「正是爲了這位少俠所說的那把銅鑰匙。」

賴皮道：「後來的情形怎樣？」

錢通沉吟一下，行至門口，道：「不久，又有一位武林人物闖進老龍居，向行兇之人强索銅鑰匙，兇手不給，兩人一言不合，便在院子裡大打出手。」

「錢掌櫃在場嗎？」

「曾在暗中偷窺。」

「誰强誰弱？」

「後來者似是略勝一籌。」

「結果如何？」

「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曾妮疑雲滿面的道：「既是後來者略勝一籌，怎會同歸於盡？」

錢掌櫃振振有詞的道：「原因是那兇手很陰毒，先下手偷襲，砍了後來者一刀，儘管如此，還是兇手先死，後來者衝出數丈，欲進對面房內，終因失血過多死在台階上。」

「欲到對面房裡作甚？」

「因爲兇手在臨死之前將銅鑰匙丟進對面房裡去了。」

「對面房裡可有客人？」

「住着一個老頭兒，但當官府來查時已不知去向。」

「哦！」

曾妮知係獨行俠古來稀，未再追問下去。

賴皮道：「關於這三個人的身份來歷，兇殺原因等等官府有無查明？」

錢通搖頭道：「此案十分離奇，如在五里雲霧中，官府也束手無策，至今仍懸而未決。」

「沒人來收屍？」

「始終未見有人出面。」

「從他們的談話中能否理出一點頭緒來？」

「他們的談話很片斷，外人無法全盤瞭解，好像是有一筆巨額財寶，埋藏在某一隱密所在，那把銅鑰匙便是啟門之鑰。」

阿寶道：「這消息想必早已不脛而走，掀起了一陣尋寶熱？」

錢掌櫃道：「少俠所料不差，在藍田確曾掀起過一陣尋寶熱。」

「有無具體發現？」

「所有的人皆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如今已沉寂多時，不過……」

「不過怎樣？」

「有一個叫林忠的人不死心，至今仍滯留藍田，常來小號走動，打聽消息。」

「打聽那方面的消息？」

「查問那老頭兒有無重返老龍居。」

「這個姓林的意欲何爲？」

「想買那把銅鑰匙。」

曾妮道：「他打算出多少銀子？」

錢掌櫃道：「只說想要買，未言明價格。」

賴皮道：「莫非林忠已找到藏寶之處，不然空有鑰匙根本派不上用場。」

阿寶道：「姓林的下次來時可否安排一下，在下願與他一見。」

錢通面露喜色，滿臉堆笑道：「少俠可是有意出售？」

「如果價錢適合，可以考慮。」

「可否取出來先讓小老兒瞧瞧？」

「怎麼？錢掌櫃也想買？」

「不，只是想開開眼界。」

大哥大遲疑一下，拿出銅鑰匙，遞給錢掌櫃。

五寸來長，拇指粗細，前端呈鋸齒狀，凸凹不平，參差不齊，製作極之精巧，複雜而又精密，顯係出自名家之手，巧奪天工。

錢通愛不忍釋，端詳許久後才給小祖宗，道：「不錯，確是小老兒當年眼見之物，但不知怎會落在少俠手中？」

阿寶將銅鑰匙納入皮囊中，道：「是那位老兒亦即家師送給在下的。」

錢掌櫃道：「來路正確就假不了，那位林先生若來老龍居，就帶他來見三位。」

「不要，可叫姓林的另約時地，擇期再見。」

「倘若三位已離開本店就連絡不上了。」

「我們會在此逗留一段時間，

不會很快離開的。」

「那就請少俠開個價錢吧，以便向對方交代。」

「沒有這個必要，當面談最清楚，以免傳言有誤。」

「少俠請放心，事成之後賞小老兒幾個跑腿錢就可以了，絕不會以少報多賺昧心錢的。」

賴皮接口道：「老掌櫃也請大放寬心，一旦買賣談成，你應得的佣金一文也少不了，我們不會忘記你這個介紹人的。」

阿寶聞言心領神會，掏出一張銀票來塞給老掌櫃，道：「這是一百兩銀子，二十兩賞給錢掌櫃作見面禮，剩下的八十兩算是預付的房錢飯錢，不夠再補，多就不要了，但菜必佳餚，酒必陳釀，別偷工減料。」

錢通磨了半天牙，目的就是想撈些好處，今見小祖宗一出手就是百兩白銀，簡直大喜過望，腰也軟了，嘴也甜了，畢恭畢敬的道：「小英雄說那裡話來，小老兒斗胆也不敢慢待貴客，吃的，喝的，住的，要什麼有什麼，應有盡有，包君滿意，如有不周之處可將老龍居的招牌摘下來。」

曾妮道：「錢掌櫃言重了，我等不會如此鹵莽，但對林忠只說有人欲售銅鑰匙即可，不可提及我們三人的形貌來歷。」

錢通連聲應是道：「是是是，三位怎麼說就怎麼辦，錢某多一個字也不敢說。」

賴皮冷聲道：「但願如此，假使走漏了風聲，到那時不是摘老龍居的招牌，而是要摘老掌櫃的項上人頭！」

錢通聽得一呆，下意識的摸一摸自己的脖子，苦笑道：「少俠請勿多慮，小老兒知道那把鑰匙關係重大，說話自有分寸，不會隨便亂說的。」

這時，酒菜業已齊備，錢通正好藉機告退，三個人就在客房內草草用過晚膳，分房而眠。

＊ ＊ ＊

許久未曾好好睡過，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梳洗完畢，早餐後便即結伴離店而去。

藏寶之處線索全無，根本無從尋起，只好盲人瞎馬般到處亂撞，白白的浪費了數日光陰，毫無所獲。

這天，日正當中，三個人聚集在藍田鄉間的一棵樹下打尖，曾妮喝了幾口水，擦拭一下臉上的汗珠，道：「這樣毫無目標的四處亂找，彷彿是沒頭蒼蠅，實在不是辦法，很可能找上十天半月也摸不出頭緒來。」

賴皮亦有此同感。「是啊，山這麼高，地這麼大，寶庫又必然十分隱密，別人找了十幾年都找不到，咱們十之八九也是白費力氣。」

英雄所見略同，阿寶同樣有此共識，字斟句酌的道：「嗯，這樣漫無目標的找下去，是很難有所進展，有必要將範圍縮小，鎖定幾個固定的點。」

曾妮道：「範圍如何縮小？目標又如何鎖定？」

大哥大想了想，展目四顧道：「就常情常理而言，藏放金銀寶物之處必定隱密異常。」

賴皮道：「所謂隱密異常還是太空泛，範圍應該更小更明確才行。」

曾妮道：「賴皮說得不錯，最好能列舉幾個具體目標出來，以便利實際行動。」

阿寶道：「山溝、山洞、荒墳、野墓都是藏寶的絕佳所在。」

賴皮驚「哦」一聲，道：「有道理，這些地方都有現成的洞穴，不必挖掘便可將金銀財寶藏起來，換成我就是藏寶者也會這樣做。」

小祖宗笑道：「賴皮，現在假定你就是藏寶者，除地點須異常隱密之外，還要注意那些事？」

「這要看金銀財寶的數量多不多。」

「當然很多，不然就不會鬧出三條人命來。」

「到底有多少？」

「就算有白銀百萬兩好啦。」

「乖乖，百萬兩是六萬二千五百斤，少說也要裝三四十車才行，地方一定要大，小就放不下。」

「此外還要注意什麼？」

這下可把賴皮問住了，抓耳搔腮，無言以對，傻呼呼的苦笑道：「其他的俺就說不上來啦。」

曾妮冰雪聰明，一點就透，道：「交通必須很方便，距離大路不能太遠，否則，搬運困難，必定曠日費時，藏寶者勢必會考慮到這一點。」

阿寶眸中精光一閃，精神大振道：「對，一要地勢隱密；二要洞穴夠大；三要交通方便。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地方不會太多，這樣找起來方便多了。」

呼地一躍而起，正準備付諸行動，賴皮忽道：「且慢，我們賴家的事怎辦？」

大哥大愕然道：「你們賴家有什麼事？」

賴皮一本正經的道：「在魔窟時，從黑衣教主李思與活閻王閻五的口中已証實，太平鏢局的那百萬兩鏢銀是被黑衣教劫走的，後來被侯三虎等人黑吃黑私吞了，地點可能也在藍田，理當一併查個水落石出，不能厚此薄彼，置之不理呀。」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小高和韓七絕互相追逐，韓因藥性失效而潛躲，小高找不到他也往廣雲宮。三痞和水水回到廣雲宮就努力練功，防止韓來侵犯，但因天痞受重傷而影响進度，小高回來後，在水月洞中發現張三丰的三清秘笈和水月神功有關，共抄繪圖形三百多幅習練，不久韓七絕果然來侵襲，小高和三痞全力應戰，留小宮主看守宮殿……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小高不作齊人夢　小月情痴枉斷腸

小高強自鎮靜，淡然一笑，道：「師父也眞是的，練會了神功，還找廣雲宮幹什麼？他們根本再也沒什麼可以給你了。」

韓七絕邪笑道：「我要的是廣雲宮，那是我多年的願望，叫他們歸順，他們就是不從，我也沒辦法……」他頓了頓，又道：「另外，那小宮主倒是長得不錯，如果嫁給師父，你覺得如何？」

小高怒極而笑道：「那只能說你老不羞、淫徒、惡魔、敗類，然後應該將你變成太監！」

韓七絕笑道：「我看你才像太監，一個大男人還要彩帶。」

小高雙手倒是抓了丈餘的長彩帶，此乃他自水月神功圖形中取得的靈感。

因爲自己的功力不夠，想對付韓七絕這種高手，近身搏鬥準是吃虧，倒不如以此彩帶，運用流雲袖之類的功夫處理。

如此不但可以把距離拉開，必要時還可以當作繩索綁人，可謂一舉兩得。

經過了半月的訓練，他已是熟能生巧，再加上水月神功秘圖上本就有彩帶掠行之效，練起來威力大增。

看起來雖是女性化了些，却也只能將就着使用。

他乾笑道：「我這些帶子，是準備讓你包尿片用的，希望你會喜歡。」

韓七絕哈哈狂笑，道：「要收你當徒弟你不要，只有把你送上西天去，等到下輩子再替我端洗臉水吧！小子，注意了！」

在笑聲中，他突然想來個下馬威，陡掠高空，天馬行空般罩下來，斷刀筆直地往小高的面門砍去。

小高喝了一聲，不敢大意，白色彩帶一抖。

頓時有若遊龍盤捲，舞出呼呼嘯聲，似如通靈神物，倒捲那把斷刀。

韓七絕哈哈大笑，想抖刀砍斷彩帶，豈知刀貼上去，彩帶却如柔絲般堅韌，不好切割，一時沒有辦法可想。

小高更是狡猾，右手再扯，彩帶一縮，即如刀鞘整個套住斷刀，他猛回扯，天空的韓七絕硬是被扯回地面。

韓七絕這下大爲驚愕。

小高竟然透過彩帶耍出吸功大法，將其斷刀制住，他怎能甘心？

利時功力暴增七成，一道青光發自右手，傳向斷刀，那彩帶吃力不住，已然暴裂。

「雕蟲小技也敢拿出來獻醜！」

韓七絕一直取笑，出口狂妄至極。

小高却在彩帶被切斷之際，猛

抖眞勁，彩帶突然變直變硬，有如一塊硬玻璃，猛往韓七絕的脖子切去。

韓七絕怎知小高的把戲如此之多？

一時不察，脖子已被點着。

他更憤怒，斷刀再砍，彩帶從中斷落，那半節却衝勢不減，頓往韓七絕的臉部罩去。

韓七絕大驚，立即吹氣想迫退彩帶，却因用力過猛，或者彩帶吃力不住，被吹破個杯洞，仍往其臉面罩去。

小高等的就是這一刻！

他突然一揚手，大小輕重全往他臉上打去，韓七絕但聞嘯聲竄耳，知道暗器上門，雙手頓往面前猛封猛點。

一手扯開彩帶，見到暗器突然往下轉飛，他冷笑，只要一掠高，自可輕易躲過。

豈知他心意正動，身軀却不聽使喚地硬被迫落地面，原來是小高一條紅彩帶已捲中他右腿，用力下扯之故。

韓七絕見狀大驚！

急忙中揮刀截向右脚，看似能砍斷，但他身形被拖落，方才射來之暗器本是攻其下盤，現在反而正中門面。

他若只顧砍彩帶，必會遭到暗器罩臉之命運。

當機立斷之下，他打出斷刀以斷彩帶，空出手掌封向暗器，啪啪雙響，總算得可以完全將之擊落。

他又得意地想賣狂，豈知背後三痞三道掌勁狠狠擊至，擊得他口吐鮮血，往前衝去，跌得甚狼狽。

原來是小高耍詭計掩護三痞偷襲，一舉成功，衆人不禁信心大增。

「如何？彩帶豈是你砍得完的，我足足帶了七八條，讓你砍個夠吧！」

小高猛然拉開胸襟，腰際處果然纏了不少紅白彩帶，他甚是威風。

韓七絕吃了暗虧，暴怒吼道：「老夫劈了你！」

立如瘋虎般撲來，想將獵物撕裂。

小高冷笑，一手彩帶甩向高空樹枝，自己攀飛而上，左手彩帶抖直捲向韓七絕手腕，想將他綁起來。

韓七絕硬是不躲，他一抓一扯，小高衝勢受阻。

原來彩帶並非毫無弱點，自己纏在手上，現在另一端被對方扯住，自己當然也有被綁的感覺。

另一條彩帶又掛在樹上，他現在有若橋被兩頭拉。

「我扯得你身手分家！」

啪然一響，斷的不是人，不是手，也不是彩帶，而是頂頭樹枝。

那樹枝足足有腿粗，重量超過數百斤，又在猛勁下掉落，被打着還得了？

尤其，小高就在下面，他簡直無路可逃，乾脆猛衝韓七絕，想找他墊底。

韓七絕豈是等閒人物，眼看人、樹一起落下，他根本不必驚慌，甚至伸手一掌打向小高，想讓他變成夾心餅乾。

在情急之中，小高只好使出借力打力，彩帶一抖，頓將掌勁甩得呼啦響，猛吸過來反打樹枝。

終於將樹枝打了個稀爛。

但他雖逃過了一劫，却因用力之故，使得下墜之勢更快，韓七絕見機不可失，一掌又打了過來。

小高苦笑了一下，不得已只好伸手貼向其右掌，頓展吸功大法，以免受擊受傷。

這一黏手，勁道源源湧入體內，小高心頭暗喜，却裝出更痛苦的樣子。

韓七絕見狀，又狂妄狂笑道：「老夫的掌力豈是你能吸收的？準備五臟內腑混成一堆吧！」

他更猛勁逼功，想在最短時間內震斷他的心脈。

小高突然大喝：「快過來，吸光他內力再說！」

三痞吃過暗虧，故而不敢嘗試，現有小高擋在前頭，看似情況不錯，三人頓時聯手，全貼在小高背上。

如此一來，吸功壯大三倍，威力頓時大增。

韓七絕頗爲驚心，但他自恃神功有成，以及三人只練了奪功大法，未能平衡，若再逼迫，總會有人錯亂心脈的。

然而他却未料到，四人自練得水月神功之後，根本無走火入魔之慮。

在突然猛吸之下，有如火上加油，二倍四倍八倍增加。

而韓七絕體內功力却如洩堤般一成二成四成……甚至洩到五成還在洩，他驚覺不妙，頓時想挽回，却已爲時已晚。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對方竟然也練成了吸功大法？如此下去，自己豈非將功力盡失？

他突然想掙扎，扭脫小高的手。

小高見他在動，左手彩帶猛往他身上纏去，笑道：「想逃？把內力還來再說。」

足足纏了三圈，緊緊地綁住韓七絕。

韓七絕驟覺自己內力已洩至剩三成不到，簡直使他心膽俱寒，不得已，他伸手往懷中一抓，神仙丹就要塞在口中。

「不好！」

小高知道要糟，想伸手去抓，却因左手套住了彩帶，而彩帶又繞了三圈，短了太多，方伸到一半，已無力再推近。

只差四五寸，韓七絕已服下了神仙丹，還不只一顆，是一次吃下二顆，那雙手已非淡淡的紅，而是紅得驚人。

「快發掌回打！」

小高已顧不得再吸功，立刻要求三痞，三痞聯合將內力傳往小高，他先甩掉對方手掌，再雙手合十，猛往外推去。

轟然一響，打得韓七絕繃斷彩帶撞出去。

一陣撞斷了四棵腿粗般的樹，他却毫無大礙，皮球般蹦跳了起來。

「通通納命來！」

他兩眼發紅，又進入往常那種發瘋的狀態，雙手更是紅血般暴脹許多，一個勁的猛衝了過來。

「不要散開！」

此時小高有如母雞帶小雞一般，合着四人之力，以抵抗强敵。

韓七絕的掌力直如浩浩狂濤般湧至，小高也不認輸，雙掌若崩山地裂倒打，雙方一較勁，似如雙向能量互撞。

轟得五人暴退數十丈，身形落地還將地面摔出幾道溝痕。

小高等人由於震力過重，跌得暈頭暈腦，悶痛地叫。

四人雖有動作，却不如韓七絕服下那與奮劑般的毒藥，摔不死不說，連一點痛的感覺也沒有。

他哈哈狂笑，又撲了過來。

小高只好再次要求他們先以掌貼着自己背面再說，然後大家蹲在地上等着發掌迎敵。

只聽轟然再響，韓七絕已被勁道沖上高空。

而小高等人却陷入地面尺餘深。

硬碰硬實在讓人受不了！

四人還是不敢分手，因爲現在散開，誰能保証不被追着？

所以硬是和韓七絕猛勁交戰了十七掌。

三痞倒是還好，小高擋在前頭，連手掌都打得紅腫帶疼，他苦笑不已。

突見韓七絕似也停頓數十丈開外，手撫胸口，喘息不已。

小高見狀大喜，敢情他也爲這十七掌付出了代價，就快後力不繼了，這眞是最好的反攻機會。

但是又怕他會做困獸之鬥，於是當下決定先採游鬥，見有機可乘再擒殺他也不遲呀！

「我們分散四個角落困着他。」

三痞亦是老江湖，聞言登時掠分三處。

然而就在三痞分縱出去之際，韓七絕突然哈哈狂笑道：「你們上當了，納命來吧！哈哈……」

原來他喘氣乃是裝出來的，目的就是引四人分散，驟見詭計得逞，他縱得比什麼都快，如電光石火般撲了過來。

小高兩眼都快睜裂了。

自己一生聰明無比，恐怕這次是最嚴重的失誤了，他狂吼着：

「快掠回來！」

爲爭取時間，他趕往和三痞之間的中心點，以期能趕得及聯手對敵。

接着地痞、人痞也趕到，唯獨天痞舊傷未癒，新創再添，尤其是左大腿的刀傷使她動作緩了一步。

就只這一遲緩，韓七絕已飛撲而至，專找落單的開打，一掌擊去，萬馬千鈞地打得天痞再次吐血，飛摔數十丈遠。

「香兒……」

地痞、人痞莫不淚水掛眼，小高更是痛心。

因自己的一時疏忽，很可能會送掉天痞的一條命。

「快救人！」

他顧不了了，立時合着三人勁道猛劈韓七絕。

少了天痞，氣勢只弱一成，却被韓七絕打得心肺生疼，敗退了下來。

三人利用倒栽之時，移往天痞落身之處。

地痞很快扶起她，心脈一測，弱得可憐，他急道：「要馬上救治，否則……」

「快帶她走！」

小高目光看向人痞，喝聲：

「上！」

二人貼身往前縱去，地痞當機立斷，抱起天痞，逕往後退，丟下一句：「交給她們，我馬上回來。」

意思是要小高和地痞奮戰到底。

但二人已聽不見，他們在空中跟韓七絕過招，被打得口角掛血，顯然也受了內傷。

小高感到二人聯合，氣勢已弱，非得採用其他方式不可，於是又甩出兩條彩帶，恨恨厲聲道：「惡魔頭，我要吊死你！」

「有本事儘管來！」

韓七絕狂笑不已，身形暴竄，又飛射了過來。

小高怒喝，凌空還差七八丈，彩帶已罩打了出去，不纏頭，不纏手，而是專找脚纏，彩帶筆直抖出。

小高心想他就算能以掌力傷人，只要緩住他的身形，必可阻止他這瘋狂的攻擊。

韓七絕根本不在乎什麼彩帶，照樣罩劈小高。

他打得好快，一轉眼之間，人影已撲至，小高這次却也不慢，從地上抓起一塊厚巨石，擋在胸口。

韓七絕見狀又是哈哈狂笑道：「用巨石擋架，我照樣能打得你人仰馬翻。」

他雖然一邊說話，但動作並未因此而稍停。

一掌擊去，只聽砰然暴響，那巨石粉末四處飛揚，小高胸口一陣悶痛，硬是被打得飛離數丈遠。

但是巨石却起了功用，它至少擋去了四成功力，使他得以免受重傷。

小高在疾退之際，突然轉身向後一轉，拔腿就跑，快速地奔着，像是被敵人追星趕月般追殺，深恐慢了，就要喪命。

流星未必有，敵人却是存在的。

小高這麼沒命地往後跑，原來是彩帶早就纏上了韓七絕的右脚，他這一跑，硬把一時大意的韓七絕拖倒。

韓七絕被拖往地面，像耕田般直划了過去。

小高心知時間不可能讓他拖太久，所以速度不能太慢。

在拚出吃奶的力氣又奔又撞之際，就根本無法選擇方向了。

韓七絕雖然功力大增，但却是因爲服用了紅色神仙丹之故，反應自然變得遲緩了一些，一時不察被拖倒。

不停地被拖之下，身軀、腦袋不斷地震動，他只覺得昏昏沉沉的，還沒有意會過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已被拖出百丈開外。

等到他發覺時，已經太晚了。

韓七絕發現自己被小高拖着走之後，舉掌就想切斷彩帶之時，小高已一跳縱向崖面，也不管它深不深，沒時間考慮這許多了。

小高猛然一拖甩，硬是把韓七絕甩了出去，手一鬆，只聽得韓七絕一聲尖厲慘叫，筆直地向懸崖下落了下去。

小高跪在崖前，氣喘不已。

他差點將腿跑斷了，一時恢復不過來。

人痞也跟了過來，急急問道：

「人呢？」

小高喘得無法回話，只能伸手直往下面指去。

人痞一探頭，大約有數百丈深，韓七絕只剩一個黑點，躺在地面上，仍在蠕動個不停。

「他還沒死！」人痞肯定地道。

小高邊喘邊道：「當然……以前摔下萬丈深淵……二十年後都能復活過來，他還怕這區區的百丈懸崖……」

「不能讓他再有機會！」

人痞立即縱身躍了下去。

小高恐怕又有意外的狀況發生，雖然疲累萬分，還是緊跟人痞之後掠了下去，希望再次一擊，能將韓七絕收拾了。

幾個落脚之後，小高已飄過四百丈崖壁，落身崖下。

「人呢？」

他發現人痞和韓七絕都不見了。

正想找尋之際，左側岩石遮蔽處，突然傳出厲笑聲道：「要取老夫性命，下輩子吧！」

小高明白人痞和韓七絕已經對上了，當下立即閃了過去。

過去一看，只見韓七絕胸前沾滿一大片的血跡，混合着塵土，口中仍不斷滲出血來，想是摔崖之後，也受了重傷。

眼看人痞幾度攻擊，都被他擋了回來。

韓七絕靠在岩壁上，全身顫抖個不停，似乎是在運功，又像是那神仙丹藥的毒性已經發作了。

小高覺得他好像二者皆有，冷笑道：「差不多了吧！吃了兩顆，準是五臟六腑都開始爛了吧？」

韓七絕不回答，只是嘿嘿厲笑，兩眼仍然惡狠狠地盯着小高及人痞，防備得十分嚴密，大有拚命之意。

小高有意試探，欺身罩掠，一掌狠狠地劈了過去。

韓七絕仍能抬起手來反擊，且勁道仍是强猛，硬將小高給逼退回來，於是小高不再進攻，冷冷地道：「沒關係，等你毒性發作，我再收拾你！」

韓七絕仍然不回答，又是一陣地嘿嘿厲笑，身軀却抖得更厲害了。

小高見到他的雙手指尖慢慢地滴出青紅色的血跡。

「他血已轉青，中毒已深。」

人痞覺得不必再等太久了。

小高往他手指一瞧，那血根本就是神仙丹化毒的結果，上次是以藥物吐出口，如能從指甲縫滲出，又何須服用藥物？

有兩種可能：他中毒已深，或是在逼毒！

「你在逼毒？」小高問道。

韓七絕突然厲笑不已。

自那笑聲中，小高已經知道，自己所猜的並沒有錯，他怎能容得韓七絕將毒性逼出，又自猛攻猛打了起來。

人痞也極力發掌，想將韓七絕擊斃當場。

「就算老夫不逼毒，你們也奈何不了我。」

韓七絕突然又服用了兩顆神丹，八隻手指汚血竟然飛射而出。

「糟糕！」

小高奮不顧身，飛撲向前，抽

出短刀，直往他左胸的傷口狠狠刺了過去。

那韓七絕的藥性欲化未化之際，力道較爲薄弱，兩掌狠劈，竟然擊不退小高，硬讓他貼上了身。

二人因此落地打滾，小高只顧着以利刀刺韓七絕的左胸傷口，一刀刺中，猛往下插刺，希望刺中心臟。

韓七絕痛得雙掌亂打！

人痞豈能袖手旁觀。

他同樣撲了過來，狠狠地扣抓敵人手脚，他想因此而好讓小高能夠刺殺韓七絕。

但是經過數刀的拖扯，却碰上了肋骨。

韓七絕練得一身護體神功，連骨頭都硬如鋼鐵，根本就無法切斷，甚至連厚皮都割切不易。

眼看他全身漸漸轉紅，小高更加心焦。

突然拔起尖刀，不顧一切地往韓七絕的左眼刺去。

只聽「噗」的一聲，像刺破汽球一般，利刃已又狠又準地刺穿了他的綠眼珠，綠水混合着血飛射出來。

小高心猶未甘，還想再刺一眼。

韓七絕已痛得精神錯亂，此時神仙丹功效已生，雙手神力大增，在哇哇痛叫厲吼聲中，打得小高及人痞飛摔出去。

這一摔使他們跌得傷勢連連。

小高顧不得疼痛，又撲了上來。

誰知韓七絕藥性已發，掌勁頓然猛不可擋，瘋狂地亂打亂撞。

他的瘋狂掌勢使得岩石亂射，餘掌掃及小高，再次將他甩出十數丈遠。

「還我眼睛……我要殺了你……我要毀了廣雲宮……毀了你們！」

韓七絕一手罩眼，一手瘋狂亂打，口中狂亂喊着，小高和人痞連近身的機會都沒有，還被掃得險象環生。

「別逃！還我眼睛！」

韓七絕終以剩下的獨眼瞧見二人，奮力衝了過來。

小高驚心不已，彩帶連忙打了出去，還故意震碎數段，以擾其視綫。

「不行了！快走吧！」

小高說着立即往崖面撲去，就是差了幾尺，仍被韓七絕打得橫滾了數丈，吐了一口鮮血。

小高不敢再作躭擱，拚命地往上爬去。

他故意抓着岩塊往下丢，以阻止復活的惡魔要命的狠命追擊。

人痞心知韓七絕的功力恢復了以後，他和小高萬萬不是他的對手，顧不得纏鬥，先避開，等地痞趕來再說了。

於是，他也掠起往懸崖上逃命了。

兩人猛丢岩石，一時也丢得韓七絕窮於應付。

尤其是細小的灰石亂飛，他已傷了一眼，仍不習慣獨眼視物，若有飛石罩來，掉入眼中，那還得了？

掙扎了一陣之後，韓七絕不得不找地方避開亂石飛土，却在一旁亂跳亂罵，眼巴巴地看着獵物逃去。

小高和人痞翻上崖後，二人已是受傷不輕。

小高苦笑道：「還是避開他吧！他已練得三清神功，又能連續不斷地服用神仙丹，以及將餘毒不斷地逼出，他的持續威力恐非我們所能抵擋的。」

「可是，他傷得也不輕，現在不殺他，將來還有希望嗎？」

小高道：「把水月神功練得更熟一些，到時照樣能夠制住他，必要的時候，可以再找武林同道，共除此魔。」

人痞輕輕嘆了口氣，道：「我並不堅持，只是天痞她……」

小高道：「她受傷了，作不了主了！」

人痞搖頭感嘆道：「我們若撤走了，廣雲宮因此被毀，那多麼令人遺憾啊！」

人痞仍是依依不捨。

「人命重要，快！時間不多了！」

小高當機立斷地掠在前頭，人痞此時亦無計可施，只好也跟了過去。

他們半途遇到了地痞，經過一番解釋，地痞同意了，於是三人很快地掠回廣雲宮，準備留得青山在，來日再戰。

* * *

在殿堂裏，倚紅和陳水水及偎翠，三人不停地以功力、藥物替天痞療傷。

天痞這次傷得非常嚴重，至今尚未醒轉，三人焦慮萬分。

小高三人很快掠了回來，並將原因說了出來，結論是他們應立即撤退。

「不能退！這是我娘留下來的唯一東西，我不能任由它被毀了！」

小高急道：「毀了可以再建，人死却不能復生。」

陳水水瞪眼道：「這麼大的宮殿，這麼多的乳紅玉石，你建給我看！」

小高一愣眼，說得也是，天底下要再找出這麼一座以岩石雕建出來的一模一樣的宮殿，確實不容

易。

「要退你們退，我要與宮殿共存亡！」

小高不敢再說話了。

畢竟他是外人，但他却望向地痞及人痞，希望他們能夠勸勸陳水水。

地痞輕嘆道：「水水，我們都明白這宮殿的重要性，但韓七絕的目的只是在於我們，他也想搶奪此殿作爲總壇。

「所以，他應該不會將它毀了才對，只要我們練得水月神功，再回頭向他索回，如此才能顧全大局。」

「萬一被毀呢？」陳水水感傷道：「韓七絕根本就發了瘋，誰也難保他不會一氣之下就拆了它！」

倚紅這時也道：「婆婆還躺着，受不了奔波，她會喪命的。」

偎翠也認眞地道：「我們從小無依無靠，全是婆婆收留我們，我們才有今日的，我們願爲廣雲宮盡一份力量。」

地痞嘆道：「這些我都知道，也都明白，但是若非敵人實在太强了，我也不會出此下策，至於天痞婆婆，我會更小心照料的。」

他是長輩，身爲婢女的倚紅與偎翠，不敢再說話了，雙雙看向陳水水，接着將頭低了下來。

陳水水紅着眼睛道：「這麼多人竟然打不過一個，水月門哪還有臉再立足江湖？都是你，死小高，你敢出賣我！」

小高被駡得莫名其妙，苦笑道：「妳看我一身灰頭土臉，血跡斑斑，也知道我是拚了命的，要妳們暫時避避風頭，怎叫作出賣呢？」

「不跟我一起死守廣雲宮，就是出賣我！」陳水水幾乎耍賴。

小高道：「這麼說，妳也認爲兩位老人家也是在出賣妳了？」

陳水水聞言，一時爲之語塞，她惱羞成怒道：「你再說，我跟你翻臉了！」

小高急道：「沒時間翻臉啦！那韓七絕馬上就要來了，要退不退，總要快點作出個決定出來呀！快……」

「不退！」

陳水水硬是不肯答應。

小高道：「妳也得要尊重長輩一些，這樣好了，我們來舉手表決，誰都不必再爭執，少數服從多數，如何？」

小高自信有三票，大概不會輸。

然後再在倚紅、偎翠的身上下手，倒有機會獲勝。

「好！」陳水水先舉手。「倚紅、偎翠妳們也舉手，還有兩老……」

地痞道：「我們還是認爲撤退較爲妥當。」

他和人痞、小高全站在撤退那邊，而陳水水也得到倚紅與偎翠的支持，三票對三票，打成了平手。

小高立即對倚紅、偎翠道：「妳們身爲僕人，應該以保護主人的生命安全爲重，又怎可爲了某種死的東西，而讓主人去冒生命危險呢？」

「要是我，會先勸走主人，再回來誓死保衛家園，妳們不認爲這樣做，是比較妥當的嗎？」

倚紅、偎翠聞言，臉色不由一緊，她們似乎被小高說動了，伸高的手已猶疑着想縮回來。

陳水水急叫：「不能縮手！不要聽他胡言亂語，妳們跟了我這麼久，怎能夠背叛我？」

倚紅十分爲難地道：「可是小高說得很有道理，我們不能看妳平白地犧牲了，白白送命……」

陳水水瞪着小高道：「我恨你——可惡，妖言惑衆……」

「不要讓恨毀了一切！」

小高竟說起了韓七絕的「座右銘」，望向倚紅、偎翠道：「快快放手！妳們不表示意見，我們就贏了，快！時間不多了。」

若是支持小高，兩女可能較難取捨，但是叫她們不表示意見，似乎並不太難，二女眞的心動要收回高舉的右手。

「不能放啊！」陳水水口氣裏帶着威脅，但似乎快沒有作用了。

小高歡喜不已，眼看着他的主張就快可以實現了。

沒想到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來。

本是昏迷不醒的天痞，此時突然張開眼睛，沉弱的說道：「不能撤……廣雲宮不能毀……」

話剛出口，鮮血又溢出嘴角。

倚紅、偎翠急忙替她擦去，而地痞及人痞則眼眶一紅，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地痞終於說道：「妳安心好好養傷，這事就讓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人痞雙手很快地抵向天痞雙肩，內力源源地迫去。

天痞斷斷續續地道：「我知道活不久……也活夠了……宮主在我懷中死去……我又怎麼忍心……讓她們留下的宮殿不保……小宮主變得無家可歸？」

衆人聞言，眼眶都紅了起來。

小高嘆道：「好吧！既然不走，我再去引開他。」

說着就往前門走去。

「我跟你去！」

陳水水立即追向小高。

天痞這時又道：「不要走……水水！等他來……婆婆有辦法治他……」

天痞婆婆掙扎着坐起，强忍着口中鮮血，她要讓人覺得自己仍撐得住，她要留最後一口氣護衛着廣雲宮。

陳水水轉身，不禁淚流滿臉，道：「婆婆，您快躺下來……我還有七彩還魂母……可以讓妳吃下。」

天痞道：「我知道……」她勉强擠出慈祥的笑容，道：「婆婆仍是有辦法對付那個惡徒……不必妳去冒險……」

話未說完，門外已傳來打鬥及狂笑之聲。

衆人的臉色刹時大變。

地痞喝向倚紅、偎翠道：「把婆婆扶進去，必要時先帶走！」

說完，他和人痞已飛掠了過去。

「婆婆您快避開，我去收拾惡魔！」

陳水水抓向腰際的雙短劍，已顧不得天痞，掠追至大門。

「婆婆，咱們先避開！」

倚紅想扶她躲開，偎翠也托她肩手，準備要走了。

「不……」天痞却堅持留下，慈祥的臉上仍見笑意，道：「沒關係，婆婆還挺得住……」她轉向倚紅道：「妳去把婆婆床頭的那個黑盒子拿來，那是極厲害的暗器，是祖先留傳下來，專門爲應付危機的。」

「當眞？」倚紅的眼睛立刻亮了起來。

天痞又道：「快去拿！遲了又會有人犧牲。拿的時候，千萬別打開，知道嗎？」

她催促着。

只要能解救這次要命的危機，倚紅高興都來不及了，欣喜地說了聲：「知道了！」便飛也似的掠進後宮。

而偎翠則扶着天痞坐正，突然間，她覺得天痞的氣色似乎好多了。

在外面，韓七絕用小高掉落的布條將左眼紮了起來，血絲滲得布條一片殷紅，看了甚是驚心觸目。

韓七絕整個人已完全陷入瘋狂狀態，猛運掌力，硬是把諸人往內門擊退。

「再逃啊！老夫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們……哈哈……」

他那雙血紅手掌，功力霸道已極，想是藥效正是處在最高的時候，就算四人聯手，幾乎仍是難以招架。

小高被打入了內殿，雖然此殿高聳數十丈，但若跟高手過招，已是嫌空間小了些，何況現在又要顧慮韓七絕已變得瘋狂。

如果他一瘋起來，胡亂發掌，見到東西就轟，難保一座宏偉的宮殿不會毀在他的手中，那是多遺憾的事！

看來也只有用舊法子了。

小高喊道：「快到我背面去，集體聯合功力，快！」

再次如母雞帶小雞一般，小高擋在最前頭，地痞、人痞和陳水水伸手貼其後背，功力運成一氣，威力因此大增。

韓七絕見狀，又是狂笑不已，道：「想再吸我的功力，沒那麼簡單！」

他吃過一次虧，已學了一次乖。

這次他突然運勁猛然一掌擊了過來，小高合三人之力量也猛接了一掌，只聽轟然一聲巨響。

回音震得殿堂抖晃，一看韓七絕只退了二三步，而小高等人却如溜滑梯般地滑了七八丈遠。

韓七絕見狀，不禁眼睛爲之一亮。

他發現四人的功力似乎已沒以前的充足，那麼現在正是奪回內功的大好時機，當下狂厲一嘯，大馬金刀衝至，右掌猛扣過去。

小高雖然知道他們的功力已經因久戰而減弱了，但如今爲保衛宮殿，也只有硬着頭皮與之一拚了。

等待扣住他之後，可叫倚紅、偎翠等人前來下殺手，或許可以取勝，於是心思已定，當下亦扣出右掌。

雙方掌勢一接觸，不只是掌掌相接，而是指指相扣，大有猛拚之意。

韓七絕一將小高的手扣上之後，已哈哈厲笑道：「你們的死期到了！」

他忽然送出功力以吊四人的胃口，刹時又猛地往回吸。

小高頓覺內力浮動，似有不聽使喚之感。

眼看自己和二老都已受傷，而陳水水的功力却不夠，於是聯合起來仍是大打折扣，而那韓七絕不知服下了幾顆神丹。

此時威力正是猛不可擋，這算盤實在撥得不算順利，於是他心中暗暗下了拚命的決心。

這時，機會來了。

就在韓七絕想張口狂笑之際，小高突然一飛身，猛往他撲去。

他們右手扣住右手，自然是不能分開，而他的左手彩帶則猛打其背後，又纏又繞的，這時小高想以命搏命。

他整個人將韓七絕撲倒，左手已往他唯一剩餘的右眼珠挖去。

「快收拾他！」

小高這一着迫得韓七絕四處亂滾，可是韓七絕却佔着强大內勁的優勢，不斷地吸取小高的內力。

而左手更是打得小高鮮血狂吐

，他存心將小高活活擊斃。

小高因此氣勢大減，連人家的右眼都挖不着，眼看命都快沒了，管他的，左眼也可以。

於是他奮出最後一口氣，食中指往他的瞎眼眶刺去。

這一刺果然見效，韓七絕刹時痛得亂打亂踢。

小高就像沙包一般被打得蹦蹦跳跳，連彩帶都綳斷了，他却仍不放手，扣得眼眶鮮血狂冒。

韓七絕此時已顧不得再打人，他的左手猛砍小高的左手臂，想迫使他鬆手。

小高就是不放手，簡直拚紅了眼睛。

地痞、人痞雙雙撲了上來，猛扭韓七絕雙手，想將之扭斷。

而陳水水手中的雙劍却是邊砍邊掉淚，小高拚得全身是血，叫他放手又聽不見，想扭開他又分不了，再挨幾拳恐怕就沒命了，簡直快讓她瘋狂！

大批人馬頓時扭成一團。

天痞一看可急了，突見倚紅拿來了巴掌大的黑盒子，她急忙搶在手中，拚出一絲怒吼：「全部讓開，讓老身來收拾他！」

震聲雖響，却沒能驚醒衆人。

她狠命逼出一絲力道，彈射了十數丈，雙脚落地時却整個跪倒，一個跌撲，黑盒子竟然脫手，往衆人處滑了過去。

她突然沒命尖叫：「快走開！是炸藥！」

重傷之人，再經此狂吼，鮮血頓時猛噴，她却往前爬去，想拾回黑盒子。

衆人突聞「炸藥」二字，動作刹時停了下來，齊往發聲處瞧去，那黑盒幸好震動不大，尚完好如初。

小高忽然從昏迷中驚醒，心念猛閃，炸藥必可炸死這可惡的傢伙！

於是他急急叫道：「炸藥在哪裏？炸藥在哪裏？」

他紅透的眼睛四處找尋，終於看見那黑盒子，於是他甘願放棄韓七絕的眼眶，反身撲來抓住黑盒。

他本是撲在韓七絕身上，而韓七絕已被地痞、人痞扯住雙手，而此時二人發楞，韓七絕乃趁機跳了起來，將二痞打得滾出去，再一探手，扣住小高的右脚，一扯一甩，猛往石柱撞去。

小高倒撞柱子，却雙手扣緊黑盒子縮在胸腹，不使之受碰撞，那韓七絕又緊跟着撲了過來，狂笑道：「背叛老夫只有死！」

「死你的頭……」小高拚出最後的力氣，將黑盒子往韓七絕身上丟去，但那韓七絕却毫不在乎，仍是狂妄自大的過來，一見黑盒子，舉掌便劈，黑盒子經這一擊，猛然炸開！轟然巨響，威力擴及數丈。

任由韓七絕功力再高强，也經不起這一炸，右手齊肩被炸爛，滿臉滿身血肉模糊，倒飛十餘丈之後，掉落地面，拽抖幾下，連話也來不及說，已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他倒了，小高也沒勁了，望着陳水水想笑，但一張口，又是鮮血泉湧，終於也奄奄一息，倒了！

「小高……」

陳水水淚流滿面，急急地奔了過去，抱着他不放，哭得甚是傷心。

倚紅、偎翠在倉皇之中難以取捨，是該先救小高呢？還是應該先救天痞婆婆？

「救他吧……」

天痞婆婆勉强翻動身軀，表示她仍然挺得住，小高要比她嚴重多了，她輕輕地嘆道：「這年頭……血性漢子……已不多了……不能讓他替老身死……」

話說完，她也倒地昏迷不醒了。

原來那黑盒子本是她準備用來換取韓七絕性命的，唯有如此，才能保得住廣雲宮，而她也才對得起宮主，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地痞、人痞見狀聞言不禁長長一嘆。

沒想到他們倆所鍾愛了一輩子的女人，竟然比自己還豁達，在緊要關頭願意以生命換回廣雲宮的安全，而他倆却連想也沒想過，還想逃！

兩人想着不禁汗顏了！

* * *

八月中秋。

花好月圓時分。

在天痞婆婆主婚之下，小高正式娶陳水水爲妻，歸入了水月門。

天雨峯下，孟小月的倩影始終隱隱現現，徘徊不去……（全文完）

上文提要： 太行山區殺手蘇東二，接受太行神醫霍先生的指示去追殺八個番子及一個官員，蘇東二奇怪為何殺了之後又有八個番子及一個官員出現，原來這是另一批追殺朱三王爺的人，蘇東二雖然已完成了使命，但目前見到這些番兵在追殺三王爺，他只好再出手，將番兵和官員殺了……

愛情煞手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專業殺手蘇東二 聽從命令而出刀

蘇東二奔行如飛，看上去宛如他腿上長了一隻風火輪似的比一般人跑路快多了。

他雖然奔跑如風，但他仍然吹奏笛子，而且聽起來更令人有興奮作用。

吹奏到高亢處宛似看到金戈鐵馬在奔逐，風雲色變一瞬間的光景。

但當笛音忽然低廻，立刻又令人有容光不再而又黯然神傷的情景。

蘇東二邊吹邊奔，由不得他不淚目以現，神情肅煞的咬牙切齒。

蘇東二以為這世上的轇轕原是人為的，而所有那些攪亂一池春水的人們都該死，因為這些人絕非為了人們的幸福，而作自我犧牲，是自我謀私還差不多。

他更明白，江湖人物的行為就是為了製造一個生存的空間，所以許多人以為刀才是眞理。

蘇東二就是以刀為手段，對於霍先生，他只有順從，只有聽命，問他為什麼？他好像只知道他的這條命是霍先生給他的。

蘇東二把霍先生看得比自己父母還重要。

蘇東二從來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什麼樣子。

江湖上太多人物，不重視父母而只重視朋友，而「朋友」却是誰都知道是不切實際的兩個字，因為江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江湖上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然而江湖上又有幾個人會想到古人說過的那句話——「至死方清兒女債」。

蘇東二沒在見過父母，他更不會明白天下父母心。

蘇東二只知道霍先生的心。

霍先生交代的事是不容打折的，所以他拚命的往太行山奔，而且奔進大風谷。

蘇東二已過了大風谷，他恨他自己，為什麼當時不叫朱三王爺一家朝南走？

他轉而往北追去，山道崎嶇，他追到了天快黑，才發現這處是一大廟宇，唔，蘇東二怔住了。

蘇東二不吹笛子，他喃喃的道：「五台山呀。」

他已追了二百里地，都未發現朱英一家三口人的影子。

蘇東二以為自己追岔路了。

* * *

蘇東二不打算追入五台山廟院，那是因為他不能在廟中吹笛子，如果為了借住廟中一宿而不吹笛子，他寧願住在山林中。

只不過當他想着也許朱英一家三口可能進了五台山，他的心意變了。

蘇東二改變心意便立刻順着一

條老松道走去，那是直通五台山山門的石道，兩邊依然是蒼松翠柏，雖然是霜降落過雪，石道兩邊依然綠意盎然。

蘇東二很快的到了山門，正聽到幾聲低沉的鼓聲傳來，隨之鉢鳴鐘響，誦經之聲浪濤般掩過來。

蘇東二一時間未去拍門，天色已灰暗了。

他等在山門外的大樹下，那幾塊平整光滑的石頭上，蘇東二斜坐下來，他又吹起笛子來了。

他那娓婉動聽的笛音並不高，因為他怕打攪了廟中和尚們的功課。

他吹着，自小調而詩歌，自曼妙的詞句而引入高雅的唐詩，雖未顯示明確的眞意，可也令聽的人忍不住欲高聲對其喝一聲采。

此刻，就有個大和尚自附近的崖上飄然而落下來，這和尚高大的身軀却似行雲流水般到了蘇東二的面前。

大和尚的手上還拿着酒葫蘆，只一看便知是酒肉和尚。

至少蘇東二就以為他是個不安份的和尚。

* * *

蘇東二還眞想錯了。

世上多有浪漫人，佛門之中也不例外，有人說：「名仕風流，干卿底事，」那麼和尚喝酒又有什麼關係。

蘇東二不吹笛子，他看着面前這大和尚。

大和尚衝着蘇東二哈哈一笑，道：「是個年輕力壯的年輕人呀。」

蘇東二仍然未說話。

大和尚又道：「年輕人，你吹的笛子已出神入化了。」

蘇東二道：「是嗎？」

大和尚道：「住持點化我不醒，神台前面我輕狂，年輕人，你的笛聲倒令我難以自己。」

笑笑，蘇東二道：「大和尚，你抬舉我了。」

大和尚道：「婉轉處蕩氣廻腸，彷彿仙女下凡塵，你……你如果吹起高亢之音……」

蘇東二立刻就唇吹奏，一曲滿江紅倒把和尚怔住了。

「你……你心中充滿了殺伐，你……必善出刀。」

蘇東二也怔了一下，笑笑，道：「高明！」

大和尚道：「大和尚酒醉心明，年輕人，你的武功，你的笛聲，你……是不是有為而來？」

蘇東二道：「大和尚又高明了。」

「可是為了……」

蘇東二雙目一亮，道：「大和尚……」

不料大和尚面色一厲，道：「年輕人，不論你是為了什麼，這件事至此為止，你走吧。」

蘇東二道：「大和尚，你叫我走？」

大和尚道：「年輕人，我可以明對你言，你所追的人已皈依佛門了，你還不放手？」

蘇東二吃一驚，道：「大和尚，你所指的是何人？你怎知我欲追的人是誰？」

大和尚道：「年輕人，你追何人？」

「朱三王爺一家三口！」

大和尚道：「世上已經沒有朱三王爺了，這世上只有一個圓正和尚！」

蘇東二半信半疑的道：「這麼快呀，難道他……」

大和尚道：「中途接來的，入廟便落髮！」

蘇東二道：「大和尚，三王爺……」

「休提甚麼三王爺，要說圓正！」

「圓正，唔，在下以為雖落髮亦不安全，大和尚，東廠番子無孔不入。」

大和尚哈哈一笑，道：「年輕人的意思是……」

「去南方，那兒才安全！」

「你以為這兒不安全？」

「不錯！」

大和尚道：「何不試試？」

一楞，蘇東二道：「要我對一個和尚動刀？」

「把我當成你最痛恨的敵人！」

蘇東二道：「我出刀必見血。」

大和尚一笑，他雙眉一揚，似乎燃起他的鬥意來了……

只見這大和尚仰面猛可裡喝了幾大口酒，笑道：「年輕人，你出招吧！」

蘇東二突然出手，他以笛代刀。

他心想，與此和尚無怨無仇，何必動眞刀。

他打算點到為止！

* * *

蘇東二的笛子直點向大和尚，却見這大和尚只左袖猛然抖起，蘇東二頓覺如點上一堆棉花般甚不着力！

大和尚笑笑，道：「眞怕把你這笛子震裂掉，以後你拿甚麼吹奏呀！」

蘇東二一震，他明白，這是大和尚點醒他，用刀又有何妨。

蘇東二一聲厲叱：「小心了！」

蘇東二出刀不見刀．刀亮必見血，大和尚就未看到他的刀，但大和尚非泛泛之輩，他的「羅漢步」走得十分神妙，當蘇東二的袖中尖刀突然伸出，大和尚「哇」的一聲，那麼大一聲那麼大的一口酒噴出來，

霎時酒霧一片掩去了他大半個身影！

蘇東二旋身，而大和尚已閃出五步外！

蘇東二的刀又不見了，他冷然的站定。

他只一出刀，神情上就是冷漠的！

大和尚驚訝的道：「傳言中的『龍行絕殺刀法』，年輕人，你這刀法是嗎？」

蘇東二吃驚了，他絕對想不到這和尚如此行家。

「大和尚，你的法號！」

「萬愚！」

「萬愚大師，你也高招，你的身法……」

「非如此難逃挨刀！」

「高，五台山果然藏龍臥虎！」

「似我這功夫，廟裡高手一摸便是一大把。」

蘇東二驚道：「眞的？」

大和尚萬愚道：「世上皆是空，空也便是假，只不過五台山似我者至少有十人，年輕人，東廠番子又如何？」

蘇東二猶豫了！

他如何回去向霍先生交代？

蘇東二很想見一見朱三王爺，他也想見，但見這和尚的表現，他不敢開口，因爲這和尚必會拒絕！

蘇東二突然向萬愚和尚，道：「大師，如果朱三王爺出家，我回去如何有所交代？」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師教我！」

萬愚大師道：「往北去吧！」

蘇東二怔怔的道：「往北，你也叫我往北！」

「放下屠刀，暫避風頭呀！」

蘇東二道：「大師，殺手除了凱歌便是輓歌，殺手沒有可避風之處！」

萬愚大師道：「所以我叫你往北走，北出長城女眞國，山有好山，水有好水，也許你結緣就在長白山！」

蘇東二又怔住了。

他忽然雙目一亮，見廟門開處，一女子手拉一個孩子走出來的！

蘇東二只一看便迎上去了。

那女子不是別人，乃朱英妻子三王妃是也！

三王妃手拉兒子朱全走到蘇東二面前，他對蘇東二行了一禮，道：「英雄，也許是天意吧！」

蘇東二高興的道：「見到了就好，王妃呀，你們應去南方，南方有人接應！」

王妃道：「我們不去南方，賊子們氣數正盛，三王爺已在五台山卓錫，我也一樣在後五台山出家，英雄，我們希望你能爲我們做一件功德！」

蘇東二楞然，道：「我只能爲你們傳話……我……」

三王妃跪下了。

她也叫兒子朱全跪下來。

蘇東二驚愕的道：「快起來。」

三王妃未起來，她重重的道：「英雄，把朱全帶去吧，他不能跟着我們夫妻，天下沒有全家人都出家的！」

蘇東二有些手足失措的道：「把小王子交我帶走？我能爲小王子做些甚麼？」

三王妃道：「傳他武功！」

蘇東二指着萬愚和尚，道：「嗨，此地就有高人吶，更何況你一家三口在一起！」

三王妃道：「看來是對的，但我們把兒子留在身邊，他就很難有所成就了。」

萬愚和尚道：「萬一東廠番子們找到此地，這小王子也是他們索命對象呀！」

三王妃道：「大師之言也正是我夫妻所憂慮的，所以一見英雄又來，我們已決心要英雄把孩子帶走！」

萬愚和尚道：「大德之人必有大爲，你看來絕非自私之士，和尚也等你一句話了！」

蘇東二看看娃兒，七八歲的娃兒現木訥，他只以一雙大眼看着他們。

蘇東二再看三王妃，道：「妳請起來！」

三王妃道：「除非英雄答應！」

蘇東二心中想，三王爺不去南方，他的任務就算失敗，回去的後果不知道。

於是，蘇東二向萬愚和尚說道：「大師，我帶着這娃兒要去何方？」

萬愚和尚道：「年輕人，你在問路？」

「大師明示！」

「去，去北方，出關到女眞國，長白山找個靜修之地，你好生把娃兒調敎一番，就是功德一件了。」

蘇東二道：「你怎麼又要我去女眞國？」

萬愚和尚道：「只有那兒氣數正盛，東廠番子們是不會去那兒的！」

蘇東二伸手了，他向娃兒伸手。

三王妃喜極而泣，忙把朱全推向蘇東二，道：「兒呀，快過去，叫蘇叔叔！」

那朱全幾番風雨幾番大浪，他十分成熟的走到蘇東二面前唱個喏，道：「蘇叔叔！」

蘇東二道：「三王爺他……」

三王妃道：「他不叫三王爺了

，已改名法號圓正，此時不方便出來見英雄，你多多見諒！」

蘇東二道：「好像是早已安排了的呀！」

萬愚和尚一笑，道：「天意使然，年輕人，這娃兒很有深厚城府，你多加調理自是你的功德了！」

蘇東二忽對朱全道：「願意跟我？」

「叔叔的刀法太好了。」

「你要習刀法？」

朱全道：「還要學叔叔吹笛……」

蘇東二一聽，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就在笑聲裡，舒伸猿臂提起朱全在肩頭上，轉身便下了五台山。

蘇東二果然往太行北方走去了。

* * *

蘇東二已經走入黑夜之中了，朱三王妃才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她當然會痛哭失聲，蘇東二在的時候她不會哭的，他只求蘇東二收留她的兒子。

如今蘇東二不見了，蘇東二也帶走了她的寶貝，也是她的希望，她怎會不痛哭失聲。

一邊站的萬愚和尚並不加以勸止，他只是木然。

這是一樁人間悲劇，但他明白，朱三王爺未死在東廠番子手中，已算幸運了。

當然，萬愚和尚也明白，朱三王爺在此出家，那也只是權宜之計。

當朱三王妃哭過後，萬愚和尚才淡淡的道：「這年輕人心地好，他不適合做殺手，再幹下去他必發瘋！」

三王妃怔忡的道：「大師，你怎知道？」

萬愚大師道：「和尚從他的笛聲中聽出來的。」

又是笛子聲音。

* * *

蘇東二果然帶着朱全朝北走了，那朱全似很堅强，不爲與父母的分開而傷感落淚，倒也令蘇東二驚訝！

已經越過恆山轉向小五台山了，蘇東二放下肩上扛的朱全，抬頭看天色。

天色是蒼灰的，高山積雪映起一天的白。

「坐下來，你想睡嗎？」

「叔叔，我不累！」

「那麼，吃些東西吧！」

蘇東二把包的乾糧撕了一塊塞在朱全手上，又道：「吃吧，吃過了咱們再走。」

朱全果然餓了，他啃吃着。

蘇東二沒有吃，他靠在樹上左足蹬在樹身上，笛子凑在口邊又吹起來了。

蘇東二的笛聲已到了引魔狂舞境界，笛聲起處，便他自己也進入忘我之境界了。

蘇東二被朱全拉搖才轉而停止吹笛子的。

朱全指着山溝與山崖！「叔叔，你看！」

蘇東二抬頭看去，一雙雙綠慘慘的眼珠子少說也有二十多對在往這面瞧着。

蘇東二笑了，伸手拍拍朱全的頭，道：「嚄，那是一羣野狼。」

「狼？」

「別怕，他們不會攻來咬人的。」

「是嗎？娘說狼是會吃人的。」

「是的，狼是吃人的，但我却不怕！」

「我忘了，叔叔是英雄，叔叔身上有刀！」

蘇東二舉着手上笛子，笑笑道：「叔叔不憑刀，叔叔有這隻笛子。」

「狼也怕笛子？」

蘇東二道：「笛子在我手上狼就會聽我的！」

朱全突然指着附近乾草叢，道：「叔叔，狼來了！」

蘇東二一看，果然十幾頭大狼過來了。

太行山的狼羣最兇殘，餓極時連虎豹也照咬。

蘇東二笑了，他把笛子又吹起來，笛聲響起，羣狼不動了。

羣狼果然被他的笛聲吸引住，當蘇東二的笛聲由慢轉快又由快而昇華的陣陣高亢中，就見羣狼彼此奔跳，宛如在歡愉嘻鬧。

當蘇東二的笛聲轉而輕快的帶着幾許妙音，就聽得有幾隻大狼引頸長鳴，慘嗥的令人不愉快。

朱全驚楞的緊貼在蘇東二身邊，他不聽笛子，只把一雙眼睛盯住到附近的羣狼。

蘇東二一鼓作氣地吹了一個多時辰，天亮了。

蘇東二收起笛子，他發覺朱全不知何時已沉睡在他的身邊乾草地上，朱全如果不是身上穿着皮裘袍子，眞擔心他會受不了這種寒天霜夜。

野狼並未走開，一隻隻爬在地上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想是隨着蘇東二的笛聲喜怒哀樂大半夜，野性與力氣放盡了。

蘇東二趺坐在地上，他閉目調息只不過半個時辰，立刻又見精神奕奕。

蘇東二並不叫醒朱全，他用一根布帶子把朱全拴在背上，便立刻又往小五台山走了。

他也知道，最安全的地方並非在南

方，女眞國才是逃避現實的地方。

蘇東二心中只想着一個人，那個人便是霍先生，這些年來，霍先生只告訴過蘇東二一句話：「等着大幹一場。」

霍先生對蘇東二說這話的時候是在一堆死人的地方，當時霍先生只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冷然的拂袖而去。

霍先生好像十分殘忍的對待那些死人，其實蘇東二心中明白，霍先生不是這種人，因爲霍先生是一位濟世大夫，人們口中的「太行神醫」便是霍先生。

蘇東二見過霍先生爲人治病，眞是細心極了，彷彿他比病人還痛苦，似這樣的人又怎會殘忍？

當然，有時候連蘇東二也弄不明白，然而霍先生却有一種神秘的力量，那種叫人無法對他的話稍有反抗的神秘力量，蘇東二也不明白，每次有了霍先生的指示，他就像失去主控，失去自我而拚命去實現霍先生的意思。

蘇東二並未有違背霍先生的意思，此刻也不認爲自己在背棄霍先生。

蘇東二以爲霍先生的目的是救朱三王爺一家三口，那麼此刻的朱三王爺夫妻兩人安全了，他再帶着朱全逃往關外，也正是霍先生當初的意思。

蘇東二更以爲將來一旦遇上霍先生，自有一番理由向霍先生解說。

* * *

蘇東二帶着朱全奔向長白山下，他與朱全一共走了半個月，漸漸的，蘇東二發覺自關內逃到關外來開荒的人還眞不少，便是他帶在身上的銀子，在這地方也通用，這對蘇東二的幫助太大了。

就在長白山南麓老爺嶺北邊七里路遠處，有一個地方叫鏡泊湖，這兒有個村莊，村裡面住的盡是窮苦的人。

蘇東二帶着朱全來到這兒，他立刻喜歡上這裡美麗風景，只不過當蘇東二帶着朱全來到村子裡時候，天上已開始下起鵝毛似的大雪了。

蘇東二抖着一身雪花站在一家茅屋前，只見那茅屋的門關得緊，有一股熱氣自門縫中擠出來。

蘇東二上前拍門，道：「有人嗎？」

「誰呀！」

「咱們是外地來的，天下大雪，想在這兒借個地方，不知方便嗎？」

「呀」的一聲木門開了一尺寬，有個頭戴皮毛破氈帽的老漢瞧了蘇東二與朱全一眼，立刻拉開門，道：「嚄，眞冷，快進來。」

蘇東二拉着朱全，二人走進茅屋裡。

蘇東二從未見過這麼窮苦的人家，當然朱全更未見過還有人家除了鍋灶之外便只有一張大土炕。

蘇東二與朱全走進來，茅屋正中央地上用土磚圍了一個火堆，老木頭四五枝正燃燒着，有一個火架子吊在火堆上，裡面也不知在煮什麼。

茅屋被烟薰得漆黑，如果不是那堆火，這間大茅屋子必然伸手不見五指，因爲便是那個窗子也被一塊大木板夾着破布堵住了。

屋子裡只有三口人，那是兩個男人與一個老婆婆，他們是甚麼關係？一時間也難以看得出來，因爲男女都包着頭巾，男的都是大鬍子，女的兩眼泛紅色。

有個男的正躺在土炕上擁着破被子還在哎呀吶。

蘇東二與朱全坐在火堆一邊的柏木櫈子上，就見那女人取過兩隻大海碗，便盛了兩碗玉米蕃薯湯送到蘇東二與朱全手上，道：「吃吧，我們就只有這些了。」

那個手背上有刀疤的男子又取了一盤魚乾放在火邊，道：「自己打來的魚，等這場大雪過後，我到山裡打獵。」

蘇東二把自己吃的醬肉拿出來，笑道：「吆，咱們大家一齊吃。」

那女的臉有喜色，道：「唷，你還有肉呀，眞香，太好了。」

這女人邊說着，也不用刀切，伸手抓了一塊便走到土炕邊，道：「二娃子，吃，解解你的饞。」

土炕上的男人「哎呀」一聲轉個身，伸手接過醬肉便吃了起來。

蘇東二立刻看清楚土炕上是個受了傷的漢子。

奇怪的是朱全，他很快地吃完那麼大一碗蕃薯玉米湯，醬肉倒是未吃一口。

蘇東二吃着，見女人回身過來，便問道：「他好像病了，是嗎？」

女人臉皮一緊，道：「我兒子已經傷了一個多月，唉，命苦啊！」

蘇東二這才知道土炕上躺的是這女人的兒子，這男子叫二娃子。

蘇東二道：「怎不找大夫爲他治病呀？」

那女人似是覺得好笑，道：「找大夫，誰不知道找大夫，沒錢吶！」

蘇東二笑笑，道：「容易，我送你們些錢，快去請個大夫爲他治傷。」

他自袋中摸出一錠銀子放在土炕上，又道：「不夠我還有。」

女的楞然了，兩個男的也怔怔的，就聽另一男人道：「大哥，明日天亮我去春陽爲你買傷藥。」

蘇東二立刻明白這兩個男人是兄弟，那女的就是這二人的娘了。

蘇東二道：「不能把大夫請來嗎？」

女的搖搖頭，道：「這麼冷的天，請大夫呀，那得用轎子去抬，咱們……嘿……」

她指着土炕上的二娃子，又道：「把傷藥買回來就已經不錯了。」

蘇東二放下手中大碗，道：「可是打獵受的傷？」

只見女人抹下頭巾，露出滿頭灰髮，她忿然的道：「聽你這麼問，大概剛由關內趕來的？」

蘇東二點頭，道：「不錯！」

女人指着自己，道：「我們是膠州人，來時一家四口，他爹就在這鏡泊湖邊開一片天整一片地，平日裡都靠在湖中打魚爲生，唉，誰知道這兒是那個可惡的烏拉西藩地，住在這兒可以，但不論什麼收成都要三七分賬，烏拉西索去七成呀！」

蘇東二道：「烏拉西是地主呀？」

女的道：「烏拉西是王，他們女眞國的王爺。」

火堆邊的男人對蘇東二道：「朋友，你打算往什麼地方去？」

蘇東二道：「我打算就住在老爺嶺。」

要知那老爺嶺也是長白山一座山峯，緊緊的倚着鏡泊湖東岸，山勢也甚雄偉，每年大半山頭有積雪。

那男的搖搖頭，道：「就你同這娃兒呀，別住那兒吧，那兒便兔子也不拉屎，赤貧之地。」

笑笑，蘇東二道：「我已經決定了。」

那女的遙指老爺嶺，道：「山上有猛獸，倒不如住在這附近，這娃兒是你的嗎？」

蘇東二道：「我是他叔叔。」

床上的二娃子開了口：「朋友，遇上烏拉西的人你千萬要躲遠去，惹上他們就痲煩。」

蘇東二淡淡的道：「我知道，我會躲着。」

他拍拍炕上的二娃子，又道：「他們把你打傷的？」

二娃子道：「就在這一場大雪的十幾天前，我弄了一頭山豬，兄弟與我抬回來，準備這個冬天有肉吃，唉，半道上碰到烏拉西的一夥人，要把山豬三分七，我只不過同他們爭了幾下子，他們便出手揍人，我……」

另一男子拍着巴掌，道：「整條豬被他們抬走了，我哥還被打得直到今天還起不來。」

女的道：「三娃子，你睡在火堆邊，明日一早去爲你哥抓傷藥。」

這三娃子眞聽話，取來一張狠皮就在火邊歪身睡了。

那女的又拋給蘇東二一張狠皮，道：「天冷早早睡，咱們這窮地方的人都是一樣，天冷早上炕，天亮喝碗湯，我看你二人是富家子弟，不知你二人怎麼會喜歡上這地方。」

女的當然不會知道，如今的蘇東二與朱全二人比之他的一家還可憐。

朱全就一直不說話。

蘇東二把狠皮往朱全身上裹着，他自己却直楞楞的坐在火邊閉上雙目。

蘇東二武功高，他不用躺下去睡，運起內功也禦寒。

* * *

蘇東二只在這茅屋裡住了一晚，這一晚對他而言眞是不自在，因爲他不能在這兒吹笛子。

半夜裡，蘇東二取出他的笛子來，他臉上有了笑容。

他每次取出笛子，總是微微一笑。

蘇東二只有出刀時候才發怒，只不過他不再打算以武功對付人了。

蘇東二既然帶着朱全躲到女眞國，當然要把他的刀收藏起來，他甚至不打算露出自己武功。

* * *

天亮了，當三娃子準備去春陽鎮上爲他的哥哥買傷藥的時候，蘇東二也帶着朱全走了。

大白天，蘇東二發現附近還有幾戶人家，從人們住的屋門附近掛的漁網，便知道那些人靠打魚過日子了。

蘇東二背起朱全，他拔步疾往山中走，寒風有些刺骨，他的臉上幾根青虛虛的鬍子也像是凍得宛如鋼針。

老爺嶺他並不深入，就在俯視湖面的一段山崖上，他走了十多里遠，才發現靠湖面的一道嶺上有一道陡崖。

蘇東二就是要找這種地方，因爲便是山上有雪崩，那些崩落的雪堆也會落入二十多丈深的湖中去。

就在老林子的一邊，大樹半遮山崖處，蘇東二發現有一塊大石直立在斷崖邊，他就覺得奇怪，這石頭絕非原地的石頭。

撥去乾草，扒去碎石，蘇東二全力貫注在雙手搬動那塊三百斤重的大石頭。

蘇東二還眞的用盡平生力氣，「轟」的一聲石頭被他搬開一尺又停下來，蘇東二立刻閃身暴退，因爲石後是個洞口，洞口只不過二尺寬三尺高，他怕有野獸在裡面。

一陣等待後無動靜，蘇東二這才打亮火摺子，隨之燃上一支火把

來。

「小全吶，你別進去，等我出來。」

朱全點點頭，道：「叔叔小心。」

蘇東二低頭往洞中走去，他只進了三丈深，便對洞口的朱全叫道：「小全快進來。」

洞口朱全聽得蘇東二的呼叫聲，便撥草走進洞中，他發現這洞好乾淨。

朱全走到蘇東二身邊，就聽蘇東二道：「太好了，太好了，這兒原是有人住的洞呀。」

朱全道：「叔叔，別人的洞，我們可以住嗎？」

蘇東二道：「沒關係，便是借住吧，頂多付些銀子給人家。」

他舉着火把往洞中走，又走了幾丈深，便發現一邊有間石室，厚厚的木板鋪地上，還有幾張老棉被疊得十分整齊放在最裡邊。

蘇東二站在一大堆乾柴前面笑了。

「太好了，便柴火也有了，還有鍋碗呀！」

一邊放個小木桶，蘇東二對朱全，道：「一切齊全，這地方必是有人歇脚之所，也許冬天人不在，過了年會再來，過去我曾聽過不少人春夏出關外，寒冬回家鄉，哈……正好咱們借住下來。」

朱全道：「叔叔，咱們以後吃什麼？」

蘇東二笑了。

他不必對朱全解釋，但蘇東二也沒忘記五台山萬愚和尚的話，找地方把武功傳給這小娃兒。

要知這朱全可是生在富貴之家，當朝的皇帝老子百分之百是他的爺爺，他怎能吃這種苦？

但蘇東二也知道這朱全，他的小小心靈上，早就忘了自己出身皇族世家，他心中塞滿了仇恨，也塞滿了爹娘的影子，將來的生與死全靠他將來的表現了。

蘇東二就在第二天開始調教朱全，他的教法很簡單，只叫朱全每日裡趺坐在洞口草叢中，雙目不動直視那山崖下面的鏡泊湖。

除了練目力，每天正午他把內功輸給朱全，蘇東二正是這樣全力調教朱全。

* * *

蘇東二不發愁糧食短缺，他狩獵。

蘇東二狩獵不用刀，他用笛子。

蘇東二每個夜晚，他就會走到山崖邊吹他的笛子，他的笛音已出神入化，何止是震懾心魄，幾乎有奪人心志的功力。

如果他吹笛子，附近就會出現虎狼狐狸，有時還會出現大灰熊。

蘇東二絕不濫殺，他只獵夠兩個人吃上三天的便不再多殺一隻野獸。

蘇東二最喜歡長白山野獸，獵一隻就夠二人吃上兩天。

朱全似乎不在乎吃什麼，他那小小的面孔充滿了堅毅之色，倒是出乎蘇東二意料之外的。

* * *

太陽好不容易露在雲端，山風也似乎小多了，蘇東二吹着苗子坐在山崖上一棵大樹下。

蘇東二早已發覺附近來了幾隻野狠，但更令蘇東二心喜的，乃是一隻大花鹿奔來了。

大花鹿也來聽笛聲，奇怪的是山崖上還有兩隻大灰熊，這些野性凶猛的東西，在聽了蘇東二的笛聲之後，一隻隻的馴服得變了性，坐得還眞端莊。

蘇東二也許得到了鼓勵，他吹得更是帶勁，那笛音悠揚的散播在半山峯，彷彿這世上充滿了祥和的生氣。

這時候有幾十隻烏鴉也飛過來了。

蘇東二發覺那隻長角鹿走近來了，他的心中竊喜，因爲鹿血對於朱全最有益，朱全正在苦練功夫吶。

蘇東二心中在叨唸的：「鹿啊，別怨我蘇某人，實因爲我太需要你了。」

就在這時候，蘇東二突然發動了。

蘇東二平飛而起，那花鹿還未及反應逃走，便一聲低鳴倒下了。

蘇東二右袖抖出一道電芒疾射，狠狠地扎進花鹿的頸子上，好大的鹿眼直瞪，蘇東二雙手抓起來便托在肩上往斷崖下走去。

蘇東二背着死鹿，却把花鹿中刀的地方與自己的口吻在一起，他用口堵住鹿血往外流。

就快到他的那斷崖了，忽見朱全奔過來。

朱全指着山下道：「有十多人追上來了，叔叔！」

蘇東二不管別的，他立刻叫朱全把嘴湊到花鹿出血的頸子上，道：「快吸，能吸多少盡量吸。」

朱全不敢多問，便把口湊上去了。

鹿血是帶着些許澀味的，但天冷最有益，尤其是正在練武的朱全，他太需要了。

蘇東二看朱全如此狂吸，心中十分高興，他就是叫朱全吸個飽的，突然間，附近林子裡一聲斷喝：「什麼人弄死王爺的花鹿？」

就在這吼聲裡，十一匹健馬打雷似的自山坳處奔馳而來，十個大漢護衛着一個身上穿官服的紅面大漢，一下子便把蘇東二二人圍在中

央。

朱全仍在吸鹿血，蘇東二不叫他停，他就一直吸着。

蘇東二這時候才抬起頭來，他衝着這些人一笑，道：「各位，你們這是……」

長鞭「叭」的一聲抽過來，蘇東二不廻避。

他挺着上身挨皮鞭，他仍然笑了。

「媽巴子的，你可惡。」

蘇東二道：「我可惡？」

「你刺死王爺的花鹿？還不可惡？」

蘇東二道：「王爺的花鹿？我們在大山裡殺的呀。」

「叭！」

蘇東二又挨了一皮鞭，他仍然笑笑，道：「我並未去王爺家中獵鹿呀！」

「媽的，這裡一片山山水水全是俺們王爺的，小子啊，你沒聽過烏拉西王爺嗎？」

蘇東二全身一緊，他這才想到茅屋中那母子對他說過的話。

這一帶全是烏拉西的藩屬，這花鹿當然也是烏拉西的東西了。

蘇東二道：「你們王爺他是……」

那紅面怒漢開口了：「本王今天來狩獵，你是何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殺生？」

蘇東二忙施禮，道：「在下無知，在下有罪。」

烏拉西哈哈笑了。

* * *

紅面大漢哈哈笑道：「看你這一身穿着，你同這娃兒大概是剛來關外吧！」

蘇東二忙點頭，道：「還是王爺高明，才來不過幾天工夫。」

他指着大山，又道：「原來這裡是王爺地盤，小人無知，小人下次不敢了。」

蘇東二變了一個人，他怎麼會對這些人如此卑躬？他是太行山區殺手，他如果出刀，這些人大概都難逃一死。

朱全就瞪大了一雙眼看着蘇東二。

朱全當然不會知道蘇東二爲什麼會這樣。

馬背上的紅面王爺烏拉西愉快的道：「可知本王定下的規矩？」

蘇東二當然知道，在他屬地上生活的人們，一切的收成三七分帳。

但蘇東二知道偏說不知道，他搖頭，道：「在下剛奔關外，甚麼也不知道。」

烏拉西對身邊的粗壯大漢吩咐：「和侍衛，把咱們這兒的規矩告訴他。」

姓和的抖了一下皮鞭，對蘇東二道：「記住，這兒的一切都是王爺的。」

蘇東二道：「我已知道了。」

姓和的又道：「王爺非常歡迎從關內來此墾荒的人，咱們地方大，地上作物十分豐富。」

蘇東二當然的點着頭。

姓和的又道：「只不過王爺這是恩賜，叫你們來開荒的人安心住下來，所以你們也要回報王爺。」

蘇東二忙點頭，道：「應該的。」

姓和的點着頭道：「你是個隨和的人，我很喜歡你這種的人。」

蘇東二道：「往後多指教。」

姓和的道：「以後你們不論什麼收成，七成送入王府，三分留爲己用，足夠你們過日子的了。」

蘇東二道：「夠吃飽肚子就好，也是王爺恩典。」

烏拉西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子很討本王喜歡，好吧，快把這花鹿剝皮，留下一半鹿肉，足夠你二人吃上十天半月了。」

他傳言一出，就聽「嗆嗆」兩聲拔刀聲，只見兩個大漢奔到死鹿兩邊出刀便殺，二人似乎是剝皮行家，很快地剝下鹿皮，另一人已取了個布袋，砍了一半鹿肉抛在地上，另一半連着鹿皮鹿角全部裝袋。

烏拉西鞭指深山，吼了一聲：「走！」

這批人匆匆地往深山之中馳去了。

* * *

朱全十分關心蘇東二，他奔到山崖邊看那批人走遠，才挨到蘇東二面前，道：「叔叔，他們鞭子打你，他們好狠，打傷叔叔了。」

蘇東二淡淡一笑，道：「他們打不痛叔叔的。」

朱全道：「我看着他們鞭子抽打叔叔，我恨死他們了，我……太小了。」

蘇東二把手掌攤開在朱全面前，他的手掌上明顯的有一小段皮鞭，但仔細看有一段。

朱全楞住了！

蘇東二笑道：「小全呀，皮鞭抽打人，重力在鞭梢，叔叔只弄斷鞭梢，鞭子抽在身上便不覺太痛了。」

他抛去手上抓的鞭梢，又道：「何況叔叔又是練功夫的人，你要知道，咱們練功的人應學會挨打，自己能承受被打，使有機會對敵人出刀，你聽懂了嗎？」

朱全忙點頭笑道：「原來叔叔這樣呀，嘻……」

只有半隻鹿還沒皮，血淋淋的鹿肉也有三十斤，蘇東二只左手提着，便拉着朱全往山洞中走去。

蘇東二心中明白，他如果對烏拉西王爺出刀，消息會立刻傳開，

那麼，這地方他們就住不下去了。

蘇東二需要荒山藏身，他有保護朱全的義務。

他帶着朱全出關避禍，看上去似乎勉强些什麼，但當他知道霍先生的目的是救朱三王爺，他便釋然了。

* * *

山洞中蘇東二把半隻鹿肉架在火架上烤起來，朱全未動手，他也不會動手。

朱全聽蘇東二的話，背誦着武功心法，他端正的打坐，全神貫注的提練內功。

朱全這孩子還眞是有心之人。

* * *

山洞中藏着鹽巴、大蒜、辣椒之類，蘇東二全用上了，看上去他們的日子是苦了些，但蘇東二却很快樂。

蘇東二到此刻他才深深的體會到往日的那種日子是沒有自己的日子，如今才是眞正的自己。

當一個殺手只會等着爲別人操刀，這人便不屬於他自己的了，因爲生命是操之在別人身上，有一天遇上更厲害的敵人，便是生命結束之時。

他現在多麼愉快呀，夜來坐在山崖上，望着鏡泊湖，看着那點點燈火亮在湖面上。

那是住在鏡泊湖附近的漁人們在抓魚。

這些天蘇東二發覺漁人們舉着燈火，把結了冰的湖面敲開個冰洞，燈火舉亮，魚兒就會游過來。

蘇東二只一看到湖面上辛苦的漁民們，便忍不住爲他們吹奏笛子。

蘇東二的笛聲隨着寒風飄向湖面，却也令湖面上的漁民們鼓起更大的精神，露出微微的笑靨。

笛聲也有魔力，便夜鳥也不安份的吱吱在叫了。

* * *

蘇東二也傳授朱全吹笛，不料朱全一開始吹不出半點聲音，蘇東二立刻明白，想吹响他手中笛子，那得加强朱全的內功。

於是，蘇東二更加緊促使朱全下苦功了。

開春了，但長白山區仍然寒風刺骨，似乎比之下雪天更冷，當然，這是因爲溶雪的關係。

當地的人們都知道下雪不冷化雪更冷的道理。

蘇東二常常一個人走到鏡泊湖岸附近的漁家，他也把自己身邊的銀子送給有困難的人們解決問題。

這裡二十多戶漁家對於蘇東二是歡迎的，尤其當蘇東二吹起笛子，不少人會圍上來聆聽，也隨蘇東二陶醉在他的笛聲裡而忘了一切煩惱和痛苦。

* * *

有一天，蘇東二剛剛走出洞口，遠處騎馬來了三個大毛面漢子。

蘇東二一看便知道是烏拉西王爺的人來了。

果然，正是烏拉西王爺的大侍衛和金山率領着兩個手下家將來找蘇東二。

蘇東二站着等這三人走到面前，他微微的笑。

和金山攏住坐騎，怒目直逼蘇東二，叱道：「姓蘇的，怎麼一個冬天過去了，不見你把收成的東西送去王府？」

蘇東二道：「有呀，只不過弄到多了便一次送獻王爺的。」

和金山冷冷道：「你可以送去了。」

他看不到洞口，便與三人下了馬又道：「你這一個冬天一共存了多少呀。」

蘇東二道：「不多呀，只四頭……獵物……」

和金山道：「什麼樣的獵物，快帶我去瞧瞧。」

蘇東二一笑，道：「我住的山洞呀，又臭又髒的，別惹得大侍衛不高興。」

和金山冷冷道：「帶路，媽巴子的，我對於你們這些出關開荒的傢伙太瞭解了，既奸又滑，不是東西。」

蘇東二淡淡的道：「是，是，小子帶路，大侍衛呀，山道滑，你好走。」

他帶着和金山三人到了洞口，用手一指，道：「大侍衛，你可要進去？」

和金山低頭看了一眼，嚄，他還眞的進去了。

兩個大漢守洞口，就聽那和金山在洞中一聲吼：「噢，這兒暖和和，還有烤肉吃。」

他拍手叫：「都進來吧！」

洞口的兩個大漢進去了，蘇東二指着石牆壁上倒掛的三頭獵物，只一看就知道兩隻花豹、一頭灰熊，單是灰熊就有百多斤。

蘇東二道：「大侍衛，這壁上掛的三份是我的，七份是要孝敬王爺的。」

和金山沉聲吼叱：「放屁，你拿我和大爺當驢呀，媽巴子的，我問你，一個冬天你們吃掉多少王爺地面上的獵物？這火架子上的是什麼？鹿呀，兔崽呀，你還說什麼三分是你的。」

他把大手一揮，吼道：「統統拿出去。」

他似乎想到什麼了，又道：「喂！小子呀，你不是還有個娃兒嗎？人呢？」

蘇東二笑笑，道：「頑皮，不知野到那裏去了。」

這時候兩個毛漢已把壁上掛的獵物往洞外抬去，和金山手上握着皮鞭四下看。

洞中只有破棉被，他聳聳鼻子對蘇東二，道：「說眞的，你小子是怎麼獵到這些猛獸呢？」

笑笑，蘇東二道：「我弄陷阱呀，要不然我又不會用刀子，我只是一個人呀！」

和金山哈哈一笑，道：「我想你大概也只有這樣子下手，哈……你比那些抓魚的聰明勇敢，只不過……」

他往洞外走，蘇東二跟出去。

和金山在洞口忽然回過頭來冷沉的對蘇東二說道：「你以後別打獵，去抓魚吧！」

蘇東二一怔，道：「爲什麼？」

「叭」的一巴掌打在蘇東二臉上，蘇東二不閃躲，臉上立刻熱辣辣的。

和金山叱道：「以後記住，在我面前是不許問爲什麼的，知道嗎？」

蘇東二忙點頭，道：「是！是！」

和金山道：「我便告訴你，似這些凶惡猛獸，咱們王爺最喜獵殺，如被你狩獵減少，豈不掃了我們王爺的興頭，所以你以後下湖抓魚去。」

蘇東二心中不是味兒，但仍然道：「是，是，以後我同漁民一樣下湖抓魚。」

和金山道：「抓了魚一樣三七分，知道嗎？」

蘇東二急忙再點頭，道：「是，是，三七分帳。」

三樣獵物被馱在馬背上了。

蘇東二仍然臉帶笑，他看着和金山三人拍馬而去，口中喃喃的道：「這就是江湖，江湖就有這種人物，江湖也少不了我這種人……」

蘇東二什麼人物？他乃太行山區大殺手也。

* * *

蘇東二沒有再進洞，他走到一處斷崖邊坐下來。

他又吹起笛子來了。

附近傳來朱全的聲音：「叔叔。」

蘇東二轉頭看斷崖，道：「累了就上來啦。」

朱全跳躍着到了蘇東二面前，他學着雙手叫蘇東二看，道：「叔叔，你看。」

蘇東二看着朱全的雙手，點頭笑笑，道：「不再出血了，很好。」

他叫朱全練的什麼功夫，但見朱全的十指與手掌宛似多了一層老皮一般。

蘇東二指着山洞，道：「回去吃了東西歇着，今天我到湖面瞧瞧。」

朱全很聽話，立刻走回洞中去，他是不會問蘇東二爲什麼要去湖邊的。

* * *

蘇東二吹着笛子走向漁村，迎面就遇上二娃子與三娃子兄弟二人。

二娃子的傷早好了，兄弟二人見了蘇東二就是一番親切的笑容。

「賢昆仲來打魚呀？」

二娃子指着鏡泊湖，道：「冰散了，湖上可以划船了，蘇家兄弟，你怎不到我家坐坐？」

蘇東二道：「烏拉西的大侍衛不叫我打獵，他命我打魚，所以我來瞧瞧。」

三娃子冷冷道：「可惡！」

蘇東二道：「沒辦法，這是他們的地頭，再說這兒除了打獵便只有抓魚了。」

二娃子一聲笑，道：「抓魚，我兄弟教你，如何？」

蘇東二道：「給我一支竹竿子，我釣魚。」

三娃子笑笑，道：「也夠過活了，走，跟我們回去，我送你兩根釣竿。」

蘇東二點頭笑笑，道：「我不想打太多的魚，只要夠過日子就好。」

二娃子道：「對，打多了都被烏拉西的人搶走了，倒不如把魚留在湖裏好些。」

三人一起到了二娃子家裏，蘇東二自從上一回來過，至今已三個月了這才再來。

三娃子拉過櫈子叫蘇東二坐，茅屋外，那女人提着一簍地瓜回來了。

女人見了蘇東二，笑呵呵的道：「正想着你吶，你却眞的來了。」

蘇東二道：「有事嗎？」

女人把蕃薯拿了一些放一邊，道：「蘇家兄弟，回去時候帶着，用火燒熟了好吃的，娃兒最愛吃。」

蘇東二心中想：「北來開荒都是善良人，却偏偏遇着女眞國的人不講理，專門欺壓善良。」

他心中也以爲，如果不是爲了朱全，他是會爲這些可憐的人討回些什麼的。

* * *

蘇東二取了釣魚竿又拿了一些蕃薯走回洞中，朱全見了很高興，有燒蕃薯吃了。

蘇東二就在天黑的時候他拿了魚竿走到鏡泊湖邊，他把釣竿上了餌抛入水中，却獨自坐在那兒吹起笛子了。

蘇東二只一吹起笛子，便忘了眼前的一切。

（未完・二）

上文提要：何志欽自樹立形像之後，頗有成效，漁娘子韓琳、胭脂豹李笑都被羅致，派去接收海天幫，這回又對付夏愚，要脅蕭思冰就範，上官清突向他施襲，但不成反受其辱，夏愚寧死不受辱，上官清貪生怕死，蕭不恥上官的爲人，暫與之妥協。何志欽再找柳上惠較量武功，柳不敵，李笑和柳上惠是夫妻，不忍他自絕，突然出手協助……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何志欽立威武林　上官清所爲存疑

此刻攻出的都是保命的武學，既犀利而又狂猛，又在何的左肩上砸了一下。

這兩下都夠重，但不是致命的重擊。

捱過以後，何志欽開始忍痛反擊，首先一扭，李笑的右腿上發出一陣「克剌剌」之聲。

接着順勢一甩，砸向柳上惠。

柳上惠見李笑在這緊要關頭援手，感激之餘，頓萌死志，以便保住李笑的小命。

這大概就是一夜夫妻百日恩之情了吧？

柳上惠砸中對方一掌，順勢貼上，一式「貫手」直戳何的心窩。

但李笑在狂嗥中被甩過來，這慘烈的嘶呼影響了柳上惠的速度和準確度，一閃之下，李笑的身子飛向他，因爲何已鬆了手。

柳上惠知道李笑的身子以無儔的力道飛向他，去接是十分危險的，但他還是要接。

果然，何志欽用了九成力道甩人，柳一接，「吭」地一聲，他抱着人，兩人的身子向後飛出一丈五六。

「蓬」然大震，撞在樹上，海碗粗的樹幹竟被撞斷。當然，兩人的傷勢更重了。

「上惠……半生胡作非爲……老來還能和你死在一起……我也可以瞑目了……」

「李笑……妳能臨危援手……我覺得現在可以走了……」

兩人相擁，含笑而去。

觀者不勝唏噓。

當然，對何志欽的絕技也不能不服氣。

像剛才局面都能應付，稱之爲天下第一，大概也不能算是誇大了。

這時有人道：「何大俠已征服了所有的高手，大概也只剩下『南半仙』黎玄一個人了吧！」

另外一人道：「依我看，黎玄也不成！」

反正人一有勢，拍馬者必然大有人在。

蕭思冰夾在人叢中觀看。

她十分驚心，她幾乎也相信，師兄黎玄，未必是何的敵手。

大師兄也不成，當今武林還有誰行？

蕭思冰忽然覺得自己的責任太大了。

好像拯救武林的大任全放在她的肩上。

最使她窩囊，痛恨的是上官清，竟是一個十足的懦夫，這麼多年，她居然未能認清他。

現場上的武林人物，有三分之一表示願意跟着何志欽。

他叫這些人與眞一及畢熙滙合，擇日帶他們前去接收。

似乎這些武林人物忘了他是一個欺主的惡奴。

* * *

何志欽也受了傷。他療傷時點了蕭思冰的穴道，可見他有自知之明，不信任蕭思冰，也就等於知道蕭思冰也不會信任他。

僅僅兩個時辰的自療，已經恢復，蕭思冰更爲驚心，大師兄是辦不到的。

何志欽站起來，解了蕭思冰的穴道，順手握住了她的手。

退回數十年前，碰碰她的手也是很奢侈的夢想。

那時候她坐過的椅子或板櫈，她離去後他會在椅上嗅一陣子。

他常常用她用過的茶杯喝茶。

總之，愛一個人就把她神化了。

有諾言在先，她不能拒絕。

在一個月之內不能上床，但其他如擁抱、溫存等她不能拒絕。

「能握妳的手，我十分感激造物者……」這話是絕對眞的，他的手還有點過度興奮而發抖。

上官清以前絕對沒有這現象。

這些年來，她和一頭蠢猪在一起而不自知。

那麼，和何志欽在一起又算甚麼？

他是一頭狠或一頭狐狸？和狠、狐在一起，是不是比和猪在一起好些？

他握着、搓着她的手，還放在鼻邊嗅着。

她有無限的感觸，儘管她並不感激他。

然後，他又抱住了她。

能抱她，他以前更是作夢也想不到。

甚至過去他以爲，只要能抱她一下，馬上死了也值得，他的雙臂抖得更厲害了。

他還吻了她的面頰，她曾閃避。

最後他的手放在她的胸部。

儘管蕭的年紀已不少了，但她未婚，胸部還挺。

她甩開他的手，他沒有再用强。

飯後他們談到深夜。

他忍不住又點了她的穴道。

甚至還脫去了她所有的衣衫，她冷冷地道：「何志欽，你是一隻狗而不是狠！」

「不是！」

「如果不是，把我的衣衫穿上。」

「我說過，三十天內不和妳上床。」

「你這是幹甚麼？」

「僅止於欣賞，以前看到妳，常常遐想妳衣衫內的胴體是甚麼樣子？現在我要使這些夢一步步地實現。我要看要嗅要撫摸，如此而已。」

「何志欽，撫摸也是侮辱。」

「妳以爲一個月之後上了床也是侮辱？」

「對！因爲我本不喜歡你這個人。」

「我有自知之明，因爲昔年我只是個僕人。只不過我的家世並不比別人差，我的伯父作過一任『候補道』，我家富甲一方，我作妳的僕人，主要是想接近妳。」

「不管你的家世如何，你的行爲已經偏差太大，你如果要別人瞧得起你，你要自重！」

「如我自重，妳會喜歡我？」

「那要走着瞧。」

「除了昔年作過妳的僕人，我沒有甚麼比別人低下之處。」

「作僕人並不低下，但你砍去我的手，向大師兄施襲，使他忘了很多往事。當然，家師『八荒散人』也可能是被你施襲，重傷而亡的。」

「不是我！既不是我砍了妳的手，也不是我向『八荒散人』施襲，因爲我沒有那個膽子，只有向黎玄施襲是眞的。」

「爲甚麼？」

「因爲我暗戀妳，而那時他對妳最熱乎。」

「你敢發誓砍我手的人不是你？」

「如我砍你的手，就叫我千刀萬剮，不得好死！」

蕭思冰望着他，看來，似乎不是他。

尤其是向「八荒散人」施襲之事，他說的也對。那時他是僕人，實在不俱備那個膽子。

他只承認一件事——向黎玄偸襲。

「你向大師兄施襲，無意殺他？」

「對，只是洩忿！」

蕭思冰道：「砍我手的人不是你？」

「絕對不是。妳想想看，我喜歡妳，愛妳還來不及了，怎能忍心害你。事實上我也恨透了那個砍你手的人。」

蕭思冰相信這說法。

「向我師父施襲又是爲什麼？而且冒了那麼大的危險？」

「第一，那人必然也喜歡妳，但令師必然反對過。」

蕭思冰道：「有點道理，那會是誰？」

何志欽道：「昔年妳和上官清來往，令師有沒有反對？」

「我師父根本不知道呀！」

「那時你們已經來往很密切了，妳以爲令師有可能一點也不知道

嗎？」

蕭思冰陷入苦思中。

的確，那時她和上官清常幽會，而且在師父被襲之前，她和上官清已發生過一次肌膚之親。

會不會是師父暗中發現而警告過上官清？

即使如此，以上官清那時的身手能向「八荒散人」施襲成功？

「不可能，他不具備這種能力。」

何志欽攤攤手，道：「我當然也不敢咬定是他，但以此人的無情來說，是十分有可能的。」

的確，上官清在緊要關頭，顯示了冷酷、無情，或者說是絕情，這種人是會作出那種事的。

「如果是他砍下了我的手，為什麼那手又在僕人藍夜枕下找到？」

何志欽道：「藍夜的形象不錯，也許有人放在他的枕下，稍遲才弄走，因當時無法弄走。」

何志欽又道：「會不會是令師追回了此手，因傷重來不及交給妳和妳師兄，只好放在藍夜枕下，立即傷重而亡？」

蕭思冰想了很久，她不以為對，却也未反駁。

總之，師父死了，事隔這多年，要查這案子太難了。

「也許有個辦法可以查証。」

「什麼辦法？」

「找到藍夜，然後把黎玄找到，加上呂敖和妳，和上官清對質，總之一句話，上官清最可疑。」

「你不以為你自己的嫌疑最大？」

何志欽搖搖頭，道：「以我目前的功力，如作了此事，不必怕誰，大可拍胸膛承認，誰能把我怎麼樣？」

蕭思冰道：「咱們去找這兩個人，藍夜和上官清，當然還有大師兄黎玄。」

「黎玄雖恨我，但我敢擔保，黎玄不會作這種事，他是個君子。」

這一點蕭思冰不能不承認，也以為何志欽能說他大師兄是眞正的君子，算是句良心話。

何志欽沒有再用强。

他說要她自願才有意思。

他們找到了黎玄。

何志欽道：「黎玄，我相信你不會服我。」

「你沒有值得我服的條件。」

「所以還要再比一次。」

「當然！」

蕭思冰道：「何志欽，你不是說我大師兄是君子？」

「對，但他却把我當作了惡奴。」

「你根本就是個惡奴。」

「大師兄，昔年的事也許另有……」

「妳滾到一邊去！」黎玄道：「妳居然能與賊同行，還有沒有一點廉恥心？」

「大師兄，根據研判，上官清可能是……」

黎玄厲聲道：「怎麼？上官清又得罪了妳？或者由於他殘廢了，妳要變心又何患無詞。」

「大師兄，不是這麼回事。」

這工夫黎玄又撲了過來。

在他的心目中，何志欽是個惡奴、惡賊，欺主犯上，甚至向師門施襲，十惡不赦的禽獸。

尤其發現蕭思冰對何志欽沒有那種仇視的態度，更是無法忍受。

黎玄是「八荒散人」門下最出色的一個。

他肯學，有創意，成就也最高。

加之他譯過那文字，已大致學了上面的武功。

這二人都用同一種武功，也就是練武的天才，在這奇學方面來說，何志欽學得早。

一個是學這種武學較早。

一個是除了這種武學之外還擅長別的絕學。

就以「八散荒人」的絕學來說，黎玄得到的最多。

兩人由五十到一百，到一百五十招，似乎很難分出勝負來。

蕭思冰道：「何志欽，一百五十招不分勝敗，証明你們平手，算了。」

何志欽道：「黎玄，你以為如何？」

黎玄收招就走，一言不發。

何志欽道：「你也不謝謝自己的師妹。」

黎玄不屑答腔，一會就不見了。

何志欽道：「思冰，黎玄瞧不起我，我不計較，他瞧不起妳，我很難過，也十分不平。」

蕭思冰道：「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一月之後你留在我身邊，眞難以想像這些人會怎麼想？」

「他們會說我是個淫婦。」

「這是不公平的！」何志欽道：「誰說那句話我就宰誰！」

「我的事不要你管。」

「可是一個月之後，妳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了。」

「一個月後是一個月後的事，先不要想得太遠。」

＊　＊　＊

賭場中很熱鬧，各式賭具一應俱全。

一個十分年輕的小子在一桌牌九作莊。

這小子右頷下有一顆大痣，痣

上有一撮黑毛。

「天門」也是個年輕人，鼻子頭是紅的。

「下注，下注！不怕大，越大越好！」

「天門」冷笑道：「你有多少枱面？」

莊上道：「老兄你放心！只要你押出的，我就一定賠得起。」

「好！」「天門」那紅鼻子頭小子推出一張三萬両的銀票。

「出門」是五千両。

最大的却不是「天門」，而是「末門」的五萬五千両。

一撮毛的年輕人打出骰子，竟是「五在手」，拏了第一把牌，也把其餘三門的牌分了。

他稍稍一擄，心頭一跳。

再換一頭一擄，却又涼了半截。

居然是個「癟十」，這一把通賠。

年輕人洗好了牌砌起，「末門」道：「老弟，該把枱面亮出來了吧？如果賭本沒了，我來做莊。」

年輕人拉起在桌下一腿的長衫，輕輕撞了「末門」一下，示意他往下看。

「末門」是個三十七八歲的漢子。

這年紀的男人，正是火氣最旺，慾念最盛的時候，他往下面一看，不由雙目直勾勾地定住。

這那是男人的腿？

男人的腿不論如何修長，肌肉如何均勻，和女人的仍然不同（當然，女人也有甘蔗腿的）。

這大腿溜光水滑，白如脂玉，光澤紅潤。

這漢子不由自主地去摸了一下。

年輕人撥開他的手，道：「怎麼樣，能不能賭？」

「能！能！」這漢子態度大變。

他只不過看到一雙玉腿，証明這小子是個妞兒，也僅僅是輕摸了一下，就不管他有無賭本，可以照賭不誤。

「天門」道：「怎麼？賭本不亮出來。」

「末門」道：「老弟放心，這位不像是賴債的人，下注吧！」

他自己先推出了五萬両銀票。

「天門」道：「老兄，他要是賠不出來，你能代他賠嗎？」

「末門」道：「他要是賠不出來，我負責！」

「那好！」「天門」押了一萬両，却向莊上的一撮毛小子眨眨眼，心照不宣。

當然，他們的表情誰也沒有注意。

這一次又是「五在手」。

莊上一看，面色又是一變。

他在洗牌砌牌時作了手脚。一個「郎中」不可能認識每一張牌，但必須認出幾張重要的牌。

他打出「五在手」就是配合這四張牌的。

為甚麼應該是八、九點而變成了前一點後一點呢？

全部揭開後，莊上赫然發現，八、九點這一副牌到「末門」去了。

「末門」正以這副牌贏了莊家。

莊家和「天門」交換了一個眼色。

原來莊上是凌珈，「天門」就是米珠。

兩人化裝易容，變成兩個小伙子。兩人搭配，想來撈一筆，沒想到出師不利，連連失手。

他們猜出，遇上了高手。

凌珈作的牌都被「末門」利用了。

「大家儘管下注，這位老弟，如果賠不出在下負責。」

兩女又賭了三把，只輸不贏。

最後一把看準了，凌珈被「末門」扣住了脈門，道：「老弟，你這一套一點也不新鮮！」

凌珈道：「老兄，你怎麼哩？」

「我要你亮出狐狸尾巴來。」

「老兄，你說甚麼呀？這不是恩將仇報嗎？」

「你少來這一套，把手放開。」

「幹甚麼？」

「你手中有牌。」

「你侮辱我！」

「小子，你玩這一套還差點！」

「老兄，你剛剛見過我的大腿了吧？」凌珈以『蟻語蝶音』道：「怎麼？要變卦？」

這人道：「我只能保証妳不被打死，但詐賭的銀票不能帶走。」

他也是以「蟻語蝶音」說的。

「你不想要？」

「當然要，而且馬上就要！留下枱面上的銀票從左右窗中走了吧！然後在大成客棧等我。」

凌珈一看，詐賭未成，要動手只怕也佔不到便宜。

第一，此人身手不俗，而且他還有同伙。

只是他還不知道「天門」的米珠是凌珈的同伙。

凌珈和米珠一交眼色，大力掙出右手，向窗外掠去。

於是有人大叫：「這小子果然詐賭，別讓他跑了！」

當然，沒有人能追得上她們。

她們並未到大成客棧去，而是速奔郊外去。

她們要連夜趕路。

凌珈道：「眞倒楣！遇上這傢伙。」

米珠道：「這叫着一脚踢在鐵板上！」

「看來小林還是有兩套，有他

在十之八九不會出漏子！」

米珠道：「凌珈，妳看誰來了？」

果然，二三十步以外，來了三個漢子。

爲首的就是剛才那位「末門」，另一個是「出門」的漢子，第三個大概是旁觀者。

這三人自然是一伙的。

「原來妳們是同伙，都是女的！」

凌珈道：「正是。」

「諾言還算不算數？」

「我們未贏一錢銀子，算甚麼數？」

爲首的漢子道：「要不是我放妳們一馬，妳們跑不了！」

米珠道：「我們不信！」

爲首的漢子道：「我們當然先要妳們信了之後再實行諾言！」

米珠道：「甚麼諾言？」

爲首的漢子道：「在賭桌上，她亮出了溜光水滑的玉腿，這還不夠明顯嗎？」

凌珈道：「天熱，我只不過是亮出大腿涼快一下，眞新鮮，你們居然想入非非了！」

這漢子看看另外兩人，聳肩笑笑道：「那，總要使兩位心服口服，上！」三個人一齊上了。

凌珈身手了得，她接了爲首漢子五六招就知道又踢在鐵板上。

這三個傢伙不是省油的燈。她一個人接下此人還有些吃力，至於米珠以一對二，更是攻少守多了。

事實上那兩個合起來也不如爲首的厲害。

兩女自被畢熙玷汚後，行爲就失檢點了。

只不過這三人想玩她們，還不甘心。

她們固然不在乎，也要她們看着順眼才行。

四十招後，兩女都開始失招挨打了。

凌珈道：「報上名來，讓我們考慮考慮。」

「當然，阿貓阿狗不行！」

爲首的漢子道：「『天雷手』于大信，『海天幫』副幫主，這塊招牌夠不夠？」

「你就是『天雷手』？」

「對。」

「可是另外兩人不夠！」

「他們雖差些，也是『海天幫』的護法。」

凌珈趁說話時抽冷子猛攻。那知未能得手，而且又開始挨打了。

眼看二女就要不支甚至倒下，一個人鬼魅似地來到，他們居然沒有看到。

雙方停手，望着這個蒙面人。

這人一定不很年輕了，但也不太老，他的身材不錯。

至少比這三個人長得修長。

「天雷手」道：「尊駕何人？」

這人根本不理「天雷手」，道：「兩位姑娘要不要援手？」

凌珈道：「當然要！」

米珠道：「你幫助我們有企圖嗎？」

「沒有！」

「那就請把這三人拏下！」

「遵命……」這人一出手，三人必須全力卯上。

即使全力卯上還是不成。

二女看得大爲驚異。爲什麼看不出這人用的是什麼武功？

「天雷手」于大信大聲道：「這位請住手！」

這人並未住手。

以一對三，把三人逼得手忙脚亂，居然未出二十招就砸了那兩個護法各一掌，剩下于大信一個。

由于差距太大，也顧不了身份，三人立刻呼嘯而去。

米珠道：「我們十分佩服，也很感激！」

「不必如此！」

凌珈道：「可否告知大名？」

「久後自知！」

凌珈道：「不知大俠剛才用的是什麼絕學？」

這人攤攤手，道：「後會有期！」

二女也抱拳恭送此人離去，好久未出聲。

「凌珈，妳也不識此人？」

「不識，但是，總覺得他不陌生。」

「我也有此同感。」

「會是誰？」

兩人都搖頭，天已晚，二人入鎭住客棧。

飯後同浴，二人在池中戲水，那知一道人箭射入，二女立被制住了穴道。

這個人正是白天援手的蒙面人。

他一手攬着一個打量着，那目光像兩道通紅的火苗。

然後，就這樣把她們挾回屋中。

這可以想像，二女這一夜是如何渡過的！

這人玩弄她們，一直制着一個穴道，而他自己也一直未取下頭套。

她們只能隱隱看出，此人的眼很大，眼白佔的比例多些，別無特徵。

要說他還有別的特徵，只能說此人身材不矮，但手很小，指頭很短。

她們當然要盡量記住此人的特徵，也好報仇。

這人折騰了一夜，揚長而去。

二女眞是恨得牙根癢癢地，却

也沒有辦法。

實在想不出此人是誰，因爲他的武功太高了。

二女雖知不敵，還是要去追。

却不知二人行動被小林及何小七盯上，也偷聽到二女的交談。

何小七道：「小林，什麼人一人能接下『海天帮』副帮主『天雷手』于大信及兩個護法而未超過二十招？」

小林道：「幾乎連『北神』及『太上忘情公子』都辦不到！」

「聽口氣她們二人似乎已經……」

「她們已經不在乎了！」

「小林，也不能這麼說，一個女人被人暗算了！不該忍辱負重，去找仇人嗎？」

小林道：「我們該如何？」

「暗暗跟着二女，必要時助她們一臂。」

小林當然不反對。

三天後，二女等於瞎貓遇上了死老鼠，誤走誤闖，盯上了這個蒙面人。

這人當然不能隨時蒙面，但似乎易了容。

此人在一家不太大的飯館中吃飯，二女潛入廚房，在湯中下了迷葯，二女的點子是夠多的。

湯端上之後，小林和何小七也在座，十分注意。

他們二人易容很成功，連二女都未認出來。

這人很機警，才喝了一口湯就以爲不大對勁，又運氣逼出吐在地上。

二女見計未得逞，抽冷子自後面動上手。

由於此人的警覺心太高，二女施襲未成，不久就束手束脚，隨時都會挨打了。

這二女她們突然聽到耳際有細微聲音道：「二位速退到側門外，快……」

二女一退，兩個陀螺突然在蒙面人脚邊不到三尺之處。

此人的確了得，打了個噴嚏，穿窗而出。

打噴嚏表示已經中了毒。

但他功力强厚，尚無太大影响，待兩小追出，此人已不見了。

不久二女追上了兩小，乍見小林，也不免汗顏。

雖然第一次被畢熙玷汚是不可抗拒的，但以後胡搞亂整，却是個人操行的事了。

小林道：「怎麼會被這個人……」

米珠說了在賭場中的事。

「女人去賭場幹什麼？」

凌珈道：「你能去，我們就不能？」

「至少我去是爲了弄壞人的造孽錢作好事，妳們的目的又是什麼？」

凌珈道：「我們如此下流不堪，爲什麼要放我們？」

「不過是看在夏前輩及米振宇份上！」

「大可不必！」凌珈道：「米珠，走……」

何小七道：「二位請慢走！」

凌珈道：「我看到妳這女人就不舒服！」

小林道：「如果妳在照鏡子時看着自己不順眼，那就有救了！」

何小七道：「二位和他接近過，有未看出此人任何特徵來？」

米珠道：「幹什麼？」

「合力逮住這匹大色狼！」

米珠道：「此人眼大，白多黑少，手很小，但個子中等以上……」

說完二女就走了。

小林阻止何小七叫住她們，因爲叫也沒用。

到了二女這境況，最難克服的是自卑感。

如果她們有病，最有效的辦法是自療。

何小七道：「眼大，白多黑少，身材中等以上，但手却很小……」

小林道：「這樣一個人也很難辨認。」

何小七道：「只要隨時注意，也不難找！」

* * *

何志欽帶着眞一、畢熙還有一干黑道高手二十餘人來到「海天帮」中。

儘管呼延覺和白翎被廢了武功，一干部下同仇敵愾，要和何志欽決一死戰，但何帶人來到，只有副帮主及長老七八人敢硬碰硬，下面的嘍囉不管用。

二十餘人被「海天帮」的人團團圍住。

何志欽道：「各位，在下接管本帮之後，改爲武林一家，會更發揚光大，各位每人升一級，加發薪資兩個月……」

這條件不錯，沒有特殊仇恨，似也沒有反對的必要。

眞一道：「反對的可以站到另一邊去，絕不勉强。」

副幫主金滔道：「妳不是和畢熙連在一起，分不開了嗎？是如何分開的？」

此言一出，引起一片暴笑。

畢熙冷峻地道：「待會你們會笑不出來！」

馮稼昌道：「就憑你們這二十幾個鳥人？」

何志欽道：「有用的不在人多，只不過我們自然也不止這幾個人……」

他向四周屋上一瞟，對方隨着他的目光望去，不由一驚。

上面有「黑白」二寡，還有幾個「老祖」。

加上這些人，「海天幫」的人固然仍多，但下面的嘍囉是不大管用的。

何志欽道：「馮稼昌，據說你是副幫主中的佼佼者，加上金滔和崔雲，你們三個接我五十招。」

三個副幫主接他五十招。

這分明暗示，三人聯手也接不下他五十招。

如果是眞的，這自然夠資格爲一幫之主了。

三人略一觀望，不能不接受，要是拒絕，可能部下會以爲三人聯手都沒有信心，那太丟人了吧！

三人緩緩走了出來。

何志欽道：「三位可以用兵刄！」

金滔道：「似乎尊駕不想用兵刄？」

何志欽點點頭。

太狂了，三個副幫主大爲不服。

另外兩個副幫主，已被廢了武功。

還有一個「天雷手」于大信，他領教過另一蒙面人的絕技，他深深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

所以他沒有强自出頭。

一動上手，大院中數百人鴉雀無聲。

三大副幫主，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

他們攻守有序，而且由於久是同事，對於彼此路子以及合作方式都有點默契。

所以三人聯手，這實力非同小可。

不知不覺地，呼延覺緩緩地自人叢中踱了出來。

他要看看人家如何折服他的三個副幫主。

人家沒有十成的把握，絕不會指名叫陣。

的確，也只有呼延覺能想得這麼透徹。

最初，三人似乎多少佔點上風。

這使「海天幫」的人十分高興，信心大增。

但一過三十招，情勢就顯然變了。

他們三人的優勢已不見，但何的優勢却也不明顯。四十招一過，好像陡然大變。

三人被無儔的內力震得馬步不穩。

先中掌的是金滔，其次是崔雲。

馮稼昌也中了一掌時，何志欽及時收手。

三個副幫主楞在場上，只有呼延覺和白翎兩人寥落的掌聲，顯得了十分刺耳。

衆人都向兩人望去，似乎十分不解。

呼延覺道：「各位不必見怪，在下不學無術，濫竽充數這些年，如今才知道不配，這是你們新的領導人，願爲何大俠效命的請舉手……」

此事突如其來，大多數人楞在現場。

眞想不到，幫主如此容易妥協。

也可以說如此軟弱無能。

首先鼓掌的是已被廢了武功的副幫主匡英。

次是長老倪賓及孫海。

接着是副幫主于大信以及護法及壇主等人，他們不能不鼓掌，因爲幫主及副幫主都鼓了掌。

下面的是一些可憐虫，看上面的眼色行事。

這麼一來，剛才被挫的三人也只好勉强鼓掌了。

可想而知，他們有多麼不甘，只不過他們却很服貼。

畢熙雙手一張，道：「好了，各位大力擁護何大俠，也足見慧眼識英雄，當然，呼延覺幫主之識大體也是主要原因。」

此刻也沒有人敢叫他「瘸十」了。

何志欽道：「在下接收貴幫，也並非爲了自己，我總覺得我們該積極參與武林善事，不該閉關自守，或自私自利……」

衆人鼓掌。

這工夫漁娘子已被放出，道：「何大俠爲太上幫主，呼延幫主……」

何志欽道：「仍舊任幫主。另外，韓琳女俠和畢熙也併列爲幫主，眞一爲副幫主，每人加發三個月的薪資，狂歡三日。」

歡呼聲搖山撼岳，掌聲如雷。

下級的嘍囉是較易滿足的。

就在這時，忽然有個鄉巴佬分衆而出。

此人正是某次在一個野鋪子中和畢熙打了十招平手的鄉巴佬。

此人看來六十左右，很土，但目光如電。

他掃視全場一匝，道：「是哪一位要當幫主？」

何志欽道：「尊駕是……」

「不必管我是誰，是你嗎？」

畢熙大聲道：「你不就是那個野鋪子中和我打了十招，自知不敵而去的鄉下土包子嗎？」

事實上是打了十招，未分勝負。

鄉巴佬並非不敵。

鄉巴佬連看也未看畢熙一眼，道：「『狐叟』不走正路，但他還不太離譜，你簡直不是東西！」

畢熙厲聲道：「我也是本幫新幫主之一，你這老賊居然敢駡我，來人那……」

叫了兩聲，並沒有來人。

畢熙臉上掛不住，正要發火，何志欽揮手制止，道：「老兄是前來攪局的？」

「不是！」

「那你此來的目的是甚麼？」

「把一個渣滓踢出本門之外，也就是清理門戶。」

「誰是貴門的渣滓？」

「他！」他指的是畢熙。

畢熙一楞，道：「老賊，你可別搬磚打脚，這是甚麼地方？」

老人道：「這本是『海天幫』，如今一敗塗地，正在交接的青黃不接時期。」

畢熙道：「你敢在此撒野！」

鄉巴佬道：「何大俠，我要帶走這個敗類。」

何志欽道：「老兄爲何稱他爲敗類，你們有仇？」

鄉巴佬冷峻地道：「一個人發生了不久前那種事，不自絕自裁，却仍然厚顏無恥招搖，好像沒事一樣，這不是敗類是甚麼？」

他指的當然是和眞一分不開的事。

何志欽道：「尊駕和他到底是甚麼關係？」

老人道：「『狐叟』乃是老朽的徒兒……」

人羣中發出一陣輕呼。

這不就是畢熙的師祖了嗎？

剛才誰都聽到畢熙叫這老人家爲老賊。

即使是黑道人物，起碼的敬老尊賢，長幼有序也該遵守，當然，畢熙也許未見過師祖。

這可熱鬧了。

何志欽有了樹立良好形象機會，他不能橫加攔阻一個師祖教訓門下徒孫。

畢熙的走調，簡直到了下三濫的程度。

所有的人，沒有人同情他。

也許有一人還同情他，那就是「漁娘子」韓琳。

她對畢熙的尺寸十分欣賞，只不過畢熙是過街耗子人人喊打，她也不便强自出頭。

「狐叟」之師就是「天山雪鵰」郎雲。

此人算是個白道俠士，但徒及徒孫都不是正派貨色。

難怪他忍無可忍來要人了。

畢熙要是知道悔改，當面認錯，就有轉圜餘地。但他迄無悔意，望着何志欽。

何志欽也不能不管部下，他道：「郎前輩，畢熙已是我的部下，他的素行如何，在下不大清楚。」

郎雲道：「何大俠這是遁詞，此子近來的醜聞，在邊陲之地都已聽說過了，何況在中原武林會不知道？」

「他是我的部下，我不能不管，郎前輩要如何？」

「帶走！」

何志欽道：「郎前輩要帶走他，須過我這一關！」

「這在意料之中！」

何志欽道：「這樣吧！你我以十五招爲限，我敗了，你帶走人，你敗了把人留下。」

郎雲道：「如果不敗不勝呢？」

呼延覺道：「以擲制錢爲定。」

這主意爲大家所接受。

老實說，呼延覺最早被畢熙挫敗，引爲奇恥大辱，所以他希望畢熙被帶走。

何志欽絕對不敢大意。

只不過這也是他揚名立萬的大好機會。

如果他能勝了郎雲，他是武林第一，無出其右了。

即使他和對方在十五招內打成平手，他也是天下第一，因爲他比郎雲年輕，他才四十多，郎雲已七十多了。

二人一出手，雙方的掌相距三尺，就發出了「啪」一聲。

那是罡氣遙遙相接之聲，觀者不由咋舌。

有時快逾電掣，有時慢似和風。

全場鴉雀無聲，因爲郎雲幾乎可以代表老一輩中的頂尖，比他更老一輩的，只怕都死光了。

十招過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二人任何一人高些。

十四招時，二人似乎都卯上了全力。

只不過只聞虛實相接的「啪」一聲。兩人搖晃震動着，却仍分不出勝敗。

十五招是極限，關係二人未來及一生英名。

極緩慢而且輕飄飄地一擊，却發出如雷的巨震，「蓬」然大響之下有些人掩耳不迭。

兩人各退了三步。

顯然，沒有分出勝負。

何志欽這邊的人傳來如雷掌聲。

呼延覺很失望，他當然希望何志欽敗。即使老人無意作帮主，煞煞何志欽的銳氣也是好的。

由此可見，何志欽是名至實歸，確有眞憑實學。

呼延覺手中捏了一枚制錢，道：「二位既是勝負未分，就以這枚制錢來決定勝負吧！何大俠要正面是背面？」

（未完・廿六）



健腦强身
壯腰補腎
事業成功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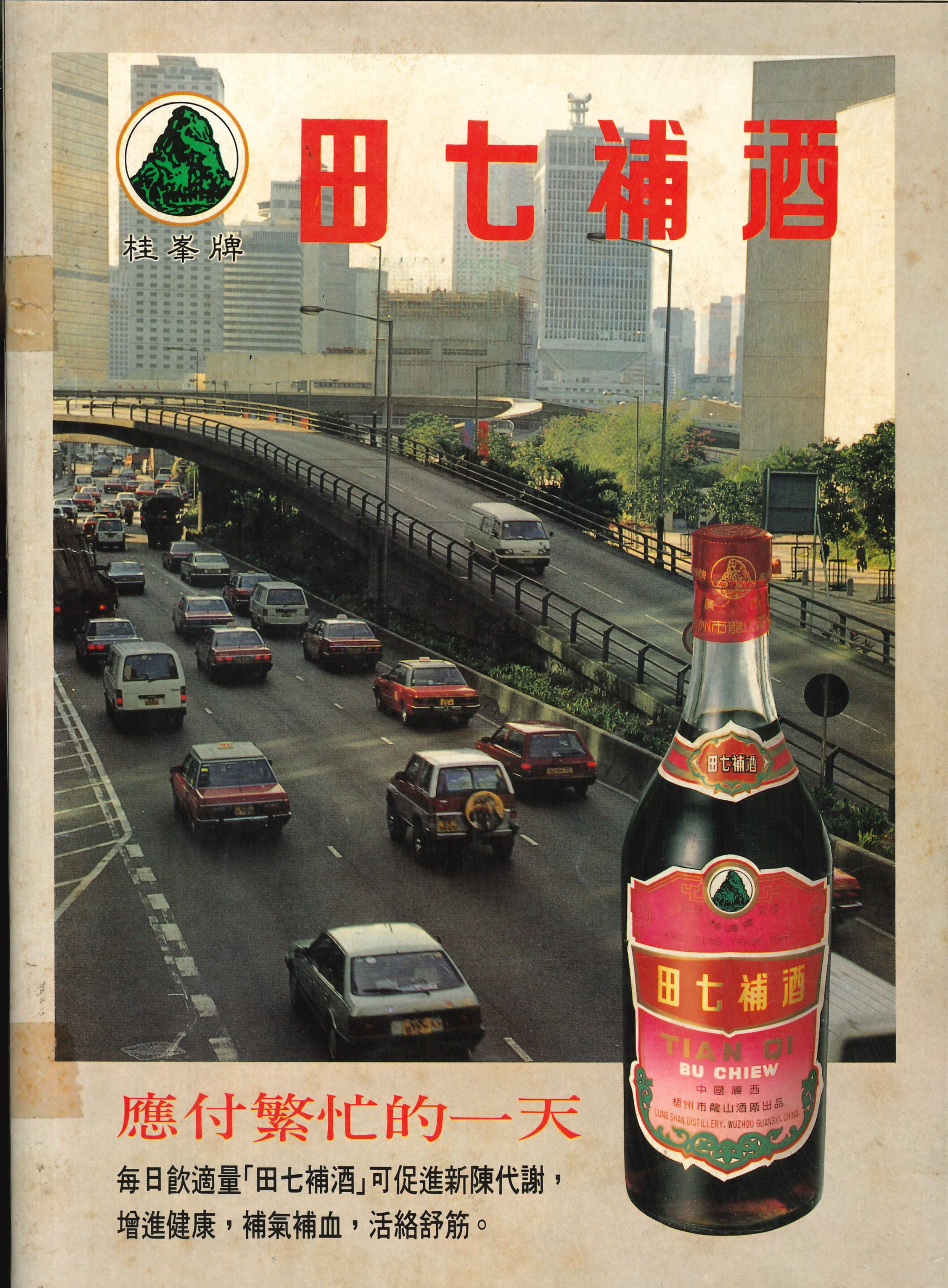
骨中寶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U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真機：8551142